

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找我来给他捏搓。丞相的脚，一只像白薯，一只像裂嘴的香瓜。当然啦，曹丞相日理万机。上午、下午、吃过晚饭，主要处理政治、军事大事。这时英雄荟萃，笑声皆“嘿汉汉”而不是“哈构构”。曹丞相屁声不断，其它人都憋着忍着。捏搓脚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捏搓一阵，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便涌出黄水，脚蹼变得稀烂。黄水已经开始在第四到第五个脚趾之间与我右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之间漫延。一到有人问我：

“你真是在给曹丞相捏脚吗？”

我马上举起右手：

“看这手，看这黄水！”

大家看我的黄水与曹丞相的黄水真有些相似，便相信了。曹丞相的黄水，是人们争相保存的雨露。装在透亮的试管里。当晚，便有人给我爹送猪杂碎吃。我爹吃着猪心说：

“丞相（省去姓，显得随便与亲切）可喜欢娃了，听说还要认他做干儿呢！”

这事很快风传开来。开始有人给我爹送猪头肉、猪尾巴。我听到这消息却吓得哆嗦。丞相的干儿是可以胡说的？我无非一个捏脚的罢了。丞相浑身上下都是耳朵，这消息他早晚得知，我的脑袋就得被砍下来当球踢。我暗自埋怨爹：

“爹，爹，你图一时痛快，能嚼猪尾巴，把儿可给害苦了！”

几天魂不守舍，等待丞相得知，发怒，考虑到时候是由我独自承担责任，还是如实出卖爹。果然，丞相很快知道这风传。但也就是一笑了之。偶尔与我开玩笑，还真叫一声“干儿”。

丞相和蔼可亲。大人物嘛，发怒是在公堂，跟与他地位相等的人。挎剑出入宫殿，左右相互不服气，这很正常。但到与我们这些下人接触，和蔼可亲。见面就问：

“吃了吗？没吃饱再吃点！”

夜深人静的时候，丞相除了让我捏捏脚，另一个爱好是玩妇女。他对妇女并不挑剔，只要模样俊俏，身条好，腰细，脚捧着不臭，不起皴，不起皮，姑娘也可，媳妇也可，寡妇也可，不讲究非“处女”不行。这放在我与曹丞相相处的年代，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延津“处女”无遭大殃，与曹丞相这点宽松和不在意大有关系。我为此恭维过丞相。但丞相不在意地摆摆手，声明这并不完全出自爱民之心，很大的成分还是属于个人爱好。他说：“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影响事情的客观效果及我们对他的尊敬。曹丞相二十万大军一到延津，曹丞相就让军士骑马在军中发了一趟告示：一、强奸民女者，杀；二、骑马践踏庄稼者，杀；三、无事玩老百姓猪耳朵者，杀……延津几十万民众欢腾雀跃，奔走相告。果然，曹军军纪严明，不像一同到来驻扎在延津黄河之南的袁绍军队，据说那里的士兵连小羊都禽了。这里不禽小羊，不禽“处女”，二十万大军不禽，只剩一个曹丞相玩玩媳妇寡妇，实在不值一提。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曹丞相也是人嘛。我们村杀猪的猪蛋给曹丞相送猪肠子时，被曹丞相留下聊天。聊了一会猪的杀法，肠子的扒法和灌法，又聊妇女。猪蛋顺便给曹介绍了几个俊俏的。这时曹问：

“猪蛋，我这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

猪蛋啐口唾沫答：

“什么特殊，我还搞过呢，别说一个丞相！你想嘛，我们延津几十万人，连吃带日，还管不起你一个！”

曹丞相笑了。说不要看猪蛋杀猪，樊哙也杀猪，杀猪的懂政治，这职业离政治近。接着就封猪蛋为“新军”操练小头目，让带着我们村的村民操练。

曹丞相不玩妇女时，就由我来给他捏搓脚。这时曹闭着眼睛，搓到痒处，也像常人一样舒服地“哼哼”，令我大不敬地想起妇女在有些时候的样子。老人家睁开眼睛又兴致好时，知道我也是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便也与我聊天，谈古论今。所谓谈古论今，也无非是他谈论，我听，偶尔瞅准机会附和一句。他谈论尽兴，才开始与我问话。这时须有问有答。问：

“你以前知道我吗？”

我忙低头答：

“常与丞相梦中相会。”

曹皮笑肉不笑地用席篋子剔着牙：

“以前没见过面，怎么会梦我？”

我答：

“这是我的一点毛病，常梦中与大人物相会。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因你们大人物管着天下，所以常梦。”

曹“嗯”了一声，抬了一下眼皮，有些不大相信的样子，我忙又补充：

“不但是我，所有文人皆如此。丞相也写过诗，难道与三皇五帝无梦中相会过？”

这时曹倒很吃惊，睁大眼睛想了想，说：

“我倒真没梦见过。”

我说：

“那也正常。因为丞相与三皇五帝是同样人，做的是同样事，写的是帝王诗，所以梦不梦无所谓。至于我们这些只会写字的普通的小文人，不梦又如何生活？”

曹点点头，“嗯”了一声，闭上眼睛，不再问。

还有一次，曹丞相问：

“你平生最佩服谁？”

我答：

“当然是曹丞相。”

曹马上大怒，从桌子上扔下一个竹牌：

“大刑伺候！”

立即上来几个虎背熊腰的兵士，将我捺到了桌前，给我双手上拶子，抽绳。我大叫一声，昏了过去。凉水泼醒后，我首先不明白的是我身为男身，怎么给我用女刑？但接着又明白了，在丞相眼里，我们这些小文人，本来就男女不分。这时丞相已经坐在大堂桌后，用惊堂木拍了一下桌子：

“大胆刁民，敢与本丞相扯谎！你前天说过，我们也无非是梦中相会，相互隔着许多朝代，你怎么会佩服我？”

我熬刑不过，只好答：

“报告丞相，是扯谎。”

曹问“你到底佩服谁？”

我答：“佩服毛主席。”

曹说：“这还差不多。”

于是不再审问。

一次曹丞相与袁绍会猎，将我带上。会猎在延津大荒洼。曹起身于黄河北，袁起身于黄河南。大荒洼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已经描述过，穷山恶水，土匪出没；人没有好人，动物没有好动物。这里没有pao子，没有獐子，没有鹿，也没有黄羊，只有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灰兔子。但曹、袁毕竟是大人物，能入乡随俗，不为一时一地一情一景情绪低落，不与人、动物一般见识，一场猎会下来，虽然只打下三只灰兔子，还有一只明显老了，属于腿脚不便，但两人仍兴致很高，“哈哈”大笑，用袖子去擦头上的汗。看着双方兵士在剥兔子，曹、袁在那里联合骂刘表，一个说“这灰孙子”，一个说“我操他二姨”。说完，骂完，拱拱手，各带兵回营。晚上曹问我：

“袁绍你看到了？”

我答：

“看到了。”

曹问：

“印象如何？”

我答：

“还行，对部下很好，自己只要兔肉，不要兔皮，把兔皮让大家分。”

曹点点头，又问：

“你说，我与袁绍谁好？”

这话让我吃了一惊，半晌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我说曹好，曹必认为我又在扯谎，又要打我；我说袁好，曹与袁虽然现在是朋友，共击刘表，但我读过史书，知道两人不久也将分化，成为敌人，那样说也不妥。记得有人问过：“吾与徐公孰美”，让人急得一头汗。我答：

“都好。”

曹瞪了我一眼，发怒问：

“如果袁让你捏臭脚，你也会给他捏吗？”

我哆嗦着身子说：

“如果袁占了我们地面，他让我捏，我如何敢不捏？”

曹没有继续发怒，松一口气说：

“你这人除了愚笨，没有别的优点，惟一的优点是还老实。”

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嘿嘿”干笑两声。虽然对丞相说的话感到不太受用，但也说到了我心坎里。我在朋友们中间，也常说这句话：

“我这人没别的优点，惟一的优点是还老实。”

有些朋友不信我这句话，说我这人表面看老实，内心不老实，有“腹诽”嫌疑。曹丞相，我心随你而去。虽然咱们地位相差悬殊，但我引你为我的知音。仕为知己者用，今后你说哪打哪，你说东我不朝西，你说打狗我不撵鸡。哪怕前边是个火坑，你说一声“跳”，我跳下去再说。但就在我对曹感激涕零，对自己浮想联翩的时候，曹公馆却把我辞退了，不再让我给曹捏搓脚，把我打发回原来的位置：回到村里的寒窑，出牛马力，吃猪狗食，背杆梭标到猪蛋所辖的新军去操练。我及我爹都大吃一惊，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没了活路。家里马上没人再送猪尾巴；边以前送的猪尾巴，现在也自己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折着跟头往屋外翻。我躺在曹公馆门前的尘土里，扭着身子哭，说这样不明不白被赶出门，我是宁死不回家。我与丞相处得挺好，丞相昨天还夸我老实，今天如何会撵我？必是中间有人做手脚。不来曹府还罢，既然来了，现在又光着身子被赶走，让我如何有脸面再做人？要把原因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吊死在这里罢。门卫见我哭得可怜，何况以前同在曹府共事，便与我通报到内府。内府很快传出原因，只有两个字，说我“脸黑”。原因既然说到这里，我立马无话，停住哭声，自愧得不行。说别的原因我可以辩解，说我脸黑我无法辩解，因为我是真脸黑。我十岁以前，在延津是有名的小黑孩。记得我成人以后，一位与我关系很好的故乡人，在我七八岁时，曾指着我对他一个同行的人（当时正在一截废墙头上走）说：

“这孩，黑得跟蛋皮一样！”

两位成年人都为这妙语感到惊奇：我还能说出这样的妙语吗？两人开怀大笑。待我也成年以后，说这妙语的成年人虽然与我处得不错，见面还常问我：“最近写什么东西啦？”我虽然也笑着回答写什么什么了，但心里却永远忘不了那句话，我对他永远怀恨在心。现在曹丞相提出这问题，我马上感到自愧得不行，曹是脸白的人，一千多年后上了舞台还一脸漂白，我一个黑得如蛋皮的家伙，呆在他身边怎么合适？马上不闹了，偃旗息鼓，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一脸惭愧地回家。回家见爹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我不禁对爹有些愤怒：过去我在曹身边时，你嘲猪尾巴，现在见我离开曹身边，见猪尾巴扭动着身子离去，你就唉声叹气，你可知这唉声叹气对我心里的威胁，比对我大骂一场还要厉害呢！这能怪我吗？谁让你把我生得这么黑！

果然，曹府很快又找到一个捏搓脚的少年代替我，也是我们村的，我从小割草睡打麦场的伙伴，叫“白石头”。他长得确实白，漂白，像西洋人一样。怕光，怕雪，有太阳迷路，有雪也迷路，睁不开眼睛。我怎么能与他比？于是口服心服，不再闹情绪，心甘情愿地每天扛根梭标到大路的尘土中去操练。白石头上曹府去时，在路上碰到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说：

“家里正忙，我也不大想去，可我爹打我，我怎好不去？”

我举着流着黄水的右手说：

“去吧白石头，我不怪你，谁不是因为爹。”

当天晚上，从我家逃出去的猪尾巴，全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扭到了白石头家。

多少年过去，我才知道我离开曹府，是曹丞相对我的爱护。因为曹在辞退我的前一天，刚刚杀了一个写字的，名杨修，爱在曹面前摇唇鼓舌。当然我与杨修不能比，我的写字，与他的写字并不相同，他写的是大字，是楷书，是治国安邦、经济人伦之类；我写的是大家不要的破字，记些街头巷尾的民间流传消息，与走街串巷吹拉弹唱的瞎鹿有些相似，是下九流，死了不能入祖坟的主。但当时曹因在大场面杀了杨修，对所有写字的都厌恶起来，想起给他捏脚捧脚的也是一个写字的，于是在余怒之下，把我也赶了出去。赶我出去不是对我的惩罚，是对我的恩典和爱护。如在曹身边呆的时间长了，安知不是杨修第二？他要白石头也要得对，因为白石头不是写字的，他就会眯着眼睛逮捕癞蛤蟆，然后回家用盐水煮煮与他爹娘兄弟姐妹一块吃。一个吃癞蛤蟆的人，当然只配捏臭脚，我一个写字的有身份的文人，如何能干这个？白石头，你还别得意，这是我扔了的差事，你捡起来干，我对这差事和你都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履。几个月后，曹、袁反目，曹军人少，袁军人多，曹不战自走，带军撤退，把白石头也给带走了；白石头他爹失声痛哭，害怕再也见不着儿子。曹军走后，袁军占了我们延津地面，袁就追查白石头家是“匪属”，白石头他爹逃窜到大荒洼，我们全村人到大荒洼围猎白石头他爹，这时我心中的快意！我因被曹辞退，这时成了受迫害的英雄。我爹捋着胡子说：

“我早就有远见，不让俺娃跟白脸奸臣曹干事，怎么样，现在看出我有主意了吧！”

二

我跟舅舅一块去给曹军送兔子。舅舅担一个大挑子，我担一个小挑子，挑子两头挂满一串串正在喘息的兔子；人一走，挑子颤颤悠悠，天刚下过雨，道路湿润，空气清新，我与舅舅走得心旷神怡，所谓舅舅者，我三姥爷的二儿是也，是个怀才不遇、满腹牢骚的民间英雄。舅舅常说：

“我生长在什么年代？我生不逢时。往前生生，我是项羽刘邦，往后生生，我是进北京坐皇上的李闯王，最不济生在民国，我也能跟随中山先生左右，可我，现在，纯粹一个延津县村民，有能耐让我到哪里使去？”

说着说着，潸然泪下。日常生活中，舅舅便把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到畜生身上，再调皮捣蛋身材高大的骡马，他一刀下去，骡马立即毙命。赛跑也很好，能撵得把兔子累死。这两挑子张口喘息的兔子，都是被舅舅撵趴下的。我对舅舅很同情，他本来应该做大人物，现在流落民间，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狗屎里埋金子，与我们混杂在一起。于是在一篇写民国初年的文字里，我便把他写成一个英雄。只是那篇文字因“题材”限制，最英雄的英雄就是一个土匪，于是他成了那个民间土匪，特点是善于埋人：挖个与人身高胖瘦大小相等的深坑，将活人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舅舅听说后，没有因为土匪的职位太小而生气，而是十分开心，说我到底是他外甥，懂他心思，他并不一定是在闹地位，是在闹心情，只要心里高兴，职位名分上倒在其次，这才是英雄的处事为人。从此便以那个土匪自居，与人不高兴，动不动便说：

“再不高兴，挖个坑埋了你！”

这，成了他的口头禅。由于是英雄，今天去给曹丞相送兔子，他很兴奋，把曹引为自己的同类。惺惺惜惺惺，一路向我打听曹的模样、声音、见人的姿态、日常的生活习惯、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爱与什么人在一块、吃什么喝什么口轻还是口重、偏辣还是偏酸……

好歹我在曹身边呆过几个月，问起正经政治军事大事，我一窍不通；问起这些生活习惯，我像舅舅一样兴致大发。知道的，按知道的说；不知道的，按想象中的说。我说得有趣，舅舅听得也有兴致，不知不觉中，已走出三分之一路程。最后在曹爱不爱吃大米饭肉浇头即日本现在叫“拌饭食品”上，我与舅舅略有争议。最后舅舅问：

“今天送兔子，曹丞相不会接见我们吧？”

我说：

“大概不会。送个兔子，曹丞相那么忙，如何会见？”

舜舅有些扫兴。但挣着脖子说：

“那也难说，前些天猪蛋去送猪肠子，曹丞相怎么接见了呢？”

我想了想，说：

“是呀，那次他怎么接见了呢？看来关键是曹的心情了。”

舜舅说：

“曹也是一阵聪明一阵糊涂，猪蛋怎么能见呢？不知猪蛋哪句话说对了茬，曹还立刻封了他个新军小头目，咱爷们都得受他的管辖，猪蛋算个他妈的什么东西！”

说着，议论着，我与舜舅已经到了曹丞相的官邸。还无上前，把门的士兵六亲不认，一窝蜂过来，用枪杆将我们推到百米之外，说现在正遇曹丞相出巡，不能靠近。我与舜舅只好远远站着，张大眼睛看。等了半天，曹丞相果然这天要出巡。一排排的侍卫和仪仗，开始从曹门中涌出。雄壮的士兵，五颜六色的金瓜金斧金枪金幡，前边是两个大牌子：“肃静”、“回避”。队伍出了两个小时，还无出完。两个小时后，是一顶金光灿烂的八人抬大轿。曹丞相气宇轩昂地坐在上面。旁边是许多侍女捧着热毛巾、痰盂、拂尘和墨镜。因这时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曹没戴墨镜。曹的大轿过去，又是一排排走不完的士兵。太阳照在士兵的枪矛上，放射出整齐耀眼的光芒。街上有许多来往和专门来瞻仰看热闹的百姓，这时都在士兵们整齐宏大的“喔--”的鼻音中，伏在地上尘土里，不敢仰视。舜舅到底是舜舅，一个庸俗的延津村民，没见过大场面，马上露出农民本相，也身不由己趴倒在地，脸贴着尘土，不敢仰视。我立即知道，舜舅原来是草鸡一个，不是大鹰般的英雄。放到什么年代，他都成不了项羽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说彼可取而代之；舜舅口口声声怀才不遇，一遇别人出巡就吓得草鸡，平时的胆量与满怀壮志哪里去了？看来他顶大也只能当当土匪，杀杀骡马罢了，一遇到大场面，就真相毕露，还原成鼠辈原貌。等丞相队伍走完，送兔子送到曹家厨房，一个厨娘接收；回来的路上，扛着空挑子，我将这意思向舜舅说了。舜舅也羞愧不已，擦着汗说：

“是吓毛了，是吓毛了，不是头一回见这场面吗？闹了半天，只见到一个厨娘！”

我说：

“你还老不服气猪蛋，我看猪蛋比你强。你来时还想让曹丞相接见，曹真接见你，你还能说出话来？人家猪蛋，却能和丞相对答如流。”

舜舅不服气地说：

“吓毛只有一次，下次见了曹丞相，看我不会说话！”

经过这次送兔子，舜舅魂不守舍几天。从此老实许多。老老实实扛根梭标到打麦场上去受猪蛋的训练。只是动不动还说：

“看我挖个坑埋了你！”

别人听了仍害怕，我听了心里感到好笑。见人就害怕，哪里还会埋人？看来我把他写成土匪，也是主题先行，拔高他许多。一次在二姥爷家聊天，又聊到曹，我透露曹别看现在前呼后拥，初时也不过是个拾粪的，舜舅胆气才突然又增高许多，拍着大腿说：

“他原来也不过是个拾粪的，那我怕他个球！”

离开丞相三月，我对丞相的思念不减分毫。虽然丞相因种种原因辞退了我，但我不怪他；虽然捏搓脚换成了白石头，我相信白石头绝对理解不了丞相与丞相的脚与脚的黄水。我虽然现在生活在舜舅、猪蛋身边，但我的心不在这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的心随丞相而去。如果这种思念总无报应，我会痛苦万分；所幸丞相并没有忘记我。一次丞相剃头，让我村的剃头匠六指去剃。六指是右手多一个指头，搔痒痒多了一道。但曹不嫌弃他，剃完头还让他搔背上的痒，说，多一道怕什么？多一道面积大。六指剃完头回来，晚上到了我家，当着我的面，伸着第六个指头说：

“老弟，丞相没有忘记你，让我给你说，在家好好读书，操练，晚上看看电视，美国动画片《老鼠和猫》就不错嘛！看那愚蠢而可爱的猫，不比哪一个人强啊！”

我听后感激涕零，我爹也落了泪。丞相到底没有忘记我。我没有白跟丞相一场。

从此一到晚上，我就收看《老鼠和猫》。看到老鼠和猫，就如同看到了丞相。可惜，《老鼠和猫》并不是每天都有，只是到了礼拜天，电视台才把它作为保留节目恩赐给我们一下。

猪蛋耀武扬威，拿着曹丞相发给他的一个红箍，做着我们村的“新军”头目，整日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或打麦场上操练我们。猪蛋平生只见过曹丞相一面，这时却动不动就在队伍前说：

“上次见曹丞相，曹丞相说了...”

如何如何。但他也真见过曹丞相啊，于是大家都很恭敬地听，加劲跟他训练。就连我舅舅也被他唬住了。猪蛋会杀猪，我舅舅会杀骡马，按说整治的东西比猪蛋大，但骡马也好，猪也好，都没有曹丞相大；舅舅见了曹丞相发怵，猪蛋见了不发怵，对答如流，为了这，舅舅也佩服猪蛋三分。过去操练时，舅舅不服气猪蛋，总与他捣乱，扰乱队伍秩序；现在不但自觉遵守，还监督别人，动不动还说：

“不行挖个坑埋了你！”

队伍见舅舅都认真操练，别人谁敢不认真？于是整个队伍训练严肃。几个月下来，成了一支训练有素，走路“唰、噜噜噜”，抬手动脚整齐划一的曹家“新军”。我村青壮年八百二十九名，为了凑个整数，叫了些老头小孩子，凑了整一千，整日丢下犁耩锄耙，在那里操练。我也算是小孩子中的一个。祖祖辈辈整日种庄稼的人，现在不种了，练兵，这是一件新奇而令我们兴奋的事。多亏曹丞相来，我们成了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每天一吃过早粥，我们都穿上新棉袄，剃光青头，扎上毛巾，扛上梭标去练兵。娘们小孩都不纺绵花和玩耍了，都去看自己的丈夫和爹爹练兵。一场兵练下来，威武雄壮，一人一身兴奋的臭汗。有自己的娘们小孩在旁边观看，大家个个精神抖擞。练之前，猪蛋还拿着小笔记本做战前动员。小笔记本上，全是猪蛋到丞相府开会记下来的蝌蚪。当然这种会议丞相不会参加，都是丞相手下那些舔指头抠屁股的人主持。他们教我们明白刘表是个红眉绿眼的魔头，他手下也都是些妖魔鬼怪，千万不能让他们过来，过来就杀我们的小孩子，奸淫我们的妇女；我们的朋友是袁绍，袁绍的队伍和他们训练的新军是跟我们一样的庄稼汉，是好人，可以团结。当然，谁是世上最好的好人？曹丞相。他带兵到这里，就是为了和袁绍联合，共同解救我们，打败刘表，解放家乡。每日这么讲，几个月下来，我们也真恨上了刘表。我们过去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来吃我们小孩子奸我们妇女干什么？我们不能干等着你们这样。我们也要团结起来，训练“新军”，跟着曹丞相，消灭刘家王朝。多亏曹丞相，多亏袁绍袁大人，在我们危难时刻，来到我们中间，发动我们，觉悟我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处境，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村有一村民叫片锣，片锣的老婆叫片瓦氏。片瓦氏的娘家在百里之外的外延津。那里是沦陷区，是刘表所占地面。一次片瓦氏到那里串亲，回来散布谣言，说刘表的军队并不是红眉绿眼，也不吃小孩子，不奸妇女，也在那里训练“新军”。“新军”的参加者，就有片瓦氏的爹和兄弟。他们倒说我们这里是红眉绿眼的蚂蚱、吃人喝人奸人等等。我们听了都很气愤，一致认为片瓦氏投敌叛国，散布谣言。刘表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的军队怎么会不是红眉绿眼？怎么会不吃人奸人？分明是片瓦氏成了敌人暗探，摇唇鼓舌，要动摇我们军心。于是一片愤怒声中，将片瓦氏乱棒打死，罚片锣及他的小孩子每天替训练的“新军”烧酸辣汤。大家喝着酸辣汤，骂着刘表和片瓦氏，训练起来更加雄壮。在唾骂片瓦氏之际，大家踊跃参加“新军”的积极性更高了，又有一些人家的老头小孩子加入进来。似乎谁不当“新军”，谁家就见不得人、不是正经人家一样。谁说我们的民族一盘散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进化？这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剽悍粗犷的哥萨克。当然，哥萨克也不一定是好人，一九六九年，我们就与哥萨克制过气，当时全国大办民兵师，准备应付苏联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十一岁，苏联在我们眼里，如同刘表一样，是红眉绿眼的妖魔鬼怪。当然，时过境迁，现在苏联已经不成其为苏联，我们不必担心；但当时大办民兵师时，大家可是提心吊胆，到处挖防空洞，准备应付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豪严肃得如同一个国家。就连食堂的伙夫，也加入训练的行列。我们身穿黑棉袄，头扎白毛巾，背着从部队下放的破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县城街头操练。步伐整齐，口令嘹亮。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在旁边喊口令的，便是大头胖子猪蛋。这时他已是县城镇上的武装部长，头戴一顶狐皮帽，背一架匣子。队伍威风，猪蛋在旁边更加威风。我现在仍记得他当时喝斥士兵的威风的

言语：

“你娘那个x，操练还忘不了说话，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舜舅也说：

“谁再说话，挖个坑埋了他！”

经过他们的喝斥，队伍更加肃穆整齐。“刷”“鞞鞞鞞鞞”“鞞”的步伐声，震动着大地，震动着街头片锣摆的酸辣汤，震动着六指摆的剃头挑子。可等我成年以后，威风的猪蛋部长已经不威风了，他开始像片锣一样推一个车子在十字街头卖猪头肉。舜舅也在一九六〇年差点饿死。今年九月份，我回乡探亲，看到的故乡，人马皆空，月明星稀，昏暗的路灯下，只剩下一个空荡档的十字街头。丞相、袁绍、刘表、猪蛋、舜舅、片锣，你们都哪里去了？留在我脚下的，无非是几块粗糙光滑的石头。但我并没有悲伤，我的心更加随你们而去。那总是壮丽威伟的情景。你们来我们身边，使我们这些一盘散沙的穷山恶水的刁民，也整齐划一地在乡间大路上迈着步子。你们在我们前边树起了敌人，使我们对一种号召心向往之，刘心协力；你们调动了我们内在的潜能。曹丞相诸人没来之前，我们是一帮多么懒散的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懒洋洋地两步变成三步地下田劳动，口里散发着黑夜留下的臭气。劳作下来，手里捧着稀粥，面对的是千篇一律的老娘、妻室和孩子。曹丞相诸人来了，我们一下从日常的厌烦的生活轨迹中超拔出来，我们自己也似乎成了伟人，也开始不管日常劳作，不管柴米油盐，不管妻子老小，不管妻子老小之间多种错综复杂、卑鄙龌龊的矛盾，来背着梭标或破枪操练起来。我们的生活突然伟大起来，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敌人，我们的生活也突然单一起来。单一不是和伟大紧紧地联在一起吗？就说猪蛋吧，老人家不大办民兵师，他能当武装部长背着匣子指挥千军万马操练吗？曹丞相不来，他能放下杀猪刀戴着红箍去训练“新军”吗？我们虽然没有猪蛋那么威风，但我们整齐地走在“新军”和“民兵师”里，浑身的细胞也膨胀不少呢。有次我从“新军”训练回来，我爹就差点认不出我来，说我头大不少。

几个月下来，“新军”已训练得颇有章法。街上所有男女老少走起路来，都有些军人的模样了。连小脚老婆婆，走路也合着“一、二、一”的拍节。外八字脚、内八字脚、罗圈腿、平底脚、鸡眼、脚气、类风湿，都得到了矫正和医疗。正当我们兴奋时，猪蛋在一次训练之前，又宣布一个兴奋的消息：

曹丞相要检阅“新军”了。

他又说：

苏联必败！刘表必亡！

四

五更鸡叫，瞎鹿就起床打点自己的响器。瞎鹿激动得一夜未眠。因为今天曹丞相要来检阅“新军”，猪蛋通知他到村西土岗上去奏细乐。瞎鹿想：我一个瞎子，平生没有别的本事，麦子绿豆都分不清，就会拉个胡琴，打个竹板，吹个唢呐，敲个大鼓，没想到竟也能给曹丞相奏乐。虽然眼看不见，但瞎鹿头天晚上就开始洗自己的头脸，换干净衣裳；把头让六指又给剃了一遍，剃得趣青，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丞相。瞎鹿一生未娶，喂了一只小羊，夜里搂着她睡觉。这天搂着小羊哭了：

“小羊小羊，能有今天，我瞎鹿也算没枉来世上走一遭！”

这样折腾到五更，瞎鹿起身，开始用唾沫擦他的胡琴、唢呐、竹板和大鼓。擦完大鼓，突然肚里想拉屎，瞎鹿边摇头边笑：光顾忙别的，这样大事都忘记了，不趁现在赶紧拉屎，等到检阅时再突然有屎，岂不误了丞相的大事？于是上了茅屋。上完茅屋，了了事，又擦大鼓，把大鼓擦得亮堂堂的，这时突然又感到想拉屎。再拉一次，出来茅屋，又想拉，瞎鹿才知道坏了事：一夜瞎折腾，与小羊折腾来折腾去，肚子着了凉，要拉肚子。瞎鹿不禁急得要哭，怪自己肚子不争气：

“平时让你拉肚子，你倒干结；现在百年不遇碰到大事，你倒要拉肚子，这岂不活活坑杀了我？”

又用手摸着小羊，用脚踢她，踢得小羊“咩咩”乱叫。正在慌忙处，街上响起猪蛋的铁皮

喇叭声，让大家赶紧起身，起身穿上黑棉袄，扎上白头巾，扛上梭标，立刻到村西土岗集合；太阳一冒红，曹丞相大队人马就要检阅。瞎鹿更着了慌。一着慌，更要拉肚子。瞎鹿恨得拿自己的头往墙上撞--这是瞎子怨恨自己时常用的办法。谁知一撞头肚子倒突然好了，不觉得肚子里有屎了。瞎鹿才高兴起来，慌忙穿好衣裳，扎好裤带，背上乐器，用竹杆敲着他，急如星火般地向村西土岗摸去。

村西土岗已聚满了人。舜舅正在帮猪蛋整理队伍。以前操练是在白天，现在是五更鸡叫，上边是满天星斗，大家相互只能听到声音，看不清脸，队伍就有些乱，谁站哪谁站哪，大家一时摸不清位置。这时别的村别的镇的“新军”也都到这里聚集，千军万马，到处是人声，脚步声，着急的喊叫声，世界如同开了锅，又如同到了猪市，猪人一片乱叫。我猜想曹丞相检阅“新军”的目的，是想看一看这些猪人的成色、牙口和蹄脚瓣。负责这次检阅的总管，是丞相府上一个干瘪老头。以前我在丞相府给丞相捏脚时，曾经见过他。人干瘪不说，还牙口不全，系不好裤腰带。连裤腰带都系不好，怎么能当总管呢？但丞相就是让他当了。没想到他一当总管，却有了雄心：为了满足丞相检阅，他要让队伍把所有的田野填满。人不够，稻草凑，所以一个月以来，各村的娘们小孩都在绑稻草人，给稻草人穿上我们的衣服，扎上我们的头巾。现在人到了，稻草人也用车运到了；于是干瘪老头一边提自己的裤子，一边给众人分配：一个真人旁边，配一个稻草人。这时更加大乱。不过大乱之后才有大治。终于，队伍各自的位置都找到了，稻草人都分配了，一个真人、一个假人花插着站，前后左右看齐，果真，几十万的“新军”变成了上百万，整整齐齐地把天地填满了。你想想，一个地球的表面，站满了手持梭标的军人，前后左右整整齐齐，不也十分壮观、让人赏心悦目吗？我、舜舅、猪蛋、六指、片锣等人都站在队伍之中，这时看看由我们队伍所组成的气势，似在对世界宣告着什么，我们心里也十分自豪；饥饿寒冷，早已置之度外。人生这样的组成不多呀。舜舅悄悄趴在我耳朵边说：

“上次是上次，这次见丞相我就不怕了，他要跟我说话，我就敢回答。”

我点点头。

太阳快冒红了，曹丞相就要骑马挎枪地来了。瞎鹿已经在村西土岗上调弦打板，准备奏乐了。不过他到底没见过这种大场面，像舜舅初见场面时一样，心、手都有些哆嗦，牙齿也打颤，音怎么也调不准。这时他突然又感到想拉屎。他的脖子像鹿一样长，一伸脖子，鹤立鸡群，闻到天际之间还没有丞相的气味，便忙里偷闲跑到岗后拉了一泡屎。回到土岗上，这时倒镇静了。将弦调好，太阳冒红，丞相还没来，瞎鹿倒说：

“弦调好了，丞相还没来，误事也不怪我了！”

大家在下边等得有些麻木。我们真人麻木还不要紧，可以坚持，想些往日的乐事排遣，稻草人麻木无甚可想就想往地上倒，大家有些着急。片锣说：

“别是丞相把这事儿给忘了。”

六指说：

“忘是不会忘，八成是让别的事儿给耽搁住了。”

舜舅也用商量的口气问猪蛋：

“看来这阅检不成了吧？”

连猪蛋都着了急，抓着头皮说：

“是呀，说是冒红，如今太阳都三竿了。”

于是大家都有些松懈，觉得这阅肯定检不成了。瞎鹿委屈地说：

“你们检不成没什么，我要检不成，这弦不是白调了？肚子不是白拉了？”

正当这时，天际间一阵混乱，传来喊声：

“来了，来了！”

瞎鹿到底脖子长，将脖子越过三山五岳往天际间一伸，闻到气味，将脖子缩回来也喊：

“来了，来了！”

立即打板拉起了胡琴。大家也立即群情振奋，重新站好队，抖起精神。稻草人也振奋起来，不再赖在地上偷懒。一阵阵“来了，来了”的嘈杂声像波浪一样由前往后推过去，队伍肃静了。果然，天际之间走来个小小的他，慢慢变大，是一队雄壮的人马，前呼后拥，彩旗招

展。眨眼之间，到了我们面前，又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我们都没看清丞相的面孔。但我看到了，那是丞相，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因为丞相穿著丞相的衣服，从我眼前一闪而过。不过我所有的乡亲都不因为丞相一驰而过去责备他。因为他检阅不单是检阅我们自己，后边还有百十万军队等着他检阅，他不一驰而过怎么办呢？不过作为一个草民，现在有幸成为“新军”，能让丞相从我们眼前一驰而过，不也很幸福了吗？于是大家又像猪市一样炸了窝，激动得流下了泪，纷纷乱喊。把瞎鹿的胡琴、竹板、大鼓声都遮掩了。这倒弄得瞎鹿哭了：

“你们这么大喊，丞相还哪里听得到我的胡琴？”

于是又拼命地想把胡琴声音弄大。突然“崩”地一声，弦断了。瞎鹿这时倒不急了，深切悲哀地叹了一口气：

“唉，跟这帮刁民，能谈什么艺术呢？我虽心比天高，却遇不到流水知音；本来可遇着曹丞相，又被刁民们搅了。别以为我活在你们中间，我的心不在这里，我也就是整日随便拉拉，哄着你们玩罢了。”

说着，潸然泪下。

终于，从日上三竿，到日头正南，到太阳落山，丞相检阅完毕。我们在这里站了一天，竟不觉饿。太阳落山，天地昏暗，丞相回府。据说丞相对这次检阅很满意，说了两句话，让干瘪总管传达下来：

“an，这个，an，不错，队伍是壮大的，an，有这个队伍，刘表那狗娘养的，an，还不把他打回娘肚子里去！”

总管把这意思向大家做了传达，大家欢声雷动。

欢声雷动后，已是夜半时分。这时检阅队伍分别打着松明子，开始撤离。真人撤了，没人再管稻草人，稻草人倒了一地。这时干瘪总管让把稻草人烧了。于是铺天盖地着起了大火。夜半时分，整个地球着了大火，圆球世界一片通红，“哗哗剥剥”，又是一番壮观景象。据说连丞相都惊动了，踢开捏脚的白石头，披衣踱到丞相府外看火。

说：“好火，好火！”

就这样，这次检阅，开始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鼓舞了我们几十代人。可惜的是，一九二九年四月，我到北京图书馆去研究历史，研究到这一段，发现这次检阅有一个疑点。即这次检阅及它的壮观都是真实的，但检阅者是假的。即曹丞相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检阅，一驰而过的检阅人马中，并没有曹丞相。当然，本来是应该有曹丞相的，但曹丞相先天晚上和我们县城东关一个寡妇在一起，闹得长了，起得晚了，起身时已日上中天。所以误了检阅。太阳冒红时，贴身丫环喊过他起床，他像现在许多文艺名人一样，正在睡觉，叫也不起，大家没办法，又不好叫千军万马失望，于是随便找了一个人，穿了丞相的衣服，坐了丞相的车，带了丞相的卫队和彩旗，一驰而过地在铺天盖地的“新军”队伍中走了一趟。

冒名顶替曹丞相者是谁呢？就是现在给曹丞相捏脚的白石头。

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但一千多年过去，我所有的乡亲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他们只知道稻草人是假的，焉知丞相不是假的？

五

我们突然感到粮食的短缺。我们延津主产什么粮食？延津虽然土地瘠薄，但土质结构也复杂，适宜多种作物生长。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红薯、大豆、玉米、谷子、水稻、花生、棉花、芝麻、油菜、苹果、杏子、红枣、蜜桃等。主要特产有酸枣、枸杞、红花、金银花等。延津还出产一种四眼狗，脑门上两个白点，十分好玩，也十分凶猛，将爪子搭在人肩膀上同行。凡是从延津路过的人，都想买一只这样的狗。

不过自曹丞相带部队来延津以后，人狗相处，不如人人相处来得融洽，四眼狗敌我不分，屡次咬伤曹军士兵，半夜将爪子搭在士兵肩膀上走路。后来这种狗被消灭大半。所幸在一次招待袁绍的宴席上，上了一道四眼狗菜，丞相随意夹了一筷子，吃后觉得不错，才问为什么打狗，这样的狗还要打吗？四眼狗娃才被保留下一部分。曹军开到延津二十万，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吃粮食是大事。几个月下来，家家户户普遍感到粮食短缺。

人马鼎沸、事业兴旺是好事，但人马都要吃粮食和草料，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曹丞相带人来解救我们，我们从心眼里感到高兴。曹为人随和、慈祥、不沾处女，我们爱戴他，称颂他，在我们爱戴他称颂他时，我们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就像我们从来不敢想象许多伟大的人物也要拉屎撒尿一样，我们也忘记了曹也要吃饭，还带来二十万人。何况我们现在也一个个加入“新军”操练，不大生产粮食了。坐吃山空，岂有不吃啃到尽头的道理？大有大的难处。曹丞相把我们这些胡涂愚昧的人带进了一种大事业，使我们人人都成了英雄，变得只关心大事，一切大而化之，不计小节，没想到这种大事业也让我们作了大难。过去作难无非是小门小户，婆媳吵架，兄弟斗殴，大不了喝瓶农药，跳井，抓电，死上个把，现在当几十万人都面临粮食短缺时，我们可有了从未有过的惊慌失措。如果我仍呆在曹的身边给他捏脚，我不会感到这一点，仍可以每天吃啃曹啃剩的兔脚，家里俺爹也有猪尾巴嚼，不会挨饿；现在离开了曹丞相，整日在“新军”中操练，我也感到了肚的饥饿。记得一位当代写字的朋友告诉我，他十八岁之前，从不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滋味。他不知道，谁又知道呢？我不敢责备丞相，我只敢责备粮食。粮食吃尽，就吃树皮、草根。曹军军粮无处征，开始逮蚂蚱、罗锅充饥。这下四眼狗彻底给消灭了。你还扒不扒人肩膀、与人近乎不近乎了？我们整日吃树皮草叶子，训练也没了力气。“新军”变成了一条疲沓不堪的软虫。连凶猛可以杀倒畜生的猪蛋和猋舅，也饿得剩下了两只大眼灯。壮观的检阅和全地球的大火哪里去了？粗犷剽悍的哥萨克哪里去了？是曹丞相重要还是春荒重要？我们都盼着早点送走春荒，迎来小麦、大麦、红薯、大豆、玉米、棉花、还有土豆、枸杞，这些收获的季节。当我们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们对丞相、刘表、敌人、政治都失去了兴趣。从本质上讲，我们毕竟都还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啊。

最后还是曹丞相救了我们。他念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开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又走出丞相府，亲自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做了一番政治报告。据说为出不出丞相府，他和干瘪总管争执半天，直到丞相发怒：“你要使我脱离民众？在这种关键时刻！”干瘪老头子才放他到民间。他来到民间，就起了来到民间的作用。这作用是别人所不可替代的。不说别的，单是看到曹丞相，能见一个真人，就够我们激动半天的。立刻，我们精神陡增，从一条疲沓不堪的软虫，又变成剽悍粗犷的巨龙和哥萨克。人山人海，“丞相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丞相笑咪咪地向我们招手，接着又把赈灾粮食搀精神做了一顿稀粥，让我们每人捧一碗。“稀溜稀溜”地喝。喝完一碗，可以再盛一碗。一边喝粥，他又让身边的丫环仆女，随着瞎鹿的乐器伴奏，翩翩起舞，给我们做赈灾义演。先演如何化精神为粮食，化腐朽为神奇，不吃饭也能度荒；二演如何精诚团结，团结在丞相周围，为一个大目标奋斗。奋斗出来，就有好日子过了，到处是粮食，遍地是牛羊，有的是花不完的金山银山。义演中间，丞相走上舞台，发表讲话。这讲话令我们很吃惊，也很振奋。立刻，我们就把饥饿忘记了，又记起我们是身负重任、天下皆在我身的人，不是稀里糊涂过日子、只惦着柴米油盐没有开化和觉悟的老百姓。这是丞相到我们这来和没到我们这来的区别。丞相讲话从来没有废话，而是家常里短，通俗易懂。和我们老百姓一样，嘴上时常吊着鸡巴。这不但没有使我们失去对他的尊敬，反倒觉得他和蔼可亲。他宣布一个消息，现在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饥饿，不是刘表，而是我们身边的袁绍。

“an，鸡巴袁绍，an，要搞内部叛乱，有通刘表的嫌疑。an，我们请他打过猎，请他吃过四眼狗，an，没想到他小子忘恩负义，要联合刘表，共同屠杀我们。an，表面的敌人是不可怕的，内部的敌人是难以预防的！我考虑再三，an，攘外必先安内，an，我们可以先不打刘表，但必须先消灭袁绍！an，不消灭袁绍，an，他投敌叛国与刘表勾结，消灭刘表又从何谈起？袁绍这鸡巴玩意儿，简直比刘表还坏，姓袁的没有好人！”

又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吃？为什么闹春荒？an，也是因为鸡巴袁绍。曹军二十万，an，袁军四十万，an，这鸡巴玩意儿，多吃了咱一倍的粮食。他吃了粮食不要紧，还吃里扒外，勾结敌人，我们白养了他了！他既与刘表勾结，安知他不偷运粮食给刘表？他连吃带扒，白吃掉我们多少粮食？an，如果没有袁绍，我们可以节省下多少粮食，我们哪里会闹春荒？看到大家面黄饥瘦，我也心疼，这不怪别的，怪没有早一点发现这暗藏的敌人。an，我们要摆脱饥

饿，就一定要打败袁绍。不打败袁绍，我们就非得饿死不可！大家愿意饿死吗？”

我的几十万乡亲喊：

“不愿意！”

曹：

“愿意打倒袁绍吗？”

大家齐心协力喊：

“愿意！”

接着猪蛋便领大家呼口号：

“打倒袁绍！”

“战胜饥荒！”

“永远跟着曹丞相！”

口号声惊天动地。

舜舅这时胆也大了，瞪着大眼灯，也振臂呼了两嗓子。可惜跟他呼应的不多。

曹丞相满面笑容地说：

“好，好，大家接着看演出吧！”

接着又演出。在瞎鹿的伴奏下，曹丞相身边的使唤丫头又跳起了肚皮舞。瞎鹿虽然也饿成了一只大虾，但经过喝几碗稀粥，现在也精神陡增，拉胡琴拉得眉飞色舞，不中用的眼皮上下翻飞。过去不闹春荒，正常年代，他无缘给曹丞相演出；惟一次丞相检阅，让他伴奏，嘈杂之中，丞相一闪而过；他把弦“崩”地一声弄断了，痛恨没有知音；现在闹荒了，大家成了一群灾民，使得曹丞相来到了我们中间，也通过猪蛋发现了民间艺人瞎鹿，让他来给“赈灾义演”伴奏。不管什么情况下，能给丞相的侍女伴奏，这是瞎鹿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做梦没有想到的，现在变成了现实，为此瞎鹿还感谢这春荒。真是国难文兴啊，艺术救国啊。瞎鹿激动不已。这时舜舅捧着稀粥碗来到我面前：

“曹丞相我今天算看清了！”

我问：

“印象怎么样？”

舜舅：

“果然不凡。”

又说：

“袁绍与他做对，肯定不是好人，又吃我们粮食，哪天挖个坑埋了他！”

又问：

“我刚才口号呼得怎么样？”

我说：

“不错，胆子比过去大多了！”

舜舅拍着巴掌：

“看看，看看，经过几次大场面，这不就出来了？当初杀牲口就是这样。万物同理。下次见丞相，我肯定敢上去与他拉话。鸡巴猪蛋，无非早比我多说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

义演结束，“新军”继续操练。这时舜舅精神抖擞，主动跑上跑下，整理队伍，做打败袁绍的战斗动员，嘴里说着“埋人”长短。猪蛋见舜舅有僭越倾向，脸上倒没露出不高兴，只是说：

“整吧，整吧，你整好，我就省事了。”

村西土岗后，大家又开始扛着梭标，“一二一”地走。又成了一支剽悍粗犷的哥萨克军，只是从远处看，队伍还是瘦了一圈。到底饿了一段呀。大家都盼着早一点打败袁绍，把四十万军队赶走，我们就有吃的了。想到这里，这场训练更加有了劲头，因为这次它和我们的切身利益联在了一起。很快，丞相府又发下了两句标准口号：一句是“虎口夺粮”，一句是“保卫家乡”。口号虽一般，但也表达了我们的的心愿。我们虽然带着饥饿训练，但我们训练的目的明确。虽然瘦了一圈，但我们心向曹丞相，心头的力量更加聚集。也算是瘦虎雄风吧。

六

丞相与袁绍果真闹翻了。据给丞相捏脚的白石头说，其实闹翻的起因非常简单：不是因为通敌不通敌，而是因为县城东街一个沈姓寡妇。一开始我不相信白石头的话，这么大的人物，会因为这点小事闹翻吗？曹丞相还会骗我们吗？必是因为通敌，牵涉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复杂背景。白石头自己无知，在那里瞎说，谈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不配给丞相捏脚。但等到一千多年后，我与曹成、袁绍成了哥们，共同沦为槐树下迁徙出去的移民，一次在迁徙途中小憩，解开手，解完手，我们一块坐在太阳下捉虱子，这时旧事重提，我又问起当年他们在延津闹翻的原因，两人都不好意思地说：鸡巴，因为一个寡妇。我才恍然大悟，与他们抚掌而笑。这时曹成语重心长、故作深沉地说：

“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

我一通百通：

“是呀，是呀，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历史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曹、袁都佩服胡的说法。袁说：

“什么涂抹，还不是想占人家小姑娘便宜！”

曹问：

“胡适之是谁？”

我搪塞：

“一个比我早的写字的，女的，差点缔造一个党。”

他点点头。又说：

“当然，有时也容易把庄严的历史庸俗化。譬如你！”

我惭愧地一笑。

沈姓寡妇很年轻，二十一二岁吧，细长的身条，眯细眼，一笑露出一对小虎牙。当初我给丞相捏脚时，一天深夜，曾经见过她一面。她为什么成的寡妇，丈夫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是图财害命，还是奸情所致，这一切我都不不得而知。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成了寡妇。她一进来，丞相就让我出去说：

“捏了这么半天，你也够累的了，下去歇息歇息去吧。”

我看了沈姓小寡妇一眼，就下去了。临出门，还懂事地将门给他们带上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对沈姓小寡妇的印象不是太好，眼睛、鼻子，都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觉得她除了蓦然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时还可爱一些，其余就只是一个一般妇女了。但据说曹很喜欢她。我不知道这喜欢的原因。一千多年后，我多了一些见识，看了中西许多与大人物相好的妇女照片，都没看出什么名堂，觉得并不是个个漂亮，大部分长相一般。这时我才发现错误不在曹、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肯尼迪、艾森豪威尔身上，而在我的眼光。我对女性的欣赏及使用，还仅仅停留在十分浅层的认识上。只知道看看脸蛋、摸摸手、问问“你多大了？”之类，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停留在萝卜白菜的层面上，属于“温饱”型。我有眼不识美女。也许沈姓小寡妇是心灵美呢？不然丞相怎么喜欢她？丞相是随使可以喜欢什么人的吗？据说那次检阅，丞相先天夜里闹得长了，第二天起不了床，让人假装他检阅，这天夜里在丞相房中的，就是这个沈姓小寡妇。沈姓小寡妇跟丞相相好，我们延津所有人没有非议。我们也觉得这样挺好。这不是一般的偷鸡摸狗，龌龊卑下，这是和丞相。就好象大家在一起开大会，一般人在会场上走来走去乱放屁肯定引起大家的厌恶，但大人物在讲台上边讲话边走来走去甚至走到台下来放屁，却证明着他的一种随和，我们不但不会怪，反倒与他更觉得亲近。何况沈是寡妇。寡妇有几个是正经的？就是行为正经，心里也不正经吧？没见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走红的女写字的，在一部很流传的小说里，还写过“寡妇梦见个鸡巴--想好事”的词句吗？不正经是正常的，正经倒是奇怪的甚至有什么毛病。既然反正是正经，何不与丞相？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女一辈忍辱受屈，死后无声无臭，一张破席裹巴裹巴就扔到野地里喂狗去了；但几个与大人物相好的女人，却青史留名，被后人敬仰，世界各国还将她们的事迹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看了这样的电影电视连续剧，我心中除了替她们高兴，还突然会产生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看来不是不找人，关键是找什么人；如果世界上的妇女都想青史留名，世界不也要乱套吗？人类的领袖们也会吃

不消吧？当然，世界不会这样。就是这样，也可能更不乱套更加安静更加安祥更加文雅社会会因此更加安定。从这点出发，我对沈姓小寡妇相貌的感觉只是一种偏见，说到底她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印象到底留在了我的心中。直到现在，一见到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的女人，我立刻由衷地生出敬意。哪怕她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看她现在捡破烂，脏兮兮的，安知她当年风华正茂花枝招展时候，没有和曹这样的大人物同枕共眠过？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端地看不起陌路人或故意在人家面前摆架子，实在是一种无知和肤浅，起码欠缺厚重和历史感。证明：小子，你还年轻得很呐。

曹丞相与袁绍闹翻的起因，就因为这么一个沈姓小寡妇。沈姓小寡妇出入曹府三月，袁绍才见到沉。那天曹请袁吃红烧四眼狗。吃着吃着，曹让沉出来给饮者起舞助兴。沉道了一声“万福”，就跳了起来。如果单是跳舞，一曲终了，沉下去，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世界太平，阳光普照，延津几十万民众继续过太平盛世。没想到沈在一曲终了，就要下场之时，回眸笑了一笑。沉一笑，就把延津几十万民众推到深渊和水深火热之中去了。她一笑露出两只小虎牙。这两只小虎牙被正在拿草棒剔牙的袁绍给看到了。袁本来没有注意眼前的舞女，喝酒就是喝酒，吃狗就是吃狗，跳舞的多了，能一个个都注意到？但在他剔完牙啐吐被剔出的肉沫和肉丝时--也是合该出事，他偶尔抬头，与沉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接着就看到了她的两只小虎牙。袁跟我一样，这两只小虎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心里就一颤。也是酒喝多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可惜沉很快扭转屁股下了场。袁吃完烧狗，喝完酒，晕晕忽忽回了自己的军营。回军营以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早起酒醒，又猛然想起那对小虎牙。清醒状态想起某人，与晕忽状态不一样，心里“激灵”一下，于是一天的事情再干不下去。到了晚间，便让手下侍卫打听沈的下落和出处。侍卫打听完，回来禀告，说沉是县城东街一个小寡妇。一听是延津小寡妇，袁大喜。如果小虎牙是曹的小妾或近身丫环，袁只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只是街头一个小寡妇，你拿得，我也拿得。于是当天夜里，便让侍卫到县城东街把沈姓小寡妇接来；当天夜里，便同枕共眠。据说，沈姓小寡妇像伺候丞相一样，对袁也没半点推辞，只是袖掩羞面，半推半就，就让袁入了港。没有反抗和踢踏动作，正在跟丞相好，又跟袁好，说起来有些解释不通，我想沈对袁也没有推辞的主要原因，还是虚荣心太强。她同时与两个大人物好，大概是想名垂青史两次吧。但她像古希腊古罗马许多美丽的妇女一样糊涂，她不知道这样容易引起特洛伊战争。头发长见识短，只顾自己一时快乐，不管人民的死活。当曹丞相知道袁也在和沈姓小寡妇来往，立即大怒，怪袁不讲朋友交情，不懂做朋友的道理。天下女人多得很，天涯何处无芳草，我曹爱了一个小寡妇，你袁就再找不着一个小寡妇了吗？我找她，你也找她，这恐怕不完全是针对一个寡妇或妇女，而是针对曹，是故意挑衅不能只简单地看作是一次性骚扰，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行为。政治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事情本身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既然是一种政治态度，曹当然不能退让。不但曹不退让，曹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听了六指（又给丞相剃过一次头）和白石头传达而得知这件事的人，都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都感到不能退让。于是在第三天晚上，曹让自己的侍卫把沈抢到了自己府上。曹再见到沉，立即怒目圆睁，往桌下扔了一张竹牌：

“大刑伺候！”

还没容沉说出一句话，大刑就把沈给刑昏过去了。袁不是喜欢你的小虎牙吗？曹便让侍卫把沈的小虎牙拔了下来，扔出去喂猫；然后将沈打入冷宫，永不与她相见。袁与沉玩了两夜，觉得沈功夫果然不凡，愈加喜欢，第三天夜里又派人去请，侍卫空手而归，说曹已将她请去。请去就请去，你请得我也请得，大家平等，先下手为强，袁只是摇头感叹，怪侍卫们没有早去，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明天早点去请就是了。于是在小厮中挑了两个清秀的，随便出了出火就睡下了。没想到半夜突然来了个消息，说曹丞相对沈大怒，打昏过去，又将虎牙拔下。袁也立即大怒，这不是针对我而来的吗？你占得，我也占得；我占得，你又来占我没生气，倒是你先占我后占你不觉沾了便宜倒是生气拔牙，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容不下事？连一个女人都容不下，何况天下乎？可见只是一个赳赳武夫，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人。我兵四十万，他兵二十万，我还与他联合干什么？联合打刘表，我人多一倍，别说打不败刘表，就是打败刘表，功劳又该如何算呢？胜利果实又该如何切割呢？一个女人都不可切割，何况天

下？于是起了歹心。袁起歹心，曹也很快就知道了。于是双方都放下打刘表不提，开始各自备战，先剪除异己再说。曹趁着赈灾义演，就给我们做了战前动员。摊上这样的事，我们把肚子饿都忘了。袁绍抢了曹丞相的小寡妇，就如同抢走了我们自己的女人。何况丞相在讲话时，按下自己的痛苦不说，只说袁绍对我们大家如何坏，如何抢我们嘴里的粮食吃，如何使我们有了春荒，如何对我们背信弃义。曹不提自己的痛苦，只能使我们更加感动，更加爱戴他；袁绍除了蹂躏我们百姓，还对丞相的小寡妇无礼，更激起我们的愤怒。他连丞相都敢非礼，何况对我们？肚子饿算什么？君子固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大家立即义愤填膺，认真在村西大路上操练起来。一条疲沓的软虫，又变成一条生动威武的活龙。连猪蛋、舜舅都重新抖擞精神，在队伍旁厉颜厉色地睁着各自的大眼灯。我们时刻准备着，准备跟着丞相打仗。我们通过猪蛋、舜舅一级级传上去，表达我们的决心：丞相，不要怕，一个鸡巴袁绍算什么；头可断，血可流，壮志不可丢；别看他人比咱多一倍，只要一开仗，谁胜谁负还两说着呢；出水才看两腿泥；不要怕没粮食吃，春荒只是暂时的，麦子马上就要黄稍了；我们兵强马壮，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固若金汤，敌人久攻不下。据正在给丞相捏脚的白石头给我说，当时曹收到一大摞这样的决心书，真是感动得哭了。当时就不让白石头捏脚了，流着泪说：

“生我者，民众也。”

我们听了曹的话，当然也很感动。感动之下，更加加强备战。最后弄得万事齐备，只等曹一声令下了。但就在这时，曹做了一个让我们延津人非常失望的举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就要与袁军交战的时刻，曹一反他平时的英雄行为，带着他的二十万大军，悄然撤退了。准备了半天，原来并不与袁绍交火。他一走，把我们延津，全部让给了袁绍。我们知道后，都感到大惑不解。丞相，你这是怎么了？你害怕袁绍了吗？如果不怕袁绍，又何必这样呢？这成了延津人困惑不解许多年的一团乱麻。直到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我到位于北京白石桥附近的北京图书馆的纸堆里去寻找故人，寻到这一段，方才明白丞相当时的心意。（丞相，久违了。）在当时，本来，丞相是要决战的，后来突然又决定不决战。为什么呢？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

“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x，成问题了哩。有的说可以交战，有的说不要交战。an，哪到底交战还是不交战？这鸡巴延津成事了哩。交战不交战，是个骨气问题；交战不交战，现在又有什么意义了呢？an，真为一个小x寡妇去打仗吗？an？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國。这不符合中國国情哩。有道是，能屈能伸是条龙，一根筋到底是条虫。我们是龙，还是虫，考验就在这里了。有问题、有困难是坏事，谁也不愿遇到困难和问题。但问题和困难，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提高自己、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哩。不为小x，那么什么交战哩？an，我倒弄不明白了。为了延津吗？an？如果是几个月前，这里物茂粮丰，交战一场，占了它，值得；现在呢？青黄不接，饿殍遍地，an，争夺它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an，它已变成了一个包袱了。an，我们还要争夺包袱吗？an，就这么定了，说不交战，就不交战；说不跟他打，就不跟他打。他来，我们走，把这个包袱让给他！an，一个小x，拔了两只虎牙，成事端了哩！”

丞相一席话，引起内阁中诸大员“嗡嗡”一阵议论。接着，大家跟着丞相想通了，起了笑声，纷纷说“小x”“小x”，笑声皆是“嘿汉汉”，而不是“哈构构”，气氛活跃起来。当然，这是内部决策。外表上，丞相仍做出伤心、不忍离别延津的样子，做出无奈的神情。民众听说曹要走，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半夜起身，打着火把相送。都哭着说：丞相，你不要走，你不要怕袁绍，我们跟上你，定能打败他灰孙子。你这一走，岂不是把我们给闪了？曹这时真感动了，一个个摸着我们“新军”的青头皮，边流泪边说：

“我知道大家不怕袁绍！我知道大家也知道我不怕袁绍。可是，我考虑再三，不能开战。一开战就要死好多人。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幼、中间有妻室的人，我宁肯自己受气，也不能让民众吃亏！”

大家这下明白了。丞相所以要撤，还是考虑我们。我们因此更加感动。纷纷喊着：丞相，你不要走，你留一留，我们不怕死；只要跟着你，死也心甘。丞相说：当然你们可以那么想，但我不能那么做。我也是有老有小有妻室的人，要死我先死。大家说：丞相，我们先

死。大家与曹丞相，抱头痛哭。丞相与民众的泪，流在一起。火把遍地，哭声震天，我想，单是这火把，这哭声，也能将袁军摧枯拉朽，丞相，你为什么要走呢？

丞相走了，摸着我们的青头皮。

丞相把捏脚的白石头带走了。白石头他爹以为丞相这么一走，再也回不来了；丞相回不来，白石头也就回不来了。于是躺在地上尘土里打滚，哭着不让白石头走。这时丞相站在村头粪岗上说了一句话：

“大家放心，我们是要回来的，等麦子熟了，我们是要来吃白馒头的！”

给了大家一个希望。大家才止住哭，白石头他爹才从地上爬起来，坐在土窝里揉眼睛。大家才让曹丞相带着兵马走了。

但曹丞相把拔掉小虎牙的沈姓小寡妇给留下了。说：

“有情有义，买卖不成仁义在。袁绍喜欢，就留给他。”

于是就给沉放了监，开了锁，给了她一身干净衣裳，让她洗洗身子，换上。留下。丞相如此宽宏大量，又令我们感动。

七

曹丞相一走，袁绍的军队像黄水一样漫过了延津。我们这里成了沦陷区。我们就成了一群没娘的孩子，等着让人宰割。曹、袁为敌，我们原来是曹的“新军”，袁绍一到，我们的下场会好吗？过去你娘在的时候，你可以撒娇，撒气，撒泼，指东打西，指狗骂鸡，挑剔食物，任意延长看电视时间，也不怕第二天误了上幼儿园--谁想去幼儿园呢？现在你娘走了，把你留在了人市上。你站在熙熙攘攘的人市上，等着人把你卖给一个阔佬或穷酸，或者干脆把你卖到妓院或夜总会，这时你心里能不发毛吗？过去你是“新军”，操练很起劲。起劲是对谁起劲呢？是对曹的敌人。现在曹走了，敌人来了，过去的起劲不就成了反动了吗？不起劲是对的，越起劲越反动。疲沓如一条虫是对的，是对敌人的敌人的消极反抗；威武如一条龙就坏了，那是敌人的精锐之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越是这样的队伍和个人，越是要尽快消灭之。所以，自曹丞相走了以后，袁军漫过地面，我们延津所有的乡亲都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如地震到来之前的昆虫和小动物，知道有大难临头，又不知该怎么办好，于是惶惶不可终日。又想，就是天塌地陷，也不是我一个，天塌砸大家，前边还有大个子顶着，我怕个啥？反倒坦然了。猪蛋、孬舅也不威风了。昔日“新军”小头目（猪蛋是曹封的，孬舅是自己蹭上去的）的风采荡然无存，又没精打采地瞪起了大眼灯。两个甚至正在考虑，万一袁军追查、清查到他们，将他们抓到大牢里，两人如何抵赖和撒谎。猪蛋想说过去所以给曹当“新军”小头目，纯粹出于无奈，所做的一切，决非出自内心和本意。孬舅决定干脆不承认自己干过“新军”小头目，（有委任状吗？）干什么呀？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遇到大势所趋，有什么办法？风吹草倒，扯帆拉篷，人家怎么着，我跟着怎么着；一个老百姓，还能要求他挽狂澜于即倒、反潮流当英雄吗？顶多是思想觉悟不高，识别能力不强。心里也稍觉安定。但两人都成了夹尾巴狗，夹着尾巴做人，见人灰溜溜的，对谁都笑脸相迎，生怕别人在袁军盘查历史时揭发他们。过去猪蛋孬舅都留着波浪式长发，现在也都一律剃成了和我们一样的青头皮。只是有一次两人在一起练习串供时，因为一个细节的责任分摊问题发生分歧，口角之余，挥拳相向，两人才又一次显示出英雄本色。孬舅鼻子被打破了，猪蛋头上被开了一个八英寸的长口子，人们赶紧用急救车将他送急救中心抢救，据说缝了三十一针。看着急救车“呜啦”“呜啦”地开走，孬舅一边抹鼻血，还一边朝地下吐了一口血唾沫：

“妈拉个x，再捣乱，挖个坑埋了你！”

就这样，乱糟糟几天过去，大家在心理上已经做好当俘虏、受虐待、任人宰割的心理准备。万事俱备，只等敌人宰割。这时袁军已经完全占据我们地面；安定之后，开始与我们接触。等我们与袁军和袁绍一接触，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在此之前所做的心理准备，全部等于白费。我们发现，原来袁绍及袁军并没有像曹丞相说的那么可怕。袁绍一到，也像丞相初到延津一样，立即到处张贴安民告示，不让军队骚扰百姓，不许强迫妇女，不许玩小猪的耳朵.....等等。袁军在各村庄驻扎，军人们的长相也都和我们一样，过去也都是庄户人家子

弟，也都和蔼可亲，甚至帮我们扫地打水推碾子拉磨。袁主公（袁军让我们称呼袁绍为主公，像当初称呼曹为丞相一样）呢？原来也不是吃人喝人的魔王，也是一个体恤民情、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他的脚也患脚气，无非曹是右脚，他是左脚，也找人捏脚。虽然也爱好妇女，但也不讲究非“处女”不可，媳妇、寡妇，都行；而且也是只准他一个，不准四十万军队。不接触不知道，一接触吓一跳。几天下来，我们也像当初喜欢曹丞相一样，有些喜欢袁主公了。而且有一次听袁府幕僚传出信息，说主公找人捏脚，听说我会写字，写过几篇挺逗的文字，也曾经考虑过让我去给他捏呢。至于我以前曾给丞相服务过，他一概既往不咎。单是这样的胸怀，就比丞相大。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没能到主公身边捏脚，但主公脑子里转过这念头，就令人十分激动。当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心绪复杂难平。还有一件令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是袁主公对待沈姓小寡妇的态度。沈姓小寡妇被丞相遗弃在此，牙齿被拔，两腮红肿，身上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发高烧到四十二℃。按说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姿色？哪里还招人喜欢？招人喜爱的小虎牙已连根拔除，别说是别人，换成是我，我也会想，这样的人，可爱已不可爱，使用已无法使用，还理她干什么？但主公不，不这样，从大街风尘中将沈找来，不怕脏，不顾累，立即搂到怀里，潸然泪下，说：

“卿为我受苦了。”

沉两腮肿得已说不出话，但听了主公的话，眼圈当时立即红了，接着泪如泉涌。

主公便把沉收到府中，说：

“没有小虎牙，我也喜欢。”

这就可见袁的为人了。两相对照，就可见出曹的凶险和袁的和蔼可亲了。

对待我们这些过去参加“新军”的人，主公也一概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不追究以前大家怎么欢呼丞相，被丞相检阅，如何威武甚至呼过“打倒袁绍”的反动口号。这些一概不追究，也不过问，而是一律收编。“新军”还是“新军”，组织还是组织，青头皮还是青头皮，在队伍中原来站在什么位置，现在仍站在什么位置，该训练还训练，该打靶还打靶。过去的小头目，还是小头目，以前操练我们的是猪蛋和猋舅，现在仍是猋舅和猪蛋。无非过去大路旁粪堆上插的、迎风飘的是“曹”旗，现在换成了“袁旗”。换一个旗，并不换脑袋，大家都放下心来，接着欢声雷动，感激袁对我们的宽大和挽救。接着带一份羞愧和对不住人的心理，立即反正、反水，响应袁的号召，重新加入新的“新军”。猪蛋和猋舅也很感动，又重新瞪起大眼灯，戴上红的“袁”箍，兴高采烈地在队伍旁重新操练。操练之中，为了几天来的惶惶不安、感激主公、羞愧难当等心情，还动不动指桑为槐地骂曹一顿。譬如：

“妈拉个×片锣，你还路都不会走，笨得跟曹一样！”

“妈拉个×油锤，你不好好走步，还想着给曹白脸当孝子么？挖个坑埋了你！”

对猪蛋、猋舅的热情和积极性，袁主公听说后，立即予以表扬，让所有“新军”向他俩学习。不过最后又说，对曹不要再骂了，辱骂和恐吓，毕竟不是战斗。听了主公的话，以后我们就不骂了，把劲头用到操练上。一个月下来，大家都摆脱了曹的阴影，抬脚走路，都有了袁家军的味道。猪蛋和猋舅又开始留起波浪式长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和当时的白脸奸臣曹一样，袁主公也检阅了我们一次。仍由瞎鹿奏乐。瞎鹿仍很激动。不过到底有了些经验，这次不再心慌，也不再拉稀。听了瞎鹿配乐的人都说，这次瞎鹿比上一次奏得好多了。太阳冒红，袁就出现了。骑马从队伍前一驰而过。队伍欢声雷动，山呼万岁。检阅完毕，大家心里更加安定。这时麦稍黄了，布谷鸟叫了，该麦收了。大家心花怒放，收割麦子，用车子拉到打麦场上。主公体恤下民，让军队去帮助抢收。说焦麦炸豆，一刻三金，民众者父母也，大家去帮着抢收。并规定帮助抢收时一律不准吃老百姓东西，只能喝口开水，不能喝雪碧、粒粒橙和可口可乐。大家又山呼万岁。这时大家知道曹以前散布的都是谣言，明明是曹吃得大家短了粮食，饿了肚皮，他却栽到主公头上，说是主公吃了大家粮食，大家才饿肚子。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主公就在眼前，粮食就在眼前，主公却不吃。跟着这样的人往前走，让人多么放心。有四十万军队帮助抢收，麦子很快堆满了打麦场。为了防止变天下雨霉烂，大家日夜碾压。又没几日，颗粒归仓。这时下雨也不怕了。延津上下，到处充满了麦香。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这些日子大家喜气洋洋，和过节一样高兴。主公考虑大家心情，也是助兴的意思，让他身边的几个贴身丫环组成宣传队，来打麦场上做庆丰收演出。仍由瞎

鹿伴奏。这时的瞎鹿，操起胡琴，已经神态自若，甚至做出有些不大在乎的样子。到了二十世纪末，瞎鹿成长为反派电影明星，这时偶而见到他，谈起他的日常生活，他常摊着双手对我说：

“片约如潮，片约如潮啊！”

那种无奈的神态，便使我想起他当年瞎眼操胡琴的样子。谁都有小出身的时候啊。在瞎鹿的伴奏下，主公身边的小丫头跳得很起劲。一个小丫头跳得裤带都崩断了。乡亲们拍着吃饱的肚皮，打着饱嗝，剔着牙缝，都来看戏。看戏者成千上万。笑语欢声，不绝于耳。演出中间，主公走上讲台，给大家讲话。讲话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吃饱不忘敌人，曹贼祸国殃民，虽然上次兵败退走，但肯定贼心不死，要反攻延津；上次他在延津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害得百姓饿肚子；有朝一日他反土重来，又会把我们吃光抢光，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反攻过来，吃饱肚子，要加紧操练，时刻准备迎敌，拒敌人于国门之外，保家卫国，保护我们的胜利果实。主公讲到这里，所有来看戏的百姓齐声响应。猪蛋、舜舅不失时机地率领大家呼口号：

保家卫国

打败曹贼

保卫果实

等等。

主公在台上很满意，眯着眼睛笑。接着讲第二个意思，为了更好更快地打败曹贼，让大家踊跃交军粮。军队都是自己的子弟，老百姓有粮吃，也不能让子弟饿着肚子。子弟也是人，也是吃饱了肚子才能打敌人，保卫大家。再者，种田纳粮，卖盐交税，是自古王法，希望大家想通。听了主公第二个意思，大家都有些不高兴，原来谁在延津都得纳粮，丞相在这里纳粮，主公来了也不例外；可正因为谁在都得纳粮，大家又想通了。不过这次没有欢呼，只有猪蛋代表大家表了决心，说：

“主公，放心，回去这事就张罗。有我们的粮吃，就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

主公又一次“嘿嘿”笑了，用手捋了一下猪蛋刚长出的波浪式新发，并没有因为大家兴致不高而生气。当然喽，主公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知道群众是怎么回事，犯不上与大家生气。但他捋了一下猪蛋的头发，令猪蛋兴奋了几天，说主公比丞相好，亲切和蔼，捋人头发。接着，便带几个“新军”兵丁挨门挨户收起了军粮。交军粮的过程中，大部分通，个别佃户不通。不通就是“通匪”。猪蛋和舜舅，便将这些人吊在村西槐树上，用柳条抽打，一抽打，也就“通”了。

八

围歼白石头他爹的行动开始了。整治白石头他爹，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当初曹丞相在时，白石头他爹多么威风。仗着白石头在丞相跟前捏脚，在我们延津人面前，他俨然是丞相府外派的新闻发言人。其神态像菲茨沃特和塔斯怀勒一样。丞相近段说了什么话，身边有什么事，凡是能跟丞相沾上边儿的news，他总能事先知道，然后站在村中粪推上给我们吹风。譬如：丞相脚上的黄水，已经从第三至第四脚趾之间，完全蔓延到了第四至第五脚趾之间。以前排队接第三到第四脚水的玻璃瓶，现在等于白排了，哭也没有用；排第四至第五之间的脚水，已成为收藏者竞争的新潮流。譬如：丞相不大喜欢吃筋子了，改吃西葫芦；不喜欢吃驴钱了，改吃骡钱；也不吃辣子了，说上边受得了，下边受不了。还有一次说，一次丞相吃饭，把吃不了的一根骡鞭，送给白石头吃了；白石头吃后，立即浑身发热。等等。他当时这么说，以后证明，这种吹风十有八九是真实的。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嫉妒。这还不算，大家像当初我在丞相跟前纷纷给我爹送东西一样，白石头取我代之之后，大家纷纷给白石头他爹送东西。他家猪尾巴堆积成山。他爹、他娘、他姐他妹妹，整天一人一根猪尾巴，站在门口趾着门槛嘞。据说有的猪尾巴都发臭了，还赖着不走。嘞猪尾巴那种惬意和不在意。现在丞相败走，主公来了，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既然过去一去不复返，那么他家过去显赫的日子，现在不成了一种罪过了么？这种罪过在新时期就能一笔勾销了吗？大家过去的嫉妒和现在的愤怒，感情能接二连三地白浪费吗？何况，他们家不但有历史罪行，还有现行罪

行：白石头随丞相而去。他既然随丞相而去，白石头一家不成匪属了吗？对待匪属，我们能视而不见吗？当然，也有人提出我的问题，说我也给丞相捏过脚，也是匪属。多亏我舅舅站出来为我说话，他一手执着一柄勾连枪，一边瞪着眼睛说：

“妈拉个×，谁敢说俺外甥是匪属，俺叫他白勾连进去，红勾连出来。俺外甥在曹贼跟前呆过不假，可他觉悟高，及早发现曹贼阴谋，就与曹贼脱离了。他不与曹贼脱离，哪里有白石头？俺外甥及时与曹贼划清界限，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回来与我们村民同甘共苦，不表扬他是英雄，反说他是匪属，这还要良心吗？谁再说此话，老子不把肠子给他×出来！真不行挖个坑埋了他！”

猪蛋看着舅舅手里的勾连，也说：

“匪属有一个就够了，不要说小刘啦。这样攀扯起来，没有头了。再攀扯攀扯到老舅和我头上了。曹贼在时，俺俩也为他训练过‘新军’，俺俩也是匪属吗？”

众人忙说：

“猪蛋，老舅，你们不是匪属！你们不是匪属。”

猪蛋：“既然俺俩不是，小刘就不是。这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再说就不是针对一个小刘，而是针对我和老舅了，就是政治问题了！” 众人忙说：“不说小刘了，只说白石头他爹。”

于是托舅舅和猪蛋的福，大家不再追究我，让我过关。接着便把对两个捏脚的仇恨，都集中到一个身上，都对准了匪属白石头他爹。当初离开丞相府，我与我爹都很伤心，现在历史发生变化，祸伏福焉，我们又很庆幸，多亏早日离开曹，猪尾巴也嘲了，现在也成了没事人一大堆里边的。两边便宜都占到，世界上这样的事不太多呀。我爹还兴冲冲地告诉人：

“多亏我，我早就说过，不让俺娃跟白脸奸臣干事，看看，现在看出我有主意了吧？”

不过，有我在场时，我爹不好意思说。不过即使他说，我也不责怪他。人嘛，说话办事，不都是这么个模样！在围歼白石头他爹的行动中，舅舅、猪蛋、我爹、我积极性都很高。好象谁这时越积极，谁就从小跟曹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

白石头他爹叫白蚂蚁（当然是乳名啦）。白石头没发迹之前，他无非是个牲口贩子，整日扎条白毛巾，骑个破自行车，主动到集市上去与畜生产伍；然后捂着人家眼睛，干些倒卖人家的勾当。自白石头发迹之后，他扔下畜生棒和捂眼，当起了老太爷。他说：

“再不跟畜生治气了！”

按他当时的想法，看丞相那模样，这天下是铁筒江山，他老太爷要当一辈子了。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国破山河在，领袖曹丞相望风而逃，他从昔日老太爷的地位，一下跌入到匪属的深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何况惟一的儿子也被曹带走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家里成堆的猪尾巴，也都扭动着身子夺门而出，四散奔逃。白石头他娘，他姐他妹，都扑到地下去捕捉。但这时的猪尾巴，身子变得像泥鳅一样滑；刚攥到手里，它身子一扭又滑掉了，留给你一手稀烂的唾液。最后大家不捉了，任它跑。这时它倒不慌不忙地慢慢一步一个程序地往屋外折跟斗。把白石头一家气得直哭。白蚂蚁边揉着眼睛哭，边对老婆说：

“早知这样，咱就不嘲这猪尾巴了，咱就不让咱娃去给曹贼捏脚了。现在，看看，鸡飞蛋打，咱们成匪属了！”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把白石头他爹打成匪属。没打成匪属并不是大家不清楚他的罪恶，而是袁主公慈悲为怀，不赞成这么做。袁说：

“一个白石头，算了。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问题。假如我是白石头，曹一来，我也不知道我会干什么！”

对主公的话，我们当然理解他的善意；但对白石头和白石头他爹这么威风猖狂一时的人，如果现在果真算了，大家从心理上就不答应。主公越是宽大，大家对白石头一家的愤怒越是高涨。猪蛋、舅舅把民情反映上去，说：

“主公，你当然是一片好心，但对像毒蛇一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农夫一样怜悯。白石头现在仍在曹贼身边，焉知他天天不随曹贼骂您？何况白石头他爹民愤很大，民意不可违。如主公一味这么不讲原则，我们在下边也不好工作了。”

主公沉吟半天，问：

“据你们说，该怎么处理呢？”

猪蛋、舜舅说：

“乱棒打死！”

主公吃惊：

“大家仇恨这么大？”

猪蛋、舜舅说：

“这是有先例的。上次片锣他老婆通匪，娘家在刘表那里，就乱棒打死了。”

主公“唉”了一声，又沉吟。这时已经三更天，主公也困了，仰口打了一个哈欠。这时沈姓小寡妇已经康复，又在蚊帐里娇滴滴地催他。于是他说：

“那就打死吧。”

但又说：

“不过不要乱棒。乱棒多惨，一棒吧。”

主公说一棒，猪蛋、舜舅回来仍传达为乱棒。主公指示传达不过夜，这时已是五更鸡叫，大家手执火把听了传达，群情振奋，睡意全无。立即找棒的找棒，拿枪的拿枪，发一声喊，蜂拥着朝白石头家涌去。

可到了白石头家，白石头他爹白蚂蚁已经逃跑了。阵营内部出了内奸。在大家群情振奋时，白蚂蚁已经得到信息逃走了，只留下老婆和几个白女儿在床下发抖。找不到白蚂蚁，大家更加愤怒，于是先乱棒将床上床下的老婆白女儿打死，接着找白蚂蚁。

白蚂蚁逃到哪里去了？

逃到了延津西北部的大荒洼。

于是出现了千军万马围歼白蚂蚁的行动。大家在大荒洼拉开网，对白蚂蚁进行梳篦子围剿。过去在大荒洼围猎畜生，围猎狐狸、pao子、兔子等，曾有过这样壮观的场面。现在围猎白蚂蚁。由于好久没有围猎东西了，现在出现一个全民围猎，大家都很兴奋。猪蛋又把瞎鹿叫上，让他在旁边吹奏助兴。大家一更起床，二更埋锅造饭，三更出发，五更到达大荒洼。成千上万的人，从四周把方圆百里的大荒洼给包围了。人声鼎沸，喊喊喳喳。有扛梭标的，有扛铁棍的，有扛木棒的，有拿鸳鸯勾连枪的，有拿三节棍的，有拿鸟铳的，有拿砖头瓦块的，还有什么都不拿纯粹为了看热闹的--有热闹他们看，没有热闹他们回家，出了危险他们撒腿就跑，有了彩头他们上去就抢，这部分人人数占得还不少。大家对这些中间分子都很愤怒。但所有各种人的手里，都拿了一个羊角。猪蛋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奋力吹起。成千上万人一起吹出的“呜--呜--”的号角声，震动了整个世界。震得大荒洼中为数不多的兔子、狐狸、pao子四外奔跑，寻子觅娘。当然，大家一起吹起了羊角，都有点像羌人了。这又是我们素质提高、粗犷剽悍的标志。为了一人一支羊角，大家可作了大难。因为大家刚度过春荒，羊已经剩得不多了--人都没得吃，何况羊乎？而且要做羊角，单是一般羊还不行，一般羊如绵羊、小羊，头上无角；有角的嫩羊也不行，必须是大山羊、老山羊。哪里有成千上万的老山羊！最后无法，只好将那些刚长出嫩角的小山羊的角也锯了下来，只有拇指那么粗，掏出里边的息肉和垢秽，放到嘴上吹。这还哪里会有雄壮浑厚的号角声呢？无非一人一个拇指粗的嫩号角，在那里滥竽充数罢了。实在连嫩山羊角也没有的，只好用粗泥捏一个羊角样，拿在嘴边做做样子。不过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做一个样子，也够叫人害怕的。于是整个大荒洼鸡飞狗跳。然后猪蛋又一声令下，大家一边吹着羌号，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收缩包围圈。收缩到傍晚，景象更加壮观。西边出现血红的晚霞，铺天盖地的人在一起收缩，每个人的脸上都打上太阳余辉的颜色，红彤彤，金灿灿，大荒洼变成了一道道铜墙铁壁，不也让人心情激荡、悠然自得吗？连旁边看热闹的人，也动了心情，自觉加入了围剿行列，站在坚定革命者后边，开始随着节奏整齐地踏着步伐。

当然，围剿到最后，白蚂蚁被围剿到了。在强大的人和号声的声势下，他只能束手就擒。据他后来交代，他听到第一批号角声和人声脚步声时，就吓晕过去了。他当时的感觉是要地震了，天地都在颤抖了。他晕倒在一片沼泽里，束手就擒。这次围剿不但围剿到白蚂蚁，还顺便围剿到一些残存的pao子、兔子与狐狸等。大家把白蚂蚁五花大绑押上，将pao子、兔子、狐狸挑到自己的梭标上，兴高采烈回家。这时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一起唱

军歌，前边有人倒退着打拍子。

袁主公
袁主公
我们的袁主公
好乡亲
好乡亲
延津的好乡亲
我们的袁主公
走在队伍前边
威武雄壮的新军
紧跟在他的身后

..... 成千上万的人一齐唱，将梭标上的兔子都惊醒了。唱着唱着，天完全黑了，大家又打起了火把。扑闪扑闪的火光照亮环宇。

把白蚂蚁押到打麦场，大家接着开起了庆祝暨声讨会。这时有围着白蚂蚁议论的，朝他身上啐唾沫的，有的用架子支起火，开始烤新得的野味。很快，野味香满大地。大家心情更好。接着一边吃野味（好久没吃这么香甜可口的东西了），一边声讨白蚂蚁，声讨曹贼。接着开始讨论如何处置白蚂蚁。一开始说乱棒打死，这是主公点过头的；但大家不同意，说好不容易抓住的猎物，就这么几棒子打死，太便宜他，也对不住大家的辛苦。这时舅舅想出了办法，大家同意。当然不是活埋，活埋更没意思，而是将一个大杆子立起来，用绳子将白蚂蚁往上边吊，叫“望曹杆”，一边吊一边问：

“看到曹贼了吗？看到捏脚的白石头了吗？”

什么时候说看到了，就猛地一松绳子。大家都说好玩，拍手同意。舅舅的这种发明，被延津人流传下来。以后什么时候再处置人，就常树这种杆子。但舅舅对这种发明，似乎并不在意，他爱好的还是埋人，动不动仍说：

“不行挖个坑埋了你！”

大家觉得立杆子好玩，于是就架杆子，吊人，让白蚂蚁“望曹”。这时的白蚂蚁，早已被杆子吓得昏了过去。大家便把昏了过去白蚂蚁，吊到杆子上。问他：“看到曹贼了吗？”他昏迷不知回答。大家便一直把他吊到杆子顶上。杆子顶上风大，将他吹醒，他眼望四周，不知身在何处；看天上一片繁星，地上一片火把，火把照亮人的无数眼睛，以为回到了童年时期，他娘给他举高高玩呢，觉得好玩，便“嘻嘻”乱笑。这时绳子一松，一个肉团从高杆顶上坠落下来，“叭嘣”一声，血肉飞溅。白蚂蚁就又昏了过去。几次这样“望曹”，杆子周围溅得都是碎肉。马上就有无赖将碎肉捡起，放到火上烤；像现在某些人涮羊肉一样，有个半熟，变了颜色，就往嘴里填。最后白蚂蚁七窍生烟。这时回到了现实。嘴里说：

“看到了，看到了曹，也看到了白石头。”

他是真的看到了。曹正在庆边躺着，白石头跪在那里捏脚。白蚂蚁泪如雨下。这时大家已将野味吃得差不多，都拍拍油手，或将油手往头发上抹一抹，纷纷拿起棒子，说：

“他还真看到了。”

发一声喊，乱棒上去，将白蚂蚁棒成了一滩无法收拾的血肉。

这时我看到，那团血肉中，升起一队队白蚁，扇动着明亮青嫩的小肉翅膀，向东南方向飞去。

两天之后，主公又在打麦场召开大会，做战前动员。这时他给猪蛋和舅舅发了一个嘉奖令，授予他们“忠诚卫士”称号。说对白蚂蚁一事，上次我想错了，倒是猪蛋老舅想对了。这次围剿围得好，不彻底消灭敌人，敌人就不死心。又表扬猪蛋舅舅敌我分明，立场坚定，对同志一盆火，对敌人一盆霜等。表扬完，又接着给大家做战前动员。说曹贼败走之后，仍不死心，现在正在聚集力量，妄想反攻。到底哪一天反攻，现在还弄不清。反正一场血战就在眼前，要大家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打仗。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尽兴而散。

九

一场血战。我们所有的延津“新军”，都成了曹的俘虏。主公，你及你的军队，再加上我们，原来这么不经打。曹这次反攻用的力量很大，军队像蜂蜜和蚂蚁一样，“嗡嗡”地翻着蛋滚过来，据说有一百万。百万之中，当然有许多也是曹新操办起的“新军”。上次曹撤离延津之后，退踞汲县、滑县、浚县等地，据说在那里卧薪尝胆，伺机反攻。百万“新军”，都是在那里另起炉灶、招募训练的。现在时机成熟，要来报仇雪恨，洗去上次败走的耻辱。曹说：“一个鸡巴延津，我让袁绍三个月，现在麦子收到了家，我该回去看看了吧？我早就说过，让不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占；占也不是目的，而是考虑黄河之北的根据地，该连成一片了吧？”

曹手下的众将官见曹这么大长眼光，都齐声拥护，说早等得不耐烦。于是呐喊，跺脚，咬牙，放屁，摩拳擦掌，群情振奋。于是开拔过来。我有一个姑妈家，就在汲县蛤蟆屯，我一个表兄，就在蛤蟆屯的“新军”里，这次也跟了过来。滑县有道口，道口有道口烧鸡，很出名。据说百万军中一人一只烧鸡，一手啃烧鸡，一手执长矛，锐利不可挡。当然，水来土屯，兵来将挡，我们主公、军队及我们的“新军”，也不是吃素的。我们不能眼看着敌人来占我们的土地，吃我们的麦子，淫我们的妇女，挖我们的小孩子的心肝。曹军黑压压一到，我们就拉开了战场。主公、士兵及我们头剃青秃瓢、蒙着白毛巾的“新军”，都伏在村西土岗后，把枪、梭标、鸟铳和土抬炮架在土岗上，等着曹军的到来。曹军大队人马来到眼前。果然，人比我们多，铺天盖地。百万军中，旗门开处，旗门开处，拥出曹丞相。久违了，丞相。我从土岗后探出头，见丞相骑在大白马上，谈笑风生。几个月过去，丞相不见胖，可也不见瘦。谈话仍带着安徽家乡的口音。这时我又看到，他身后转出干瘪总管和白石头。几多时间不见，总管还是那样干瘪，但白石头这小子个头倒长了许多，跟着丞相吃饭油水大，脸胖得已夹鼻子夹眼。小子身上衣裳也干净，青绿色的曹军制服，戴着插公鸡尾巴的头盔，身上背着一架盒子炮，手上还戴着一白手套。我看看白石头，又看看蜷缩在土岗后的我，一身脏兮兮油渍渍的破棉袄，破棉袄露出一朵脏棉花，脸上东一道西一道，鼻涕流水的，再往上是一个青秃瓢，青秃瓢上缠了个沾满牛油的羊肚子手巾，不禁有些自惭形秽。但又想到别看你白石头干净，你爹白蚂蚁，你娘你姐你妹妹，都让我们乱棒打死了，吊在“望曹杆”上放了西瓜炮，心里又有些恶劣的得意。这时曹丞相一马跃出，站在军前，叫袁主公说话。主公也从土岗后钻出，站在土岗上。曹笑着颌首：

“主公别来无恙？”

袁也笑，朝地上啐了一嘴唾沫：

“丞相一向可好？”

丞相：

“近日有什么乐子，告我也乐一乐！”

主公：

“鸡巴穷乡僻壤（主公这样说，可伤我们延津人的自尊心，你不是挺体恤下民、和蔼可亲的吗？）有什么可乐的，就打了一回猎。”

丞相：

“可打到什么？”

主公：

“一个人，几只狐狸，几只pao子。丞相稀罕，拿走吃去。”

丞相摇摇头，又问：

“沈姓小寡妇可好？”

主公：

“还好。”

丞相：

“上次我做得不对，拔了她的牙。但也是一时气恼。不知主公喜欢的，就是那两颗牙。早知这样，绝不会那样做。”

主公：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喜欢一个女人，也决不在牙。丞相经验比我多，自然知

道这一点。要的是另外一副牙。”

丞相哈哈大笑：

“主公痛快。我就放心了。还有一事请教。景升（即刘表）离主公很近，可还有走动？”

主公：

“上次他小女过生日，让人送过去一个蛋糕。”

丞相：

“猪狗不如的人，何劳主公送糕？”

主公：

“大面上，还要说得过去吧！”

丞相：

“这鸡巴玩意还那么荒淫无耻？”

主公：

“那么一把岁数了，改也难。”

丞相：“消灭刘景升，如捻死一只蚂蚁。”

主公：

“当然，顶多如踩一只屎壳郎。”

丞相：

“这次我们会猎，主公有多少人马？”

主公：

“如前一样。丞相呢？”

丞相：

“不过百把万。”

主公笑了：

“照丞相说，这仗我要输了？”

丞相笑：

“不尽然不尽然，打着看吧。输赢并不重要。关键要打出胸襟和气度，排出秽气。上次不是我逃跑了？不在输赢，在排放，对吧主公？”

主公颌首而笑。

丞相：

“这次这样，谁输谁请只羊腿，怎么样？我要回中军帐饮酒了，让小的们打吧？”

主公：

“可以。我也回府上饮酒。丞相可有什么好酒？”

丞相：

“花雕，送你两瓶？”

主公：

“可以。这是好酒，我也爱喝。”

丞相便让侍卫越过开阔地送过两瓶花雕。主公、丞相都怀抱花雕，分别回府和回帐饮酒。接着小的们在土岗内外就开战了。先是阵地战，后是肉搏战。百万人扭在一起，啃腿的，咬蛋的，掐脖子的，到处是变形的脸和折断的胳膊腿。从天明打到天黑，又从天黑打到鸡叫，主公和丞相都喝醉了，各拥一个寡妇睡觉，这边战斗才结束。死十万伤二十万，主公胜了，丞相退了。主公胜是因为军队和“新军”地形熟，娘们小孩都在身后，要保家卫国，加上片锣给大家烧酸辣汤，大家战斗积极性高；丞相败是因为他们远道而来，是疲惫之军，加上水土不服，拉稀，口音听不清，容易摸岔道，故败了。丞相、主公酒醒，丞相知败了，生气，将大将军斩了两个，怯阵的士兵杀了二百；主公知胜了，大喜，摸着沈姓小寡妇的奶子，让大犒三军，给大将军和猪蛋、孬舅之流颁奖。胜以后，曹军偷营，主公小败。主公反击，曹又败。曹军退三十里。又一次大战，仍摆在村西土岗。曹、袁又各出阵笑着问候。曹祝贺主公胜，主公谦虚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过一阵闲话，大战。这次曹军一鼓作

气，曹亲自带一监斩队督战，后退半步者斩，临阵逃脱者斩，连那边“新军”中我姑妈家的孩子一犯臆症，也给斩了。故曹军大胜。主公见曹军胜，领军撤退，曹军乘胜追击。人马狼藉中，杀我们如麻。连片锣的酸辣汤锅也被乱军踏成了碎片。曹军直逼我们到黄河边。这时后有追兵，前无退路，众人仰面大哭。主公反身大呼一声，要背水一战：

“战也是死，退也是死，不如一战！”

众人呼应，反身死战。但这时曹调来直升飞机，做出要炸黄河之举，要水淹七军。主公、我们几十万人马都吓慌了，黄河口一开，我们非葬身鱼腹不可。主公一马拉高射炮团仍在前沿阵地上，一时也调不过来。主公抱着我们大哭，说曹贼凶狠，要水淹七军，大家跟着我受苦了。主公的孩子尚也在旁边抱着主公的足痛哭，情形好不凄惨。这时一渔船箭一般驶来。众人急切抢船逃命，被主公近身侍卫斩杀不少。剁掉的手指头，在地上乱蹦。最后主公抱着他的儿子上船，含泪向我们招了招手，船箭一样地驶去。我们只好望着直升飞机仰天大哭。就这样，我们成了丞相的俘虏。经过收缴武器，写弃暗投明书，曹军开始将我们排队。几十万赤手空拳、蓬头垢面、浑身血污的俘虏，齐刷刷排满了田野。这时丞相出现了。仍骑着大白马，披着战袍，满面笑容，检阅俘虏群。他笑道：

“以为我要炸黄河了？告诉你们，飞机上就没有炸弹。吓吓你们，你们就当真了？跟着袁绍这样的蠢猪和市井小人，岂有不当俘虏的？前三仗我败了，以为我不行了，蠢猪得意了，岂不知小时胖不算胖，出水才看两腿泥呢！哄哄你们，就当真了。怎么样，成了我囊中之物了吧？”

听了丞相的话，我们都吃了一惊。原来飞机上没有炸弹。我们却当了真。大家都哀叹一声，自认晦气。这时丞相向天空中挥了挥手，飞机就盘旋着飞走了。白石头挎着盒子炮，站在丞相身边，插嘴说：

“可惜让袁绍跑了。”

丞相大度地挥了挥手：

“让他跑，他还能跑到哪里去？总有一天，也是我的阶下囚。”

白石头忙点头说：

“那是，那是。”

白石头又哭着说：

“丞相，我爹白蚂蚁、我娘我姐我妹妹，都让这些人给杀了，放了西瓜炮，丞相，你要给我做主！”

丞相说：

“不怕不怕，马上给令尊令堂令姐令妹平反，追认烈士，伸冤报仇。”

又问：

“沈姓小寡妇抓到了吗？”

军士推出沈姓小寡妇。沉连续跟主公逃窜，已是蓬头垢面，刚才船到，她想上去，被主公侍卫一脚踢下，换上了主公儿子尚。主公临走时，看着沉，也眼泪涟涟的。沈被押到丞相面前，我们以为她软蛋蹉稀，谁知这拔了虎牙的小寡妇，倒突然英勇了。仰脸看着丞相，一脸无所畏惧的样子，让我们替她害怕。丞相盯住她看。看了半天，问：“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沉：

“奴家到了这步田地，只求速死，要杀要剐凭丞相！”

丞相吃了一惊，倒笑了：

“小x，没想到在袁儿子那养了几天，倒养出个人样子了！本想留着你，做个活教材；没想到你英勇了，那就只好做死教材了！我把奸淫给你留下，把英勇给你杀了，看你还得意？”

沈马上不得意了，灰心丧气，眼泪涟涟。这时丞相一挥手，马上有军士上来，一梭标上去，将沉戳了个透心凉。花花绿绿的肠子，涌了一地。从此，沈姓小寡妇，成了一千多年来延津一个反面妇女死教材。看看，与人勾搭成奸，到了关键时候，就两边不是人，没有好下场吧？

杀过沈姓小寡妇，丞相又看我们。问：

“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二十万俘虏“刷”地一下跪到地上，齐声答：

“我们愿意投降丞相。”

丞相笑了：

“你们这些刁民，也跟一个破鞋寡妇差不多，过来过去，几水了？几趟了？依我看，还是不要你们的好。”

我们齐声哀求：

“我们也是被迫无奈。投降袁是假，等待丞相归来是真。丞相当初在延津时，我们是怎么样呢？”

丞相：

“别骗我，我比你们更清楚你们。这样吧，看以前跟过我的情面，我收降一半，处置一半。收降一半证明本丞相心胸宽大，杀一半以儆效尤。”转头对军士：“动手吧。”

于是，在哭天抢地声中，军士把我们人群分成两半，东边十万，西边十万。东边西边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哪边是生，哪边是死；自己是在生一边，还是在死一边。这时军士请示曹：

“要哪一半？”

曹说：

“让我扔个钢beng试试。正面是东，反面是西。”

大家看着丞相扔钢beng。钢beng上了天，大家眼巴巴看它；钢beng落了地，大家齐刷刷全没魂了。冥冥之中，一个军士说：

“右边，右边！”

左边欣喜若狂，接着全软了身子；右边的惊跳起来，接着四处乱窜。但四周是军士，哪里出得去？出去的都被乱刀砍死。接着，百万军士杀十万人的壮观场面出现了。刀杀在脖子上，快刀斩乱麻，就像起密封瓶塞一样，“砰”地一声，人头就落了下来。“砰”

地声音不断响着，急促而有节奏。人脖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有黑有白，有糙有嫩，有男有女，于是“砰” “砰”地音响也个个不同，前后连在一起，就像用钢锤敲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水碗，组成了一个优美动听的乐曲。惟一感到可惜的是，猪蛋、孬舅、我也都在右边一堆十万人中。在听了前边的音乐，快板，慢板，不太快的快板和不太慢的慢板，正为乐曲赏心悦目时，突然感到乐曲声离自己越来越近，才想起自己也要被杀，便惊慌起来。猪蛋、孬舅都躺到地上打滚，声称自己过去都见过丞相，是丞相的心腹，当过“新军”小头目，现在不能这样。我也熊了，尿了一裤，拉着刽子手的衣袖说，我过去给丞相捏过脚，饶我一饶，要不问问丞相，他老人家肯定还记得起我。那边两个刽子手，不由分说，已将猪蛋、孬舅的瓶盖给打开了，冒出五颜六色的烟气。（猪蛋啊孬舅啊，你们还威风不威风了？你们还牛×不牛×了？你们还在“新军”旁边威风地喝斥人不喝斥人了？威严的检阅，火烧地球，壮观的围猎场面都哪里去了？）我这边的刽子手好些，听说我曾是丞相身边的人，不敢造次，便手提血淋淋的屠刀，去到丞相边打问。但一个刽子手，哪里能亲自跟丞相说得上话，只能问一问丞相的身边人。可惜呀，他问得不巧，问到了白石头。白石头他爹他娘他姐他妹妹，都是我们弄死的，也正有深仇大恨要出而且正看着杀人在出，出得眼红，出得眼热，出是解恨，出得解馋，现在问到头上，下一个人该不该杀，何况又是我，一个与他之间早有醋意的人，他能怎么说？任何人如是现在的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

“什么曾给丞相捏过脚，我一直在给丞相捏脚，哪里又钻出个捏脚的。不说是捏脚的还好，说是捏脚的更可恨该杀。我最恨捏脚的。以后再碰到这情况，不要再问了！”

刽子手伏下半边身子答：

“zh！”

然后为我欺骗他而感到愤怒，恶恨恨跑回来，就要对我动刀子。我为了向他证明此事确实有过而并非欺骗他，忙扬起我的右手，因那手曾给丞相捏脚，现在还留着与丞相相同的黄水；我还想背几首诗，以证明这是我跟丞相讨论过的；还想说说丞相身边一些外人不知的生活琐事，日常爱好，饮食习惯，作息制度，并告诉他将来准备写本这样回忆伟人日常生活的

畅销书--以证明我确实曾在丞相身边呆过而不是欺骗他，但刽子手硬是不由我分说，挥手向西，一道白光闪过，我听到“砰”地一声，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然后

此事过去一段时间之后。袁绍在黄河那边又重振旗鼓，招起一帮兵马。“新军”仍如云，唱着主公歌。

这时袁、曹又和好，共同对付刘表、孙碧眼等人。一次开作战会议，袁、曹又见面。曹主动上前笑问：

“主公别来无恙？”

袁拱手答礼：

“丞相一向可好？”

返回上层目录

故乡相处流传一第二段 大槐树下告别爹娘（作者：刘震云）

一

曹成是我姑夫，袁哨是我表姨夫。流亡路上，每当住下（住的是牛棚），吃饭（吃的是猪狗食），满脸灰尘倚着铺盖卷逮虱子或拿大针挑脚上的水泡时，曹成就感叹：

“想当初我也是一国丞相，没想到现在也沦落为猪狗！”

猪蛋马上就恶狠狠地训斥：

“小子，你骂谁呢？难道我们是猪狗吗？”

曹成马上就不说话，掩面啼哭。迁徙途中，曹成姑父不大与我们说话，偶尔与表姨夫袁哨窃窃私语，不知说些什么。虽然二人千把年前是对头，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比较之下，两人成了知音。有时袁哨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馍星，也与曹分吃。同行的迁徙队伍有几十万，队伍中相熟的有曹成、袁哨、猪蛋、舜舅、瞎鹿、六指、白蚂蚁、白石头、沈姓小寡妇等。虽然曹、袁相亲近并不妨碍别人什么，但在众人之中两人显得特别亲密就把别的众人当作外人，使别人不舒服。猪蛋曾正色告诫他们：曹、袁，不能这样。六指甚至造谣说，两人在搞同性恋。舜舅也生气说：再鬼鬼祟祟，挖个坑埋了他们！最后白石头他爹白蚂蚁老奸巨滑，出了一个反间计，才把曹、袁分开，日常走路、说话的神态，才恢复成正常模样，与整个迁徙大军相协调。什么反间计？美人反间计。白蚂蚁做通瞎鹿的工作，让瞎鹿的老婆沈姓小寡妇到曹、袁中间捣乱，一开始瞎鹿思想不通，睁着失而复得明亮而有神、看得见人也看得见畜生的大眼睛，边睁又边眨巴着说：白蚂蚁，你这主意不妥；沈姓小寡妇虽然现为我妻，但在历史上曾与曹、袁沾染过，现在再把她派到他们中间，恐怕不大合适吧？焉知他们不会死灰复燃、故伎重演？如果因此出了事情，我瞎鹿混了一千多年，才混了个老婆，岂不又鸡飞蛋打、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白蚂蚁说：不会不会，老弟你尽管放心。老弟你想嘛，过去沈为什么跟曹、袁有牵连？是曹、袁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别说沈姓小寡妇，任是换了天下任何一个女人，没有不入港的。现在呢？丞相不丞相，主公不主公，沦落得和我们一样，派沉去离一下间，沉也只会奚落他们一顿涮他们一道，焉能再与他们重温旧情？谁身上不是虱子，谁脚上没有水泡？迁徙队伍中，哪一个男人不是一样？沉也肯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跟着谁，都死心塌地了，怎么还会去别的男人跟前轻浮呢？老弟，你再想想，就是想轻浮，这里是轻浮的地方吗？几十万人中，大家都在迁徙，一个狗窝还男女不分地住十几个人，她又到哪里去轻浮呢？别说别人，我只问你，你跟你老婆轻浮是官的，自上路以来，你跟你老婆轻浮过吗？瞎鹿眨着眼睛如实地答：没有。白蚂蚁拍着巴掌说：这不结了，轻浮不了！朱和尚朱元璋朱洪武朱皇上心里明镜似的，路上岂肯轻易让人轻俘？老弟，怎么样，派弟妹去一趟？如果你现在还不同意，就是对自己太不自信了。说到自信不自信，倒把瞎鹿给激怒了，红着脸拍着胸脯说：谁不自信了，谁不自信了？我也就是这么担心！到了这时候，也不由瞎鹿分说，大家就把沈姓小寡妇派到了曹、袁中间。从此每天行军走路，夜里

睡狗棚，沉都在两人之间。果然，两人中了白蚂蚁计，以为沉对两人重新有了过去宫廷中的意思。想起宫廷，两人同时旧情复燃，触景生情。接着都对沉献殷勤。接着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接着就开始相互不满意。接着就横眉冷对。接着就打架。接着就念起旧仇。两人谁也没有摸着沈的任何一个部位，两人重新反目。反目后，两人就不在一块捉虱子，挑水泡，也不分馍星吃。相互的相处与神态，又都跟大家一样。大家这才放心，都称赞白蚂蚁有勇有谋，又夸沈姓小寡妇深入虎穴，得了虎子，自己又不损失什么，欺骗敌人成功。白蚂蚁这时又问大家：

“我这主意到底怎么样？”

大家说：

“不错呀白蚂蚁。”

白蚂蚁当即让白石头唱了一段戏。大家鼓掌。这天走到凉水河，到了晚上，宿在河边看瓜窝棚里。一轮圆月从东方升起。大家偷了些瓜，坐在窝棚前分吃。瞎鹿拿起唢呐，吹起家乡的信天游。信天游是多么高亢、凄凉、抒情而直率的调子。它让我们想起了黄土高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潞泽两州的家乡。我们告别过去，却不知前边有什么等待我们。朱洪武要把我们迁徙到延津去，我们却不知将来的延津是个什么模样。不知未来，更思念过去。听着瞎鹿的唢呐，忘记了手头的香瓜。猪蛋突然哭道：

“大槐树下说告别就告别，也不知俺娘怎么样了！”

白石头也说：

“俺妹妹今年十六，过两年就是十八，俺与俺爹都不在家，谁与她做主？”

六指叹道：

“我就会剃青瓢，不知将来延津时兴不时兴这头型。如果它时兴港台的辘式、刨式、凿式或锥子式，我可有力使不出来喽。”

议论半天，疲乏上来，大家倒头睡觉。第二天，大家又精神抖擞地上路，向着未来的延津。路上猪蛋又说：

“别怕，一到延津，咱们再不是佃户了，就是大户人家了！”

白蚂蚁说：

“就是。朱皇帝说得明明白白，肯迁徙者，到了延津，马上就可以跑马占地，跟蒙古王爷似的！”

聃舅瞪眼睛：

“那昨天晚上还哭！”

大家不好意思地笑了。六指说：

“看过，《草原小屋》吗？人家美国人也重迁徙，开发西部。去时穷得丁当响，几年下来，成了大财主。这时倚在铺盖卷上，怀里抱只波斯猫，吃着柿饼，回忆过去的艰苦创业，也挺有意思。”

连闷闷不乐的曹成和袁哨也加入议论。曹向上抱一抱裤带：

“成了财主，先蓄两个小！”

袁哨说：

“好久没吃牛百叶和猪杂碎了。成了财主，先炖一锅牛百叶！”

白蚂蚁这时落在后边，正在跟儿子白石头嘀嘀咕咕。曹成跑到他们面前，跟白蚂蚁说：

“怎么样老白，等我成了财主，还让石头给我捏脚！”

白石头脸上含笑，似对捏脚生活仍有留恋，但白蚂蚁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你妈曹成，等你成了财主，我也成了财主，我安有让自己儿子，给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去捏脚？”

曹成眨眼想了想，也觉得白蚂蚁说得有道理。又琢磨出不管现在怎么努力，也回不到过去的风云时光了，不禁叹了一口气。当晚睡觉，大家遭劫。一群强盗蒙着脸，打着呼哨，旋风般地到了跟前，来搜我们这些迁徙流民的腰包和包袱。搜查一阵，为首一强盗露出脸来，原来竟是汲县蛤蟆屯我的一个大表兄，名字叫瓦碴。当初曹丞相撤离延津、屯兵汲县时，瓦碴曾是曹的“新军”。后曹反攻延津，瓦碴也随过来。一开始表现不错，后战场上怯阵，犯臆

症，被曹丞相斩杀。现在露出脸来，见是曹成和我们，不但不恨，不去报千年之前的斩杀之仇，反倒喝住众强盗，对曹成纳头便拜。事后他对我说，当初多亏曹杀他，以杀正人；那一刀下去，杀掉了他童年时期就潜藏的懦弱心理，二十年后又成了一条坚强的好汉，现在竟敢以剪径产生。曹也认出瓦碴，对他千年不忘恩义，十分感动，满面流泪：

“现在哪里还找得着这样的义士！”

接着又摆出过去丞相派头，对瓦碴说了些仁义道德的大道理。瓦碴叉手站着，诺诺答应。曹又为了把他和我们这些一般流民区分开来，在向瓦碴介绍众人时，把我们这些一般人都忽略了，只说“这也是跟我一块去延津的”，然后单独介绍了一下袁哨，说这就是过去的“主公”，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顾不得记因为沈姓小寡妇刚结下的仇。瓦碴也忙向袁哨作了个揖，叫声“主公”，叉手站在一边。袁哨见曹成不记前几天的仇，介绍时将他单独提出来，与众人分开，也很感动，情感回到了前几天一块与曹咬耳朵分吃馍星的时候；也上前呼应曹成口气，摸着瓦碴的背说：

“有这样的壮士，何愁将来不能起事！”

瓦碴又对众人作了个揖，看亲戚情分，又单独摸了我一下头，将抢到的散碎银两，又还给我们，食指与中指放到嘴里打声呼哨，众人又呼哨而去。强盗走后，大家松了一口气，说是一场虚惊，又倒头睡觉。这时惟有曹成与袁哨睡不着，仍在激动，两人团在一起，唧唧喳喳，重温过去当丞相与主公的旧梦。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鸡叫。

但到第二天鸡叫，曹、袁倒了霉、鸡叫时，沈姓小寡妇开始捂着肚子喊叫。曹、袁没睡觉首先听着，忙跑上去嘘寒问暖，被沉一人一个大耳脖子。众人起来，烘上火，才知道迁徙途中，出了大事：沈姓小寡妇怀孕了。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肚子疼，用手摁着、用膝盖顶着，让瞎鹿将手伸到肚皮上揉着、让别人在旁边看着都不顶事，又眼见她一口一口地往外吐酸水，大家才知道，沈姓小寡妇怀孕了。一听说沉怀了孕，瞎鹿二话没说，照沉脸上就是一耳光，说：自迁徙以来，我们虽是夫妻，在同一条路上，但之间并未沾染过，你怎么会怀孕？你这孕从何而来？没有我的参加，你私自怀孕，今后让我在世上怎么活人？接着又朝曹、袁两人脸上各一耳光：妈拉个×曹成、袁哨，刚才你们听见我老婆喊，脚不沾地跑过来，嘘寒问暖，肯定没安好心，我看奸夫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二位中间的一个！接着又朝白蚂蚁脸上各一耳光：×你妈白蚂蚁，当初曹、袁唧唧喳喳搞同性恋，他们搞不搞同性恋，亲不亲嘴摸不摸屁股，干我们何事，你王八蛋出主意，让俺婆姨到中间去离间他们；我当初就跟你说过，俺婆姨过去与曹、袁有沾染，这事情做不得，容易死灰复燃；你说不要紧，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复燃不了，看，复燃了不是？你知道不会复燃，你家女儿也初长成，都十六岁了，何不带来派她到他们中间？……瞎鹿转着圈地掴人耳光，凡是挨了耳光的，都大呼冤枉。舅舅，猪蛋刚从梦中惊醒，还没弄明白什么事情，但也忙爬起来边揉眼睛边维持秩序。猪蛋把杀猪刀从怀里掏了出来，舅舅喊：

“谁再嚷，我挖个坑埋了他！”

瞎鹿睁着大而明亮的眼睛，又用手揪着老婆的衣襟，让她交代到底谁是奸夫，是曹成还是袁哨。沈一边吐酸水，一边啼哭。人群乱成了一锅粥。

正在这时，一道红光飞驰到人群前。走得近了，才知道红光是一群火把。火把里夹杂着呼哨。大家吓得筛糠，以为又遭土匪抢劫，都暂时顾不得谁是沈姓小寡妇的奸夫，都头扎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躲藏。瞎鹿也不再责骂，忙将散碎银两往沉裤肚子里塞。等红光到达，开口说话，大家才松一口气，原来来者不是土匪，而是当今皇上、灭元建明的开国元勋朱元璋。朱元璋坐着八人大轿，轿前轿后被一群手持练棍和刀叉的和尚拥着。有的和尚的刀叉上挂着兔子，衣服上镶着金边。朱把躲藏的众人召集在一起，问：

“你等众人在此喧哗什么？朕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睡不醒，第二天才好工作，没想到五更鸡叫，刚刚想入睡，就被尔等嚷醒，你们该当何罪？别说是皇上，就是一般性首长，首长入睡，众人也得跟着赶麻雀，你们不赶麻雀，倒像麻雀一样闹嚷，你们对得起谁？”

众人听了朱一番教训，忙将头重新扎到地上喊：

“我等死罪，我等死罪，不知皇上就在身边，请皇上恕我们一恕。”

朱摆了摆手：

“既然你们这样说，不知不为过，那就恕你们一恕。我还有个毛病，睡觉一被吵醒，就再睡不着。既然睡不着，我也只好与民同乐了。众人等！”

大家答：

“众人在！”

朱：

“我来问你，你们为何在此喧哗？”

一问为何喧哗，大家又想起刚才的事情，于是矛盾四起，群情激奋，争着说话，争辩，向皇上汇报。沈姓小寡妇又捂着肚子哭，吐着酸水哭道：

“我好命苦！”

瞎鹿指天划地，哭诉自己当王八的无辜和耻辱。曹、袁、白蚂蚁手捂着挨了耳光的脸，大呼冤枉。一锅乱粥，很难让人听清头绪。但多亏圣上聪明，硬是在这毫无头绪的争吵中，听出了事情的缘由。要不人家怎么会当皇上呢？朱自己听出以后，便问身边的众和尚：

“你们听出头绪了吗？”

众和尚捺棍如实答：

“没有。”

朱：

“你们没有，我却听了出来。”

接着为自己听出头绪沾沾自喜，咳嗽一声说：

“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一桩桃花案！”

和尚们一听是桃花案，马上跟皇上一样兴奋，一个头像胖头鱼一样的和尚撺掇皇上说：

“皇上，这案有意思，你给问一问！”

朱：

“一路迁徙，异常辛苦，碰到这样的趣事，当然要问一问。设案，升堂！”

于是，在一片猪粪的圪野上，设案，升堂。朱用镇堂木拍着案子：

“带瞎沉氏！”

沈姓小寡妇被带到前边。

朱：

“抬起头来！”

沉抬起头。

朱端详一阵，说：

“怪不得你在历史上有名，长得果然标致。瞎沉氏！”

沉含泪道：

“奴家在！”

朱：

“咱们先不说偷奸长短，咱们先说些知心话。我且问你，你在历史上也算有名分的人了，如何下嫁给瞎鹿？他不就一个顾得了吹笛顾不了捂眼的民间艺人吗？”

沈这时如同见了知音，憋不住小声啼哭，吐了肺腑之言：

“我这也是毫无办法。”

朱：

“流落民间多长时间了？”

沉：

“千年左右了。”

朱感叹：

“历史是一笔糊涂帐，真是难说。目前真是怀孕了？”

沉点点头。

朱：

“谁的孩子？”

沉：

“我也不知道哇！”

接着大声哭叫起来。

朱说：

“知你为难。叫瞎鹿！”

瞎鹿上前。

朱：

“沉怀孕不是你干的好事？”

瞎鹿摇头：

“不是！如果是，我还打人耳光吗？”

朱：

“说得有理。你说是谁？”

瞎鹿指着曹、袁：

“就是他俩！”

接着把反间计的前因后果复述一遍，又指白蚂蚁：

“主意是他出的主意，要治罪一块治罪！”

吓得曹、袁忙跪到地上磕头：

“冤枉冤枉，小的们与沉前世有缘不假，但这次端的不是小的干的，请皇上明镜高悬吧！”

白蚂蚁也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皇上饶我这次，下次再不给人出主意了！”

朱思索一阵，瞅了众人一遍，手伸头发里挠着：

“事情看来有些复杂。”

转头问胖头鱼：

“如之奈何？”

胖头鱼说：

“当初咱们在寺里时，师傅是如何对待咱们的？依我说，这帮刁民，每人先揍他们五十军棍再说，调三窝四的白蚂蚁，可揍一百！”

朱：

“说得有理，就这么办！”

立即有如狼似虎的军士上来，用军棍揍众人。一般人五十，白蚂蚁一百。众人屁股打肿了，白蚂蚁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众人一边呼“万岁”，一边喊“冤枉。”

胖头鱼：

“其实这案情也简单，谁×的沈姓小寡妇，沈自然知道。一个大活人，上了她的身，往短里说，几分钟下来，她会不知道？”

朱：

“说得有理，提沈姓小寡妇！”

提沈姓小寡妇。

朱：

“沉，我来问你，是何人上了你的身？往短里说，几分钟下来，你有印象。从实说来，朕给你做主！上了人家身，×了人家×，把肚子弄大了，就这样没事了不成？”

沉只是啼哭，不说话。

朱又挠头：

“你要不说话，这事就难办了。”

又说：

“当然，这可以理解，这纯属个人私生活。这样吧，众和尚！”

众和尚：

“在！”

朱：

“把沉带到我密室，私下问问，也许能问出个所以然。大庭广众之下，有些话是不大好说，案子不宜审理；就是硬着审理出来，也与大家面上不好看。你们看呢？”

众和尚：

“皇上圣明，说的有理。”

朱一挥手：

“把沉带到我密室。”

众和尚：

“zh！”

于是，朱将沉带走，将屁股红肿或皮开肉绽的我们众人留在了旷野上。

两天后，沉被放回，朱亲自陪着。据说，在密室问了两夜，每夜问到下三点，沉这时倒不哭了，倚在朱的怀里，但仍说不出人所以然。沈说，自上路以来，实在是太疲倦了。每晚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天明。一天夜里，如醉如痴，如梦如幻，似乎有一个汉子上了她的身，又似乎没上，后来胡里糊涂事情了结，清早发现自己的裤子被褪了下来。但身边有众多无赖（指的是谁？）和恶民，到底是哪一个？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咽；原想吃个哑巴亏，事情过去自己不提，天知地知，世界上别的人就不知道了，没想到就一次，如今竟给怀上了。这让人怎么活？朱，我不活了，我解开裤腰带上吊算了。从此咱们人间地下两茫茫。朱忙将她拉回，抚摸她，安慰她，又坚决地说：

“不怕，这事没完，从明天起，我陪你在队伍大军中寻找。只要找着那人，我说一句话，咱们立即把他就地正法！”

自此，朱陪着沉，开始在几十万人的大军中寻找奸夫。众和尚、军士在旁边陪着，耍舅、猪蛋、曹成、袁哨、瞎鹿、六指、白石头、白蚂蚁、我等众人也在旁边陪着。六指撅嘴埋怨道：

“为了找一个野汉子，这要耽误多少路程！”

几十万迁徙人群，在大路上徐徐而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队伍趟起的尘土，遮蔽了半边天。乌鸦在头上飞，兔子在地下跑，流亡迁徙的人群，似一条长长的灰色的带子，在盘绕牵动着地球。当然这是从远里看，杂在人群中，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只会感觉到到处都是人，都在朝一个方向走，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涌到了这里，都在世界上走动和迁徙。这么庞大复杂雄浑的队伍向前走，朱陪着沈逆向在人群中穿行，扳人的脸，在寻找奸夫。头一天寻找，沉还有些不好意思，多亏朱的鼓励。第二天第三天就习惯了，到了第四第五天，渐渐有了兴趣，沉感到自己突然回到了青春少女时代，在一个庞大行进的队伍中，逆向寻找自己的哥哥或者情人或者新婚久别的丈夫。这寻找就有情感色彩了。扳一个人的脸，又扳一个人的脸，众人也感动，不顾沉是在寻找奸夫。前几天大家还有些害怕，惟恐避之不及，因为找到谁谁就得被就地正法，几天之后，也习惯了，也动了感情，也将自己变成了被寻找的哥哥、情人或者新婚久别的丈夫。大家都想让沉扳一下脸。为了大家都被扳上，有的还打了架，动了刀子。最后，沉从几十万人中逆向挑出几个。几个兴冲冲的，感到立即就要与沉重团聚了。但等朱带着和尚和军士恶狠狠走过来，要对他们就地正法时，几个人才回过味来，抱头扑到地上，大呼“冤枉”。朱让沉指：

“到底是哪一个，指出来，让他三更死，他活不到五更！奸了人，就能当没事人了？”

这时沉又指不出来了。因为当时情况似梦非梦，天又那么黑，沉梦中就是有印象，也只能是个大体，现在面对几个相向的身体和面孔，她又犹豫了，又掩脸啼哭了。何况她挑选奸夫时还有私心，她怕挑选出的哥哥、情人或丈夫如是秃头癞疮者，也被人见笑；结果尽拣那些英俊潇洒的往外择。这些英俊潇洒的人现在倒了霉。朱见沉啼哭，又作了难。胖头鱼说：

“既然指不出哪一个，看这几个被挑出来的，油头粉面，眼睛滚圆，跟女人似的，也不是好人。好人如何能长这种样子？依我看，一个打他们一百军棍、塞他们一嘴马粪算了！”

朱点头。立即有军士上来，打军棍，塞马粪。军棍好打，但塞马粪时出了问题：人多，马粪少，有几个没塞上，或塞的不够一嘴。朱想就此了结，但塞上的塞满的感到不公平，大家犯同样的事，为何我塞上塞满他没塞或只塞了半嘴？大呼不公。朱没办法，只好让军士现找马，现等着马拉粪，然后将热烘烘的马粪完了，塞了后几个人，没塞满的又给塞满。后几

个人当初见马粪完了，自己不再塞，都有些得意；现在见因福得祸，又被塞了稀马粪，都叫苦不迭。

沈姓小寡妇怀孕案就这样了结了。了结之后，朱又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工作。说此事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一切往前看。人生自古以来，此等事层出不穷，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又单独找瞎鹿谈，说人生在世，可关心的事多得很，何必因为别人插一杠子就斤斤计较。说句实话，你不要把女人看得太珍惜了。就说沈，沉就是不怀孕，不被人奸，跟你之前，就是处女吗？以前不也在曹、袁身边呆过？可见你内心深处，也未必重视这个，只是面上过不去罢了，我说得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世上女的多得是，一花凋落，百花又开，子子孙孙，哪有穷尽？说你不大度，你就不大度；说你小心眼，你就小心眼。如此说来，我倒觉得曹、袁不错。人家过去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沉过去属于他俩，现在时过境迁，沉流落风尘，下嫁给你，人家嫉妒怀恨了没有？到底人家是大人物，你是平民；人家是鹰，你是个鸡，只顾眼前两粒米。我朱某虽然不才，但既然到了这个位置，做了皇上，就要为大家谋福利。你从小事上看开，看大事，往远里看，这次迁徙成功，到了延津，跑马占地，成了蒙古王爷，一个沈姓小寡妇，算个什么？再蓄三个四个嫩黄的小丫头，也不都由着你？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说得瞎鹿心里也开了窍，破涕为笑。朱很高兴，用大巴掌拍众人的头。最后又宣布，为了安慰瞎鹿的损失，堤外损失堤内补，他任命，瞎鹿，为我们这帮流民的小头目。又说，丑话说到头里，知道大家过去都很非凡，当过丞相、主公的有，当过“新军”小头目的有，给大人物捏过脚的也有（指我和白石头），瞎鹿过去是一个吹喇叭的，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但人不可相貌，海水不可斗量，江山待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一小段；我过去不也是个和尚？现在也成了皇上。既然钦定瞎鹿为小头目，大家不要相互不服气。说完，大家齐“zh”一声。朱满意地笑了。

第二天起，瞎鹿因祸得福，成了我们这帮流民的小头目。整天跑前跑后，兴冲冲为我们张罗。因皇上说过不要不服气，表面上没人与他为难。只是猪蛋和舜舅，有时横着眉看他。舜舅说：

“老猪，这个鸡巴玩意，因为一张x，管上咱们，照我过去的脾气，早挖个坑埋了他！”

猪蛋：

“可不！”

又感叹：

“时世变化，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曹、袁在一旁窃裁私笑。

白石头在撅着屁股给白蚂蚁挑脚上的水泡。因为一个水泡挑得疼，大针刺到了肉里，白蚂蚁倒吸一口冷气，兜头打白石头一巴掌。白石头“哇”地一声哭了。

我与沉坐在一起。沉虽然怀孕了，但身上仍有一股年轻女人的芳香。这遥远疲惫的迁徙路上。我又想朱这人不错，何时我能重温旧梦，给他老人家也捏一回脚，也算没有白识一些字，也与猪蛋、舜舅、瞎鹿、白石头等愚昧民众区分开来。俺爹在大槐树老家，也能嘞上猪尾巴了。

二

我家离大槐树三十二里。小的时候，月牙高高，喝饱了玉米渣子粥，浑身暖忽忽的，肚里“晃里晃当”的，我常和一群无赖玩童在树下捉迷藏。朱元璋来了以后，我和爹娘就在这里告别，踏上了迁徙的征途。记得那天人山人海，哭爹喊娘。一开始大家不知这里要迁人。朱一到我们家乡，就赶紧声明，说这次来纯粹是为了看望大家，请各级官员不要扰民。接着挨门挨户通知，定于某月某日在大槐树开会，说兄弟刚上台，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大家见见面，开个会认识一下；凡是到会者，每人发四两鲜豆腐。大家欢呼雀跃，都想到大槐树下见见新皇上和领领鲜豆腐。但在开会之前，朱皇上身边有人泄密，说开会的目的并不是见面和发鲜豆腐，而是要迁人。要把热乡热土的乡亲们，迁徙到千里之外的延津。大家都很吃惊，人心立即大乱，集体拒绝开会和见面。这时朱一边追查泄密的人，查出是一个癞头和尚，在和当地一舂米的老妈子偷情睡觉时，一时忘形，顺嘴说出来的。朱立即大怒，将癞头

和尚和老妈子抓起来，就地正法；一边又说，癞头说对一半，迁人是要迁人，但与开会无关。现在明确规定，凡是来开会者，一律不迁，不到会赖在家里的，一律给迁出去。大家放下心来，才又踊跃来开会。但等大家到了会，才知朱又改变了主意。凡是到会者迁，不到者倒在家平安无事。人群立即炸了窝。但在我们来开会时，并不知道朱在跟我们玩猫匿，来时都兴高采烈和兴冲冲的。多少年后，我对朱的这种做法仍耿耿于怀，认为这种猫匿的办法，不符合正规政治家的风范。何况是在我们天真儿童捉迷藏的地方。这时朱不在意地一笑，说：

“捉迷藏不也是玩猫匿吗？大人与小孩，政治和游戏，都是相通的。”

说得我如梦方醒，与他抚掌而笑。

开会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当时朱正双腿骑到树杈上，准备人到齐之后，向人们发表讲话。朱见我到得早，向我笑了笑，接着拍着树身问：

“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我答：

“槐树呀。”

朱：

“知道多少年了吧？”

我：

“看这粗壮样子，有三五百年了吧？”

朱用烟袋敲了一下我的秃头：

“小子，还是年轻呀。三五千年了！”

又问：

“知道是谁种的吗？”

我摇摇头。

朱得意地笑：

“知道你就不知道。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开山始祖，轩辕皇帝栽的。他是俺二舅！”

我不知道轩辕为何人，但听朱的口气，肯定是个大人物，顿时也觉得树和朱的了不起。从此以后，朱不必说，单是这树的伟大印象，一直在我头脑里保存。它那伟岸的身躯，在风吹动下蠕动；他那葱茏无边的树盖，如集市上牛肉车的大红伞。由于树的伟大，我在这树下告别爹娘，也觉得我走上迁徙之途不凡。有时说顺了嘴，我也对人说，轩辕就是我二舅。与大的人物攀扯到一块，顺口撒撒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方面，都未能够免俗。比如，一些我挺尊敬的人，我觉得他们在我心目中已经够伟大了，可他们见了我，还常说一些另外伟大的名字，以不经意的口气，说别人如何如何啰嗦，非要约他吃饭；或者与哪一个女影星跳过贴面。跳过贴面还对我骂：×，我嗅着她怎么有一股味。弄得我在他们身边，更加感到压抑。伟大的树，伟大的人，伟大的女明星，如果你们整日缠绕在我的心头，我更觉得自己会变成甲壳虫。幸好，一年秋天的一天，我到内陆某地去，碰到一件使我吃惊的事，才校正了我这种委琐心理。据当地人讲，在一个小山沟，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曾在那里栽了一棵狗尾巴树。我听说后，心向往之，非要去看一看。到山沟一看，果然葱茏茂盛，上头挂着红的狗尾巴果。我站在狗尾巴树旁，“啪”地一声照了一张相。这时过来一个捡驴粪蛋的对我说，×，别照了，这棵狗尾巴是假的。我很吃惊，差点把他打成反革命，说：狗尾巴怎么会是假的？难道他没栽狗尾巴吗？捡驴粪蛋的说：栽是栽了，可没过三天就死球了，这是偷换了一棵新的。我面对着新的狗尾巴，不禁“吃吃”乱笑一阵，觉得心中无名的解气。狗尾巴是假的，大槐树焉知一定会是真的？别人可以顺嘴乱说，我为什么不能顺嘴乱说？朱可以把轩辕说成他二舅，我与朱不同，我离轩辕很远，我离曹成、袁哨很近，所以我也把曹当成我姑父，把袁当成我的表姨夫，并且作为文字，写在了前一节的开头。大家既然都这样，所以我对朱的话也没有太当真。可朱仍骑在大槐树杈上，用右手在眼前搭一个肉檐沿，在看人的集合，从早晨集合到中午，大槐树下方圆百里，已集合了百十万人。潞、泽两州，除了正在死的，正在生的，其它凡是能走能爬的动物，都集合到了这里。人声哄哄，尘土蔽日，像一个庞大繁杂的骡马市，朱骑在树杈上，对用一个小猫匿，真能把这么多人集合起来，显得

很兴奋。他甚至感觉灭元建明，当家作主，他已得到民众的承认。胖头鱼带一帮和尚在树下站着，众军士手执长矛在周围拉散兵线站着。看人逐渐到齐，胖头鱼问：

“皇上，开会吧？”

朱在树杈上把肉手从眉上放下来，说：

“好，开会。”

胖头鱼便大声喊：

“肃静，不要讲话了，现在请皇上讲话！”

朱用悠荡的腿踢了胖头鱼一脚，骂道：

“妈拉个x，看你那头脑，就像刚从庙里出来，哪能一开会就讲话，不唱歌了？不发豆腐了？不唱歌就讲话，算什么样了？早晨怎么交待你的？”

胖头鱼马上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惭愧地笑道：

“可不，这样大事忘了，先唱歌#####先发豆腐，头一次经这场面，心里是有些发毛！”

于是，从树后走出一个朱的近身侍女（据说是元时某舞团的一个跳肚皮舞的演员，当时全国到处挂她的明星照，后被朱当遗产接收），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先唱新谱的明的国歌#据说歌词是请著名词人李清照写的。“梦中几回相会，我与你...”等等。唱完国歌#又唱了一曲信天游。唱完信天游#又唱“走西口”。这与大会的主题有关。唱完歌#又发豆腐。到会的一百多万人，一人发到怀里一块鲜热豆腐，大家怀揣热豆腐，心里热乎乎的。这时皇上骑在树上讲话。开场白后，皇上接着宣布，今天会议的议题原定是见见面，但刚才情况有所变化，请大家谅解。天有不测之风云，人间经常变消息。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会议的议题现改为迁徙，来开会的一律迁徙，迁到千里之外的延津；不来开会的，以后再处置。大家听了这话，立刻炸了窝。皇上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不是说开会只是见见面和发豆腐，来开会的不迁徙吗？怎么现在到会的反倒都迁徙了？于是四散奔跑。将怀里的热豆腐挤得稀烂。但大槐树四周站的都是士兵和和尚，逃能往哪里逃？逃的都被士兵和和尚用枪撵死了。外逃的被撵死几百个之后，大家也就安静了。这时胖头鱼上前说：

“皇上，咱们原来研究的，还得再改变一下。”

朱皱着眉：

“又要改变什么？”

胖头鱼：

“这些人也不能全迁徙。”

朱：

“为什么，不是都定了吗？”

胖头鱼：

“因为开会人到得太齐。潞、泽两州的百姓，除了正在死的和正在生的，其它都到齐了。如全部迁徙，人都迁走，潞、泽两州不也没人了？皇上难道只要延津，不要潞、泽两州了？”

朱拍了一下脑袋，倒笑了：

“这我倒没有想到。没想到这里民风这么淳朴，一个小猫匿，大家全上了钩。依你之见，照现在情况，如之奈何？”

胖头鱼：

“迁一半，留一半吧！”

朱点头，接着胖头鱼使用高音电子喇叭让我们这些惊魂未定的人群排队，报数，喊“一、二、三”，然后喊单数的向前迈进一步，喊双数的向后退一步，队伍便分成了两截，一截在东，一截在西。大家木然地服从，完成了排队和分堆。这时胖头鱼问：

“哪一半迁徙？”

朱：

“照过去丞相的办法，扔钢beng。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于是，扔钢beng上天，大家全没魂了。大家昏迷之中，扔出东边迁徙，西边留守。西边欢呼雀跃，东边炸窝奔逃。奔逃的

人被士兵搠死无数。为了防止再逃，朱索性让士兵拿着阉猪的铲子，在我们右脚第五个脚趾上劈一个蒜瓣，作为迁徙标志。有了这个流血的标志，跑也没用，大家才不跑了。东西两边人中，分得妻离子散，爷子相别，奔逃与雀跃之中，又是相互伤心和哭泣。这时朱又讲话。这时和蔼许多，掰开揉碎说：不要一听说是东边的就要炸窝，不要一听说留守就幸福过度。看问题不能这么表面，迁徙不一定不好，留守不一定就是留在福窝。你过去是佃户，留也不还是佃户？你过去是佃户，迁徙倒可能成为财主。亲爱的你，我将情况说予你知：自轩辕二舅到我，中间有多少变故，万种沧桑，发展到元朝，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民不聊生，贪污腐败，到长城是死，不到长城也是死。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在大家的努力下，推翻元，建了明；多亏大家抬举，让我当皇上，第一把手。我心里清楚，凭我的资历、经验和水平，我难当此重任；并不能以为我当了皇上，我水平就提高了；我水平没有提高，我水平还是以前的水平，只是职务变了；职务不能代表水平。我要不当呢，又辜负了众人的信任，所以就当了。既然当了，就要励精图治，为众人做些事情。说我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去为了消灭元这些异族败类，人民跟我打仗，死伤无数，现在总得给大家些好处。咱们要建一个千秋万代、千年不变的朱家江山。东方延津，方圆几百里，天灾人祸，连年兵灾，现在死得只剩下十三个人。现在成了明，要重新建设，我们就要迁徙、就要移民，把那里也发展起来。四海之内，莫非王土，我们不能只要潞、泽两州，不要延津。我们不要延津，能把它给敌人不成？所以一定要迁徙。迁徙当然不是个好事情，路上要吃许多苦。但为了大局，为了江山社稷，还是要迁徙。当然，别看路上苦，到了目的地，就有好处。你想嘛，延津只剩十三个人，我们到了那里，就是开国元勋，还不像蒙古王爷一样跑马占地？几年下来，不个个成财主了？不要怕分离，不要怕离婚，成了财主，没有爹可以有爹，没有娘可以有娘，或者有奶就是娘，没有老婆可以有新的老婆。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就蓄三个五个小，只要你养得起，别人谁去管你？总而言之，思想问题大家会有，但好处也是大大的。朱说到这里，大家思想又有些通了。既然皇上说有那么多好处，对人也有吸引力。皇上还能骗人吗？何况这与过去不同，这是去占地，不像过去是抽丁打仗，到战场上送死。到战场上送死，皇上一声令下，大家也要去；这次去为自己占地，如何不去？在这佃户，到那就是财主，这样的便宜事到哪里捡去？就是没有便宜，皇上让迁徙，我们能不迁徙吗？想来想去，大家想通了。但接着又感到伤心，因为大家要在大槐树下生离死别。猪蛋、舜舅、曹成、袁哨、瞎鹿、沈姓小寡妇、六指、白蚂蚁、我，都在东边，在被迁徙的队伍中。猪蛋首先哭了，说，我走倒没什么，过去跟曹丞相、袁主公、朱皇上南征北战，真枪真刀都弄过，这换一个地方生活，能有什么？只是俺娘怎么办呢？朱说：可以带上嘛。等到了延津，你成了财主，她不成老太太了？猪：都八十多了，如何带得？路上出了问题，谁负责？朱也犯了愁，最后拍了一下巴掌说，你先去，等成了财主，再派轿车或雇一个直升机来接她。猪抹着泪说，只好这样了。又说：万一到那里成不了财主怎么办呢？朱拍着胸脯：那里良田千顷，牛羊成群，到处是庄稼、牛、羊、鸡、鸭、猫、狗，往那里一站，就有好日子过；自己再努一下力，何望成不了财主？猪用杀猪刀拍着自己的脸叹气：到底放心不下呀。接着又自己想通了。反正自己站到了东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去延津，就要被搠，去倒可能成为财主。再说，想不想当财主？想；想不想继续过苦日子？不想。这就得了，那就得暂时告别老娘；等成了财主，再派直升机。老娘过去，有钱有物，才能真正侍奉老娘；老娘也才真正有个老娘的样子。朱用烟袋敲了一下猪的头：说得好猪蛋，我赞成你的想法。猪当时很兴奋，决心上路。当然真上了路，还时不时想起老娘，黯然伤心，也在情理之中。接着其它人也提出了不少思想问题。女儿大了无人做主问题，老爹胃溃疡问题，人走后担心老婆与人通奸问题等等。朱一一耐心解释。当然也有欢迎迁徙分离的人家，如正好这家婆媳不和，妯娌不和，姑嫂不和，父子有代沟，兄弟斗殴，正可以借此机会将仇人分开，化干戈为玉帛。几十万人在骡马市上噼噼喳喳议论完毕，思想通的就通了，不通的就以大局为重了。这时朱从树杈上跃起，上到大槐树枝叶的顶篷上，用高音喇叭喊：

“时机到了，夜长梦多，现在我宣布：出发！”

接着大手一挥，几十万人，包括我、舜舅、猪蛋、曹成、袁哨、瞎鹿、沈姓小寡妇、白石头、白蚂蚁等人，开始瘸着仍在流血的蒜瓣脚，踏上迁徙的征途。临走时告别爹娘，自然

又有一番啼哭。不过走出几十里，我回头张望，尘土中的爹娘已经看不见，树篷顶上的朱元璋，仍挥手向东，一个姿势在那里站着，既像一个石膏塑像，又像金光四射的西天上慈祥的如来佛。多少年后，我心里有些不服，朱，你大手一挥，励精图治，就把我们几十万人的命运抛到了千里之外的异地；但在当时，朱在我心目中却异常高大。当在路途上，曹成、袁哨一边挑脚上的水泡，一边重提他们当年的历史时，一次我差点与他们打起来。何况我又想，现在再对朱的挥手不服气也没道理。谁能料到谁在哪个地方更好呢？谁能料到哪一个历史时期哪一块地方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呢？何况没有这次迁徙，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故乡呢？没有延津为故乡，又哪来这本《故乡相处流传》的小说呢？世界混沌纷繁，千古一泡血泪，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三

黄河波涛汹涌，迁徙第八十三天，我们到达黄河。在黄土高原的尘土里趟了近三个月，现在望见翻卷的黄河水，大家眼睛一亮，心头一热。马上就有人扔下铺盖卷，去弯腰喝水、洗脸、洗屁股。还有捏下身上的虱子、跳蚤、臭虫往水里扔，说：

“看你再咬我！”

曹成与众不同，不做这些琐碎小事，开始发表演讲，说：终于见到黄河。看到这黄河，使我想起那黄河。由说黄河，又说起迁徙。曹又大而化之地说：说到底，路途并不辛苦，沿途看看山，看看水，说说笑话，一天也就过去了。一天一天擦起来，现在也到达了黄河。说辛苦与可怕，都是后人猜测和描述的，看这黄河水。说完，低头挑自己脚上的水泡，准备过河。大家点头。说曹成这人纵有千般缺点，但他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就是实事求是。当然喽，也有不同意曹成说法的。比如，袁哨就觉得路途很辛苦。他身体过胖，平时走路一步三晃，气喘吁吁；踏上千里征途，每日都要走，好不容易走到黄河边，当然辛苦。白石头也觉辛苦，因为一刮风下雨，风雪交加，他的眼睛就看不清，像眼睛没有复明之前的瞎鹿一样，走路得拉着他爹白蚂蚁的衣角。现在看到黄河，眼前一片黄，什么都看不见，暗暗叫苦。瞎鹿一开始不觉辛苦，自老婆沈姓小寡妇怀孕以后，就觉辛苦。舜舅、猪蛋年轻力壮，又都当过屠户，不觉得辛苦，但两人过去都当过“新军”小头目，现在沦为一般流民，前些日子朱和尚又一时心情激动，任命瞎鹿为众人小头目，两人表面不说什么，但心里到底不很受用；两人背后嘀咕，朱英明是英明，就是太爱激动，一激动起来胡乱用人，哪有不出错的？所以他们心情不畅，有心理负担，也觉辛苦。就这样，关于辛苦不辛苦，面对黄河，挑起一场争议。惟有六指手攥剃头刀，紧锁眉头，蹲在地上一言不发。猪蛋上去踢了他一脚：

“六指，你怎么不说话？你表个态，到底辛苦不辛苦？”

六指叹息一声：

“辛苦不辛苦，哪在走这几步路。”

“难道走路还不辛苦？你说，辛苦不在走路，在哪里？”

六指指了指自己的心窝。接着，眼中滴下了泪。大家吃了一惊，这才明白六指怀有心事。说起来六指的心事也不大，无非因为一个柿饼脸姑娘。在潞、泽两州老家时，六指跟一个柿饼脸姑娘搞过对象。六指到柿饼脸姑娘村上剃头，剃着剃着，见柿饼脸姑娘流着鼻涕、赶着一群羊从剃头挑子热水锅前经过，两人四目相对，就产生了感情。当然，依我和舜舅、猪蛋、曹成、袁哨之流的目光看，柿饼脸实在不好看，脸长得小如柿饼，鼻子、眼、嘴挤到了一块，扯都扯不开，有什么看头，能产生什么冲动？但情人眼里出西施，六指却认为柿饼脸好看，认为那张脸特甜，看到就感到心里放松和愉快，柿饼还不甜吗？皇上早起不就是吃个柿饼吗？见到对方就感到放松和愉快，世上这样的爱情也不多，于是大家理解，同意他搞。但两人的爱情，这时出现波折，柿饼脸她爹--一个老杂毛--不同意他俩搞。本来柿饼脸她爹要求不高，因为柿饼脸已年方三十二岁，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这时只要有人来搞，柿饼脸她爹都同意。为了表达自己对柿饼脸女儿的不满，每日让她放羊。但现在见放羊放出了爱情，有人追求柿饼脸，发现了柿饼脸独到的美，于是这老杂毛又拿了糖，反倒不同意柿饼脸与六指搞。说六指多一个手指头，与常人不一样，你虽然柿饼一些，但总是常人，何况还有独到的美，何必与一个非常人搞对象？这如何对得起柿家的列祖列宗？柿饼脸倒是与她爹

不同，三十二岁的姑娘，没接触过真心爱她的异性，现在见有人诚心爱她，非常感动，于是从六指的多出的手指头上，也发现了独到的美。两人心心相印，无奈有一个杂毛爹从中作梗，只好每月阴历十五，在月光下、草垛旁偷偷相会。温存一番，感叹一番，接着两人泪水涟涟，相互看对方的泪脸。这时元灭建明，朱元璋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励精图治，搞迁徙移民。对朱的这一决策，六指衷心欢迎，愿意被迁，想借此与柿饼脸姑娘双双迁出去，摆脱老杂毛。柿饼脸姑娘一开始还不愿意离开故乡热土，六指说，这有什么不好离开的，在这不也是放羊吗？就是迁到延津再苦再累，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每天喝口凉水也心热呀。柿饼脸姑娘被六指的话感动，于是就同意与六指双双迁到延津。可惜在大槐树下，迁徙的与不迁徙的，是按堆划分的，站东边的，就迁徙；站西边的，就留守原地。这时柿饼脸站错了队，站的是西边，于是就迁徙不了。本来就是站到了西边，只要想迁徙，跟朱元璋打一招呼，谈一下特殊情况，也不是不可以；比如有人惦记爹娘，朱还提议可以把爹娘带上；可柿饼脸姑娘一站西边，没等六指上去跟朱打招呼，老杂毛马上站了出来，对六指说：

“这没说的了吧？如她站东边，我让跟你走；她站的西边，就该跟我回家。东边走西边不走，是皇上钦定的，你敢违搞皇上的钦旨吗？”

说完，就把一步一回头、一回头一脸泪的柿饼脸牵回了家。弄得六指干瞪眼没有话说。本来六指赞成迁徙，是为了与柿饼脸在异地团圆，没想到一弄迁徙，倒是把他和柿饼脸分开了，一踏上征途，从此就异地千里了。这时六指躺到地上打滚哭，说：

“柿饼脸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也要留守原地。留守原地，还有希望有一天说服老杂毛；一迁到千里之外，不就一辈子再见不到柿饼脸了？我不去了，我也要站西边！”

这时朱元璋翻了脸。说个人苦乐，不能影响事业和全局。迁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不能朝令夕改，不能个人想怎么样就怎能么样。既然钦定东边走，你站在东边，就一定要走；只允许站西边的自动投东边，跟着迁徙，不能站东边的改西边，不去迁徙；迁徙中允许犯错误，但不能不迁徙。一个人不迁徙没有什么，但一放这个口子，许多人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跟着不迁徙，这问题就大了。你有感情纠葛，别人就没有了？你有未婚妻，别人还有老母亲呢！未婚妻丢了将来可以再找，老母亲丢了哪里找去？是未婚妻重要还是老母亲重要？丢下老母亲的可以去，你丢下一个未婚妻就可以不去了？不去也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六指，你愿意就地正法呢，还是愿意继续迁徙？立即就有军士上去，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到了六指头上。六指看着大刀。思索一阵：跟着迁徙，就有头存在；不跟着迁徙，头就没有了；有头在，这辈子说不定有一天与柿饼脸相会；没头了，登时就与柿饼脸阴阳相隔，永世不得相见；权衡半天，苦着脸像美国电视剧《老鼠与猫》里边的猫一样，点了点那灰色的头。接着，泪珠就像断线一样掉下来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黄河边。现在大家问辛苦不辛苦，六指自然不与大家搭话。因为他的苦与大家的苦相比，就不是一个层次了。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在一起如何有共同语言？大家明了这点，也就理解和同情六指了。连孬舅与猪蛋，也不再上去深究了。

黄河波涛汹涌。泡沫拍打着岸边的黄土。河上无桥，几十万迁徙的人如何渡河，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难题。何况这不是一条小河，宽阔得一直到了天际；何况不是小水，水里到处是波涛，是漩涡，而且水中有几十条势力，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野马般无规则流着，又相互绞杀在一起，人在它面前，如大水牛一泡尿中的小蚂蚁，搬土挖窝都来不及。朱骑着枣红高头大马，在河岸上来回驰骋，表情严肃，在指挥渡河。先扎竹排子，几十人上去，没走两丈远，被涛浪掀翻，人踪皆无，连个屁毛都没留；又打汽垫子，上几十人，这次倒是到了河中心，但一股猛流过来，如一把利剑，将汽垫子穿破；汽垫子一破，立即成了一片破布，人立即旋转着遭了灭顶之灾；再用羊皮口袋，这是我们潞、泽两州过黄河的办法；但这办法在家乡行，在这里不行，口袋下去，走两步，立即被旋涡刮到了无底深渊。从早上折腾到晚上，无一人渡过。众人只好歇息到黄河岸边。第二天又试，仍有几百人死于水底；第三天，又几百人。这时弄得无人敢再登船，无人敢再涉水。朱元璋也不骑马了，背着手，在岸边来回走，愁眉不展，与人也不说话。到了第四天，愁得头发白了鬓头；第五天，全白了。朱感叹：

“过去说伍子胥过韶关，李自成过黄河白了头，我不相信，现在信了。李过黄河，白头

能让黄河结冰，我白了头，黄河如何不见动静？”

这时胖头鱼一班人进了中军帐，报告说渡河得抓紧想办法，不然民心有些骚动。多日宿在河边，止步不前，容易出事。民不怕累着，就怕歇着，一歇着就无事生非。吃饱撑着，就要找事由。几十万人，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对着黄河一筹莫展，如有几个捣乱分子振臂一呼，民众发一声喊，队伍不要散摊，各自呼喊解散了？队伍只要一解散，散了民心，如同泼到地上的水，如何可以再收起来？大家解散，各奔东西，民众大迁徙的宏图岂不泡汤了？励精图治的治国之道不也跟着灭亡了？事情败了事小，皇上因此威望受损事大。新官上任三把火，谁知是三把屎，今后说话谁还会听？谁还拿你当人？说话不听，不拿你当人，你皇上还如何可以做得成？从目前情况看，黄河边的流民已人心浮动，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得抓紧想办法。朱听到后也十分警觉，但面对黄河，它又不是人，不听人的话，如之奈何？所以只是更加着急而已，在地上来回走。头发更白了。接着继续往下白，连胳膊窝里的腋毛都白了。正在喘息无奈处，突然中军帐闯进一个人，纳头便拜，说：

“皇上，你不用着急，过黄河我有办法！”

朱吃了一惊，接着大为高兴，说：

“你是谁？你有什么办法？”

地下人抬起头，原来是六指

朱这时有些怀疑：

“原来是六指，你一个剃头的，能有什么办法？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军机大事，胡闹不得，欺骗皇上，是要杀头的！”

六指：

“事情办不成，我情愿杀头！你只管明天把队伍集合到黄河边就是了！”

朱仍半信半疑。但事到如今，他自己除了白头，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让六指试一试。这时六指又说：

“但事情办成，皇上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朱：

“什么条件？你说！”

六指：

“如我把人马渡过黄河，请皇上恩准我不去延津，让我仍回家乡去找柿饼脸”

朱又有些犯犹豫。这时胖头鱼说：

“皇上，别犹豫了，准了他吧。失去一个人，渡过几十万，这个帐还算不过来？”

朱想了想，说：

“按说迁徙途中，一个流民都不能回头，否则乱了纲常。不过你既然能立大功，准你一个，想来众人也不会说什么！”

就这样，双方敲定。第二天，朱准时将所有几十万流民集合到黄河边。风吹着旌旗，黄河水仍在翻腾。六指已早栽在水边站着。朱：

“六指，人齐了，看你的了！”

我、舜舅、猪蛋、曹成、袁哨、白蚂蚁、白石头父子，都对六指有些担心，担心他说大话，兑现不了被皇上杀头。这么宽这么汹涌的黄河，皇上都对付不了，哪里差一个六指？没想到这时奇迹出现了。六指举起自己右手的六指，接着埋下头，拼命往自己指头里吹气，这时第六个无用的指头，竟被越吹越大，越长越粗壮，最后吹起了一个擎天柱，一条巨龙，充斥天地之间。朱、所有众人都看呆了。猪蛋：

“想处这么多年。没想到六指还有这本事。”

六指的本事还在下边。接着他把六指往对岸一甩，勾住了对岸一棵千年老树，接着使劲一拉，河这边的天地，与河那边的天地，在向一起合拢。波涛汹涌黄河，在一寸寸缩小。天地崩裂，乱石穿空，渐渐，黄河成了一条小地缝，无非在往外涌泥浆。这时六指大喊一声：

“快过！”

众人这才惊醒过来，朱也惊醒过来，跃马挥鞭：

“听六指的，快过！”

众人拖儿带女，纷纷跑过了地缝。等众人全过去（包括几十万流民、军士、和尚、朱），这时六指把指头慢慢往回松，又是天地崩裂，乱石穿空，地缝又渐渐扩大。十分钟后，又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六指收回手指，大河把我们与六指，隔在了河两边。这时六指的六指渐渐缩小，又还原成右手上的一个小肉芽。众人向河那边纳头便拜：

“神人，真神人也！”

猪蛋：

“不知六指有这本事。过去我老欺负六指，六指不吭；现在看来，他是让着我！”

曹成汗流浹背：

“过去我当丞相时，让六指搔背。现在看来，实在是危险，属于我不自量！”

皇上朱也呆了：

“神人，神人，早知如此，我提拔他当小头目了！”

六指不管河这边人议论，向朱作了一个揖：

“皇上，咱有言在先，我告辞了，去找我的柿饼脸去了！你多保重。”

接着转过身，一溜烟去了。渐渐成了一个小黑点，接着什么都看不见了。六指看不见，众人这边还在愣着。等军士皮鞭落到头上，才惊醒过来，扭头继续赶路，重新开始流民生活。当然，从此路上一个月的话题，都是在议论六指。连皇上也不在话下了。皇上朱都有些恼了，后悔当初不该用六指，现在弄得他有些功高盖主了。还有些人家的黄花姑娘，都怪自己有眼无珠，没有早一些发现六指，没有以身相许嫁给他。如早嫁他，成了自己的人，何让他再回头去找一个柿饼脸。

但队伍走了一个月，六指又出现了。衣衫褴褛，手持剃头刀，又恢复到以前六指的模样。众人有些吃惊，问：

“六指，你怎么又回来了？没有找到柿饼脸吗？”

六指倒到地上尘土里打着滚哭。嘴里喊着：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原来，等六指赶回潞、泽两州老家，柿饼脸姑娘已经变了心，嫁给了一个卖屎壳螂的土财主。本来财主是不要柿饼脸姑娘的。财主都当上了，什么姑娘要不到，何必要一个柿饼脸？但当他听说柿饼脸被人发现了独特的美，并与人有一段生离死别的故事时，不由动了好奇心，便让人将她带来看创。一看，他也对了眼，也发现柿饼脸上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于是二话没说，纳她做了小。

众人问六指：

“你没找到柿饼脸吗？”

六指找到了。但现在的柿饼脸，已不是以前的柿饼脸，她也变了心。看来，耐心等待过去的爱情，一成不变的姑娘，只是一种神话。她对六指说：感谢你六指，又来看我，并感谢你发现了我独特的美。不可否认，我与你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往前看吧。过去你发现我独特的美，我感谢，现在又有人发现我独特的美，发现者就不是你一个人了。有两个人发现，一个是屎壳螂财主，一个是穷剃头的，我当然嫁屎壳螂。这一点请人理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一来，又搅乱了我的心。你走吧六指，我不要再见到你，让我安安静静过日子吧。说完，抽抽泣泣哭了。就这样，六指又回来了。

众人大怒，骂柿饼脸变心，骂屎壳螂混帐。舅舅当时就说：

“照我过去的脾气，挖坑埋了这对狗男女！”

也有骂柿饼脸她爹老杂毛的，说必是他从中间作梗、作怪，才出现这样的结局。但六指抽泣着说：

“不怪他老人家，这次他倒挺好，把我拉到屎壳螂家的羊圈里，劝了我半天。主要怪柿饼脸！”

众人说：

“既然怪她，就不要理她了。你有天地般的本事，还愁找不到一个姑娘？”

流民中有许多待字闺中的人家，现在听说这种情况，都很高兴，都托人来与六指说媒，想将女儿嫁给这皇上都敬佩的神人，顶替柿饼脸的位置。连宰相王八都动了心，托皇上朱亲

自做媒，想将女儿小王八嫁过来。无奈六指痰迷心窍，这么多大家闺秀，他皆看不上眼，心里仍在惦记那个变了心的柿饼脸。丢了的马大，走了的“妻”贤；柿饼脸越是变心，六指倒越觉得她可爱。特别他与柿饼脸曾在老家的谷草垛里温存过，现在想起那温存，更觉缱绻，以为这温存，这缱绻，定在别的女人身上得不到。白天没精打采，夜里唉声叹气，一个人在那里打滚。见他每日这样，曹成、袁哨倒有些看不起他，告诉他；

“六指，你要这样，就显得没出息，没见识了。你以为世上只有一个女人好？我们以前做官为宦时，接触的女人多，表面看，女人有差别；真是一到夜里，灭了灯，天下所有女人都一样！”

六指不听，仍是唉声叹气。一次想起谷草垛，又到伤心处，禁不住叹息道：

“想我六指，有拉动天地之力，倒拉不动一个女人的心，这世界也真是日怪！”

说完这话，又痛哭了一场。一哭一夜。众人劝也劝不住，都有些急了。但自哭这一夜，他从此不再提柿饼脸，渐渐恢复了正常，和常人一样行军走路，翘着六指，攥着剃头刀。众人见他恢复了正常，也都放了心。只是偶尔有人逗他玩，让他再吹一下六指，拉一下天地；他倒真吹过两次，但都没有出现奇迹。仍是一只小肉芽，在那里端坐着。见他不再出现奇迹，从此众人不再理他。许多待字闺中的人家，见他又成了一般常人，不再出现奇迹，也就不再将女儿嫁他。女儿本来要嫁非常人，现在你又成了常人，常人到处都是，你还多了一个六指，保必要嫁你？大家想起以前，还有些害怕，幸亏当时没有一时冲动，将女儿嫁他。如此议论纷纷，很快又恢复平静。

流亡队伍，又开始正常地平静迁徙。皇上朱又开始耀武扬威，骑马在队伍前跑来跑去，旁边跟着胖头鱼。

四

小麻子在瘟疫之中生了下来。——当我写下这一个句子时，进来一个脑袋尖尖、眼如铜铃、看世界虎视眈眈的朋友。他看了一眼这个句子，马上对我说，这个句子不行，瘟疫之中怎么还能生孩子呢？没有他这句话，我就不顾一切地照直写下去了，有他这句话，我心里真犯了踌躇。因为这个头脑尖尖、虎视眈眈的朋友，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咱们不怕，特殊的人咱们得敬畏几分。他近日连续写了几部上百集的电视连续剧，每一次都把全国人民感动得热泪双流。他的话当然有分量。但我找到一句话也不是容易的，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大狗终有一天要死，小狗就长成大狗。所以我就翻箱倒柜，旁征博引，想找出一个类似的例证，以表明这不是我的独创而还有同伴或老师这么做、这么写。最后在偏僻的爪哇共和国的一本书中找到了，它的书名就叫：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时期可以产生爱情，瘟疫之中如何不可以生孩子？别说生孩子，就是生羊羔，生土鳖，生猫生狗生屎壳螂，都是可以的。有爱情就有种子，有种子就有孩子，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位虎视眈眈的朋友虽然屡次辛苦他一个，感动十亿人，但也有小小的无知之处，他竟说瘟疫之中，不能生孩子。

当然，迁徙途中不止瘟疫。瘟疫之前，已有冰雹、大风雪、天地冥晦、地震、风沙扑压、陨露杀禾、蝗虫遮日、桑蚕皆灾、生月入境、黄河决口、龙卷风、痢疾、伤寒、梅毒、艾滋病等一大堆事情。这使平静有秩序的迁徙，变得九波一折，九死一生。环境、气候、人，都突然变得恶劣起来。这时人们才感到：到延津的路，真是不容易啊。连在黄河边说路途不辛苦的曹成，这时也改变了看法，说：

“苦，真苦。娘也没想到。”

龙卷风时，曹成被卷走十二公里。但除了扯掉一只耳朵，折断一条胳膊、头发被刮光，竟然又活了下来。当时他脚一落地，脸吓得煞白，嘴里乱说胡话，说：

“苦也，苦也。”

过后为恢复领袖形象，又吊着胳膊、包扎着耳朵和头皮逞英雄，说：

“在天上飞时，心里并不是太害怕，还想起了俺家的卷毛狗！”

问：

“在天上什么感觉？”

答：

“就像在洗衣机里折跟头，咕里咕咚的！”

问：

“今后遇到龙卷风还怕不怕？”

梗着脖子答：

“我过去当什么来着？当丞相！千军万马，什么没见过，能在乎一个龙卷见？”

但今后只要一刮风，曹成就赶紧勒紧头巾（自头发被刮去，为了治伤和美观，开始像女人一样勒一个头巾。以致有一次皇上朱把他认错了，说：“你们这里怎么多出一个女人？”围他打量半天），抱紧身边的小树。不但刮大风抱，刮小风也抱，有时别人从他身后脖子上吹口气，他也惊惶失措地去找树抱。摸到这个规律，耍舅、猪蛋就轮流悄悄到他脖子后吹气，让他惊慌去抱树。有次白石头见很好玩，也是一时冲动，也上去吹了一次，曹抱树后见又是上当，大恸，一个大胖男人，没鼻子没脸当众张着傻嘴大哭起来，说：

“真是人一倒霉，小猫小猫也欺负你。知我怕风，何必还老来吹气？还嫌我吓得不够？我老人家有心脏病，一吓把心脏病吓出来谁负责？”

大家见曹真急了，都感到做得过分了。看他在那里张着傻嘴哭，也感到不好意思。耍舅、猪蛋上去劝他：

“老曹，别哭了，怪我们不知轻重，惹您老人家生气。其实我们也就是开个玩笑，并没有真想捉弄你！”

曹：

“还不是捉弄我，天天到我脖子后吹气！你们俩吹气我还不恼，白石头是什么东西，过去给我捏脚，现在也来吹气！老耍老猪，看我活到了什么份上！”

接着又摘下头巾，露出揭了头皮的光肉头。原来他扎着头巾不知道，现在一露出来，谁知上边到处在发炎，到处是流水的脓疮，还有一条条细小的白嫩的线条在那里蠕动。大家这才知道事情做得过分了，伤害了他的心，便纷纷走上去，好言抚慰。抚慰一阵，曹也就和好如初，重新将头巾扎上。一天以后，又喜笑颜开，与人开玩笑，动不动在耍舅、猪蛋头上用指头凿个栗枣。众人都笑，耍、猪也不恼。气氛很活跃。只是从此曹不理白蚂蚁白石头父子。白石头也觉得当时自己一时冲动，冒犯了曹，想百般找机会给曹赔不是。但他一到曹前，曹就扭脸与别人说话，弄得他和他爹尴尬许多天。

接着下起了冰雹。冰雹一开始如蚂蚁，如指甲缝里的土屑，大家没有在意，还扬起脸来看；后来如玻璃球，如鸡蛋，大家就在意了；后来如馒头，如碗，如盆，如碌碡，把大家砸得鬼哭狼嚎。这次大家平均，不像龙卷风一样，只卷了曹一个。这次冰雹过去，一个个被砸得鼻青脸肿，脖子下到腔子里半截。大家都在唉声叹气揉各自的疙瘩，白石头他爹白蚂蚁这时倒摆起了老资格，说民国多少年多少年，他经历的冰雹，比现在还大。大的像碾盘，像飞碟，接着又用手比划。比完，才像完事的公狗一样，去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次冰雹之中，袁哨受损最大，鼻子被砸塌，事后无论用手怎么捏，怎么揉，手伸到嘴里怎么把鼻子往外顶，都无济于事；吃了一个月西药和几付中草药，也不见效；最后灰心丧气，从此成了塌鼻子。再见人的时候，像妇女一样，用衣袖遮面。有一天他恶狠狠地骂道：

“朱和尚这个龟孙，为了治国平天下，迁徙流民，害得我袁某塌了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有一天成为流民！”

瞎鹿与袁哨历来不对，上次沈姓小寡妇无端怀孕，他相信奸夫绝不在大的流民队伍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眼前人之中，他目标缩小到曹成和袁哨身上；曹、袁之间，他又缩小到袁身上。故听了袁诽谤朱的话，便暗中报告给胖头鱼，胖头鱼转身报告朱。朱大怒，说袁扰乱军心，命军士在寒风之中，将袁剥光衣服，绑在柱子上，用皮鞭笞抽。袁被打得皮开肉绽，哭爹喊娘，说：

“朱爷爷，知道你的厉害，从此再不胡说八道了！”

从柱子上解下，袁早已昏死过去，浑身没有一处好肉。胖头鱼说：

“扔了他喂狗吧！”

把我们吓了一跳。多亏朱和尚还心善，说：

“用担架抬上他。”

但接着又说：

“当然，留他也没别的用处，惟一一个用处，就是当反面教员。看谁以后还敢胡说！”

吓得我们胆颤心惊，从这天起，猪蛋和舜舅，便用担架抬他。猪、舜知道是瞎鹿告的密，才给他们找来抬担架的差事，按过去的脾气，猪、舜早揍瞎鹿一顿，让他抬担架；但现在瞎鹿是皇上钦定的小头目，猪、舜都在他管辖之下，所以只好忍气吞声，把怒气出在担架上的袁身上，故意不住地颠簸，颠得袁像猪一样嚎叫。袁哀求：

“两位爷爷，轻一点。等我伤好了，给你们两位爷爷捏脚！”

瞎鹿小人得志，在一旁走得旁若无人，嘴里还不时哼着小曲。有时晚上宿营，月亮出来，他还抽出箫吹上一段。不过这时吹出的乐曲，已没有过去艺人的愁绪了，而是凭风借力，亦真亦幻，抒发着他的政治抱负。沈姓小寡妇这时身子已经很笨，这位惹了不少是非的女人，这时心肠倒比丈夫好些，常夜里偷偷过来，用热毛巾给袁擦脸上的血痕。有一次擦时，被起来撒尿的瞎鹿看见，瞎鹿更怀疑自己的女人与袁有私情，对袁更恨。从此偷偷拿散碎银两买通舜舅和猪蛋，让他们第二天抬担架时更颠一些。

接着起了大风雪。寒风怒号，风雪迷漫，雪粒一股股猛摔在脸上，像鞭子一样抽得生疼。到处是搅乱的纷繁的铺天盖地充满空间的雪，使人对面看不清人。这次首当其冲受害者，是白蚂蚁白石头父子。白石头一身雪白，眼珠像猫一样黄，属于“雪里白”、“雪里迷”一类。雪里迷一般的平和的雪都迷，何况这种肆意抽打的大风雪。于是只好将皮帽子拉紧，闭上眼睛，一只手死死地拉着他爹的衣角。不但白石头迷，流民队伍中几十万人全迷了。到处呼兄唤弟，寻子觅娘，但到处听不到声音，找不到人，都被大风雪刮跑了。大风雪持续了十天十夜。十天十夜下来，大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这时朱清点队伍，十停人已被刮跑三停。这时人与人看得清了，清点各自人数，发现有丢了爹的，失了娘的，丢了妻或者失了夫的，痛苦喊叫声，充斥了白茫茫被风刮得平展展的雪野。我们这里，丢失了两个人，一个是袁哨，一个是六指。奇怪的是白石头白蚂蚁父子，倒是没丢一个。事后白石头总结经验，说是祸伏福焉，知道自己在大风雪中不行，就事先拉住父亲的衣角不放，一直抓了十天十夜，父子相互搀扶，多有凭借，哪里还丢得了？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袁哨丢了是怪舜舅和猪蛋。大风雪一来，他们就把担架连同袁哨一块扔掉了。他们一扔，被朱和尚打得皮开肉绽连爬都不能的袁哨，如何会在大风雪中跟上队伍？就这样，皮开肉绽、塌鼻梁的胖大袁哨，真给扔到迁徙路上等着喂狗了，当然，非常时期，扔了也就扔了，也没人去责备舜舅和猪蛋；就好象战争状态杀个人似的，多杀一个少杀一个，谁还能去追究。回过头来，等大风雪停了，天气转暖了，舜舅和猪蛋还感谢以前的大风雪。多亏大风雪，使他们扔掉了一个负担。瞎鹿听说袁哨死了，当然也兴高采烈的，用头目身份说，少一个人没关系，人少好团结，团结才有力量；人多容易闹分裂，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但他可惜六指的丢失，说六指人老实，指哪打哪，惟一的毛病是心重，爱钻死牛角；譬如爱上一个柿饼脸，就以为天下没有别的好女孩了等等；但六指人是可爱的，天真的，纯洁的，一见让人就觉得可以交朋友的；和这样的人交朋友，背后是不会给你插刀子的。对于六指的丢失，不单是瞎鹿，就是大家，也觉得比丢袁哨可惜。何况他还会给我们刮青瓢，用六指给我们搔痒。接着大家又怀疑，六指的六指，有拉动天地的本领，现在怎会畏惧一个大风雪？看来单是大风雪，是把六指刮不走的，六指无非是借风雪，自己逃走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自六指上次重返流民队伍之后，不是让他重新试过天地之力吗？不是都失败了吗？既然失败了，就没有神力了；没有神力，只是一个普通人，让风雪刮走的，就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了。但大家仍不同意六指是让风雪刮走的，觉得那样太对不住六指。六指必是厌倦了我们，厌倦了迁徙，自己逃走了。可他又逃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又说，说不定又犯了死心眼，又跑回潞、泽两州老家，去寻找柿饼脸，也未可知。大家又一次感慨：

“这个死心眼。”

但这时朱和尚已在愠着脸重新集合剩下的稀稀拉拉但仍有二十多万人的伤残队伍，继续向延津进发。

这时发生天地冥晦，生月入境。大白天，刚刚还有太阳，突然一股黑风过来，又一次铺

天盖地，眼前立即像黑夜一般漆黑，对面看不见人。我们又被吓坏了，惊吓不已。朱和尚让军士拔枪往天上射击，也不顶事。不过天地冥晦没有大风雪可怕，大风雪把人刮跑，这却刮不跑，只是对面看不见人，引起了一场混乱。混乱到我们这里，主要发生在白石头和沈姓小寡妇身上。看白石头年纪小小，谁知多少年来也不怀好意。本来天地冥晦应该害怕才是，他倒不怕，想借对面看不见人，干一些坏事。如一屋男女在一起突然停电灯灭，会引起混乱，会出现坏人一样，白石头这时也本性大暴露。沉有身孕，天地冥晦的瞬间，她十分惊慌，四下里去摸丈夫瞎鹿。当时瞎鹿不在她身边，一摸没摸着瞎鹿，摸着了白石头。沈身上有一股女人味，白石头肯定可以闻到；既然你不是人家丈夫，声明一下就完了；十六岁的白石头却突然情窦初开，以为沈对他有意，借此机会，将错就错，想占人家便宜。沉拉住他的胳膊，他也拐住人家胳膊。接着又摠捺不住地无师自通，去摸人家的脸，摸人家的身。虽然天地冥晦，但爱情的力量是撑破天地的。沈以为是瞎鹿。自她不明不白怀孕以后，瞎鹿一直暗自苦恼，对沉很冷淡，两人在一起只说正经话，不摸脸，更不摸身。现在沈见瞎鹿回心转意，大灾大难之中，摸她脸摸她身，对她是一种安慰。沉激动起来，本来对天地冥晦害怕，现在也不怕了，觉得天地这样倒十分美好，天地出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于是任那手在身上乱摸。不过白石头到底情窦初开，只知女人心，不懂女人身；只知道摸，不知道怎么摸，于是摸也只是瞎摸，半天摸不到正地方去。特别在他脑子中固存着一个古怪的想法，即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从肚脐眼生出来的，所以以为女人身上肚脐眼最神秘、最宝贵、最丰富和最令人向往和激动。于是从上到下，摸到肚脐眼，便停在了那里，不再往前走。一只手抚弄着肚脐眼，在那里不住揉搓。沉被摸的感觉也不一样，以前瞎鹿都是直奔主题，没见他在肚脐眼那里委婉和停留过。现在见手在那里摸，虽然摸得让人有些不着头脑，但以为是瞎鹿的一个新发现，是要抚摸身怀十月的孩子；对不明不白的孩子好，比对自己好还令沉激动，所以沉的肚脐眼虽已被揉搓得生疼，但仍任那只手在那里折腾。正在这时，天地冥晦结束，乌云飘走，太阳出来了，天大亮了。大家眼睛一开始不适应，后来适应了，发现白石头的手竟在沈姓小寡妇肚上停留，都大吃一惊。沉这时发现摸她肚脐眼的不是瞎鹿，而是白石头，不禁惊叫一声，一下跳出几丈远。这一声惊叫，引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白石头呆在那里，手还习惯性地在那里揉搓。瞎鹿这时明白是怎么回事，跳上去捆了白石头几个大脖拐：

“×你个妈，欺负到老子头上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原来以为你是个小孩子，谁知你人小心不小，一直在调戏我老婆！”

接着又说：

“既然这次调戏，难保以前没调戏过。说不定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干的！这么说，还真冤枉袁哨和曹成了！”

接着又跳上去捆白石头他爹白蚂蚁的脖子，骂他教子无方，养出这么个混账不堪偷鸡摸狗的儿子。接着又是打滚哭，又是告状，让朱皇上给他做主。朱皇上考察了一下现场，让沈姓小寡妇撩起衣衫，察看被抚摸揉搓的痕迹。这时白石头白蚂蚁父子都清醒过来，跪到地上求饶，说下次不敢了。先求瞎鹿，瞎鹿不依，说老婆都让人侮辱了，头上绿帽子都戴了，还有什么饶不饶的？再饶，连衣服也绿了。两人又求朱皇上，朱皇上说：

“当然，两个人在一起，只是摸摸肚脐，没发生什么实质性问题，不是什么大事；至于说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白石头的，没经过医院化验，不足为凭。按说应该饶你们。我对你们当事双方，都不偏不倚，沉又不是我老婆，我没必要从中间硬做仇人。只是现在是非常时期，灾难不断，流民死伤过半，人心浮动，军心不稳，稍不注意，干草就溅上了火星，一场大火会把我们烧得干干净净。所以，这时出现的问题，就应该从重从严处理！”

然后转向胖头鱼：

“你说怎么办？”

胖头鱼皱着眉头说：

“乱棒打死！”

朱皇上点头：

“就这样吧。谁让他们赶上了呢。”

于是，还没等白石头白蚂蚁反应过来，军士已如狼似虎上去，在千万人面前，将白石

头乱棒打死，打成一滩肉酱，像酱油般四处流溢。众人叫好，都盯沈姓小寡妇看。众人散后，留下白蚂蚁一人，哭着收拾儿子四散流溢的尸首，哭得嗓子都哑了。

白石头死后半个月，这时发生了瘟疫。瘟疫不是别的，瘟疫是一种味道。先是葱味，后是蒜味，再后是韭菜花味，再后是烂梨味，烂苹果酱味；然后是大热天人死后尸体腐烂的臭味。一得了瘟疫，先是发烧，后是头痛，后是浑身没劲，后是口干舌燥，后是大便不畅，后是如麻风，脸上、手上、腿上和脚上的肉一块块往下掉；或像梅毒，烂鼻子烂眼睛烂生殖系统；或是像爱滋病，血液感染，到处是不适的毛病。——当然，最后是死，一死一了百了，再没有痛苦和感觉。这次瘟疫大作与以前的龙卷风、暴风雪、天地冥晦不同，以前灾难气候恶劣，这次灾难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大家行走得都很轻松，心情很愉快。在阳光明媚、轻松愉快之时，各种气味纷至沓来。对气味首先感到不适的是曹成。因为曹成有心脏病，加上以前头皮被刮，腐烂生蛆，所以对气味特别敏感。他生就祖祖辈辈做丞相的命，哪里想到有一天会沦落为灾民，气喘吁吁夹在我们中间行走？他嗅到葱味、蒜味，心口马上堵得慌，心脏病就犯了。本来葱味、蒜味只是瘟疫的兆头，但这个兆头他就受不了，堵得慌，犯心脏病；还没等医师赶过来抢救，就大面积心肌梗塞，脖子往后一歪，无声无臭地死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是富贵命。往前比，他命比袁哨好；袁哨死在大风雪中，人还没死，尸体就扔了。曹死在人群中，而且说死就死，没有痛苦，也没被人扔到雪地里自个等死的绝望。而且因为他是第一个死于瘟疫的人，大家还有些伤心，对他还有些哀悼和怀念。等到后来瘟疫大作，人成批成批死去，大家虽多身不痒，就来不及痛苦了。何况死的比活着的人多，不痛苦的比痛苦的人多，相比之下，到底哪一类人更痛苦，就很难说了。何况后死的，大部分都是在瘟疫后期，有烂脸的，有烂手的，有烂鼻子烂眼烂生殖器的，惨状目不忍睹，曹成说死就死，浑身到处没烂，还落下个囫囵尸首。相比之下，这就不错了。

曹成死后，接着死的人就多了。瘟疫像秋风扫落叶，又像滚汤浇蚁穴一样，把我们杂乱而批量地、迅速打发到了另一个世界上。二十多万迁徙队伍，一下又死去十几万。到处是烂了鼻子、眼、生殖器的尸体，横七竖八摆满了田野，在那里发酸发臭，酸臭得连苍蝇、老鼠与兔子都不见了。我们这里，曹成之后，接着死的是白蚂蚁——他死了不大可惜。自白石头被乱棒打死后，他口口声声说不活了，现在来了瘟疫，他死了更好。何况他脸上的肉都烂掉了，远看像一个骷髅，留他干吗？但他临死时，又声泪俱下地说：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朱皇上，救救我！”

接着死的是瞎鹿——他死时，沈姓小寡妇就要分娩了。他叹息：

“看来我们真是冤家，他一来，我就要走了。”

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他倒对沈姓小寡妇不计前隙，对即将分娩的孩子，也不追究了，只是张着烂掉下巴的嘴，拉着沉的手说：

“我要去了，使我放心不下的，有四。”

然后扳着指头数：

“一，是你；二，是孩子；三，是艺术；四，我走了，你们没了小头目，能好自为之吗？”

说完，瞎鹿——这个迁徙队伍中我们的小头目，潸然泪下，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倒是沈姓小寡妇，在瞎鹿死后，没有显出太大的伤心，这让我们愤愤不平。

接着猪蛋也死了。猪蛋临死时，不再霸道和威风了，开始挂念潞、泽两州老家的老娘，郑重其事地把将来抚养他老娘的任务，交给了他的朋友我舅舅，说：

“老舅，等你们到延津，成了财主，请派架直升机把我老娘接去，享几天清福，我在地下就闭眼了，也算咱们兄弟一场！”

舅舅郑重其事点点头。猪蛋见舅舅点头，放心了，恢复了生前的威风模样，毫不痛苦地、大丈夫一样地、脸含笑容去了。

稀拉拉的旷野上，只剩下舅舅、我和沈姓小寡妇。

这时，沈姓小寡妇分娩了，生下了日后叱咤风云的小麻子。

小麻子一生下就不凡，不说生在瘟疫之中，单是生下来，就不像一般孩子“哇哇”地哭，而是“咯咯”地笑了。

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

五

朱皇上又把剩下的残兵败将集合收拢起来，继续向延津进发。这时，十成人已经死掉七八成了。劫后余生者，也都是些烂掉鼻子、眼，从瘟疫中死里逃生的残缺之人。比如舜舅，耳朵就烂掉一只，现在成了一只耳；烂掉的那只只剩下一个仍在流汤的肉疙瘩。我的鼻子也少了一块。为了美观，只好天烫贴块膏药。膏药上写道：“患的是鼻窦炎，鼻子仍是完整的。”面对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人，朱皇上又骑在一棵大树杈上给我们做动员。朱说，妈拉个×，搞一个迁徙，没想遇到这么多困难。先刮龙卷风，又来大风雪，还有天地冥晦和瘟疫，加上黄河，加上个别人捣乱，我们受损失不小，十停人死了七八成。来的时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现在成了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清清。这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好事。这是坏事吗？我看也不尽然。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一切都好时，大家一盘散沙；一遇到大的困难，反倒增加了凝聚力。人多怎么了？人多容易闹矛盾、扯皮、相互推诿、相互拆台。现在我们十成人死了七八成，这令我们悲伤；但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化悲痛为力量，干出更多更好的事情。何况经过这么多困难，还能保留下来的人，必是人中之精英，芦荡之火种，大家不要怕，将来都是要重用的。延津如同一块月饼，人多时到那里，月饼分开咬，每人一小口；现在剩得人少了，反倒可以多咬几口，这不是好事是什么？现在的目标是延津，任务是整理队伍前进。朱讲完话，接着是宣传队唱戏。唱的是《芦荡火种》，给大家鼓舞士气。缺鼻少耳的众位乡亲，听了朱一番话，又看了《芦荡火种》，士气果然被鼓了起来。正要前进时，沈姓小寡妇怀里的孩子小麻子哭了。小麻子刚生下来是笑，现在走路时哭，而且哭的声音清脆嘹亮，把我们吓了一跳。朱听到声音，挥鞭跃马奔到沉的跟前。沈以为朱要责备她及孩子，说孩子的哭搅乱军心；谁知朱却笑了，一只手将孩子举起来，又给大家做起了动员。说：

“看到了吗？这是孩子！虽是瘟疫中，我们却能生孩子！人能死，我们就能生。生生死死，没有穷尽。大家不要怕人少，不要怕路途远，等到了延津，一人给你们一个老婆，大家可着劲生，人不就多起来了吗？”

大家都笑了，情绪活跃起来。

朱又说：

“为了表彰沈姓小寡妇在大灾大难中生孩子，现在，我宣布，授予沈姓小寡妇‘英雄母亲’称号！”

大家欢呼，把沈及孩子小麻子抬着抛到天上，又接在丛林般的手臂上。过去沉为怀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吃够了苦头，没想到到头来因为这孩子又成了英雄，成了大家爱戴的英雄母亲，所以也感动得流下了泪。有了这个节目，大家情绪更加高涨，开始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曲，踏上了征途。

但到真的踏上征途，困难又出来了。经过瘟疫，大家成了伤残之人，腿脚都不灵便，虽然可以身残志不残，但毕竟成了一支老态龙钟的队伍。一走路脚就绊蒜，胳膊上、脸上都打着绷带，如何走得快？这时朱皇上显出大将风度，不再让军士赶大家，用鞭子抽大家；一次胖头鱼训斥了一个没有耳朵的小孩，朱听说后，亲自带胖头鱼给那小孩的父母赔不是。朱把自己身边的侍女全部派了出来，让她们站在路边扭肚皮舞，打快板，唱莲花落：

乡亲们
前面看
眼看到了下一站
同志们
往前走
谁落到后边谁是狗

逗大家笑，给大家鼓劲，朱还用“望梅止渴”的办法(还是已死的曹成发明的办法呢)，说：“大家好好走吧，前边五十里，就延津！”

大家听说快到了目的地，都欢呼雀跃，情绪高涨，拼命赶路。等赶了五十里，朱又说：

“再赶五十里，前边真是延津！”

大家又赶。但此办法多用几次，也不灵了。这时又有个别动摇分子起了想脱离队伍逃跑的念头。朱不放心，便收集妇女的绑腿带，用长长的绑腿带将我们连结起来，用马在前边拉着我们走。他倒骑在马上，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弟兄们，姐妹们，同志们，朋友们，咬紧牙，坚持，总要到达目的地。到达延津就是胜利。我们面前是有困难，可这困难比推翻一个王朝还困难吗？几个和尚，联合起来，都能弄成大事，把元朝都推翻了，哪里还在乎一个走路。只要我们不怕困难，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于是，我们在朱的带领下，果然又有了一股劲头。就这样，走了一月，又死了一万人，埋了一万人的尸首，一天，终于到达一个村子，胖头鱼拍着手说：

“到了，到了，这次真的到了延津。”

于是，给大家解绑腿带子，让大家活动一下手脚。大家活动一番，听说目的地终于到了，都十分兴奋。舜舅说：

“终于到了，可以安家了！”

又对沈姓小寡妇说：

“他婶子，一块来了许多乡亲，现在就剩下咱们四个。咱们从今往后，就相依为命在一块过吧。咱俩伙在一块，让他(指了指我)给咱们当小长工，看着小麻子！”

我当时就撅嘴不高兴。怪舜舅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我——他的外甥。自路上只剩下他、我、沈及沉怀里的小麻子，舜舅就开始不怀好意，一方面要在我们这伙人里充大，当小头目（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给朱皇上和胖头鱼每人送过几块在包袱里放了一年任何大灾大难都没舍得吃的梨膏糖）；另一方面就是打沉的主意，向她献殷勤。为了给沉献殷勤，多次指使我，让我这样那样，以显示他的能耐和威风。这已让我多次心里不痛快。现在到了延津，他又向沉提出这个话题，让我当他们的小长工。这让我怎不愤怒？我虽年轻不懂事，但也是朱皇上的一介子民，遵他老人家懿旨，我迁徙延津。朱说，任何迁徙延津的人，都可以跑马占地，成为蒙古王爷，成为财主；皇上让我当财主，现在一到延津，你为了自己情欲有个固定发泄的地方，竟让我去当你们的长工，给你们照看小麻子，我心里怎不愤怒？过去我忍耐多次，他一直执迷不悟，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他又说出这话，虽是他外甥，我也再忍不住，于是想回敬他两句。没想到没等我回敬，沈姓小寡妇突然翻脸，兜头吐了他一脸唾沫：

“瞧你那熊样，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撒泡尿照照你的德性。路上你东一言西一语尽欺负我，我孤儿寡母，路上不方便，怕你使坏心，没有理你；现在到了延津，不用再走路了，我还怕你何干？我明白告诉你，赶早收起你那胡涂油蒙了的坏心，好多着呢！（多像《红楼梦》里人的口气！）”

又说：

“再敢这么闹，我告到皇上那里，说你调戏民女，强奸未遂，看你吃不了兜着走！”

把舜舅噎了个大拐脖，半天愣在那里，干瞪眼说不出话。我当然幸灾乐祸，乐不可支。这无疑替我出了气。舜舅的阴谋没有得逞。我是他阴谋中的一部分，他大的阴谋没有得逞，当然我也跟着解脱了。但我不敢把这高兴露到面上，怕他打我。沈转头抱孩子走后，他向我摊手：

“看这女人，看这女人，多么不讲良心！我照顾了她一路，到头来她这么说话！”

我赶忙也装出同情的样子，跟着他唉声叹气。

既然到了延津，大家就准备卸下包袱、铺盖、讨饭盆之类。这时大家又疑惑：

“既然到了延津，怎么没人欢迎我们？不是一到延津，我们就成了蒙古王爷和财主了吗？那些奴才和佃户都哪里去了？”

连皇上身边的胖头鱼也疑惑，对朱皇上说：“这是延津吗？既然是延津，县官怎么不出来迎接呢？不迎接流民，也不迎接皇上吗？”

朱也把手伸到帽子里搔痒：

“是呀，怎么不出人呢？别是弄错了吧？”

胖头鱼拿地图，用军用尺子量，又用电台联络，果然错了，这不是延津，而且还不是延津没有走到，而是已经穿延津而过，白白多走了一百里。胖头鱼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错了错了，走过了，怪我没用尺子量好，开始往回走吧！”

听说走过了，大家一下泄了气，都怪胖头鱼不负责任，害得大家多走一百里路，不，多走一百里，再往回折一百里，不成二百里了吗？连朱皇上都白了胖头鱼一眼。但朱皇上说，既然大家成千上万里都走了，哪里还差这二百里。既然错了，再打他也是错了，大家原谅他吧，往回折吧。再往回折，县官肯定在那里迎接了。接着又宣布，明天是他老人家的生日，再给每人发二两豆腐。大家听了皇上的话，又听发豆腐，心里的气总算平了。于是将队伍掉回头，吃完豆腐，再往回折。这时大家又犯了考虑，既然我们已从延津穿城而过，而没有在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可见延津也不怎么样。于是路上议论纷纷。

终于，延津到了。朱皇上领着我们，进了延津县城。一个县官，领着两个执水火棍的衙役，后边是一群穿著破衣烂衫人，跪拜在路旁，迎接我们。等皇上过去，县官即站起，领着衙役和那一群人，跟在皇上身后，夹在我们之前。我们这才知道，县官不是迎接我们的，只是迎接皇上的。

当天晚上，我们十来万流民，露宿在延津影剧院后的广场上。这天夜里大家很兴奋，说露宿街头只是一夜，从明天起，我们就是财主了。舅舅心头，自沈姓小寡妇不再理他，他丢爪就忘，开始把心思转移到事业和如何当财主上。他说等当了财主，什么女人找不到，哪里还在乎一个沉。能找沉，算是看得起她，没想到这臭×不识抬举。当天夜里，他开始做如何当财主的梦。半夜突然精神，独自一人跑到城外，开始察看哪一块土地肥沃，好等明天分田分地时跑马占据。看到天明，回来情绪有些低落，说这里没有好地，不像潞、泽两州老家，良田千顷，泥土肥沃油黑；这里到处是盐碱、黄沙和大坑。但又说，地虽差，但只要地多，成了财主，就不怕，可以广种薄收，收获仍很可观，仍可以蓄几个小。

第二天，召开大会。会场上挂着横标：“祝捷大会”、“庆祝大会”、“庆祝流民与住地户胜利会师”等等。皇上、胖头鱼一千人，坐在台上，县官、衙役、一群破衣烂衫的原延津人也坐台上；我们这些流民在台下。这时我们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皇上把我们迁徙延津时，是说让我们来当王爷和财主的；怎么一到延津，皇上和县官与延津本地人坐到了一起，一起坐到台上，我们这些王爷和财主，倒坐在了台下？皇上一讲话，我们更感到惊诧。这时的皇上不同于迁徙途中的皇上，似变了一个人，变得十分严厉，十分有尊严，与我们好象不认识，好象是陌生人。他说：感谢大家的意志力，响应当今的号召，从千里迢迢的潞、泽两州家乡，来到了延津。好男儿四海为家，哪里黄土都埋人。哪里是故乡，从此这里就是故乡；哪里是亲人，从此这里就是亲人。大家到了这里，就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在县官和延津人的领导下(什么？)，把延津建设好。用多长时间呢？三年五年不成，十年八年不成，二十年可以了吧？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要求。过了二十年，只要大家把破坏殆尽的延津建设好，到时候我再来看大家。皇上说完，台上人鼓掌。我们在台下虽然也跟着鼓掌，但心里已很懵懂。接着延津县官讲话。县官一讲话，我们彻底明白了我们这次迁徙的目的。县官说，欢迎大家来延津，Welcome to yan jin。我会说几句英语，也会说几句俄语和法语，我是开明的，我也是新来的。当初延津县官出缺，皇上让我来，我是不来的，但皇上劝了几次，我不来不行，于是就来了。几百年来，这个延津历经兵灾、人灾、天灾、地灾，几十万人的延津，只剩下台上数得过来的这么十几个人。田地呢，由肥沃的良田变成风沙和盐碱。再这么下去，延津就成了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原。圣上圣明，没有扔下刚打下的江山不管，于是就动了迁徙之意，就在我之后，有了你们这些来人。当然，你们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你们辛苦了。但我明确告诉大家，辛苦还在后边，延津现在已经成了赤野千里，一盘散沙，一切都要在我们手里重新把它建设起来。我们要遵照皇上的旨意，在二十年之后，重新把延津建成美丽的富饶之地，那时欢迎皇上重新来看一看。我们眼下的任务，就是把十万流民分成组，由台上这些老延津人带着，去开垦荒野，去治沙治碱，去种庄稼耕地，去纺花织布。我顺便介绍一下，台上这些延津人，都是延津的财主，都是延津的精华，历经那么多灾难，穷人早都饿死了，剩下的都是富人。现在又迁来一些穷人，要由这些富人带着，重新把家乡建设起来。接着就又要用大槐树下组织迁徙的办法，由军士围着，让我

们分几十次排队，喊“一、二、三”，报告，单数的向东，双数的向西；单数的归张财主，双数的归李财主；再排一队，单数的归孙财主，双数的归王财主；再排一队，单数的去挖河，双数的去治沙；再排一队，单数的去烧碱，双数的去煮盐；再排一队，单数的去种棉，双数的去纺花；再排一队，单数的去捉鳖，双数的去捉虾……这样摆布来摆布去，我们炸了窝。皇上、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迁徙时候，你们是怎么说的？说好我们是来做主人、做王爷、做财主，怎么一到目的地，我们就又成了别人的奴才、长工和开荒垦地、吃苦耐劳的奴隶？我们原想来做人上人，怎么又成了军士围着的阶下囚？我们本在潞、泽两州老家，几十万人启程，路上历经灾难、磨难，剩下十来万人，来到延津，就是为了这个？大家炸了窝，喊的，叫的，哭的，闹的，埋怨的，想逃跑甚至想反抗的，杂乱了一广场。但大家都在刺刀和长矛之下，有什么办法？十来万我的乡亲，眼看着被可恶可厌的延津人瓜分了。延津所剩无几、破衣烂衫的几个土财主，之间还为挑肥拣瘦我们相互口角甚至动怒；有的财主还在指指点点我们流亡队伍中的妇女。沈姓小寡妇周围，已围了好几个土头土脑的延津人，甚至想动手动脚。沉一人给了他们一个大脖子拐。沈姓小寡妇、舜舅、我三个人，这时也被瓜分了。舜舅去开荒，沉去纺花，我去给一个烂眼圈的财主放牛。我们三个这时成了亲人，拥动的人群中，相互用眼睛招呼。舜舅因要反抗，脚手已被军士重新用绑腿带子绑上。他跺着脚说：

“早知这样，我挖个坑埋了他！”

又说：

“我昨夜还去查地，想做了王爷和财主的规划，谁知又成了这几个鸡巴人的奴隶。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手段。”

沉这时隔着人大声喊：

“舜，我想跟你说句话！”

舜舅瞪她一眼：

“这时你还想说什么？”

沉：

“我想通了，现在我想嫁给你！”

舜舅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丢你妈的，这时想嫁给我，早干什么去了？你这时想嫁给我，可我一个开垦荒地的奴隶、长工，拿什么养活你和小麻子！”

大家这样暴动和不服，便用眼睛重新到主席台上找皇上，想让皇上重新给我们做主。可这时皇上早已不见。据说快年底了，家家都飘出肉香和过新年的气氛，皇上已和胖头鱼，快马加鞭回京城过年吃粽子和红烧肉了。这时舜舅又骂了一句：

“朱和尚，我×你血妈，你把我们涮得好苦！”

然后

二十年后，皇上朱元璋重游延津。这时朱头发花白，腿脚已有不便。这时延津已良田千顷，鸟语花香，人民丰衣足食，过着路不拾遗的太平日子。皇上甚感幸慰。他指着这一切对儿子说：

“怎么样，二十年之前，到处是风沙和盐碱，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只好用迁民的办法。不迁民就没有今天的鸟语花香。迁民是个好办法！”

儿子忙说：

“皇上圣明！”

接着县官给皇上汇报工作。朱眼睛已有些花，戴上老花镜，凑到县官脸上看了半天说：

“我记得二十年前不是你当县官嘛！”

县官忙跪到地上说：

“那是我父亲。”

朱：

“老人家哪里去了？”

县官：

“他已作古，临死时还喊‘吾王万岁’！”

朱感叹不已。县官汇报，说二十年前从潞、泽两州迁民十万至延津。在垦荒、治风沙、烧碱煮盐、种棉纺花过程中，冻死、饿死、暴死、病死、打架斗殴死、无缘无故死的共六万。二十年后，延津变成这个样子。朱这时说，为了一个事业，总是要死些人。从长远观点看，死些人不要紧，死了还会生。现在已有多少人口？县官答，二十多万。朱拍了一下巴掌：这不结了！汇报结束，朱去参观古迹。中午吃饭时，朱突然问起迁徙途中几个熟人。县官答，大部分都已作古。问到孀舅时，县官：

“孀老先生已经作古，临死孤身一人。”

问到沈姓小寡妇，县官：

“她老人家也已作古，留下一孩子小麻子，已长到二十多岁，在县城东街卖肉！”

皇上这时有些感慨。突然又问起我，县官答仍在。皇上便想见我。县官赶忙派衙役去找。可惜那天我推着小车到外地卖碱去了，衙役没有找到，回复皇上。皇上又感慨：

“一个老朋友也见不到了。”

又问：

“他还是孤身一人吗？”

县官：

“是。”

皇上：

“应该关心他的生活，给他找个老婆。”

县官忙说：

“zh！”

卖烧碱回来，我有了老婆。

第二年生下孩子。孩子一岁会跑，两岁会说话，五岁会拾草，七岁会骂架。十岁开始在独轮车前牵一根绳，随我到外乡卖碱。人家问是哪来的卖碱的，小的倒着跟我一样的蒜瓣脚，代爹答道：

“延津的，大爷！”

返回上层目录

故乡相处流传—第三段 我杀陈玉成（作者：刘震云）

一

六指从县城剃头回来，带回来一个重要消息。像往常一样，一有需要告人的事情，他把剃头挑子、推子、刨子、铰子、刀、锯、剪、叉往家里一扔，就开始在村里挨门挨户地乱跑。跑起来像吞了一块热红薯的狗，兴奋，急切，慌乱，腿脚四处弹踢，四处乱跑，但嘴里说不出一句话；热薯吞吞不下去，吐吐了可惜。只有兴奋和急切留在脸上，脸上憋得青白，往下滴豆粒大的汗珠。等事情过去或平静以后，六指不激动了，你摸着六指的膝盖，与他促膝谈心，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感叹，迷茫，着急半天说：

“从何说起呢？... ”

是呀，从何说起呢？当时我和村里所有人一样，比如和孀舅、猪蛋、曹成、袁哨、白石头白蚂蚁父子、瞎鹿、沈姓小寡妇一样，认为六指是个很笨的人，连个事情都表述不出来。有消息带回来，等于没消息带回来；或者说还不如不把这没消息的消息带回来，让大家白白跟着着急，事后心里又很不踏实：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孀舅或猪蛋，往往上去就踢六指一脚：

“从何说起，是啥就说啥，嘴里怎么像噙了条鸡巴！”

我当时也想上去踢他。但等我长大成人，与一些有教养有知识自己或别人都认为他们很了不起的人混了一阵后，我突然觉得我们在大清王朝时错怪了六指。是呀，事情从何说起呢，小到一芥尘埃，大到人、骡子、马、地球，任何事情都圆圆忽忽，从哪里下嘴是好呢？

我感到我也突然变成了六指，我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事情，也都无从说起。大家问我那件事、某年某月某日是怎么回事呢？我也往往像一条吞了热薯的狗，惭愧而又茫然地说：

“从何说起呢...”

当然，立即也会有诸如舅舅、猪蛋一般的人来责备或蔑视我，如同大家突然一块回到了大清王朝。当我哪天突然遇到一个如我般的笨嘴葫芦般的同胞，我会感到特别亲切。与他相互抚摸着膝盖，一言不发，看着看着，就相互感动得热泪双流。当然，这是顾影自怜。当时我们对待六指，就是用脚踢他。但越是踢他，他越是着急，嘴里越发说不出话。替他着急半天，我们也只好叹息一声，舅舅把手中的劈柴棒子扔下，说：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这次六指从县城回来，肯定带回来比往常更重要的消息，因为他跑得比平时快，嘴里吞的热薯比平时烫，比平时多。最后全是憋的，村里人家还没跑完，人就憋倒在一家猪圈里。泼了半天泔水，才将他泼醒。醒来更不会说一句话。大家于是知道，延津，我们的故乡，本来风平浪静，现在发生了六指所容纳不了的事情。村长白蚂蚁立即做出决定，让他的通讯员白石头到县城打听一下，路费和出差补贴由六指、瞎鹿和我三人分摊。但没等白石头上路，在县衙门里当捕快、皂隶和刽子手的袁哨回来了。他手执通红的刽子刀，比划着给我们说，再停几天，延津要发生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太后要到我们这里了！

太后，不就是慈禧叶赫那拉氏吗？我们立即欢呼起来。是太后吗？没弄错吧？她老人家日理万机，怎么会到我们延津来？她是来视察，还是来考察？是专门来与民同乐，或是顺便路过？是泛泛看一看，或是专门来研究一个问题？是坐轿或是骑马？是吃鸡或是吃鸭？...

夜里一村人没睡。当然，这不是一村人的问题，一村解决不了；也不是一县的问题，县里解决不了。最近我有幸见到一位有知有识又自认为长得很漂亮的女人，一直到四十五岁，还在独身；有许多好事者船载以入，替人家着急，背后总议论人家。最后大家取得这样的共识：这个问题，决不是一个部一个省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中国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报告联合全国新当选的秘书长加利，让加利在常任理事国之间想想办法。告诉德奎利亚尔都不行，必须加利。太后在我们延津人的印象中，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绑着两个冲天辫，打着胭脂，每天吃柿饼、红烧肉和口香糖，不敢想象她也会每天蹲在屎坑上撒尿，拉又臭又硬的屎，每月换一次月经条等等。刽子手袁哨不识趣，这时以一个有别于我们的知情者告诉我们，其实太后也没什么，据他们官府内部相传，无非是一个满脸核桃皮的老太太。袁说过这话，差点被我们打死。白蚂蚁这时很激动，在打谷场背着手走来走去，要以一个村长的身份，对这突然而至的国家大事，做出一个决断。从上午走到下午，他决断了，让通讯员白石头挨门挨户通知：各家洒扫庭院，迎接太后的到来；每家再制一面大清王朝的国旗，挂在门前。大家还没来得及洒扫庭院，他又让通讯员挨门挨户通知：洒扫庭院之前，先开一个村民大会，让大家民主发言，看除了洒扫庭院之外，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地方。这个会开起来就长了，从太阳落山弄到鸡叫三遍，男人们抽烟抽得屋里像着了大火。除了洒扫庭院，别的还有什么呢？无非是再扫扫灶台和茅坑，教育教育各家的猫狗，疏导疏导院中的蚂蚁，将麻雀轰走，将燕子留下；将蝉轰走，将蚂蚱留下；等等。白蚂蚁又问：

“还有什么？”

是呀，还有什么？白蚂蚁又让大家无记名投票，看是否还能投出些什么别的。这时大家对白蚂蚁起了腻歪，怪太后无眼，选这么一个人当大家的村长。白蚂蚁倒是好人，对人温和，民主，但也絮叨，啰嗦，给大家添麻烦，还不如别人当村长。过去的头目如猪蛋、舅舅等人，虽然独裁垄断，以权谋私，但遇事该杀杀，该打打，行事也痛快。我们宁肯痛快，也不愿自找麻烦。一直到鸡叫三遍，白蚂蚁问：“没有什么了？”才让大家回去洒扫庭除。三天，洒扫庭除完。白蚂蚁很高兴，说他到别的村子转了转，数咱们村干净；有的村还不知道太后要驾到呢。又感谢袁哨给他带来信息，发给他二升芝麻。怪六指说话不清，罚他为白蚂蚁一家免费白刮一回青头。这时县官带一班衙役到了村里。白蚂蚁洋洋得意，顶着新剃的青头，料想本村已洒扫庭除，弄得干干净净，必受县官赏识，年底可以评个精神文明村。谁知县官一见街上扫得干干净净，各家灶台、茅房没了苍蝇，当时大怒，扬手打了白蚂蚁一巴掌：

"×你妈白蚂蚁，早就看你不是好人，你说，谁让你洒扫庭除的？谁让你鼓捣灶上和茅房的？"

白蚂蚁忙趴到地上磕头：

"大人，我鼓捣弄错了吗？"

县官：

"错倒不一定错，但得有个先来后到。太后还没到，你就知道巴结太后了？你要巴结太后，先来巴结我不迟。我问你，全县还没布置打扫，你这里怎么先打扫了？你扫得干净，显得全县很脏，让太后看到了，不是给我办难看？你这是何居心？"

白蚂蚁倒没想到这一层，当时汗就下来了。看到白蚂蚁挨打，我们都很高兴。曹成在一旁一边剔牙一边说，到底是刚步入政界，对政界的弯弯道道弄不清，他挨县官的打，就不奇怪了。县官说：

"你怎么给我弄干净的，再怎么给我弄脏，等全县发了号令，再统一打扫！"

白蚂蚁忙伏到地上说："zh！"

县官走了。白蚂蚁捂着发肿的脸，又开大会，让大家讨论，出谋划策，无记名投票，看怎么把街道、厕所、厨房再弄脏，恢复原样。这时大家作了难，街道、厕所、厨房弄脏倒没问题，既然干净都弄了，脏还不好弄？放出些腌臢娘们和小孩，加上些猪、狗、羊之类，几天下来，也就脏了；难就难在弄卫生时曾打死过一部分老鼠、苍蝇和臭虫，既然已经打死了，现在再恢复它们的脏乱原样，如何恢复？动物既然死了，如何再还生？大家比较为难。这时貌不惊人的六指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六指本来是不会说话的，像个吞热薯的狗，但因最后有无记名投票一项，所以他把主意写到了票根上。上边大体写道，动物死不能复生，但我们可以去到邻村借一些，以解暂时恢复脏、乱、差的燃眉之急；待危机过去，借来的老鼠、苍蝇、蚊子也下出小崽，我们可以把人家的爹娘还给人家，我们留下小的，这叫"借胎怀孕"。当然，借的时候，要注意男女搭配，否则"借胎怀孕"就成了一句空话。大家听白蚂蚁读了这张选票，都茅塞顿开，纷纷说：

"借胎怀孕好，借胎怀孕好！"

白蚂蚁也喜笑颜开说，别看六指不会说话，原来把聪明留到了肚子里。接着用白巴掌拍了六指脖子。六指"嘿嘿"一笑，很不好意思。接着白蚂蚁便发动大家，纷纷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找姑、舅、姨、姥爷，借老鼠、苍蝇和蚊子。

几天之后，村里恢复成了原来模样。到处是牛粪、猪粪、羊粪、人粪尿、稻草、麦秸、痰、屁、老鼠、苍蝇、蚊子、蝙蝠、老鼠、猫头鹰.....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几天之后，县官下令，重新开始洒扫庭院。我们又重新开始洒扫庭院，消灭被我们借来的东西。弄得新来的所有的老鼠、苍蝇、蚊子都不满意：

"既然要消灭我们，还借我们干什么？是何居心？有没有一点人味？"

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二

县官正在跟他爹闹矛盾。

我们的县官叫韩贯。细眯眼，尖嘴。韩的爹档当年是个推车卖驴肉的，省吃俭用，供韩上学；驴血与书本之间，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后韩考上大学，中举，放了县官，韩的爹档也放下驴肉车，来跟儿子做官。所以我们延津是两个县官：一个是韩，一个是韩的爹档。韩瘦，他爹胖；韩穿制服，他爹是宽大的白裤腰，从这边掩到那边；韩抽"万宝路"，他爹抽关东莫合烟。韩办公批文件，他爹翘腿在旁边磕烟袋；韩坐堂审案，他爹躲在后堂旁听。韩吃鸡，他爹吃鸭；韩偷枣，他爹偷瓜。我们拥戴韩，讨厌韩之爹；一想到投案申诉，后堂还有个糟老头子在旁听，心里就不自在。你不就是个卖驴肉的吗？最后弄得韩心里也不痛快，怪他爹管得太多；因为别人想起他爹是个卖驴肉的，就会想起他是卖驴肉的孩子。最令县官难堪的，还不是他爹的旁听和插手，而是他爹有时步出官衙，叼着大烟袋，来到街头小商小贩卖鸡卖肉者中间，与这些昔日的战友和同行，大谈"我儿如何如何....."及他儿小时的趣事和羞事。爹脸上有了光彩，儿脸上却甚挂不住。有时按捺不住，在各种会议上便对爹旁敲侧击，

说该放手了，孩子长大了，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代人乱发言，甚至说到该清君侧了等等。当然，这所有一切，都是人家官府内部事物，用不着我们来操淡心；但问题是牵涉到官府事物，我们不操淡心或别的心都可以，但这些事物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我们。譬如，韩对爹的管事感到不痛快，就往往会将这种不痛快转嫁发泄到我们头上。据说上一次我村洒扫庭除的两次反复，村长白蚂蚁挨了一巴掌，就因为韩刚刚在县衙与爹闹了一次不愉快。人一做了官，就不是一般人；他爹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他档”；这时他与爹闹矛盾，就不再是他和他爹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民问题。这次县官与他爹闹矛盾，是因为慈禧太后要来。太后要来，大家都很兴奋，这一点大家是相同的；但太后来牵涉到一个迎接、招待的问题，县官与他爹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分歧。迎接太后要先打扫卫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一点韩与韩爹没分歧；分歧在于卫生都打扫些什么，两人意见不一致。韩的意见，所有杂草脏土，牛粪马粪，苍蝇、臭虫、蚊子、老鼠，延伸到社会渣滓，都在打扫之列；也借太后到来的东风将延津弄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延津。打扫别的一切韩爹都没有意见，惟独在打不打扫蚊子的问题上，韩爹犯了脾气和忌讳。因为在大家和韩看起来，蚊子是害虫；但在韩爹看起来，蚊子非但不是害虫，还是益虫，是人类的朋友，哼出的声音，美妙如一首歌。韩说，蚊子咬人，不打蚊子，太后到了，咬着太后谁负责？韩爹却说，我长了这么大，活了六十多岁，蚊子怎么不咬我？韩鼓着嘴唇不语。因为蚊子确实从来咬韩爹。也许韩爹打小杀驴、煮驴、卖驴肉、吃驴下水，身上血液中已有一半是驴，性也是驴性，所以蚊子只从他身边过，哼着唱歌，从来不咬他。可令我不解的是，成品的驴，蚊也咬呀，怎么倒不咬半成品的韩爹呢？所以韩爹特别喜欢夏天，因为一到夏天可以免费听歌。一到秋天，秋风凉了，韩爹像蚊子一样感到悲哀，朋友就要离去了。现在朋友本不该离去，儿子却要发动全民消灭它，不是忤逆不孝吗？说蚊子咬慈禧太后，太后没到，怎知蚊子会咬她？既然说吃驴肉者蚊子可以不咬，太后在宫中，难道吃不到驴肉吗？弄得韩也无话说。最后刽子手袁哨将县官韩拉到一旁，给韩献计，说关于蚊子的问题，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三国的事情)，明着告诉老百姓不许消灭蚊子，将布告贴在街上，消息登在县报上；暗中再发一个县衙内部红头文件，告诉各级官员督促民众，务必消灭蚊子。这样既可以让老太爷高兴，又消灭了蚊子，为迎接太后做了准备。韩大喜，当场奖袁一个冰糖葫芦，并拖着长声音问：

“小袁，工作怎么样啊？”

喜得袁哨也屁颠屁颠的。

蚊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接着还有一个太后驾到后，给太后接风的宴席上，谁陪太后吃饭的问题。县官的意思，太后是官差，陪同者得有官位才可；官位低者，如袁哨之流，也不得到跟前，而韩爹意见，是让太后与民同乐，陪客可以有些老百姓。并举出美国总统到一些国家访问，举行答谢宴会时，还自行邀请一些该国的民间人士为例证。韩爹坚持要太后与民同乐，是包藏私心，想借此将他的一些老朋友老战友街上推车的卖肉的杀驴的杀狗的也拉到陪同之中，借此显示自己的威风。这一点韩没有退让，说官府要有官府的规矩，不能因为某些人就可以擅自改变。韩爹便在衙中撒泼打滚。韩审案时，他扰乱公堂；韩退席回家，他堵门不让韩进；韩吃饭，他在韩碗里吐唾沫。弄得韩进退为难，十分头疼，只好下去视察，先让大家打扫卫生，做迎接太后的准备。因憋着一肚子火，视察到我们村，就无故打了村长白蚂蚁一巴掌，怪他在没有批准之前，就擅自洒扫庭除，先他在太后面前邀功。于我们就有了重新返工，重新弄脏弄乱弄差，再在韩的统一号令下，统一洒扫庭除……

上上下下在矛盾上折腾数日，太后终于驾到了。太后一驾到，我们才明白我们数日折腾是白折腾了。因为太后并不是那种到处牛×、作威作福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女性。譬如，街道打扫没打扫，她不是太在意；住在宾馆里，床单干净与否，之前这房间住的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无艾滋病，及抽水马桶消毒彻底不彻底，浴盆擦得干净不干净，都没太在意；也没有让全城戒严；也没有把宾馆的其它住客赶得一个不剩；吃饭时候，是什么人陪同，开了多少桌；包括韩爹果真把许多拉车卖肉、引车卖浆者之流都拉了进来，席间不断有人咳嗽、呕吐、放屁、打哈欠、口出秽语和狂言，太后只是微微一笑，不太在意。这使我们明白了，官做得越大的人，越是温和；只有小官小吏，一瓶不满半满晃荡的人，才故作牛×，需要抖威风镇唬我们。只是太后有一点使我们很难过，她老人家已不是像

我们想象的，是个黄花少女，而像一个生了几个孩子的老娘们；脸上果如刽子手袁哨所说，已有了个别核桃皮。也没有绑两个冲天辫，而是在后脑勺挽了一个老鸱尾巴样的发髻。太后的随从，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小安子。常听太后喊：小安子，拿个酸枣；小安子，拿个柿饼等等。我们把悬着的心放下了，觉得太后真是可亲可爱，有这样温和的女性做我们的皇上，真是我辈之福气和万幸。据小安子说，太后自在延津住下，就有些拉肚子，但老人家并不声张，也不要许多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治疗组。至于在太后到来之前，我们将苍蝇、老鼠、蚊子、臭虫四害全都消灭了（没敢让韩爹知道。怎么一个韩爹，还没有太后懂事呢？），太后也没太在意。说消灭就消灭了，不消灭我也不会说大家；有蚊子我可以挂蚊帐，有老鼠可以下药引子或是下夹子，有臭虫还有小安子可以给我捉，只是不要劳民伤财才是。县官韩跪到地上，磕着头，感激得鼻涕眼泪的。这时太后又说，只是我来时的路上，两边大田里正是麦苗拔节时光，田里怎么到处飞的是黑压压的一片呀？韩忙答：启禀太后，那是斑鸠；但这斑鸠不是那斑鸠，不是大斑鸠，而是一种类似花大姐或七星瓢虫大小的黑虫，会飞，以吃禾苗产生，但对麦子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太后不高兴了，说：你说不影响，我说影响，叶子都吃了，怎么会不影响？你说，到底影响不影响？韩忙磕头：影响影响。太后又说：怎么到处捉蚊子苍蝇，不捉这玩意？岂不知本太后并不十分厌恶蚊子苍蝇，倒是对这玩意，有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反感！韩忙擦着汗说：怪下官大意，我赶紧去布置人捕捉。太后：你县有多少人？韩：二十多万。太后震怒：都给我派上，立即捉斑鸠，我要亲自督阵！韩忙甩袖子：zh！就下去动员组织人捉斑鸠。

第二天，全县二十多万人，大人小孩娘们，开始全部出动，去到大田麦苗里捉斑鸠。这时有好多人埋怨县官韩事先没预料到，现在让大家跟着吃苦；也有埋怨韩爹的，说都是这老杂毛闹的，闹得韩心烦意乱，忘了这茬，让太后怪罪；当然，也有心怀叵测幸灾乐祸的。县官韩站在田头上，擦着头上的汗，大声喊着，指挥人们捕捉。我、舅舅、猪蛋、曹成、六指、瞎鹿、沈姓小寡妇、白蚂蚁、白石头诸人，也在队列中。一到捕捉这褐色的七星瓢虫大小的斑鸠，我立即回到了我的童年时期，想起了我的小弟。那一年我小弟也就五六岁的样子，个子没有现在高，也没有现在胖，眼睛大大的，不像现在长小了。傍晚，当我从塔铺镇上背着书包、馍兜放学归来，就看到我的小弟穿著一个黑棉袄，空着一只袖子，一甩一甩，倒腾着小腿在麦田里跑着捕捉飞舞的斑鸠。捉到一个，装在他手中的小玻璃瓶里。何时装满了，拿回家让俺姥娘喂鸡。我活了三十四岁，美好的图画，没有在脑子里留下几幅，这是不多几幅中常常想起的一个。我在一年的年末。一天夜里，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我的小弟让大水给淹死了。狂风把树拔起了，水印子到了岸上树的半腰。似乎还见到了小弟的尸体，鼓鼓胀胀的，摆在那里，许多人围着。我是个轻易不哭的人，这时在大街上人群中走，张着大嘴傻哭，哭得多么忘情、痛快、淋漓尽致。我不能失去我的小弟。所以太后让我们捕捉斑鸠，虽然有许多人埋怨，但这斑鸠使我想起了美丽的图画，我虽然看到舅舅、猪蛋、曹成等人面有愠色，但我心里仍很感激太后。何况在捕捉斑鸠的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吧，大家正在捕捉，突然山摇地动，大家呼声震天，都扔下手中的斑鸠和瓶子（有些瓶中的不自觉的斑鸠趁机又逃出去，一窝蜂地飞了一天），山呼“万岁”。原来太后来到我们中间，果真要与我们共同捕捉斑鸠。大家挤上前看太后。许多人把鞋都挤丢了。挤半天回来，纷纷相互问：看到了吗？大家都说自己看到了。不过二十多万人一齐挤，怎么会都看到呢？好在从上午挤到下午，大家一批一批的，总算都看到了。待舅舅、猪蛋、曹成我们这拨挤上去看到，又都愣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太后，怎么太后像六指曾经谈过的对象柿饼脸姑娘呢？当然首先发觉的还是六指。六指回来就又疯癫了，本来狗吞热薯，是说不出话的，现在竟又说出了，来回回地说：

“怎么这么像，怎么这么像，怎么这么像柿饼脸？”

大家也觉像。但像也不行，舅舅上去掴了六指一巴掌：

“×你个妈，你罪该万死，你怎么敢说太后像你对象？”

白蚂蚁眼珠骨碌骨碌转，接着就使了坏，一转身不见了。你将这反革命语言，背后报告了县官韩。韩一听懵了，扬手打了白蚂蚁一巴掌：

“你妈个×，你胆大包天，你怎么敢说，太后像你对象？白石头他妈我见过，是什么样的

混帐娘们，敢与太后比！”

白蚂蚁捂着脸分辩：

“太爷，你弄错了，污辱太后的不是我，是六指那小子！”

县官韩这才明白。但立即说：

“什么弄错，六指污骂太后，你也有责任！他不是你手下的村民？平时你怎么管教的？来呀！”

袁哨等人立即答：

“在！”

韩：

“将六指、白蚂蚁给拘了！”

立即，袁哨带衙役将大喊冤枉的六指和大喊冤枉的白蚂蚁给拘了，带了手铐、指铐和大枷。韩自知此案干系重大，不敢自专，便将六指、白蚂蚁牵了，牵到田埂边。太后正站在田埂上，看满天飞舞的斑鸠。县官韩上前一步跪下：

“太后，出了一件大事，小的不敢自专，特来报告太后！”

太后扭过脸：

“什么事？”

韩：

“有两个刁民，在背后辱骂太后！”

太后：

“辱骂什么？”

韩：

“小的不敢说。”

太后：

“但说无妨。”

韩：

“这小子说，您像他谈过的一个柿饼脸对象！”

太后还没说话，小安子在一旁就火了，尖着嗓子说：

“大胆刁民，敢与太后谈对象。来呀！”

一班军士、衙役、刽子手答应：

“在！”

小安子：

“推到那边红薯地里砍了！”

一群太后的身边人，加上本乡本土的刽子手袁哨，如狼似虎扑向六指和白蚂蚁。六指当时吓昏了，白蚂蚁吓得屙了一裤。袁哨已将鬼头大砍刀拔了出来。这时太后微微一笑说：

“刀下留人！”

刽子手们忙又停下，将六指和白蚂蚁拖到太后跟前。六指昏迷，现用水泼醒；白蚂蚁一身臭，就让他离太后远些，且站在下风。六指醒来，直用手摸自己的颈子。太后问：

“叫什么名字？”

六指哆哆嗦嗦，半天说不出话。还是曹成早年当过丞相，见过世面，这时上前一步跪下说：

“请太后息怒，六指一经吓，就像吞了热薯的狗，有话说不出！”

太后一笑：

“明白了。那留下他自己，其它人仍捉斑鸠去吧。”

于是，六指被留下，其它二十多万人，又开始狂奔着在麦田里捉飞舞的斑鸠。屙了一裤的白蚂蚁，也被放了。放了以后，失魂落魄，一身臭气，也随着众人乱跑捉斑鸠。可斑鸠嗅到他的臭气，哪里到他身边来？半天一个斑鸠无捉住，原来捉到瓶中的斑鸠又全飞跑了，于是拿着空瓶子急得乱哭。这时猪蛋问他：

“下次还使坏不使坏了？告密不告密了？”

白蚂蚁哭着脸说：

“再不使坏，再不告密了。”

还是瞎鹿心善，嘱咐白石头，让他拉他爹到附近一个阴沟里去脱裤子擦屎洗屁股。擦完屎，洗完屁股，又上来捉，白蚂蚁才捉到两个。

这边太后将六指留下，让他抬起头来，抬头观看，然后问他的名字、多大了、民族、籍贯等。太后与六指脸对脸，一直笑吟吟的。看太后这个态度，像村头卖饭用围裙擦手的和蔼大嫂，六指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胆子开始大起来，嘴里能答话，渐渐不再磕绊。说六指老实，这时六指又不老实了；老实人不老实起来，往往更厉害更实际目标更宏大也更直接。他端详着太后，看太后的脸、眼、眉毛、鼻子、嘴唇、耳朵、耳朵上的钻石耳坠，看着看着，又犯了迷糊：怎么越看越像柿饼脸姑娘呢？从明到清，也几百年了，柿饼脸姑娘虽然久违，但柿饼脸姑娘是六指第一次动心思的姑娘，也是最后一个；所以心中不可谓记得不牢，没有一天不腾出工夫思念。柿饼脸，细眉毛，眯眼，大嘴，尖鼻头，小耳朵如猫，大脑门如驴，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这不是心中的恋人柿饼脸是什么？多年思念，聚到如今，现在你怎么成了太后了呢？当时让你随我迁徙到延津，你爹不让你来，把你嫁给一个屎壳螂财主，路上我才寸断肝肠，百经周折，风雪迷漫；现在你到延津来，怎么又成了太后呢？太后见他在那里犯迷糊，也不怪他，反让六指叙述他过去在潞、泽两州老家的往事，与一个叫柿饼脸姑娘恋情的前前后后与恩恩怨怨。一听太后让叙述与柿饼脸的往事，六指情结大发，因为几百年来，有谁哪怕是一个普通人，能去关心一个剃头匠六指的往事呢？历史风云翻转，个人的情感往往被一抹而过，像地上被人踏车碾的稀泥，除了忘却，没有记念。现在堂堂一国之君女王太后让他讲，她听，六指怎能不激动呢？于是没头没绪，满嘴唾沫星子地讲了起来，讲与柿饼脸姑娘如何第一次在剃头挑子热水锅前相见，如何一见钟情，如何眉来眼去，之后如何在麦秸垛谷草垛私会，最后朱和尚迁徙，柿饼脸她爹如何杂毛，如何大槐树下生离死别；迁徙途中，如何思念，如何在天地冥晦中拉动黄河，如何回去寻找柿饼脸，柿饼脸又如何嫁人；几百年又如何朝思暮想……等档档档，不一而足，不能备述。讲着讲着，太后开始泪流满面，没等六指讲完，便一头扑到六指怀里(把小安子、县官韩诸人吓了一跳)，大叫：

“六指哥，苦了你了！”

六指这时才明白，眼前的太后，果真是几百年前的柿饼脸姑娘，所以她才刀下留人，听他叙说详情。什么太后，是自己的恋人，于是也像当年在稻草垛旁一样，也伸手搂住了太后的头：

“柿妹子，想死我了，这不是在梦里吧？”

接着小安子、县官韩诸人纷纷后退，腾出麦田中一席地方，供太后与六指叙说旧情。六指说分别后的种种事情，到延津的种种苦难；太后说天转地转，生死轮换，怎么从一个乡下小丫头到小官宦之家，又怎么入的满族籍，又怎么入选进宫，怎么奋斗成了皇上的宠物，怎么生儿育女，怎么宫廷险恶，怎么历经风险，怎么成了太后，吃的苦一点不比六指少；倒使六指觉得自己历经的苦难和思念轻如尘埃，不值一提。太后又说，她也常年累月，在世界上牵挂一个人，就是那个可爱的剃头匠六指。又让六指拿他第六个多余的指头给她，搁在掌中看了半天，点头说：

“是六指，是六指！”

接着泪又下来了。

接着又叙话。

六指：

“现在在宫中怎么样？”

太后用手拈着衣襟说：

“还能怎么样，不就那么回事。宫里的日子，没有一天是省心的。呆在宫里，就常想过去的平常百姓日子；可一过平常百姓日子，就又想宫里伺候得如何舒服。”

六指：

“宫里怎么个舒服法？”

太后扭捏地笑了：

“怎么说呢，这么说吧，拉屎时，还有人给你搔痒。”

六指点点头，半晌不语。又问：

“这次怎么到延津来了？”

太后眨了六指一眼：

“还不是为了你。”

六指大吃一惊，用手指着自己：

“为了我，为了一个六指，就可以兴师动众到延津？”

太后：

“这是从西边回北京，路过。我让待了一下。”

六指撅嘴：

“我想也不会专门为了我。”

太后指着他：

“看，小心眼了吧？”

两人都笑了。

六指又问：

“怎么一到延津，别的不干，就让人赶斑鸠？”

太后撅着小嘴不高兴了：

“你还说没有忘了我，连斑鸠都忘了？”

接着就委屈地“嘤嘤”想哭。

六指赶忙想。突然一拍脑门，想起一件事。即他与柿饼脸姑娘在潞、泽两州谈对象时，那年春夏之交，地里是青嫩的麦苗，两人躺在麦棵里谈恋爱。谈着谈着，翻来覆去，发现空中飞舞的斑鸠。二人便爬起来，跑着捉斑鸠，你捉一个，塞到我怀里；我捉一个，塞到你怀里；相互嬉闹，追逐，不时扑倒在一起，像电影中的常见镜头一样令人难忘。原来几百年之后，身为太后的柿饼脸姑娘，那个柿妹，还没忘记当年与六指哥追麦苗中斑鸠的把戏。现在六指想起来了，马上就很感动，一把抱住还在委屈的太后：

“柿妹！”

两人又哭到了一起。这时太后说：

“六指哥，当年是我不懂事，没跟你迁徙，别怪我。”

六指忙说：

“柿妹说到哪里去了。只要你还记着斑鸠，我六指再打几百年光棍也无怨。”

太后点点头，用衣袖擦自己脸上和六指脸上的泪，说：

“咱们看捉斑鸠吧！”

两人站在那里，看二十万人捉斑鸠的壮观景象。二十万人一人持一明晃晃玻璃瓶，随飞舞的斑鸠四处奔走呼叫，在一片血红的夕阳下，犹如一个长幅奔走呼号图。这时六指有些可惜人力物力，对太后建议道：

“柿妹惦着斑鸠，惦着就是了；就是要捉，咱们俩捉捉就够了，何必动用这么多人？”

这时太后叹息：

“现在你妹和当年不一样了。自成了太后，走哪一步路能是个人的？任何事，包括个人私事，你换一个卫生巾，一闹动静就大了！”

六指往后退两步，盯着太后看，这时头脑有些清醒，明白了现在已不同于当年，柿妹已不是当年的柿妹；他与柿妹之间，已有很大的鸿沟了。这时太后说：

“六指哥，这次既然相见，咱们不要分离，我那冤家也死了几十年了，你跟我回宫中吧！”

六指一阵慌乱：

“你让我去当皇上吗？我可不会当皇上。”

太后：

“不是让你当皇上，你不是满族，怎么能当皇上，你跟我走，只能当个太监，但也不离我身边。”

六指一愣：

“那玩意也要割去吗？”

太后：

“要割去。宫中的规矩。”

六指瞪了太后一眼：

“那还有什么意思？”

太后想了想，也叹息一声。又说：

“不去也罢。我在延津要呆三天，那你跟我回县衙，好好将息三天吧！”

于是，这天捕捉斑鸠结束，夜幕降临，在田野上杂乱无章、东奔西走的二十万火把映照下，六指——我们的乡亲，随太后回了县衙。以后几千年中，这在延津传为美谈；当年太后如何不忘旧交，千里寻夫，寻找一个剃头匠，又在田野大捉斑鸠，灯光火把，泪光闪闪。到了三〇五八年，一位爪哇国作家用此故事写了一本书，叫做《斑鸠时期的爱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一千三百万第纳尔。这位爪哇国作家很有良心，将奖金的一半，分于延津县办教育，因此又落下一个三十一世纪活雷锋的称号。

三

太后在延津共住三天。第一天是捉斑鸠，与民同乐，并将六指带回了县衙。第二天五更外面各种马匹开始不断向延津跑，向太后禀告各种国家大事，上各种帖子。这时太后就无法出县衙一步了。捉斑鸠也因此停止了。随太后进衙的六指，还想第二天重温旧梦，仍跟太后去捉斑鸠，并想出许多好主意，想与太后一起重演当年在潞、泽两州麦棵里捉斑鸠的镜头，并对太后说：他们捉他们的，咱俩捉咱俩的。太后微笑着点头。但第二天鸡叫，各种马匹、宫中的太监开始出出进进，小安子唤起太后，太后登堂处理各种大事，捉斑鸠事宜，就无形中暂停了。二十多万延津人，第二天五更起床，聚集到麦田四周，一直等到日上三竿，迟迟不见太后到来，也只好在田头蹲着继续等，吸旱烟，奶孩子，替太后着急。县官韩也在县衙外着急，搓着手说：到底还捉不捉了？托人走后门去打问六指，六指也着急，说：是呀，还捉不捉了？你们急，我不急吗？但太后一脸严肃，坐在大堂上。六指发觉她已不是昨日的柿妹，也不敢上前去问。大家发觉，案后的太后，这时就真成太后了。太后为什么到延津来？我当时年幼无知，只知道稀里糊涂跟着别人看热闹，真以为老人家是来捉斑鸠；后来长大成人，通过在北京白石桥北京图书馆寻找故人，才知道太后此次到延津来，并非易事。原来老人家正处在风雨飘摇、四面危机之中。大清王朝末期，这时世界上的人，全没了人心。太后，柿妹，一个妇道人家，统治一个中国，容易吗？但内忧外患，有许多人与她为难。外边有老毛子，八国联军；内有土毛子，太平天国；身边有小皇上与她拌嘴，要维新、绝食等等。老人家已经心身交瘁了。待各种事处理得稍有眉目，老人家要散散心，便出外西南巡。从西安返京，路过延津，想起一个六指，便停车捉斑鸠。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忙中偷闲会一下过去的情人，这在古今中外历届领袖中，是有先例的。无非地点不同。太后就选择了延津。但没想到太后一离京，使那里的各种沉渣泛起，老毛子、土毛子、皇上，又不约而同地想闹事。于是各种马匹、帖子便到了我的故乡。太后坐在案后，一边批改文件，下懿旨，一边暗自伤心：我才捉了一天斑鸠，你们就不让我捉了？于是心情郁闷，闷闷不乐，文件也不批改了，坐在案前发呆。这时县官韩的老太爷不识趣，以为太后还是昨天的太后，还要与民同乐，也是一片好心，见太后在那里闲坐发呆，便以为太后无可散心处，斑鸠捉厌了，想不出好玩的新花招，便自作聪明，擅自做主，约了几个卖驴肉的老伙计，一路闯进衙来，要与太后又麻将玩。一来与太后散心，二来也在老弟兄面前显显威风，三来让儿子县官韩看看，自己在太后面前，比他还要自如能耐呢。于是几个反穿皮袄、浑身腥臭的卖驴肉者，在韩爹率领下，大摇大摆到了太后面前，为了打破冷场，韩爹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大妹子，坐那想谁呢？咱兄妹几个一块又麻将吧。便将一小布袋里的油渍麻花的麻将，倾倒在太后的各种红头文件上。太后正在那里发闷，见闯进几个不明不白的粗人，吓了一跳，太后这时以为自己是坐在北京的金銮殿上，见人闯宫，不明不白把一堆炸药样的小方块子倾倒她面前，以为是老毛子或太平天国、小皇上或康梁派来的刺客，要发生一起政治谋杀案，一下

从椅子上跳起来，接着在地上打滚，滚到屏风之后，尖着声音叫：

“有贼，有刺客！小安子！”

小安子：

“在！”

太后：

“推出午门斩首！”

小安子：

“zh！”

韩爹几个人便被懵懵懂懂地拉了下去斩首。直到斩首，老哥几个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令刽子手袁哨为难的是，太后说要推出午门，延津哪里有午门呢？于是赶紧让人建造午门；土午门建好（这座土午门现在仍保存着，成为延津一个古迹），才将韩爹等人斩首示众。韩爹一被杀，全县人大惊，这才见识了太后。与民同乐捉斑鸠的是太后，斩韩爹首如拔一根鸡毛的也是太后。县官韩便忙哭着去办爹的后事。一边哭，一边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从此县里县官就剩了一个，再没有人在上边指手画脚。自己如将爹杀了，是个千古罪人；太后杀了，就如同办筵席之前要杀一只鸡。既借了太后的手，又除了自己的心头之患，县官韩又有些感激太后。所以当天晚上陪太后吃饭时，太后问：

“韩，杀了你爹，心里是否难过？”

韩心悦诚服地拜到地下：

“太后，您替延津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哩！”

太后“哼”了一声，又冰冷起脸。接着与小安子等身边人谈起了北京的麻烦，把县官韩与六指晾在了一边。一直到晚饭结束，而且不到晚饭结束，太后吃完她的那份面条，没像往常一样和颜悦色地等住众人，而是吃完自己的就不管别人的，站起就走。像现在的某些名人一样。名人一走，立即给桌上的其它食客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他在时，大家说各种不同的话，其实都是为了给他听；他一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是故意做出不在乎人家，故意说一些扯淡的话，也显得做作和毫无趣味，更衬出大家的尴尬。名人、太后吃完自己那份就走，桌上其它吃饭的，都沉闷下来，不知所措。六指连筷子都拿不好了，“匡啷”一声，掉到地下。又偷偷捡起来，用自己的衣袖去擦。这时大家明白，太后真的端起了太后的架子。你既然现在端起架子，何必昨天与民同乐呢？与民同乐是一个样子，现在又是一个样子，让我们以哪个样子为准呢？让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适应您的哪一个样子呢？太后一端架子，麻烦就大了。小安子也端起架子，说了延津一大堆不是，街道脏了，宾馆抽水马桶滴水了，昨夜睡觉，见到苍蝇、蚊子、臭虫了，床单上有不明不白的渍印了，空调声音太响了，音响也有些变调了，给随行人员没安排套房而只安排标准间了，等等，等等。如此粗心大意，让太后如何安歇？是对太后不满呢，还是故意怠慢太后呢？吓得县官韩趴到地上，大汗淋漓。昨天你们说不在乎苍蝇、臭虫、蚊子和老鼠，只是捉捉斑鸠，现在怎么又在乎了？于是赶紧将等候在田间地头的二十万捉斑鸠人，又拉到县城进行大扫除，消灭余下的苍蝇、臭虫、蚊子和老鼠，收拾宾馆的厕所和马桶。二十万人在县城打起火把，把个县城照得如同白昼。被杀的几个卖驴肉者的婆娘，这时看着都心疼，如我的老汉不死，县城聚集了这么多人，将驴肉车推出去，一下能做多少生意？大家见太后发怒，个个不安，害怕大家再做出什么对不住太后的事，便纷纷向我、舅舅、猪蛋、曹成、瞎鹿、沈姓小寡妇送礼，说我们和六指是老朋友，六指现在是太后的情人，让我们走走六指的门子，看太后到底要干什么。谁知这时的六指也不是昨天的六指。昨天在麦田里，六指表现还是不错的。面对着和蔼、亲切、泪涟涟的柿妹，像吞了热薯一样的六指，竟也与太后言语对答，配合默契，共同重温了一次几百年前的旧梦。不是不言语，不是不说话，是没有到时候；到了时候，哑巴会开口，铁树会开花。六指被太后带到县衙，躺在宾馆的席梦思床上，耳朵听着立体音响播放的流行音乐，望着满天星的桔黄色吸顶灯，六指一下不知身在何处，于是浮想联翩，彻夜不眠。想着想着，泪水又打湿了枕巾。这次感动不是为了与柿妹重聚，而是自己竟又会开口说话，语言排列大致不差，如山口中汨汨的泉水一样，竟从山上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没有为这次百年不遇的重逢丢脸。自己为自己的表现感动，流下泪来。但感动一夜，第二天早上去餐厅吃饭，却发现

昨日原来是一场梦，昨日永远不见了。昨日温柔的柿妹，今日变成了冰冷的太后。说话、吃饭、举手、投足，似乎变了一个人。见了六指，也只是礼貌性地地点一下头，完全失去了昨日的柔情、怀旧与亲热。六指本来攒了一肚子话，准备放到今天再仔细说；本来有一肚子计划，准备今天再施行；重新捉斑鸠，与太后在麦棵里嬉闹；现在气氛一变，人一变，骤然变化的气氛如骤然变化的天，昨日还是红日高照、暖洋洋，今天突然来了西伯利亚寒流，刮起了阴冷的西北风，有几个人会不感冒？六指的一肚子话，一肚子热情，一下子给憋了回去。正像两人正过好事，突然“砰砰”地敲门，一切给憋了回去，那个难受；六指又成了吞了热薯说不出话的狗，着急得在地上干转。就像憋回去的男女对敲门者的仇恨一样，六指也对太后气恨恨的。既然现在冰冷，何必昨日温柔；既然现在成了太后，何必还提当初斑鸠？既有昨日，既有斑鸠，又何必今日这样？想着想着，气恨的泪顺颊流了下来。但越是气恨，越是说不出话，只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在批改奏章的太后旁边如被剁了尾巴的狗一样，匆匆来回地走。这时众人托我们去走六指的门子，去问太后的事情，六指连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众人？所以众人这人情是白托了，礼是白送了。我、舜舅、猪蛋、曹成诸人，这礼是白收了。不过最后大家还是推举我溜进县衙去找六指一趟，将事情向六指说一说，也不至于白辜负大家的委托。于是我趁着夜色，溜进县衙，找到六指，叫声“六指叔”，拉他的衣襟。六指一见我，如同见到亲人，泪刷刷地就下来了。我将众人委托给他说了，说时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六指这时倒很英勇，憋了半天，憋得脸通红，发出、憋出一段话：

“妈拉个x，丫挺的，一天没理我，一天没跟我说一句话。刚才晚上吃饭，吃完没打招呼，就径直走了。我正要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指脾气上来，就果真去衙后宾馆五〇二套房找太后。太后这时正抱着脑袋、倚在被垛上犯愁，身边扔了一大摞折子。这些折子中个个不是好消息，都是洋人、老毛子、土毛子、皇上捣蛋的事；其中最近递上的一个最可恶，上面说，太平天国几个小子，知道太后在延津，要率兵包围延津了。想用突袭的办法活捉太后，演一场《西厢记》，将太后像莺莺一样困在普救寺中。他们想当孙飞虎。正在这时，六指没眼没色，满脸怒气地进来了。进来在屋当中一站，没头没脑地喊了一句：

“你到底想干什么？”

便气鼓鼓地坐在旁边墩凳上，一言不发，眼睛斜睨着看太后。把太后和在太后身边搔痒的小安子吓了一跳。太后当时正在考虑国家大事，风雨飘摇的国家，到底向何处去？是“以夷制夷”好呢？还是“以官制土毛子”、“以土毛子制洋毛子”好呢？是“联合大众一致对外”好呢，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好呢？至于宫廷内部，是给皇上点厉害，使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好呢，还是干脆换马好呢？不过马已换了几匹，个个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个个Cu过蹶子，再换一匹，是否会Cu呢？千里马怎么这么难找呢？时常换马，会不会再引起政治风波呢等等。正在这时，突然闯进一黑小子，与她大声叱咤着说话，把太后一下吓得胡涂了，弄不清眼前站的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一个刺客吗？是土毛子派来的，还是皇上派来的？抑或是八国联军派来的暗探？大家联合起来不住地算计老娘，成何道理呢？太后又一次震怒：

“小安子！”

小安子：

“在！”

太后：

“推出午门砍了！”

立即上来些刀斧手，便要将六指推出去砍了。把六指吓得尿了一裤，把裤衩、衬裤、毛裤都湿透了。小安子头脑还清醒，忙上前打一个千说：

“老佛爷，这个人砍不得！”

太后：

“为何砍不得？何人敢对老娘如此说话？”

小安子：

“这是六指！”

太后迷惑：

“六指，六指是谁？哪一个六指？”

小安子：

“就是几百年前跟老佛爷谈过对象的那个。”

太后的身子慢慢放回椅背上。这时各种事情，千头万绪，才重新回到太后心中。太后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延津，不是在北京，延津有一个曾跟自己热乎过一阵的傻小子，昨日跟他捉过斑鸠。再看眼前的旧时情人，竟是一个傻头傻脑、油渍麻花、斜睨眼睛看人、下边尿了一裤的浑小子，不禁长出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说：“看坐！”

于是小安子给六指搬了一个座，让六指坐下。

太后这时问：

“你找我什么事？”

六指还没从惊吓中醒过来，刚才来时的怒气，都被太后的威严和刚才的“砍头”，吓到马来西亚去了。下边尿湿的裤子，不住地往下滴水，把屁股下的椅子给润湿了。头上也出了汗。太后问他有“什么事”，他把来时所要说的话，一下子全忘记了，于是努力去想。但越是努力想，越想不出来，脑子先是晕乎，后是麻痹，突然感到有了事，又是千头万绪一齐涌来，不知从何谈起，脑子成了一盆乱翻乱搅的浆糊。嘴一张，又合上，张一张，又合上，脸憋得铁青，就是说不出话，还原成一匹吞了热薯的癞皮狗。连小安子都替他着急，催他：

“六指叔，有什么事，快说，太后忙着呢！”

太后皱了皱眉。打量着眼前的癞皮狗，头脑一下子也胡涂了，我怎么跟这个癞皮狗谈过恋爱呢？这时六指终于说话了，但话也不是说出的，而是硬挤出的；挤一句话，脸就趣青一阵，一阵大喘气，挤得汗如雨下，但磕磕巴巴又不知说的是什么。人家送礼托人嘱他问的事忘了，自己要问的事也忘了，人一下回到了几百年前，说起的又是当年潞、泽两州的种种事情。黑狗咬羊蛋，王二小打枣，偶尔捎带上麦棵里捉斑鸠的话题，还算沾一点边，但马上又滑了过去，又说起黑狗咬羊蛋。啰嗦半天，仍要啰嗦，太后皱了皱眉。小安子就把失魂落魄的六指给赶了出去。六指回到宾馆，不知身在何处。太后处理完一天公务，回到宾馆套间（太后将六指带到县衙，两人并不同房，太后住的套间，六指住的标准间），洗了洗脚，手扣后脑勺，倚在被子垛上想心思。想了半天，突然对小安子说：

“看来当年我不嫁六指，还是对的。”

小安子忙说：

“那是。看他那熊样，一点不能替咱娘们分忧解愁。”

太后皱了皱眉。小安子知道自己说话失了分寸，忙站到太后背后，给她老人家搔痒。搔到痒处，太后只顾自己“哼哼”着舒服，忘了刚才的不满。

当天夜里，城外开始打炮。是太平天国的某些小子，想与太后玩《西厢记》。太后不来，延津太平；太后一来，也引来了太平天国。太后到底是大人物，外边打炮，她仍能睡着。小安子等人也不是太惊慌。说：“料几个土毛贼，能把太后怎么样？”倒是县官韩有些惊慌。我们有些惊慌。正在宾馆睡觉的六指，给吓得屁滚尿流。六指觉得自己弄得实在不值。太后来到了，本想跟太后沾些光，没想到引起了太后的厌恶；光没沾上，现在打炮，别再一个炮弹过来，把自己与太后同归于尽。如果心同此心，心心相印，随她去也就去了。现在眼见她不是当年的柿妹，对老爷们端着架子，冷如冰霜，动不动就皱眉训斥；随她阴曹地府，不也受她的管制？如在阳间不合可以离婚，可以分居；到了阴间，一竿子到底，何年何月是个头绪？心慌意乱中，他拉开门，探出头往街面上看了看，“隆隆”的炮声中，街面上一团混乱，许多人跑来跑去，似要逃难的样子，这时六指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他一时胡涂、害怕、没有主心骨、没有一竿子插到底，也懵懵懂懂跑了出去，随着人在街面上乱跑。把自己是太后的情人、太后的身边人这个身份全给忘记了。乱跑了一夜，也不知随人跑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宾馆服务员挨门送早点，到了六指房间，见被子、褥子一团混乱，人不见了，感到此事干系重大，忙报告小安子。小安子过去考察一番，说：

“看这样子，必是逃跑了。”

接着就到了太后房间报告。太后听后，神情漠然，只说一句话：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又低头去喝自己的牛奶。

小安子说：

“是呀，竖子不足与其谋！”

见太后皱了皱眉，忙又不说了。

按事先的安排，太后在延津的第三天，是到县城北街的“普救寺”上香。城外“咚咚”地打炮，大家都很着急。县官韩一帮子，都托小安子的门子，让他劝太后早一点离开延津，别让一帮太平军得了手，真演了《西厢记》，那样延津承担不起，从此成了千古罪地。小安子也觉得再呆下去不妥，就去劝太后。谁知太后不听，说：

“按原计划，去普救寺上香！”

于是，当天上午，大家战战兢兢，随太后到普救寺上香。县官韩、小安子等人，手里的香都拿不住，韩把香头杵到了自己脸上，大叫一声，从此落下一脸伤疤。小安子瞻前顾后，屁股下摆衣服也在颤抖。只有太后临危不惧，处事不惊，仍慢条斯理，坚持三叩九拜，把香上完。上完，才拍拍手上的尘土，跨上枣红马，与小安子诸人，离开延津。临离开延津，太后的眼睛在街面上四处撒摸，问小安子：

“小安子，你说我们这次到延津来干什么了？”

小安子：

“与民同乐，捉斑鸠，上香。”

太后叹了一口气：

“这趟延津是白来了！”

小安子这才明白太后的眼睛在搜索什么，附和着说：

“是呀，是呀，过去的事情，我总是找不回来的。只有向前看了。”

太后点点头，朝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马儿得得，在炮声中出了北门。一出北门，延津二十多万民众，正跪在道路旁欢送太后。民众对太后印象还是不错的。民众只知道与民同乐、同捉斑鸠、不忘旧情、亲切和蔼的太后，不知道她在县衙的冷若冰霜。民众欢送的是亲切和蔼的太后。这时小安子从跪着的人群中，不知怎么又发现了六指。这小子失魂落魄，逃离宾馆，乱跑了一夜，什么时候又随人跪到这里来了。小安子忙用鞭子指：

“太后，那有六指叔！”

太后就像没听见，朝那方向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向民众笑着招手，两腿一夹大马，马就窜出一箭之地。

太后等人告别延津，回北京处理万般国家大事去了。太后一往情深而来，心事重重而去，百十年过去，一想到这一点，我们心里就不好受。

太后一走，小麻子就进了延津县城。

四

小麻子就是陈玉成，太平天国的一个领袖。做领袖之前，便是瞎鹿与沈姓小寡妇那个生于瘟疫之中的麻儿子。几百年后成了精。小麻子一脸麻坑，不像其它英豪一样长得虎背熊腰，而长得有点像我——细长，瘦肩，小眼，说话有些张狂和不知好歹。据说洪秀全经常拍着他的脑瓜说：麻子，你还是年轻不懂事呀。就像曹成有时拍着我的脑瓜说我一样。麻子小的时候，我曾与他玩过一段时间，后来他长大闹革命去，我就一直没有见过。麻子小时随母姓，姓沉；我们一起去上小学，教师孟庆瑞给他起的学名叫沈小麻子。他的母亲沈姓小寡妇，河水暴涨时，常到河边来接我们。沉红颜薄命，但在我的记忆里，来河边接儿子时，唇上仍打着口红。麻子生于瘟疫之中，浑身上下，有一股瘴气，动不动就犯，弄得教室对面看不见人，大家捂着肚子咳。他的爹爹瞎鹿，是一个弹弦敲鼓走街卖唱的艺人。瞎鹿有一个师兄叫瞎河豚，长就一副火眼金睛，会看相，会看人，会看鬼，弄神捉鬼。一次到瞎鹿沈姓小寡妇家做客，看到小麻子，吓了一跳——连手中的筷子都吓掉了。等从地上捡起筷子，在衣襟上擦一擦，又接着夹盘子里的乌龟蛋时，夹了几下，都没夹起，反被乌龟蛋夹了筷子。瞎鹿见师兄见了一个小孩子吓得浑身哆嗦，支撑不住，十分不解；便问师兄看到了什么。瞎河豚这时汗都出来了，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叹气：

“活了几十年，第一次看到。”

瞎鹿忙问：

“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他不就是个麻子吗？”

瞎河豚直摇头，说：

“说破英雄惊煞人！”

瞎鹿也吃惊，用筷子指着小麻子背影：

“知道师兄火眼金睛，难道这孽障将来有什么发展吗？”

瞎河豚摇头，凑近瞎鹿眼睛说：

“哪里是发展，恕我直言，这小子浑身瘴气，一股邪烟，脸上麻子坑里个个是奸佞和阴谋。长大不是英雄，而是祸国殃民、连累父母的元凶！是希特勒！”

“啊！”

瞎鹿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瞎河豚问：

“小麻子生于何时？”

瞎鹿：

“生于瘟疫之中。”

瞎河豚拍着手说：

“这不结了，这不结了，生于瘟疫之中，将来对社会是不是一个瘟疫，也未可知！”

瞎河豚走后，瞎鹿整日坐卧不安。本来因为小麻子在瘟疫中师出无名，瞎鹿心里就不痛快；常当着他母亲沈姓小寡妇的面，吹起自己的那杆破喇叭，指东打西，指狗骂鸡；现在听说他是一个瘟疫，还要连累父母，心中更加烦恼。当初×小麻子时，他没沾边，落了个“王八”帽子；将来麻子成了社会瘟疫，连累人时，他又跑不掉。两头不占一头，世界不也太不公平了吗？于是整天气哼哼的，渐渐便起了除掉这孽障的念头。除了他，不单报了私仇，于国于民于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进步与发展，都是有利的。胆子渐渐便大了。只是碍着沈姓小寡妇，一时不好动手。小麻子虽然瘴气，但对母亲沈姓小寡妇却极为孝敬，大概是想瘟疫之中生下他不容易吧。于别人常乌烟瘴气，一到沈姓小寡妇面前，就变得清纯如水，像个小绵羊。给沉搔痒、捶背、捏脚、剪鼻毛、打小眼，什么都干。所以沉要打着口红到河边接他，如接一个多年不见的情人，其实母子俩分别刚一个早晨。当小麻子知道并非亲生父亲的瞎鹿对他怀恨在心时，瘴气在身的人，如何容忍得下？于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脸还脸、以鼻子还鼻子；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父子俩关系处得很紧张。常为吃饭碗碰碗、睡觉床碰墙、放猪放羊撒尿拉屎诸多琐事闹矛盾。先是争吵，后是滚到一起厮打。当然，小麻子人小，瞎鹿人大，瞎鹿常打败小麻子，得意洋洋；小麻子脸上流着泪或血道子，对瞎鹿怒目相向。沈姓小寡妇自然站在儿子一边，也对瞎鹿恨得咬牙切齿。三口之家，看上去有盛不下的万般怒气。最后弄得家里的猪、狗、羊、鸡、鸭、鹅、牛、驴、马、猫、老鼠都分成几派，相互仇恨。夜深人静，常听到他家有人用头磕墙。不时有人叫：

“这个家，得死些人！”

最后，家里以小麻子出走为结束。这年小麻子十五岁。这天家里猪牛打架，瞎鹿与小麻子也加入进去，瞎鹿站在猪一边，小麻子站在牛一边。双方展开恶战。这时的小麻子，已不是小时的小麻子，虽然人瘦眼小，却十分有力气，一头就将瞎鹿撞倒在地，用柳条子去抽，抽得瞎鹿满脸血条条；牛当然也打得过猪，用犄角将猪的肚子划破。最后得胜的一方，小麻子骑上牛出走，离开家乡，到外边参加革命去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临走之前，小麻子在打谷场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此次外走，不同往常，不闹个名堂，决不返乡；此行并不单是参加革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是男孩子的寻父情结。小麻子的出走，对沈姓小寡妇和瞎鹿，打击都比较大。沈姓小寡妇失去儿子，痛哭不止，一哭三年，眼睛哭瞎；过去弹弦打鼓卖唱的瞎鹿是瞎子，现在瞎鹿瞎而复明，沈姓小寡妇却瞎了。但瞎了的眼睛里，仍不断闪现着对瞎鹿的怒火。每天hu篮子用竹杆探路到地里捡草，嘴里仍喊着“小麻子”“小麻子”。瞎鹿对小麻子的出走，也比较害怕，因为单纯的出走他不害怕，参加革命也不害怕。害怕害怕在他说要寻找亲生父亲，这比较可怕。说明他要弃旧从

新，革命不但有外延，考虑国家与人民，还有内涵，要革命父子。这打击比较厉害。自小麻子出走，沉不再与他说话，同居一室，不同一心；同睡一床，同床异梦。他自己也变得六神无主，失魂落魄，只等小麻子有一天革命成功回来与他算帐。在他心目中，小麻子最好在外边革命的过程中被流弹打死；革命队伍兵强马壮，死一个不受大的损失，但他从此除了心头之患。于是一天到晚，守候在打谷场口的大路上，等着邮递员送来儿子阵亡的消息。但儿子阵亡的消息，迟迟不见送来。他六神无主，什么也干不下去，唢呐、喇叭、单弦、二胡、京胡、板胡、坠胡、大鼓、小鼓、皮鼓、脚踏鼓、大钹、小钹、大锣、小锣、手板，都不动了，业务都荒废了。前几天太后突然来延津，县官韩布置人奏乐给太后听，慕名来找瞎鹿，瞎鹿才突然想起自己只顾惦记革命阵亡，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民间艺人。长期以来，如何了得？自己以艺人起家，站在人面前，人看着才算一个人；从此不再是艺人，哪里还有站的根基？县官哪里还会再找他？于是打起精神，开始重操旧业，从“哆、来、咪...”开始，练习各种乐器的发音。本来在太后于延津停留的第三天晚上，要由瞎鹿给太后搞独奏音乐会，无奈炮声隆隆，太后也心神不安，提前在进香之后就匆匆上马走了。使一切安排停当、穿好长袍短衫的瞎鹿好不扫兴。他怪太后走得太早、太急，没给他一个重新做人、重新扬眉吐气的机会和契机。如果太后能多停一天，听了瞎鹿的独奏音乐会，音乐会如又很成功，观众不断拍掌，瞎鹿谢几次幕还掌声不绝，太后上台接见，握手，合影，女青年献花篮，瞎鹿一定可以振作，过去心中积压多年的怨气、恨气、晦气和小麻子给他积压的瘴气，可以一吐而快，一扫而光，一放而松，而舒服，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与世无争，真正做一个不涉世事，不争名利，荣辱不惊，不与小人和小事计较的隐士、名士；但延津城外一声炮响，把瞎鹿这些幻想与梦想给打破了。瞎鹿脱下无用的长衫，还原成那个低眉晦眼、窝囊不堪、一脑门官司、一肚委屈和怨气的凡人。太后，你不该走，你使一个艺术家失去一个脱离苦海与心狱的机会。太后你太心狠。但这只是事情恶化的一方面；事情更加可怕的，还在后边，因为太后一走，代替太后进城的，竟是小麻子。

小麻子一声炮响，把太后给轰走了。太后走后的第二天，小麻子收起大炮，擦拭枪支，整理队伍进城，打着太平天国的大旗。几万人的部队，从小麻子开始，个个红眉绿眼。进得城来，发一声喊，四散搜索，齐声高喊“活捉太后！”但太后早已走了一天，到哪里活捉？最后占了县衙。弟兄们占县衙，小麻子带了一帮人即奔当年生长的村庄。这时的小麻子，已不同十年前出走的小麻子。他虽然仍瘦，眼仍小，但威风凛凛，穿著铠甲，戴着墨镜，骑在马上，前边后边拥着一队整齐而杂乱、红眉绿眼的卫队。他衣锦还乡。这时瞎鹿吓得哆嗦，躲在家里，没敢去迎接，而是找到一根细麻绳，准备到老坟场的树枝上去上吊自尽。但据小麻子入村后的表现，并没有对瞎鹿怎么样；现在的小麻子，已经成长为一代英豪，四方奔走，胸怀开阔，不屑于与一个吹喇叭匠去计较前隙；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何况这时的小麻子，已经更名改姓。据说在外奔走、革命的同时，已找到他的亲爹，不然他怎么改姓陈呢？但我后来揣摩，亲爹陈也不是一个多么争气、名载经传的人物，不然小麻子从回故乡到上刑场，为什么从未提过亲爹一次呢？据他身边人讲，他与母亲沈姓小寡妇相见后，深夜叙话，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可知寻父过程的艰难与失望。只听见沉说：当时迁徙之中，兵荒马乱，又饥又乏，只知糊里糊涂有一人上身，谁知他个龟孙是谁？接着又哭。这时没有上吊的瞎鹿，已经回心转意，不再计较小麻子的出处，不现怀疑、嫉妒，也在窗外叹气。小麻子手握重兵不杀他，已够瞎鹿感激的了，哪里还有嫉妒和怀疑？瞎鹿与小麻子第一次在家中相见，瞎鹿急忙拜倒在地：

“麻子，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别杀我，别杀我，我去上吊，我去上吊好吧？”

小麻子一脸冷漠，说：

“起来，起来，谁说杀你了？没人杀你。我只问你，俺娘哪里去了？”

然后就不再屑于与他说话。不屑就是最大的轻蔑，该杀不杀留着就是最大的侮辱。但身为吹喇叭的民间艺人瞎鹿，哪里懂得这高深道理？听见不杀，又摸脑袋，仍在腔子上，已是不相信有这等好事，已经鼻涕流水，感激涕零，所以忙爬起告诉小麻子沈姓小寡妇的去处：

“她在地里捡草，她在地里捡草。”

小麻子就率人去地里接捡草的瞎娘。街上与我们相遇，上来与我们握手，寒暄，还特别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令我们像瞎鹿一样受宠若惊。我们当时的心情，跟前几天见到太后差不多；除了心随他去，为他出生入死、肝脑涂地都再所不辞之外，别的还有什么呢？于是我们一边流泪，一边也随他及他的卫士去迎接在地捡草的沈姓小寡妇。这时我们又感到内疚，感到有对不住小麻子的地方。小麻子已经这样，我们却让他的瞎娘在地里捡草，我们平时没有对她照顾好。村长白蚂蚁，这时脑子还聪明，代表大家，上前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小麻子只是嘴唇动了动，不置可否。让我们心里打鼓。瞎眼的沈姓小寡妇，果真在大荒洼的草棵里捡草，一头的汗，一头的雀白头发，一头的虱子，破衣烂衫，胳膊、大腿露着肉。她听到马蹄嗒嗒，人声鼎沸，向她逼近，不知出了什么事，忙搭起手檐向这边张望。但她眼已瞎，张望也是白张望。她做梦也没想到，人马鼎沸中，领头的竟是她多年出走现在已经发迹的儿子。到得她身边，小麻子用手止住众人，一人走上去，端详一动不动的瞎娘（沈的手仍打着遮檐，望着远方），端详半天，泪“刷刷”地就下来了，跪到地上说：

“娘，娘，我是小麻子，小麻子接你来了！”

沈识得小麻子的声音，这声音她日夜思念，现在真到耳边，她又有些怀疑：

“你不是小麻子，小麻子不是这声音，他的声音如狗，你的声音如鸡！”

小麻子这才发现娘的眼已瞎，一把抱住娘：

“娘，娘，我出去十多年，再是狗唤，也变成鸡声了！”

沉用手摸怀中的人，摸来摸去，又用鼻子在他身上嗅，终于嗅出一股熟悉的瘴气。瘴气待她一嗅出，立即大发，弥漫天地，差一点将我们熏倒。这时沉一声长嚎：

“儿呀！”

大哭起来。两人抚背摸胸，抱头痛哭。叫人好不凄惨。

哭罢，卫士们已抬过一顶红毡儿八抬大轿，小麻子跪在地上当脚凳，让一头汗一头虱子满脸尘土和腥味的瞎娘蹬着他的身上了轿。好在沈在历史上曾在曹丞相府和袁主公府上呆过，对高等华人的生活与举止，并不陌生，一抬腿，一上轿，一招一式，立即从一个捡草瞎老太太的形骸中脱胎而出，露出了原来的贵族出身。

我等众人，立即拜伏在地。

这时小麻子问：

“太后哪里去了？”

我等答：

“夹着尾巴逃走了！”

小麻子指着轿上的瞎娘说：

“从今往后，她就是太后！”

我等答：

“zh！”

又拜伏在轿前：

“太后！”

五

一群红眉绿眼人，开始统治延津。红眉绿眼人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外地人本来就红眉绿眼，本地人是出外参加革命，到红眉绿眼人中，耳濡目染传染上的。红眉绿眼队伍刚来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有的还帮助老百姓挑水，捕捉头上的虱子，很受我们欢迎。有几个兵士到我们村来，耍舅、猪蛋，把他们支使得团团转；村长白蚂蚁还趁机把他家的猪赶到河里，让兵士们帮他家的猪洗澡。后来时间一长，像所有队伍时间一长一样，一切都变得稀松了。这时不再帮猪洗澡了。三五成群的兵在街市上游逛，白拿瓜籽，白吃西瓜和馄饨，捕捉大姑娘的辫梢，调戏小寡妇，成了家常便饭。这时的红眉绿眼，成了可以在延津横行霸道的标志。小麻子有个卫兵叫小蛤蟆，看到一位贫农老大爷家的小羊长得温柔可爱，“咩咩”地叫人，顿起歹心，生拉硬拽，居为己有。从此夜夜搂着此小羊睡觉，把一个温顺的羔羊，折腾得惨不忍睹。小麻子日日呆在县衙，夜里卫兵房里传来羊的“咩咩”叫声，他应该

有所耳闻，但他放任不管。只是一天夜里他正在睡觉，对面卫兵房中折腾得太厉害，羊声凄厉，将他从梦中惊醒，他以为是自己做了恶梦，吓出一头汗，但用指甲掐掐大腿，仍知道肉痛，才知道并不是梦，而是黑夜中的现实。这时对面又传来羊叫，他披上衣服，提上裤子，出来照对面门上“咚咚”踹了两脚，愤怒喊道：爷在睡觉，搞什么名堂！卫兵小蛤蟆忙停止动作，塞到羊嘴里一把白糖。但第二天晚上，仍是折腾，不过羊不叫了，小蛤蟆用红薯藤将羊的嘴给笼上了。羊既然不叫了，能安然睡觉了，小麻子将这事忘到了脑后。

县官韩这时已被撤职，重新安排的工作是在县衙内洒扫庭除，侍候新“太后”——沈姓小寡妇。小麻子自撵走太后，统治这个县，生活习惯与他的卫兵小蛤蟆相反，小蛤蟆是白天精疲力竭睡觉，夜里折腾，小麻子是夜里睡觉，白天折腾。为此两人常常闹矛盾。有时小麻子赌气说：“到底咱们谁是谁的通讯员？”小麻子白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找县官韩谈话。谈话时，让他的瞎娘——“新太后”坐在一边旁听。这时沈姓小寡妇，已大大不同在地里拾草时候。虽然眼睛仍瞎着，但已洗了澡，用“灭害灵”灭了头上的虱子，脱下破衣烂衫，穿上县官韩的太太的绫罗绸缎。清早不再喝稀粥，改喝牛奶；中午、晚上，改吃法式和美式快餐，如，肯塔基家乡鸡；如，加州牛肉面；如，法国牡蛎加中国小肚等。对这一切，一开始县官韩有些不习惯，瞧瞧左边，是小麻子，红眉绿眼，分明是一个土匪；瞧瞧右边，过去是一个瞎了眼的拾草老太太，现在妄称“太后”；母子俩都与自己平起平坐，一起攀谈各种问题，自己已沦落到何等地步？韩的这种心理活动，已被小麻子捕捉。小麻子便将臭脚伸到县官韩的鼻子下，让他用手接着，双手捧着在鼻子下嗅。一嗅嗅了仨钟头。小麻子问：

“嗅够了吗？”

刚捧脚时，县官韩心上的火“突突”地往外冒，但看到小麻子腰间挂的左轮手枪，有火也只敢往肚里咽。三个小时过去，所有的愤怒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沮丧。这时忙擦着头上的汗说：

“嗅够了。”

小麻子：

“我脚上有脚气吗？”

县官韩：

“有。”

小麻子：

“具体位置在哪里？”

县官韩：

“右脚第二第三脚趾之间。”

小麻子：

“从里边挖一蛋子稀的抵到嘴里吃了！”

县官韩只好从脚气稀水中挖了一蛋子稀的，搁到嘴里，咂巴咂巴吃了。一股胃反上来，胃里所有的东西都想往外倒。于是在那里“咕咕”地伸脖子。小麻子忙说：

“不许倒出来，怎么倒出来的，再怎么给我吞进去！”

县官韩赶紧不倒了，喉头不动了，胃也不反了。

小麻子：

“我想杀了你，犹如捻死一只蚂蚁！”

这时正好有一只蚂蚁从县官韩过去审案的案桌上爬过，小麻子伸出一只指头，就把那只蚂蚁捻得稀烂。县官韩吓得一头汗。

小麻子问：

“看来让你侍候俺娘们，你心里有些不服！”

县官韩忙站起打一千：

“不敢。”

小麻子指指沈姓小寡妇：

“知道她是谁？”

县官韩：

“是你娘。”

忙又打了自己一嘴巴，说：

“是太后。”

小麻子：

“看来你看得起那个太后，看不起这个太后。岂不知那个太后，各方面还不如这个太后。知道慈禧太后的来历吗？”

县官韩眼睛向上翻着斜睨了小麻子一眼：

“略有所闻。”

小麻子：

“来历是什么？”

县官韩：

“柿饼脸小姑娘。”

小麻子：

“我娘呢？”

县官韩：

“不知道，小的不敢乱说。”

小麻子手指往后翘了翘：

“过去跟曹丞相、袁主公在一起呆过。是名门望族！别说在中国，就是在英国，慈禧也无非是街头的一个脏妞，俺娘是正宗的侯爵夫人。你当了三天县官，倒不知前后左右了？”

县官韩忙拜到地上：

“请麻子、太后息怒。小的档爹，也只是一个卖驴肉的，从小小门小户长大，偶尔赶上机遇，做了个县官，哪里知道这些规矩！”

小麻子抬手：

“你起来吧。”

又问：

“你爹呢？”

县官韩唏嘘：

“也是因为没眼力加不识趣，被太后杀了！”

小麻子拍拍巴掌：

“看看，看看，你爹不识趣，被那个脏妞太后杀了；你別再不识趣，被这真太后给杀了。别看她老人家眼瞎，心里明镜似的！”

县官韩忙顿首：

“那是，那是，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从此，县官韩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开始心悦诚服地洒扫庭除，侍候老太太，陪小麻子母子俩谈话。有时该下班了，他还故意不走，给老太太搔后背，陪老太太叉盲麻；小麻子洗澡时，他也脱光身子，围条澡巾进去，给小麻子搓泥。小麻子、沈姓小寡妇对韩的变化都比较满意。县官臣服了，我们全县都臣服了，都开始承认小麻子。大家已经忘记了慈禧太后那个柿饼脸姑娘，承认的只是小麻子和新太后。延津大定，小麻子心静，说咱们延津是歌舞升平，太平盛世。有时在衙内呆得寂寞，就带着小蛤蟆、县官韩一帮人出去巡视。小麻子一巡视，小蛤蟆、县官韩一千人都十分高兴，喜笑颜开。因为只要一出巡，一天三顿招待，就比在衙内吃得丰富、别样、有营养、有滋味。在衙内吃不着鹿肉、pao肉、穿山甲、屎壳螂，出巡就可以吃到。虽然小麻子新官伊始，也强调廉政，但廉政之中有名堂，几菜几汤中文章。何况偌大一个延津，还管不了小麻子小蛤蟆之流的吃喝？他吃喝，我们赞成；他没吃好没喝好，我们倒不放心了。他们没有吃喝尽兴之日，就是我们倒霉之时。我们喜欢太平，喜欢盛世，如果连小麻子都吃喝不好，不成了大灾大难之年了吗？他们吃喝的好坏，与我们吃喝的好坏成正比。试想当年在迁徙路上，我们吃不好，有瘟疫，当时的皇上朱和尚不也吃不到穿山甲和屎壳螂吗？饿得连拉屎都没气力，哪里来的屎壳螂呢？现在小麻子能吃穿山甲，证明我们也能吃个小老鼠吧？所以小麻子出巡，我们夹道欢迎，伏地山呼万岁。这时县

官韩在出巡队伍中，手伸到小麻子后背衣裳内，笑眯眯地给小麻子搔痒。欢迎人群中有认识县官韩者，因是老领导，也在人群中高喊他的名字，喊：老韩，老韩！县官韩一边给小麻子搔痒，一边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咱们都是老百姓了，喊麻子吧。于是大家大呼麻子。小麻子骑在一匹溜溜的枣红马上，帽子旁别朵山茶花，频频对我们招手，笑着对身边捧痰盂的小蛤蟆说：

“这帮鸡巴人！当年我出走时，觉得他们个个都挺可恨；现在看，还是有些可爱之处嘛！”

小蛤蟆眼睛在人群中溜溜地转，试在寻求何人牵着他更加入眼更加入时更加温顺的小白羊，对小麻子的话，没听得太在意，只是应付性地“哼哼”两声，让小麻子笑着踢了他两脚。

这天，大家又无事出巡。春暖花开，太阳暖洋洋的。路边人群欢迎，出巡人内部在谈说玩笑，大家心旷神怡。这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黑人，上前就抱住了小麻子的马腿。小麻子、小蛤蟆以为太平盛世出了异己分子，出了谋财害命的刺客，心中感到奇怪，也感到措手不及；这时拔剑拔枪开炮射击发射爱国者导弹都来不及了，小麻子闭眼等死，心想英豪一世，没想到在小阴沟里翻了船；小蛤蟆等人想拔腿就跑，树倒猢猻散，重新去做自己的余米粟羊生意（参加革命之前，小蛤蟆做余米粟羊生意），但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刀剑落到头上，反倒有人在马下呜咽，这才知道不是谋杀，是拦路请求，是拦路告状，是拦路诉苦喊冤；原来不幸不在自己这里，而在马下；受害人不是自己而是马下呜咽的人。小麻子、小蛤蟆马上又恢复了自信，血液与力气，又重新回到了自己身上，重新摆起了太爷和太爷随从的架子。两人摆起架子，去看马下，一看又吃一惊。原来马下不是别人，而是小麻子的爹爹瞎鹿。瞎鹿在马下正抱着马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手里拿一支破喇叭。小麻子自来延津，对爹爹瞎鹿的态度，是宽恕，是不计较；宽恕与不计较的背后，是蔑视和惩罚。既不杀瞎鹿，也不理瞎鹿。当初八抬大轿把瞎娘沈姓小寡妇接到县衙，没有同时接明亮眼睛的爹爹瞎鹿。瞎鹿一开始庆幸自己没有被害，能在仇人治下活下来，已是心满意足；接不接县衙，已不敢再要求了。于是过得也丰衣足食，怡然自得，自做自吃，吃完饭拿根柴棒到街上剔牙，有时还边剔牙边得便宜卖乖：

“怎么样，当初经常用小麻绳捆起来揍这小丫挺；现在这小丫挺得了势，也没敢怎么老子！谁说虎口里不能拔牙，我就拔了，拔了也就拔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时间一长，自己守着空屋，夜里孤灯独影，又不禁感到有些寂寞。寂寞上炕，炕是凉的，这时他想到太太沈姓小寡妇的好处。夜夜不能入睡。虽然他与沉也是势不两立，夜里早已断了来往，有时一年还不到一块去一次，但那总是一个活物，烟暖房，屁暖床，有一活物在炕，起码炕上总是热的；现在宽广的大炕上剩下一个人，这觉睡得好生清冷。这时又想起沉进衙以后，不知享的什么荣华富贵，吃的什么山珍海味，穿的什么绫罗绸缎，于是就产生嫉妒之心。于是就生出也随小麻子和沉能进县衙去同享富贵的念头。但他想起过去对小麻子的毒打，现在小麻子冰冷的目光，觉得这富贵也是近在眼前，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整日苦眉愁脸，闷闷不乐。这天又听说小麻子出巡，便要上去哀求小麻子，看小麻子如何态度；如小麻子同意，正中下怀，同去同去，去享荣华富贵；即使他仍然冰冷，不同意，也不损失什么，仍回来过自己的寒冷日子。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与荣华富贵比起来，脸皮已不算什么了。于是混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突然冲出来，抱住了小麻子的马。把小麻子和小蛤蟆吓了一跳。等他们清醒过来，知道是怎么回事，恢复了各自的信心和身份，没容小麻子问话，小蛤蟆便上来用马鞭拨拉瞎鹿的脸：

“你何人，要干什么？”

这时瞎鹿糊涂一世，突然聪明一时，没敢说自己是马上人的爹爹，如果那样说，十分有八分也就完了；也没说自己是去找沈姓小寡妇，如果那样十有七分也完了；也没说自己是想进县衙，如果那样十有六分也完了；也没说自己是想同去享荣华富贵，如果那样十分有五成也就完了；他此时说话得体，前后适度，刚刚说到四分上，可以四分五入。他说：

“回禀大人，小的是一个民间艺人瞎鹿，吹奏得一手好鼓乐；上次柿饼脸太后来，让我给她办独奏音乐会，柿饼脸是什么东西，过去的要饭花子，现在祸国殃民，我瞎鹿人穷志不短，身瘦毛不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而没有举办。柿饼脸恼羞成怒，想提刀杀人，

这时小麻子先生一声炮响，把柿饼脸给轰跑了，也救了我一条命。我久闻小麻子先生大德，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如今相见，如拨云见日；也是报答救命之恩的意思，过去我没给柿饼脸办成音乐会，现在我想给麻子在县城影剧院办一个个人独奏音乐会，请大人及小麻子定夺！”

瞎鹿一番话，说得小蛤蟆张口无言，“嘿嘿”地傻笑；抬脸望小麻子，小麻子也被弄得又好气又好笑，六神无主，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在身后给小麻子搔痒的县官韩做官长久，有政治经验，又知道小麻子与马下人的关系与小麻子的为难之处，便出来打圆场说：

“现在麻子正在出巡，此系国家大事，任何人不许打扰；至于文艺方面的雕虫小技，可以将此问题带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这时小麻子倒是有些佩服县官韩，笑着用马鞭磕了磕他的脑袋。于是，小蛤蟆将瞎鹿拖出大路，小麻子继续出巡，大家将此问题带回去研究。半月之后，一次开县衙常委会，小蛤蟆旧事重提，才将音乐会事提上议事日程。一开始大家不同意，一个街头吹喇叭的，开什么独奏音乐会。这时太后沈在一旁旁听，听到议此事，心中倒怦然一动。这时的沈，做了一个月太后，已大体有了太后的姿态。毕竟历史上是名门望族，温习旧课，不需太长时间。一成贵族和太后，过去的许多特点，又重新上身。譬如，过去挺温和，现在变得脾气古怪；过去爱流泪，现在学骂人；过去爱吃咸（出大力流汗），现在爱吃甜食（养尊处优）等等。不过她对瞎鹿，虽然夫妻时势不两立，当初与瞎鹿结婚也是流落民间迫于无奈；但贫寒的日子，毕竟在一起过了许多年，再说无感情，无人情，也有兽情；野兽在一起合群一阵，也有依恋之情呢。何况现在太后已经坐上了，还跟一个民间艺人计较什么？于是她倒颌首同意，说瞎鹿可以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太后同意，小麻子是孝顺之人，也同意；母子同意，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可太后又提出几个条件：一、此次音乐会，只具有文艺性质，没有政治色彩；二、音乐会的规模不可太大，观众限制在百人之上，千人之下；重要领导一律不准出席，官方只准小蛤蟆代表；三、音乐会办完，演员谢幕之后，不得献花，小蛤蟆不得接见；四、音乐会完，瞎鹿立即返回村子，不许在县城停留。小麻子同意，大家又通过。接着就派小蛤蟆去下通知，并组织会场。

独奏音乐会如期举行。虽然事先太后有许多限制，但音乐会会场座无虚席，许多人买站票坐在台阶上。因为作为艺人瞎鹿，毕竟在延津很有名声。何况他多年没演奏了，大家也想看看个稀罕，看看他水平有无长进，或者干脆是退步了。舅舅、猪蛋、曹成、白蚂蚁、白石头、我，都到了会场。我们是应瞎鹿之邀，为他站桩助威。所以我们是随瞎鹿从后台进场，不用买票。但因为台下人多，已经没有我们的座位，我们只好狼狈地挤坐在台下一个旮旯里，从侧面看瞎鹿的鼻子。正在县衙值班的刽子手袁哨也到场了，与小蛤蟆坐在第三排正中央，以宫廷首长的架势和目光，打量了我们一下。据曹成说，目光轮到他身上时，袁还微微点了点头，毕竟是老朋友了。延津的主要领导，如小麻子，太后，县官韩，都没有到场。这让瞎鹿和我们感到有些委屈。但即使没有到场，也比不让开音乐会要好呀。于是又有些安慰。何况委屈感历来是文人和艺人创作激情的来源。所以七点半一到，瞎鹿就甩着头发准时演奏。一开始演奏，瞎鹿有些紧张，头一支曲子演砸了，音调不准，且“吱吱嘎嘎”，全跑了贝多芬的原意。下边嗡嗡嚷嚷，有的叫倒彩，还有的立起就想走，断言瞎鹿已经不行了，瞎鹿已经不存在了，急得台上的瞎鹿出了一头汗。但第二支曲子一起，观众立即静了下来，这时的瞎鹿，已抛弃私心杂念，真的进入音乐创作之中。演第一支曲子时，他一边紧张，一边思想小麻子和太后如何没来，所以心思有些乱。现在看到人心浮动，于是心一横，管他孙子来不来，先奏一曲让这些孙子听听，看瞎鹿到底怎么样。于是沈下心来，沉到音乐中去，摇头晃脑，把个二胡拉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这首二胡曲叫《思归》，写的是女孩王昭君嫁给匈奴，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心情。这心情不知怎么突然与此时的瞎鹿对上心思，于是在二胡曲中，立升出一个新的瞎鹿；这时的瞎鹿，心静如水，品质高尚，胸怀博大，荣辱不惊，超凡脱俗，与现实中蝇营狗苟、心胸狭窄、正动心思如何巴结小麻子和沈姓小寡妇、同去享荣华富贵的瞎鹿，判若两人。一曲终结，台上瞎鹿泪如雨下，台下观众掌声如潮。音乐会结束，大家长时间鼓掌，瞎鹿谢了七次幕，大家又把瞎鹿抬起往天上抛。连小蛤蟆、袁哨都忘乎所以，忘掉太后的规定，上台去接见了一下。小蛤蟆拉住瞎鹿的手，看了半天，说：“不

简单，别看你老模嘎渣眼的，你比小羊还可爱！”袁哨也握住瞎鹿的手，拍着他的手背说：“老朋友了！”感动得瞎鹿又哭。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自动跑上去给瞎鹿献花。音乐会结束，走出剧院，一阵凉风吹过来，大家头脑清醒。想起自己还活在现实。于是偃旗息鼓，瞎鹿和我等诸人，按太后规定立即返村。小蛤蟆、袁哨等人，回到县衙。这时小蛤蟆、袁哨心中有些打鼓，对刚才的忘乎所以有些后悔，太后规定不许上台接见，自己上了台，回到县衙，不知太后可会责怪？现在的太后，已变得脾气十分古怪，撞到她老人家的枪口上，不是闹着玩的。但等他们回到县衙，太后没有责备他们，还让他们去陪她吃夜宵。弄得他们吃完夜宵，离开太后，还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太后这天也看了瞎鹿的演出，不过不是到现场，而是看的实况转播。一开始太后是以厌恶的眼光，想看一下前夫喇叭匠是如何进行丑恶表演的，后来竟也被瞎鹿的二胡曲打动。在如泣如诉的乐曲声中，老人家又想起与瞎鹿相处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也有一些共患难、当时觉得患难、现在想起来感觉很不错的日子呀。从屏幕上看瞎鹿前后摇动的身子，也发现有些可爱之处呀。虽然一个是民间艺人，一个是名门望族，结合在一起有些门户不对，但毕竟在一起生活过许多日子呀。也是一时激动，她差点就要发布命令，等音乐会结束，就将瞎鹿留下，留在她身边，不必再回乡下。过去同患难，现在可以一块同享荣华富贵。老来有伴，也在一起说说话。当然，分歧还是有的，有的还挺原则，但在一起可以求同存异，不说仇恨与战争，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只叙友情和友谊，谈一谈过去同创家业、农夫农妇在一起割草割毛豆的日子。瞎鹿的命运，就要在这一刻决定了，但瞎鹿十分只欠一分，希望又随风飘走了。因为没等命令发出，太后又突然愤怒了。拿起桌上的茶杯，一下摔碎地上，接着又打门窗玻璃，打地上的小猫、狗、猴等动物。一下把旁边的小麻子和县官韩也弄胡涂了，不知太后又有何不如意处。一有不如意处，太后就要摔家伙打动物。这种贵族习惯，也是太后自进衙以后养成的。这点习惯，小麻子一开始觉得挺好，太后就要有个太后的样子；后来就渐渐有些不耐烦了。什么时候养成的这种毛病，动不动就打动物摔东西？不是有这么个儿子在这里，你不还在地里露胳膊露肉地捡草，东西到哪里摔去？顶多摔个鸟巢竹篮子罢了。但县官韩不知小麻子这种心理，以为太前一发怒，小麻子也心急如焚，于是次次赶忙上去劝解。这次也是，小麻子在一边呆看，县官韩上去劝解，询问太后这次发怒的原因：是针对音乐会，还是针对瞎鹿？是针对观众，还是针对小蛤蟆袁哨两人？针对什么，咱们就追查什么；是谁的责任，咱们就处理谁。谁知太后脾气果然古怪，这次她老人家发脾气，谁也不针对，与音乐会、瞎鹿、观众、小蛤蟆袁哨均无关系，她突然发怒，是因为她眼前突然出现了蝴蝶。据太后讲，眼前的蝴蝶一开始是一只，又花又大，色彩斑斓，不住地在眼前飞；接着一只蝴蝶又变成无数蝴蝶，在眼前飞舞。用手左赶右赶，就是赶不去。蝴蝶又变成无数黑点，像烟囱中飞出的灰星，在眼前飘荡。飘飞得太后心慌意乱，脏乎乎一片，如何不发怒？庄周梦蝶，蝴蝶梦我，我梦蝴蝶？这蝴蝶也太脏了。太后于是摔了东西。太后说出原因，小麻子和县官韩都明白了，小麻子知道瞎娘发怒事出有因，于是也不再责备娘，忙让刚吃完夜宵的小蛤蟆去请太医。太医到衙，与太后把了把脉，翻开眼皮看了看，用嘴凑上去吹了吹，诊断：当年太后思念儿子流泪致瞎，是因为眼中有了白内障。眼中有白内障者，是会经常飞出彩色的蝴蝶。只是令太医奇怪的是，太后双眼已瞎多年，怎么平日不见蝴蝶，迟到今日才见？太后这时想起原因，还是因为今天瞎鹿开音乐会所致。不开音乐会，太后从来不看电视；电视还不就是那一套，老放小麻子的种种活动；小麻子就在身边，有什么看头？所以看电视者皆是老百姓，掌管电视者，从来不看电视；就好象动物园的饲养员，从来不想再看老虎一样。这次因是瞎鹿的音乐会，太后才看一看。当然，一开始太后是不想看的，一是不经意；二是对瞎鹿的蔑视。但后来还是在七点半打开了电视。当然，由于眼瞎，打开也看不见，只是听个声音。但听着听着，由于这声音太熟悉了，太后动了感情，于是眼前就跟看见一样。眼睛在一直盯着屏幕。一场音乐会下来，用眼过度，过去没飞的蝴蝶，现在一齐飞舞起来。小麻子听到原因，立即就要追查瞎鹿的责任，想派袁哨去追杀瞎鹿。但被太后用手止住了。手一止，太后心胸忽然博大起来，自己又为自己的博大而感动，于是又变成一个受害者不追究责任者的胸怀宽大的慈祥的老太太。于是说，一个艺人，也不容易，蝴蝶即已飞起来了，再杀人家有什么用？留条命修行修行吧。人既然不杀，接着又商量制定驱赶蝴蝶的办法。这时小蛤蟆说，还能有什

么办法，无非是将全县的蝴蝶，赶尽杀绝罢了。蝴蝶赶尽杀绝，哪里还有蝴蝶在太后眼前飞？小麻子颌首，但又说全县蝴蝶不计其数，飞走不定，哪里去赶？靠几万红眉绿眼的兵士，何时才能赶光？恐怕等蝴蝶赶光，俺娘也被蝴蝶吃了。刚才太后慈悲为怀，胸怀宽大，由古怪的老太太又变了回来，小麻子又有些喜欢瞎娘，故又孝顺起来，与人认真讨论办法。这时县官韩停止给小麻子搔背，来到前边跪下说：

“麻子不必发愁。延津境内的蝴蝶，是可以赶尽杀绝的。兵士不够，我还有一个办法。”

小麻子问：

“什么办法？”

县官韩：

“动员全民。”

小麻子一惊：

“为赶一个蝴蝶，可以动员全民？”

县官韩：

“怎么不可以动员，上次柿饼脸太后来，为了与六指重温旧情，动员全民连斑鸠都赶了呢。”

小麻子见有先例，大喜，于是决定：从明天起，动员全民捉蝴蝶。这时县官韩又献计：借赶蝴蝶，将全民动员起来，集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也可以弘扬大家的爱国家、爱太后、爱延津的热情，提高大家的凝聚力；过后再表彰几个现场英雄，不就行了。这时小麻子十分佩服县官韩的政治经验，别看是旧官僚，经验并不旧，在新社会还大有用场呢。于是真心地拍了一下县官韩的肩，又拍了一下巴掌，说，老韩，从今日起，你不要再扫地搔痒了，你当我的师爷吧；扫地搔痒之事，让袁哨兼起来吧。县官韩马上跪在地上叩头，谢恩。袁哨在一旁撅嘴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放下屠刀，到小麻子后边去给一个小年轻搔痒。县官韩借着刚当上师爷、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新鲜劲儿，又献一计说：干脆，咱们赶蝴蝶时，让所有延津人民，都学麻子军队，涂成红眉绿眼，统一着装，然后一字摆开，步伐整齐，也是更加锻炼提高人民的一个办法。小麻子又同意。但描眉涂眼的颜色费、统一着装的制作费、整个行动的协调组织费，没有出处，县官韩说：可以集资。小麻子光着大腿，拍着县官韩的脑袋，哈哈大笑。这时刽子手袁哨在背后搔痒下手过重，一爪子下去，挖出几道血印，疼得小麻子呲牙咧嘴，小麻子反手朝身后袁哨脸上打了一巴掌：

“x你个妈，你以为是在法场呢！”

袁哨的脸立即肿了起来。

于是，第二天，全县二十多万人，涂得红眉绿眼，穿著上红下绿的衣服，像当初给慈禧太后捕捉斑鸠一样，又倾巢出动在麦田里统一捕捉蝴蝶。三更造饭，五更出发。上次捉斑鸠每人一个小瓶，这次捉蝴蝶每人一个小碗。大家用筷子头敲着碗边，齐声高唱，也声势雄壮，其乐无穷。大家在家中的闷气、怨气、不平不和和不满之气，包括一些在性生活方面得不到满足的憋屈之气，现在都随着歌声一下飞扬到九霄云外。这时大家又有些感激太后得了白内障，有了蝴蝶，感谢县官韩出谋划策和小麻子下了决心。从早晨捕到晚上，大家意犹未尽，又点起火把，将麦田照了个红彤彤。大家觉得自己又办了一件与国与民都有利的大事。

六

捕捉蝴蝶之后，小麻子和太后，都从县衙迁移到宾馆去住。小麻子管了一个月公务，有些心烦，故有此迁。师爷县官韩仍留在衙中，代理小麻子处理日常公务。这时的韩，仍成了主宰延津的县官。小麻子有些大权旁落。不过这对小麻子来讲，是自觉自愿的。何况他对韩还有规定：遇到重大问题，还是要请示的。所以一有什么大事，县官韩就到宾馆去汇报；一般日常事务，才由他自行处理。到宾馆以后，太后住上次慈禧太后住的套房，小麻子住在隔壁，上次六指住的房子。由于小麻子迁居，小蛤蟆诸卫士，也随同迁去。小蛤蟆怀抱一只绛紫色的美丽小羊（又换了一个）。小麻子自在宾馆住下，觉得果然比在县衙有趣。上午找几

个卖驴肉的来座谈，说些古往今来的笑话；下午找一个说大鼓书的老太太，边敲着鼓，边唱些诙谐的小曲。上午说笑话，太后不参加；自全县将蝴蝶捕杀尽，太后眼睛果然好了，模模糊糊，都能看见些人形，但太医说，仍需休息；待一个月后，全县再捕捉一次蝴蝶，眼睛就可明亮如初。所以上午在房间休息。早餐（法式早餐）都是由宾馆服务员送到房间，坐在床上吃；下午午休起来，有时踱过来听听大鼓书。这时的太后，脾气改了许多，不再时常发脾气摔东西打猴子，时常微笑；有时还向人说一说她老人家过去的艰难岁月，藉以教育下一代。小麻子和他娘在宾馆过得有趣，他带来的几万红眉绿眼部队，也自寻其乐，延津境内，士兵调戏、强奸民女之事，时有发生。有细作汇报到县官韩处。韩唉声叹气搓手，又气鼓鼓地说：

“几十万老百姓，难道挺不住几万人的搓磨吗？”

至此，小麻子及他娘，几万红眉绿眼人的生活方式，成了大家羡慕和追求的目标。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电视剧《河马和虱子》，小麻子夜夜观看，看后指着电视说：

“我喜欢里边的河马和虱子！”

《河马和虱子》在全县的收视率大大提高。

这天，小麻子闲得无事，闷得心中发慌，再找几个卖驴肉的说笑话，已觉无趣；唱大鼓的老太太就那几个拿手的段子，听了几十遍，再听也笑不起来，故此闷闷不乐，在宾馆游走。突然说：

“这贵族生活也憋闷得死人呀。原来革命没成功，出生入死，盼着革命早日成功；谁想一成功，倒是过得没意思了；这时想起当年的厮杀场面，倒觉得有趣。再这样下去，响当当一个英雄豪杰，也被这生活窒息死了！”

于是大呼小蛤蟆、袁哨、县官韩诸人，将他们呼来，举着双手愤怒，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如何排解贵族式的憋闷。小蛤蟆诸人也感到很为难。县官韩试探着说：

“要不咱们还捉蝴蝶？”

小麻子摇头：

“捉过一次了，还捉。俺娘眼里无蝴蝶了，为何还捉蝴蝶？别再一捉捉出蝴蝶，你是何居心？”

韩不敢再说话。

小蛤蟆：

“要不弹玻璃球玩？”

小麻子：

“我从小不弹玻璃球。”

小蛤蟆大大胆子：

“要不咱就捉小羊！”

小麻子大呼：

“我不爱小羊！”

袁哨：

“要不咱们杀动物玩，杀鸡杀猴！”

小麻子：

“人都不耐烦杀，杀什么鸡猴！”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小麻子一气之下，便让人将这几个家伙送到监牢里去，不想出好办法，不准放出来。关了几天，小蛤蟆几个合计了几十种玩法，皆不中小麻子意。这时消息传出，全县大乱。待消息传到我们村曹成耳朵里，曹成一笑，主动到县宾馆去献计。一开始宾馆服务员不让曹成进，说是献计，通报进去，方才见着小麻子。这时小麻子脱得赤条条的，一个人在宾馆房间里走方步。见曹成进来，瞪着眼睛问：

“你何人？”

曹成拜到地上：

“在下曹成，来给大王献解闷之计。我献这计，保准大王喜欢。”

小麻子：

“何以见得？”

曹成：

“在下不才，但几千年前，也做过贵族，故知道一些贵族解闷的办法。”

小麻子恍然大悟，忙上前搀起曹成，给他让座，倒茶。怪不得小蛤蟆等人想不出好主意，皆因他们和自己一样，一贯是平民，哪里想得到贵族的办法？可刽子手袁哨，以前也是贵族呀，他怎么也想不出来？小麻子问曹成：

“你有什么办法？”

曹成：

“这办法必须咬耳朵说。”

小麻子瞪了曹一眼，上前将耳朵递给他。小麻子以为曹成要说什么秘密话，谁知曹成只说四个字：

“可问太后。”

小麻子大怒，掴了曹成一耳光。

“俺娘是个瞎子，如何懂得这歪门斜道？”

曹成捂着脸，撅嘴不高兴：

“你还没问，如何知太后不知？你可知道，想当年太后与我是怎样的？”

小麻子恍然大悟。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又说：

“不问太后，我也知道了。”

曹成：

“可对大王心思？”

小麻子想了想，只笑不语。自己只是烦恼，不知原因，现在曹成一说，戳破窗户纸，果然对他心思。原来温饱思淫欲，小麻子在某些方面有了难言之隐。再是英雄，再是豪杰，也有血肉和感情。领袖也是人嘛。但小麻子不同于别的领袖。别的领袖一有难言之隐，自己马上就知道；是秃子治秃子，是虱子治虱子；小麻子不同，小麻子浑身有瘴气，瘴气可遮百病，再有难言之隐，不能一洗了之；倒是憋着久了，会把瘴气给憋出来。所以小麻子只知寂寞、难受、冲动、无奈，看世界不顺眼，不知其原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经曹成一提醒，恍然大悟。接着又觉得好笑和有趣；一切在我身上长着，你曹成如何晓得？曹成再拜：

“小的早与大王神交，心中跟随大王步伐，嗅到大王身上瘴气，故而知之。”

小麻子点头。又问：

“如此，如之奈何？”

曹成斜了小麻子一眼：

“大王是要长解决，还是要短解决？”

小麻子：

“何谓短解决，何谓长解决？”

曹成：

“如要短解决，事情好办，大王去一下妓院，选一个入眼的，一个小时即可解决问题，回来保你只想睡觉，不觉心烦。”

小麻子：

“长解决呢？”

曹成：

“长解决就麻烦了。那得经过介绍、恋爱、登记、结婚等一套方式。何况大王不同别人，不能随便找人，起码模样、品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都得差不多。这得在延津选美。”

小麻子问：

“何谓选美？”

曹成：

“即将妇女集合到一起，由你挑选。”

小麻子立即对这个感兴趣：

“我要长解决，我要选美，我要挑选，我不要短解决。你看，上妓院，多么粗俗。我要搞选美，这个高雅。”

曹成：

“大王既要选美，选美对延津也有好处。这又是一个公众活动，可以借此凝聚延津人民，充分调动大姑娘小媳妇的积极性。把这积极性发挥到各行各业，也对全县的工作是一个推动。”

小麻子点头，让曹成先回去，说再考虑考虑。考虑三天，下令，动员全县人民，长期解决，选美。为搞好选美，成立“选美办公室”。因曹成献计有功，又是内行，任命曹成为办公室主任；在宾馆另开一房间，作为办公地点；报名、递照片，都集中到这个办公室。听到这个任命，曹成立即从泥田中拔出双脚，欢天喜地上县城宾馆赴任。这时舅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瞎鹿、我，都对曹成有些不满意。上次瞎鹿到县城举办独奏音乐会，曹成曾在旁边连讽带刺，说瞎鹿没有骨气，为了物质上的一时享受，竟出卖自己的艺术，用自己的事业向别人献媚，这是出卖艺术家的灵魂等等。说得瞎鹿脸上红一阵紫一阵。虽然在演奏那天，曹成也去站桩助威，但一开完音乐会，我们便被驱赶出县城。在回来的路上，月光如水，照着小路，曹成又说：看看，这音乐会白开了吧？你虽然有超水平发挥，可贵族哪一个到场了呢？听的不都是些庸俗的市民？小麻子、太后，都没到场，到场的最高官员无非是一个卫士和一个刽子手。这会开得还有什么意思？不是等于白开了？我早就说过，你不听，我当过贵族，知道官场内部事情，没人把艺术、文人当个东西，只是你自己在那里自我膨胀罢了。人一成贵族，就没了人的心肝。所以，不管是出于艺术家的尊严，还是出于普通人的自尊心，还是别跟他们结交为好。穷怎么了？穷则独善其身，不出卖灵魂，留得青白在人间；现在你音乐会奏了，灵魂出卖了，一片混浊，又没捞到好处，图个什么呢？说得瞎鹿低头不语。说得我们大家也口服心服，觉得跟瞎鹿去站桩助威，也是一件耻辱的事。可你曹成大道理说得这么堂皇，把大家都说服了，现在轮到自己，一有与贵族结交的机会，怎么也忘记自己演说的道理，屁颠屁颠就到了人跟前呢？这真是马列主义装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在曹成背铺盖卷到县城报到那天，我等众人，都去找曹成，要弄通这做人道理。曹成一见大家的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我们还没开口，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手脚没处放，背包捆反了。我们看他那狼狈样子，就不好再责问他，他嘴里嘟噜囔囔地说：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然后尴尬地与我们握了握手，背起背包狼狈逃窜。走到村头又回头说：

“有了好处，我不会忘记大家，这是我跟旁人不同的地方。”

果然，这次曹成进城，虽然口是心非，与他宣称的主义、原则、信念与追求不一致，但他自进县城宾馆出任“选美办公室”主任之后，倒没有忘掉在乡下受苦的弟兄们，有了好处，总是想着大家，给大家办了不少实事，这一点又叫大家感动。有了具体事情具体好处给办实事的感动，大家也就把过去坚持的什么主义、原则之类，都忘到爪哇国里去了。譬如，曹成进城第二天，碰到宾馆处理一批出口转内销的尼龙绸，曹成就让小贩先拉到我们村，先尽我们村的妇女挑选；宾馆的剃头匠倒休，理发室开不了门，按说在偌大一个县城还找不到一个剃头匠？但曹成找到宾馆经理，推荐六指去干了几夭。又让人捎信，让白石头、瞎鹿也做好准备，一有擦浴缸的空缺，就让白石头去；一有客人叫唱的，就让瞎鹿去。弄得大家都赞成曹成。又说，曹成到底比瞎鹿强。如果上次瞎鹿办过音乐会，能留在县城，恐怕只会在太后身边自己享福，不会想起给大家办些什么；现在曹成只当了一个“选美办公室”主任，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处。瞎鹿作为艺术家可以出卖灵魂，曹成作为一个普通平民、没落贵族，有什么不可以？何况他一人出卖灵魂，大家都得实惠，我们众人卖他一个人，倒是他一人吃亏，我们白赚他便宜。于是心理得到满足，个个欢天喜地。接着好事也轮到了我身上，曹成也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也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时小麻子突然在宾馆犯了瘴气。瘴气四溢，弄得宾馆乌烟瘴气，把两个服务员小姐呛昏在地，抬到医疗中心去急求。瘴气传染了脚气；后来瘴气散发一阵好了，脚气却坐了根，左脚第二第三个脚趾之间，稀烂流汤。这时曹成就将我介绍给小麻子，说当年我给他捏过脚，指法如何如何好，大王不妨试一试。小麻子

脚正痒得钻心，饥不择食，就在曹成的介绍捏脚的报告上，圈阅“同意”。消息被曹成带回来，倒是我有些犹豫，因为这项工作我也多年不干，业务有些生疏了。曹成说：

“鸡巴，什么生疏不生疏，干几天就会了。过去我也没选过美，都是人家给我选美，我哪里给人家选过美？但此一时彼一时，草鸡别说凤凰时，这干了一段不也学会了？一个鸡巴小麻子，土匪一样的人，现在革命成功，过去哪里捏过脚？你给他对付对付，也就是了。还不是混一碗干净饭吃。”

我说：

“我饭也不干净，出卖了良心和灵魂。”

这时我爹从后边抽了我一个脖儿拐：

“妈拉个x，什么良心和灵魂，你曹成叔给你找了这么一个美差，你磕头感谢还来不及，还说这些无用的淡话！你说，你愿意继续在大田里蹚牛屎，还是愿意去住宾馆？”

我想了想说：

“当然愿意住宾馆。”

我爹拍了一下巴掌：

“这不结了。乖乖跟你曹成叔去，好多着呢。你一去捏脚，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给我送猪尾巴呢！老爹这些年，没沾过你的光，嘴里早寡淡出鸟来了呢。”

于是，我就从大田出来，洗掉脚上的牛屎，告别淡饭粗茶，背着铺盖卷随曹成进了县城，住进宾馆，给小麻子去捏脚。当然，一开始业务是生疏，几次把脚捏疼了，疼得小麻子皱眉吸冷气。但毕竟一千多年前干过这差事，温习几天，也就熟门熟路，捏得小麻子躺在铺盖卷上舒服得像猫一样“哼哼”着。有时一场脚捏下来，小麻子还拍拍我的头：

“打小在一块玩，不知你小子有这手艺。”

我“嘿嘿”笑笑，就退下去休息。由于业务熟悉，没有心理负担，一切都显得自如了，时间也显得空余了。有时不捏脚，就到处在宾馆走走，与服务员小姐调笑两句，倒也自得其乐。这天晚上，电视道过“晚安”，我没有睡意，看到曹成屋里还亮着灯，就到曹成房间闲坐。曹成正在房间翻着美女照片，“吃吃”地笑，不时在某照片上“呗儿”地来一口。见我也不好意思。招呼我坐，又问：

“怎么样，我给你介绍这工作。”

我如实答：

“不错，比蹚牛屎强多了。”

曹“哈哈”大笑，说：

“就是。世间还不是这么回事，别太认真了。其实我也不愿为这小子拉马坠镫，还不是为了舒服一时是一时，住宾馆，吃顿好饭，看看美女，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不比在大田里捡麦穗强多了？”

我说：

“那当初瞎鹿办音乐会，你还指责他，他不也这么想？他当时这么想，你指责他；现在你我还不是这样？”

曹这时脸红了，说：

“现在细想起来，当初的正义之辞，可能包含着很大的嫉妒成分。唉，我这个人哪，也是小农意识，有很多毛病，见不得别人得好处。别人一有好处，就眼红，还不明说，故意找些冠冕堂皇的道理。这是小农意识，今后一定克服。”

我说：

“不管怎么说曹叔，咱这寄人篱下，求人吃饭，也不是常事。虽然过去蹚牛屎捡麦穗，心灵自由，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屋子里还有空调，毕竟受人管。受人管，就得看人眼啊！”

曹感叹一声：

“这点你以为你曹叔不知道？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曹成当年什么模样，何等威风，打过多少胜仗，写过多少漂亮的诗句，但英雄不能说当年，现在年纪大了，苦日子我真过够了。如果过去没当过贵族，像你，像你爹，祖祖辈辈蹚牛屎，也就罢了，也就甘心了；可我老曹，这牛屎如何再蹚得下去...”

说着眼中出了泪：

“现在呢，苦日子不想过，富日子又不会自己跑过来，这一大把年纪，再去闹革命，推翻别人，给自己争个贵族地位，已是不可能了；我是万般无奈，才投靠这么一个小痞子，让他赏一碗稀粥喝喝...”

说完，泪流满面。看他伤心，我就要告辞。谁知他突然泪不流了，抬着脸说：

“哎，念你曹叔给你介绍这份好工作，现在我脚气也犯了，你现在没事，也给我捏捏怎么样？”

我虽然不高兴，但还是磨不开情面，只好上去给他捏。他到底是老贵族，我一捏，手指一动，他就知道怎么配合，不像小麻子，只是让你捏，他脚趾不配合，十分费劲。就像男女之事，知道相互配合，相互省不少心思，效果又好。很快，他就闭上眼睛，“哼哼”起来，像到了高潮的妇女。这时我又接上刚才的话题：

“可我们这样做，会有人指我们的脊梁骨，群众也有意见。”

曹成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鸡巴群众，群众懂个蛋，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就忘记东南西北喽。历来高明的领导，自己享受完，别忘把剩下的零碎给了群众，叫给群众办实事，群众就欢迎你，不指你脊梁骨。像我，给你们介绍工作，你们不也欢迎我？”

我点点头。不再说话。第二天，我爹让人捎来一封信，信上说，自我给大王捏脚，已有人给他送猪尾巴；让我跟大王好好干。这时的爹，已不同以前我跟他一块下田蹚牛粪的爹。那时他一不高兴，包括有时他因为个人原因不高兴，就劈头给我一脖儿梗；现在写信很客气，还对我用“您”。我对曹成的话，更加信然，一笑了之。从此脚踏实地给小麻子捏脚。一月下来，我手上也染了脚气，右手大拇哥、二拇哥、三拇哥及之上的手背部分，都留着黄汤。每当别人问我的差事，我就骄傲地举一下手。当然，这时我已老成持重。不像当初给曹丞相捏脚，一见人就骄傲地炫耀；现在是别人问及，我才故作不在意地让人看一下。

这时选美已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曹成忙得脚丫子朝天。忙主要不是忙选美女本身。其实选美很简单，先将官报、民报、人荐、自荐的照片集中起来，送给小麻子观看，让小麻子从照片中初选一批，再进行面试。一开始小麻子没有在意，说看着照片差不多，就参考找一个算了。曹成不同意这一点，说单看照片上当的多了；别说看照片，就是单看人的背影，也容易上当。在大街上走，看见一个姑娘背影，婷婷玉立，想着一定不错，可她转过身，那个丑陋！单看照片如何不上当？照片上只能看脸蛋，不能看身条，不能看皮肤，不能看性格，不能看脾气，不能嗅她有无口臭、腋臭及其它方面的臭。一看选美还有这么多麻烦，小麻子有些灰心丧气，说：原来以为选美十分好玩，谁知还有这么多复杂的手续，再好的姑娘，经过这么多手续，也变得索然无味了。于是让曹成改革选美制度，简化选美手续，本着既给爷解决问题，又给爷少添麻烦的原则。曹成答了一声“zh”，又献计说：既然大王嫌麻烦，制度可以简化；制度是人定的，人如果稍有头脑，就该知道人不该抱着制度不放，人可以改变制度。怎么改变呢？既然爷怕麻烦，就把麻烦给我算了；办任何事情总要有麻烦，你有麻烦，我就没麻烦；我把麻烦揽过来，爷就没麻烦。照这样原则，爷可把照片的初选、人的初选工作，都归我曹成负责；我从中把人筛选到剩下三个，最后再由爷来选定，如何？如爷还嫌麻烦，还可剩到两个。小麻子这时高兴地摆手说：三个吧，三个吧，什么事不能偏废，不能太麻烦，但也不能因为怕麻烦，就一点麻烦没有；一点麻烦没有，世界也没意思；你选一个，直接把她放到炕上，再让我去，不也跟妓院差不多了？人数就定在三个，比较适宜。曹成喊一声“zh”，这事就定了下来，小麻子摇摇晃晃走了，这边一切都归了曹成。曹成接手直接代小麻子初选，所以一个简单的事情，把曹成忙坏了。当然选美本身还不忙，忙的是每时每刻都有人找曹成说情走门子。提牛头、提猪头、提羊头找庙门送礼者，络绎不绝。自大王发布选美命令，大家知道大王要在全民选美，全县的人都像疯了似的，家家户户，不管家里姑娘够不够格，都争先恐后报了名；三十五岁的老姑娘有报的，不足十岁的小丫头也有报的。而且大家觉得大王这样选美很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一个正在地挖野菜的花丫头，如被大王选上了，立即能平步青云，成为贵族，捡菜的可以不捡菜，可以住在宾馆享荣华富贵，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就是大家争得把脑子打出来，也

不算过分。这时小麻子大权旁落，把初选的权力交给了曹成，曹成自然成了延津炙手可热的人物。这时的曹成，也突然摆起了架子，又拿出过去当丞相的派头，有时接电话，头一声便变成了浓重的鼻音。人家找曹成，他不先说自己是不是曹成，而要反问你是哪里，找他什么事等等。大家所送的猪、牛、羊头，曹成房间里堆不下，就夜里往我屋子床底下搬。曹成一时还不好对我摆架子，何况这是他用我的房间摆头，有时还要求我给他捏脚，所以一边搬头，一边摇头叹息：

“这活，不是人干的。”

我说：

“算了老曹，知道你能力大，所以小麻子才信任你，重用你。”

曹成不好意思“嘿嘿”笑了，又对我说：

“夜里饿了，顺手从床下拿头吃吧。”

我点点头。后来饿了，果真吃了几个。因各种头是各种不同的人家送的，味道不一。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淡的，有咸的，有辣的，有苦的，有四川风味的，有金华火腿风味的等等。我将这感受告诉曹成，曹正孤灯独影，对着一桌子一床照片发愁。听我说了头的味道，他突然灵机一动，说：

“我选美有了好办法。”

我问：

“什么办法？”

曹：

“许多年没见过女人，刚开始看照片，个个可爱；折腾一个月，见得多了，到处是照片，这女人也成灾了。女人成灾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看花了眼，我也选不出来了！”

我问：

“那怎么办？”

曹：

“所以我听你说头的味道，得到启发。咱们别看照片了，咱们品尝各家送的牛头、猪头、羊头吧！谁家的味道好，谁家的姑娘就准错不了！”

我也觉得这办法好玩，就同意曹的办法，当时就干上了。但啃了几个，就啃不动了，酸甜苦辣，也跟看照片一样尝腻了。这时曹成拍了一下手，想起仍在乡下受苦的村里的阶级兄弟。

“把他们召来，不就行了？”

我也拍手称快。第二天，一帮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狗男女，就到宾馆去尝头。弄得全村男女老少，都称颂曹成大德。连猪蛋都说：

“老曹，这是错过了年头，如果仍是三国时，非拥戴你重新成为丞相不可。”

说完，赶紧跟大家一起，一人抱一个头用力品尝。如此尝了十天，初选基本揭晓。先选出三百家，再准备从中选出三十家，最后选出三家。由于是全村人尝头肉，全村人一时在延津皆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成了一帮临时贵族。除了公众头肉，各人又收下许多个体头肉。这时大家免不了有些假公济私，都拼命想把送自己头肉人家的姑娘给推上去。于是，个体头肉与公众头肉混淆不清，这让曹成都有些心烦了。不能这样，遍地黄花，挑选只能一个。原想让你们来尝头肉，谁知你们还假公济私，这就有些辜负洒家的信任了。这时曹成有些生气，对大家持不信任态度，将选出的三百家头肉，束之高阁，不再让大家从三百份中继续选三十个，而把大家统统轰到了乡下：

“滚吧，滚吧，带上你们各自的私头私肉滚吧！”

待大家灰溜溜地滚走，他把六指留下，送六指到高阁上，让六指一个人守着三百份头肉品尝，十中选一，从中品出三十份。曹成这次很明确，不信任别人，连我都不信任（他怀疑我及我爹我小叔我舅舅诸人串通一气，沆瀣一气，推荐了不少我们亲戚家的姑娘），只信任六指一个。为什么信六指？曹成说，通过这些天与六指接触，发现六指是个好同志。上次慈禧饼脸太后到延津来，六指先是感动，后是尴尬；但最后竟从舒服如现在的宾馆自行逃了出来，不与太后同流合污，这就不简单，反映出六指荣辱不惊、视富贵如粪土、出污泥而不

染、甘愿过贫穷日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六指当时如丧家之犬逃回村里，也曾赌咒发誓说：再不和贵族来往，甘愿当自己的剃头匠；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活儿低贱，技艺无穷，不是也颇值得一个人自豪地活在世上吗？谁说只有从事政治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那是政治家自己那么定的，我们何必跟着上当？剃头怎么了？割脚怎么了？时传祥一辈子掏粪，不也得到了国家主席的接见？说了这么一大堆活思想，六指心里平静许多。从此挑起剃头担子，不自卑，不骄傲，不再如痴如狂地回想与太后相处的日子。当然，照曹成的观点，六指品质固然高尚，但这种看法又显得幼稚和有些偏废了。因为与不与贵族交往，并不是你个人所能决定的事。你可以不与贵族交往，但你总得接受贵族的领导吗？你剃头挑子虽然可以和贵族的山里红平等，但你总不能忘了大方向吧？中华民国时，你不能再给人留大辫吧？所以，不与贵族结交是相对的，与贵族结交是绝对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种的田，是贵族划分的；你挣的钱花的钱，是贵族制造的；你生活在哪个制度，你赶上哪个领导人，就像你的生身父母自个不能选择一样，并不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所以清高是相对的，不清高是绝对的；出世是相对的，入世是绝对的。再清高的僧侣、太师，碰到丞相到寺院视察，不也高兴万分，跪拜在地上吗？不也准备好墨宝，想请丞相给题个辞落个款吗？六指自与柿饼脸太后分手之后，原是准备独善其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做一个清高之士的。小麻子用炮轰走柿饼脸太后、入主延津以后，对这改天换地，六指视而不见，漠然处之。所以他虽是小麻子乡亲，但并没有像曹成、我一样沾上些光。上次瞎鹿举办音乐会，也请六指去站桩助威，六指断然拒绝。后来曹成成为“选美办公室”主任、进入宾馆之后，宾馆理发员休假，曹成便请六指去补缺；六指捧着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糊糊碗，一开始也是君子固穷，宁死不去与贵族结交；曹成看他可怜样子，便用上边一番大道理劝他。这时六指眼中“扑嗒”“扑嗒”滴下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终于，开了戒，去了。但说：

“我只挣剃头该挣的那份钱，并不希望得到贵族的施舍。”

曹成说：

“不施舍，不施舍。”

才把六指拖去。这次让村里所有乡亲共同来品尝头肉，也把六指拖了来。六指事先也有话：我只品尝该我品尝的那份。六指说到做到，只品尝分批到他名下的那分，不私下接受个体头肉。该品尝的那一部分，也不像我们刚开始认真，品着品着就疲了，开始胡乱支差，有时味道好的姑娘给无意中刷了下来，味道差的姑娘倒可能榜上有名；六指从头至尾，都非常认真；常自我品尝到半夜五更。六指这样品质、这样认真、不假公济私，所以在从三百份中继续选出三十名时，曹成不信任别人，只信任六指，就一点不奇怪了。曹成把六指叫到自己房间，说：

“六指，接下去选美就看你的了。”

一件重要差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就这样落到了六指头上。六指不免感到有些紧张，既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感到过程似乎太简单。消息传出，许多人哭；也有许多人前来祝贺。六指说：

“实话告诉大家，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这么重要的差事，落到我头上，没有想到；二一个，这么重要的差事，只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我没想到。”

由于老曹对大家都不信任，只信任六指一个，六指看到大家那么恭维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他，问他今后的选美动向；这使六指本来消灭殆尽的虚荣心，又重新膨胀起来。自我膨胀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是坏事，只会导致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把老鼠看成大象，把大象看成老鼠；但自我膨胀放在六指身上，却是好事，只会更加激发他的爱国热情和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与自我牺牲精神。如此三匝，六指不是继续抛头露面，自我炫耀，借此把自己展现在世界面前；反而为了不辜负曹成的期望，开始谢绝各种记者采访，谢绝各种请客送礼，索性把自己反锁到高阁，认真从那三百份头肉里，对照照片，品选出三十个人选。曹成见六指这样廉洁奉公，十分满意，各种场合对大家说：

“怎么样，我选这个品尝人怎么样？”

但老曹这次又失算了。因为这是品肉和选美，不是干别的；如是干别的什么活计，别人

不合适，六指合适；但这次是品肉和选美，那么其它任何一人都比六指合适。因为这需要目光、口味、经验，所有这些六指都不具备，他只具备埋头苦干的精神。看六指当年自己选的要死要活的对象，只是一个柿饼脸，现在由他来选美，他能选出什么好的呢？放到别人头上，越埋头苦干越好；放到六指头上，越埋头苦干，离美就越远。六指闭门在干什么？他在闭门造车，赶着大车在南辕北辙。但对这样的议论，曹成一概听不进去，只是说：

“出水才看两腿泥！”

一月之后，出水了。六指打开高阁门，脸煞白，人瘦了一圈。六指一天品尝十个，从十个中选出一个。一个月，正好品尝三百个，从中选出三十个。乖乖，果然，六指品出的头肉和美女照片，都是按照六指个人的标准来选择的。头肉，个个只要咸、酱油味重就可以；美女，只要肥头大耳，黑红健美就可以。整个一个拉洋车人的标准。选出的头肉和美女，个个如此，别说大家哄堂大笑，连曹成也知道自己找人找错了，恼羞成怒地说：

“六指，你是给大王选美，还是给自己找意中人呢？你对得起你一月的饭菜吗？”

六指仰脸看着曹成，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做错了什么事。到了晚上，方才明白自己又干了一件和上次随太后回县衙一样的傻事，那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向往而永远没能力达到的境地。这时尴尬、羞愧、自诩、自责，又懵懵懂懂，晕晕忽忽，不知身在何处。半夜睡不着觉，觉得街上喧哗，拉着门往外看，见街上人来人往，在到处乱跑，便心有所动，又一次逃离宾馆，随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六指逃走，由曹成来收拾六指留下的烂摊子。这次曹成起用猪蛋，任命猪蛋为“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主任，隶属在“选美办公室”下面，处理六指留下的遗留问题。曹说：

“过去起用六指是不对的。六指虽然老实，品行好，但才能、魄力不足。这次接受教训，起用猪蛋。猪蛋虽然有私心，塞私肉，图报复，德不行，但有才，遇事敢干，有魄力，所以用他。”

猪蛋兴高采烈去上任。一上任，果然大刀阔斧，要将六指选的三十名推倒重来，重新品肉，重新看照片。这在延津又引起一阵混乱。十几万闺中待字的人家，又前呼后拥、大喊小叫重新送头肉。猪蛋都将肉塞到了自己房间的床底下。但这时已容不得猪蛋来细细品尝，大王小麻子已等得不耐烦，说迟迟几个月，美还选不出来，我心中的难言之隐，何时才能得到解决？到了这天晚上，由于心中闹得慌，瘴气又有些犯了。于是将曹成叫去，狠狠训了一场，限他三内之内，选出美来。不然就把他脑袋割下来当球踢。曹成回来，惊慌失措，将猪蛋找来商量对策。猪蛋果然大将风度，说：

“大王既然着急，这还不好办？别说三天，就是三个小时，我也能将美选出来。”

曹：

“有什么办法？”

猪：

“关键是改革选美制度。不单是选美，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走到死胡同，一改制度，就豁然开朗了。”

曹：

“制度怎么改？”

猪：

“头肉咱们就别管了，别再拘泥于尝肉的笨办法了，咱们翻扑克牌就是了。”

曹：

“怎么翻扑克牌？”

猪：

“把照片集合在一起，再叫两个人来，敲三家，拱猪，挤黑A，四十下台，升级，不都很简便？”

曹拍了一下汗津津的脑门：

“对，对，说得好，怎么没有早想出这个办法！”

又问：

“还有更简便的办法吗？”

猪：

“有哇，就看你用不用。”

曹：

“什么办法？”

猪：

“扔钢beng，看是字是幕儿；或弹玻璃球，看谁先进窝，不就行了。”

曹点头：

“这也是好办法，不过过于轻率一些，让我再考虑考虑。”

曹考虑三十分钟，拍板，废弃尝头肉、看照片的死办法，改革制度，而且不是搞一种制度，放开搞活，翻扑克牌、扔钢beng、弹玻璃球三管齐下，取长补短，用科学简便、多快好省的办法，进行新的选美尝试。为此，又招了一批以工代干的临时工，麇集在猪的“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进行紧张的选美。一时猪的屋里闹翻了天，里边烟雾腾腾，甩扑克的，喝酒的，吐痰的，扔钢beng的，在地板上凿小洞弹玻璃球的，大呼小叫，乌烟瘴气。曹成夜里还听到一片嘈杂，便从自己房间踢拉着拖鞋到猪的门前，拉开一条缝，将脑袋伸进去问：

“老猪，这么乱，行吗？”

猪正晾着肚皮，躺在一张桌子上一边让宾馆服务员给他搔痒，一边监督一帮折腾的临时工，见曹问，不以为然地说：

“乱怎么了，乱是乱了敌人。三天之后，你瞧好吧。”

曹点点头，就退了出去。但回去一直难以入睡，害怕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脑袋被割下来让人当球踢。这样提心吊胆三日，猪蛋没有让人失望，他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竟真的选出三个美女来。当猪把这几张照片交到曹的手上，曹悬着的心才放回肚里，说：

“不容易，不容易。”

捏住三张照片，对猪说：

“好好歇歇去吧，可以到风景点去看一看。”

选出这三个美，果然让大家心服，她们全是延津境内的名门望族：一个杀驴家的女儿，家里开着一口沸腾的褪毛杀锅；一个是杀狗家的女儿，家中院里到处悬挂着赤条条的狗的尸体，据说厕所里挂的都是；一个是守株待兔人家的女儿，一到黎明五更，全家人便紧急出动，到延津田野里去分头把守一棵棵槐树，等待兔子往树上撞头。当然，在三天的选美过程中，不正之风也十分猖獗，私下堆过来的头肉，把宾馆都淹没了；各级贪官污吏，如小蛤蟆、袁哨等人，也横加干涉。但结果总算出来了。曹成这时心情轻松又舒畅，在将三个女孩正式移交到小麻子手中、由他再从中挑选一个之前，曹成想先将三个女孩子过目一番。他坐在宾馆会议室，让人将三个入选的美人叫来。三个女孩进来，自然羞羞答答。在曹成去关房门时，却发现宾馆外还有三拨人群，在等待会议室三人较量的结果：一拨人个个拿着杀驴的尖刀，一拨人个个扛着打狗的闷棍，一拨人鼻涕流水，个个袖着手，蹲坐在宾馆外一棵槐树下在守株等着。不管是拿家伙的还是袖着手的，个个眼睛瞪得通红、溜圆。这让曹成大吃一惊。看到曹成探头，他们纷纷喊：

“老曹，看你的了！”

“老曹，呆会到我家吃驴肉！”

“老曹，给自己留条后路！”

并纷纷向曹成亮自己手中的刀枪剑戟。把曹成吓得赶紧将头缩了回去，将门关上。然后一边擦头上的冷汗，一边对猪蛋说：

“老猪，事不宜迟，宜迟就出大事。我今天也只是在正式上交之前，想提前看看她们，顺便摸一下她们的下颏，没想到引来屋外几伙明火执仗的家伙。看来今天这下颏摸不成了，得赶紧把矛盾上交！”

于是，曹、猪将矛盾上交，正式将三个女孩，带到了小麻子的房间。三伙屋外等候的人，也将自己的人群，移到了小麻子房下。守株待兔人家，也换了一棵槐树。小麻子这时正在屋里来回踱步，小蛤蟆在一旁垂手站着。这时的小麻子，瘴气已经过去，头脑十分清醒。清醒的原因，是因为小蛤蟆听到一个消息。小麻子带着红眉绿眼部队，轰走慈禧太后，占据

延津已几个月；柿饼脸太后回北京处理内政外交，现在处理得走投无路，于是腾出手来，派兵来报延津的一箭之仇。据细作报告，以小安子为首，带领几万官军和八个洋人，来收拾太平天国的小麻子；前头部队已到了百里之外。小蛤蟆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放下怀中的红毛小羊，披衣裳去报告小麻子。当时小麻子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以抵抗一阵阵犯上来的瘴气。瘴气一犯，小麻子又有难言之隐，这时就埋怨曹成怎么还没选上美来；如三天再选不上来，就要把他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听到大军就要到来的消息，小麻子烟枪一丢，头脑立即清醒了，瘴气立即给憋了回去。既然头脑清醒，瘴气不存在了，所以将瘴气时同意和布置的事情，全给忘记了。现在见曹成带了几个描眉涂眼、花枝招展的女孩进来，不知其所以然，停止踱步，迷茫地问曹成：

“什么事？她们是什么人？”

曹也吃了一惊，见小麻子一脸严肃，以为是小麻子怪他将美送得迟了，忙垂手答道：

“回大王，三天没有超过；她们三个，即是从千万人中为大王选的美，现在正式请大王过目，从中再选出一个，尽快成亲，以解大王和二十万延津人民的心头大事。”

小麻子仍不知什么事，皱着眉问：

“什么选美？选什么美？美从何来，又到哪里去？”

小蛤蟆见小麻子已糊涂，便走上前去，附在小麻子耳朵上，将前因后果复述一遍。小麻子这才依稀记起是有这件事。但这时他瘴气退了，身体已不太需要女孩子，何况另有大的麻烦事缠身。于是摆摆手说：

“好了，好了，这事暂不提了，让她们回去吧！”

曹成和猪蛋，三个美女，都吓了一跳。猪蛋问：

“回去，为什么回去？”

小麻子：

“这事我不在这里说，但我会另外的场合说！”

曹知道小麻子这时头脑已经彻底糊涂，自己忙活几个月的事情，就要前功尽弃，不了了之。这几个月忙活的是什么？于是赶忙跪下说：

“大王，此事这样处理不妥。选美选了几个月，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怎么说回去就回去？虽然大王可以让回去，以后想什么时候选美，还可以什么时候选美；但这对延津几十万人民来说，选美到现在，又一下回去，太伤人民感情。大王你想，这三个女孩是从千万人中选出来的，代表着千万的人民，你怎么能说回去，就让她们回去？”

小麻子一愣，看地下的曹成，一番长篇大论，看了半天，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时期，那时怎么受继父瞎鹿的欺侮，怎么得到过瞎娘及乡亲们的保护；曹成就曾保护过他，一次顽皮掉到河里，正在割豆子的曹成跳到河里将他救出。于是，态度和蔼许多，忙上前捉住曹的手：

“老曹叔，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说怎么办？”

曹原担心自己的长篇大论不对小麻子心思，会引起他发火，没想到他会亲切地来拉自己，心中很是感动。见小麻子叫“叔”，曹也温暖得成了长辈，于是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

“贤侄圣明，女孩得留下，不能让人民寒心。再说，你选美选了半天，又让人家回去，让人家女孩回去怎么活？”

小麻子拍了一下大腿：

“情况再急，不差几个女孩，那就照老曹叔的话，将她们留下吧！”

曹忙又跪到地下：

“不能都留下。”

小麻子：

“怎么又不能都留下？”

曹：

“选美只有一个，请贤侄从三个中选出一个。”

小麻子“噢”了一声，说：

“情况还这么复杂。”

于是让三个女孩将脸转过来，他趴上去看。但由于以前与女孩接触太少，女孩与女孩之间，他看不出什么差别。看了半天，没有看出名堂。最后有些不耐烦，随便指了一个说：

“就是这个吧！”

三个被挑选女孩，心情一直很紧张，等待大王来挑。挑上去，就从此脱离苦海，住到宾馆，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挑不上去，仍得回去杀驴或者洗狗肠子。现在出了结果，被选上的那个，高兴得一下晕了过去；没被选上去的，气得一下晕了过去。小麻子见三个女孩一下晕倒在地，吓了一跳。被挑上去的女孩子，是杀驴人家的闺女。窗外等待的驴家，一见自己的女儿被挑了上去，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杀狗家的不服，也是一时气急，看到驴家的兴奋而嫉妒，一闷棍下去，将驴家一个人的脑浆子给打了出来。驴家立即反抗，用刀捅死狗家一个人。双方人马纠缠到一起，打成一锅粥。消息传到屋里，也让大家为难。小麻子说：

“我就是不挑驴家的，换成狗家的，驴家也会同样不满意呀！”

曹成、小蛤蟆、猪蛋、袁哨都傻了眼。这时县官韩又来禀告军情，匆匆忙忙赶来，看到这种形势，忙放下军情，先来为这件事出谋划策。到底当过多年县官，处理过这种民事纠纷，他一步上前跪下说：

“大王，依我之见，鉴于目前形势，这驴家的、狗家的女孩，都不要要了！”

小麻子：

“为何？”

韩：

“他们人脑子都打出来了，女孩如何能要？刚娶了他家女孩，就得给他家操办丧事；刚入洞房，就得去哭老丈人，这事如何使得？得注意政治影响。”

小麻子：

“那选谁呢？”

韩：

“就选那个不打人家的女孩吧。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家有家教，性格温和，适宜做王后。”

小麻子想了想，说：

“只好这样了。只是选这个女孩，驴狗两家还打不打了？”

韩：

“只要选守株待兔家的，那两家肯定不会再打。”

小麻子听了县官韩的话，就重新指定守株待兔家的女儿为美人。为了防止又要节外生枝，立即让县官韩到县衙去扯结婚证。果然，消息传出，狗、驴两家立即不打了。原来打了半天，各自都没得到好处，还打干什么？于是各人抬着各人家的尸体，去野外安葬。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守株待兔人家，这次又守株得了个大兔子，笑嘻嘻风卷而去。守株待兔人家的女儿，是个紫红脸膛、肉眼泡的姑娘，一笑露出几根大黄牙。选定以后，小蛤蟆带未过门的媳妇去见公婆。公婆沈姓小寡妇年轻时风流俊俏，现在用手摸了摸儿媳上下，气得连声地喊：

“这美是怎么选的？哪里见过这等丑陋的女子！立即将‘选美办公室’给撤了，把曹成乱棍打死！”

曹成闻讯，赶忙收拾铺盖卷，逃离宾馆。趁着黑夜繁星，逃到乡下藏匿起来。日后见到我，委屈地摊着双手说：

“你说我忙活几个月，图个什么呢？”

我不以为然：

“你总吃了几个月好饭。”

曹想了想，点头：

“那倒是。”

又梗着脖子说：

“你们也沾了我不少便宜呀。”

我点头，说：

“那也是。”

太后发过火，并没有影响小麻子成婚。因为美已选定，再不成婚，就有了政治影响。据说成婚之前，小麻子已将生米做成熟饭：当天夜里，小麻子就把守株待兔家的兔妞给留在了宾馆，守株待兔人家也没说什么。至于太后，只好给她讲大道理，讲顾全大局；背后县官韩、小蛤蟆对小麻子说，看来老太君是胡涂了，胡涂了容易说疯话、傻话，可以原谅，不必理她。于是选择日子，送见面礼，对属相，成婚。这时军情也已很急。小安子率领的官军和八个洋人已经逼近。小麻子成婚那天，婚礼的炮声中，还可以听到城外小安子的打炮声。两种炮声搅和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聋。但我们这些延津人，还糊里胡涂沉浸在大王新婚的喜庆中，不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结婚那天，县官韩做司仪，耍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父子都来当轿夫。我是放鞭炮者。我们不图别的，只为能再吃上一顿好饭。曹成本来也想来抬轿子，但因太后刚说过要将他“乱棒打死”，所以没有敢来。瞎鹿本来也想来奏乐，曹成自己没来，便居心叵测地对瞎鹿说了许多上次音乐会唬人的话，吓得瞎鹿也没敢来。耍舅我们几人来了，原想只为吃一顿饭，没想到后来也成了一条罪状。这天放鞭炮，婚礼前半截我放得比较好，后半截出了一次差错，一个钻天猴没放好，炮仗钻到了新娘子裤腿里，把新娘子的长裤炸成了旗袍。小蛤蟆兜头打了我一巴掌。我表面呲牙笑着，心里却恨恨骂道：

“小蛤蟆，我×你活妈，谁放炮没个闪失的时候呢？”

七

大军压境，围住了延津县城。官军十几万，洋人八个，由小安子率领，车辚辚，马萧萧，人马嘶叫，浩浩荡荡开了过来。小安子骑着马，在县城周围耀武扬威地跑，口口声声要捉拿小麻子。他们也知道小麻子已经成婚，说：

“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抓你不算犯法！”

上次小麻子成婚时，因为放鞭炮小蛤蟆打过我一巴掌，我对现在的事态有点幸灾乐祸。但其它人都忙忙如丧家之犬，县城一片混乱。小麻子虽然拥着兔妇在新婚床上，但人急得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人同时顾两头，任是谁也顾不好。他既想与兔妇找乐子，又想着城外的官军和洋人；床上的事没干好，军情也了解不清。这时他就有些恼怒曹成。曹说有了女孩就可以解难言之隐，现在跟兔妇在一起，怎么越来越不见乐子，做起来简直是痛苦，这边把官军也给招来了。他一边派人去乡下捉拿曹成，一边将县官韩、小蛤蟆等人招来，商议对付官军的对策。县官韩见大军压境，已吓得面如土色，害怕官军一旦攻破县城，拿他当汉奸；上次小麻子攻破县城、轰走柿饼脸慈禧太后，他投降小麻子，由洒扫庭除，搔痒，艰苦奋斗，升成师爷；现在官军再攻破县城，他再投降谁去？投降来投降去，成了破烂，谁知人家还接受不接受呢？何况目前还在小麻子手下，不能说投降，一说投降，军官立马就会杀头；只能等一场大战，官军攻破县城，才能考虑投降；那时的投降，前途未卜；所以心烦意乱，没魂没魄。可现在还得为小麻子服务。小麻子不知他这点心理，还以为他是自己的师爷，于是问他：

“韩，事情紧急，你看怎么办？”

韩仍在那里发愣，经小蛤蟆踢了一脚，方才醒过来。醒过来搓手：

“是呀，怎么办呢？大兵压境，兵临城下，我们成了一窝汤浇的蚂蚁了！”

小麻子：

“以前开音乐会，捉蝴蝶，选美成婚，你都出了不少好主意。这回也要发挥积极性。”

小麻子一表扬，县官韩心里又有些温暖，头脑也有些清醒。这时对大军压境也有些气愤，说：

“你说柿饼脸太后可恼，她还是真可恼。什么时候不能进击，趁着人家结婚，大兵压境，这就不够意思了！”

于是答应回去想一夜工夫，想出一个主意，能击败小安子，挽救延津。小麻子同意，说可别超过一夜，别等小安子把县城攻破，你主意再想出来，这主意就白想了。韩点头，离去。临离去之前，又想起什么，跪到地上说：

“要想一夜想出个好主意也不难，请大王答应我一个条件！”

小麻子：

“只要能想出主意，什么条件都可以，你说。”

这时县官韩又不说了。等小蛤蟆上去踢了他一脚，他才吞吞吐吐说：

“也是一桩难言之隐。”

小麻子：

“什么难言之隐？”

韩：

“与大王相处这么长时间，实在不瞒大王，我这难言之隐，藏在心中也有好几年了。这难言之隐，与大王有些相似。我家老婆小蛤蟆见过，已五十多岁，过去讲究‘女大三，抱金砖’，现在却已经不中用了。几年以来，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前几天大王成婚，其实我心里是既高兴又嫉妒，夜里做梦，做的都是说不出口的梦。我今年四十九岁，现在形势紧迫，到了关键时候，活今天不知道明天，所以，我想着大王刚刚选过美，能不能可怜我一下，将选掉不要的美，随便发一个给我，丑俊不论，只要年轻，有点性感就行。只要大王答应我这个条件，我肯定一夜想出个应付官军的好办法。”

小麻子见县官韩提出这种条件，哭笑不得，但军情紧急，容不得考虑，只好答应县官韩：

“这倒问题不大，反正是我不要的，给谁不是给，给你也没什么。只是我如果发一个女的给你，夜里你更不得闲，如何能想出好主意？”

县官韩忙又拜在地下：

“感谢大王救我一命。大王放心，我这人有这个特点，越是有女孩在身边，思维越是敏捷。听说许多大人物，儿媳不在身边，脑子就失灵走神，国家大事都处理错了。为了国家大事，他扒点灰也没什么。我这里有女孩在身边，明天早上你就瞧好吧！”

说完转身就想跑，要到过去的“选美办公室”去翻照片。这时小麻子又叫住他：

“看你对女孩这么感兴趣，我怎么没尝到女孩的乐子？”

县官韩“嘿嘿”一笑：

“大王还是不得要领。等我主意想出来，击退官兵，保住延津，闲暇下来，咱们再细细探讨。”

然后匆匆一拜，三步并作两步往外走。一走走到宾馆西门口，撞开已落满灰尘贴了封条的“选美办公室”，匆匆翻照片，对人，然后简化手续，就让县衙中的衙役去捕捉该女。虽然节奏有些快，萝卜快了不洗泥，但最终晚上八九点钟坐在县官韩县衙办公室临时床铺床沿上的女孩还可以，扎着红头绳，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只是牙齿有些错位，两个门牙各挤出半个，合不上嘴唇。是县城一家卖老鼠药家的姑娘。但兵荒马乱之中，能有这样的也不错。县官韩进得办公室，便把停在那里乱看的衙役撵跑了。虽然老鼠药姑娘头次遇到这事，有些哭哭啼啼；但几个小时过去，县官韩基本还尽兴。这时他点着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想着大兵压境是个坏事，但也是个好事，坏事变好事；不是坏事，也难做成今天的好事。于是一边用手捏老鼠药姑娘的耳唇，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给小麻子想退兵之计。有姑娘拥在怀里，头脑果然“刷刷”地清醒了。

县官韩在这里拥着姑娘想主意，小麻子在宾馆离开他的兔妇调兵遣将。他将一道道命令，下给小蛤蟆去传达。小蛤蟆这些天仍找羊不断，身边又换了一只紫花披头羊，天天得趣，所以哈欠连天。他原想着革命得了延津，就可以在延津久住下去，长期换羊；没想到革命之后，大军压境，要剥夺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过小蛤蟆对形势比较乐观，上次弟兄们来延津，把慈禧太后都轰跑了；现在来了几个官军和细胳膊细腿的洋人，有什么可怕。他将这想法给小麻子说了。小麻子说：

“但愿如此，可我心里总不对劲。你集合弟兄们去吧。”

可真到去集合红眉绿眼的弟兄们，小蛤蟆才发现事情果然麻烦。集合半天，几万红眉绿眼弟兄没有集合起来。到人民广场报到的，仅有几百人，眉毛、眼睛的红绿颜色还不大分明。原来部队在延津驻扎的时间太长，在小麻子全县选美时，红眉绿眼弟兄都在选丑，然后

人人找了一个丑，有的已经生下丑孩子。几万红眉绿眼弟兄，被淹没在延津的汪洋大海里。一和当地土著结合，弟兄们本身也退化了，眉毛、眼睛都同化成延津人土头土脑的模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老婆，锅碗瓢盆，已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忘记自己还是红眉绿眼弟兄。所以听见集合的军号，以为是城里在放电影。就是知道是集合的军号，也忘记了自己也是被集合的一员。什么官军，什么洋人，什么大兵压境，和自己有何关系呢？小麻子小蛤蟆到广场检阅部队，才发现是这种情况，不禁大惊。看着稀稀落落的几个士兵，小麻子问小蛤蟆：

“如之奈何？”

小蛤蟆：

“没想到一在延津住了几个月，大家都成了老百姓。看来，以后再到何地，不要让弟兄们与女的接触，像我，一人发一头小羊，保准不被当地土著同化。”

小麻子：

“如果被羊同化了，不更麻烦？下次一人发一头小狼，敌人一到，到处是狼！”

小蛤蟆摇头：

“狼好是好，就是不好相处，稍不如意，半夜给你一口咬下来，谁受得了？”

这时县官韩一边系腰带，一边揉眼屎到来。

小麻子：

“怎么样老韩，和美女拥了一夜，想出主意没有？”

县官韩：

“想出来了，想出来了。我昨天就说，只要给我一个年轻的，保准想出好主意。我这主意很妙，不用集合弟兄们，不用全民动员，只是继续搞选美就行了！咱们选出几千美，一开城门放下去，放到敌军中，敌军只顾争夺美人，哪里还攻县城？敌军不攻自破，延津就此解围，大王还是大王，蛤蟆还是蛤蟆。这也是我昨夜拥着美人，突然灵感一来，想出的以美制敌的办法。”

小麻子：

“这办法古人用过吗？”

韩：

“古人小面积用过，大面积还没推广。”

小蛤蟆对这新奇的办法也有些兴奋，但说：

“办法很新，就怕群众不同意。”

韩一撇嘴：

“群众还不是那么回事，让广播电视网宣传宣传，谁出美人谁爱国，树几个典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当过多年县官，知道这一套。”

小麻子拍了一下大腿：

“既然弟兄们集合不起来，这有一个现成的主意，咱们不妨试一试。”

于是命令颁布下来，全县选美。口号是：“你家出美了吗？”“出美爱国，不出美可耻。”并画了许多宣传画。但群众觉悟毕竟是有限的。这次选美不同上次，上次选美是随大王享福，这次选美是去冲锋陷阵。把大家发到军营，大家不都成了“慰安妇”和“军妓”了吗？于是全县一片混乱，大姑娘小媳妇，四处躲藏，无一个报名者。后来县城东街倒是出了一个报名者，经体检，是痴呆儿患者。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都钻了红薯窖。情况报告给小麻子，小麻子大怒：

“既然大家不出美女，那就全民动员抗敌吧！”

于是动员全民，小到十五岁如我者，大到六十岁如白蚂蚁者，都必须上前线。不上前线者，杀他全家。有几个抗拒的，果真灭三族。这时小麻子敲着县官韩的脑袋说：

“看来你那一套，还是不行；对付敌人也好，对付群众也好，都得用这个办法！”

然后举了举拳头。

县官韩见自己的一套没行通，羞愧难当，这时忙伏到地上说：

“那是那是，我还是没经过战争状态。”

见全民动员了，小麻子又发布命令，只要踊跃参军，奋勇杀敌，以前有缺点错误的，都可以免除。像曹成等犯了大罪的，也可戴罪立功。这一招也很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上阵热情甚高，要弥补自己的缺点。曹成见小麻子不再追究自己，也有些感动。也披甲上阵，说：

“论打仗，我当年搞过‘望梅止渴’！”

于是又给小麻子用书面献计，让大家“望梅”。可惜没被小麻子采用。

战鼓咚咚，人马嘶叫，小麻子率领我们，与小安子率领的官军，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拉开架式决战。一到战场，两军对垒，战旗猎猎，军号声声，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许多过去是红眉绿眼弟兄的人们，现在突然回忆起自己的身份，忙用红蓝墨水涂自己的眉毛与眼圈。接着一声炮响，小安子与小麻子都从各自军中骑马跃出。小安子与小麻子欠身：

“兄弟，闹得差不多了吧？”

小麻子：

“大清朝闹了几百年，我才闹了几天。”

小安子：

“有我们闹的，就无你闹的；有你闹的，我们就不能再闹，所以得消灭你！”

然后鞭梢一指：

“弟兄们奋力上前，捉住这个叛匪，为国家除害！”

官军呐喊：

“为国家除害！”

向我们扑来。

小麻子棍子一指：

“弟兄们上，打败这些贪官污吏，把权利还给人民！”

我们奋力迎上。

双方厮杀在一起。刀、枪、剑、戟、木棒、刀叉、石头、砖头，都用上了。打了个一马平川。官军十几万，延津人民几十万，几十万对十几万人在原野上厮杀，场面十分壮观。一场战争下来，头颅、胸膛、胳膊、腿，漫山遍野。打着创创大家就红了眼。战场双方一开始虽然素不相识，但像兔子打架，打着创创就红了眼，发了急，拼了命。一有拼命的，死人的，死的是自己的爹爹、弟兄、亲戚、战友、朋友、同学、老乡，剩下就要为× 报仇，就更加奋不顾身。战争更加激烈。从早上打到晚上，不分胜负；点起火把，又打，从晚上打到第二天早上，仍不分胜负。这时小麻子对小蛤蟆说：

“上次吹军号，没把红眉绿眼弟兄集合起来还是对了。遇事还是得动员人民。如果只动员几万弟兄，哪里抵得了官军？几十万人民，就可以抗拒十几万官军！”

打到第二天中午，双方各死了十万人，仍不分胜负。不分胜负双方如何收场？到底我们离家近，官军离家远，这是我们的优势。看我们打得起劲，家乡的第二梯队上来了。就是那些躲选美躲到大山里、地道里、红薯窖里、高粱地里的妇女们，这时都纷纷出来，到前线慰问自己的亲人。甚至有人报名甘为自己的亲人当“慰安妇”。亲人一到，士气大振。我们将官军杀得丢盔弃甲。官军开始溃退了，阵角动了。阵角一动，兵败如山倒。我们乘胜追击，见人就杀；砍敌人头，如砍西瓜。敌人损失十之七八。小麻子一马当先，直接追赶小安子，把小安子追得割须脱袍，像当年的曹丞一样狼狈。小安子眼看就要捉住了，就要被审判，就要被斩首于市；小安子见大势已去了，也想投降了，求得小麻子的宽恕，在县衙甘心洒扫庭除，或者给小麻子搔背，或者等何时小麻子脚气再犯，能代替我去捏脚。这时他带来的八个洋人帮助了他。八个洋人一齐站到山上，发了八个巡航导弹，导弹分别落在追赶的队伍中，大本营，城里，县衙，村庄，田野，河流等等；把我们延津的人民和土地炸得面目全非。正追赶的队伍大半炸死，剩下的残余四散逃命。小麻子耳朵被炸掉半边；小蛤蟆胳膊被炸掉一只。足智多谋的曹成被当场炸死，肠汤流了一地。溃退的小安子和官军，又回过头来追赶我们。至此晚上，延津陷落，小麻子被小安子活捉。小安子说：

“早说让你投降，你不干，死了这么多人，不还是被我捉住？”

小麻子这时英勇不屈，捂着淌血的耳朵说：

“我的马早跑一步，就能把你的脑袋给削下来！”

小安子“咕咕”地笑，说：

“胜利和失败，不就是一步之差吗？麻子，等着从容就义吧。明天开始，把你押到北京，先看看北京的繁华景象，吃吃谭家菜，然后上断头台。”

小麻子：

“就义倒没什么，但我不去北京。”

小安子吃惊，

“为什么不去北京，北京比这里好；再说，去北京路上，你还可以多活几天。”

小麻子摇头：

“我生于延津，长于延津，这次又给延津带来这么多灾难，还是把我杀在延津吧，也给延津留个纪念。”

小安子点头：

“你这点想法，倒是挺让人感动。怪我以前对你了解不深。等我禀告太后，看太后怎么说吧。”

接下去就是一个怎么杀、在哪里杀小麻子陈玉成的问题了。由于延津曾跟小麻子对抗官军，所以现在延津被宣布为“匪区”。没死光的红眉绿眼弟兄，都定为“土匪”，根据罪恶的不同，分别给予处死、无期或有期的徒刑。一些曾在小麻子身边为他工作过的人、跟小麻子干过的人，如小蛤蟆、县官韩、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六指、瞎鹿、我等，一概定为匪首，被一批批缉拿归案，等候处理。曹成本来也是大匪首，但已在战争中炸死，当年英雄一世，后来为了一顿饱饭，为一个土匪拉马坠镫，用心良苦，人既已死，就不好再予追究。袁哨也在小麻子身边干过，本来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他是刽子手，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对任何占据延津的人都有用，所以他沾了职业的光，不但没有追究责任，反而格外开恩，又被小安子选中，作为遗留官员，仍从事原来职业，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和待遇。剃头匠六指，曾为选美服务，罪责难逃，第一批即被逮捕；瞎鹿虽然在家庭中与小麻子不和，但毕竟是小麻子名义上的父亲；小麻子当权时候，还为小麻子演奏过音乐会，所以也在第二批大逮捕时捕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所有的匪首都被抓获之后，除了小麻子是特殊人物，杀头地点需等待慈禧柿饼脸太后批准，其它次要人物，小安子一声令下，都被就地正法了。小蛤蟆临刑时要求抱一只小羊，未获批准，反遭小安子责骂：

“已经腐化成这样子，哪有一个不倒的？”

当初小麻子结婚时，小蛤蟆因为一个钻天炮曾打过我一巴掌，这时看他受刑，我心里感到格外解气。

县官韩临刑前还想投降，看看无望，干脆叹息：

“看来乱世之时，还是不易做官。”

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六指、瞎鹿等，也一同被斩于市井。临刑时，白蚂蚁、白石头父子害怕得直哭，说：

“我们没干什么，就是抬过轿子。”

未被理睬。一老一小，两颗发抖的人头落地。

孬舅、猪蛋临刑前说：

“妈拉个×，脑袋是说没就没了，这样年头，活着也没啥意思。这不是产生伟大人物的时代，死而无憾。”

口气倒很英勇。

瞎鹿、六指临刑前都无说话。瞎鹿小安子不认识。但六指小安子是熟的。上次他随柿饼脸太后到延津来，那时柿饼脸与六指正在热乎，一块捕捉斑鸠，小安子还曾侍候过六指。现在再看六指，对于杀不杀他，小安子有一番犹豫。为慎重起见，他征求六指意见。这时的六指，历经灾难，坎坷人生，已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傻笑着点头。突然想说什么，脸憋得趣青。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像只吞了热薯的狗。小安子摇了摇头，就把有话说说不出的六指给砍了。六指被杀以后，那个多余的手指头还在地上蹦了几蹦，似乎想说什么。

众人被杀之后，小安子将他们的人头挂在县城人民广场的旗杆上，挂了三天。三天之

后，头颅就有些发酸发臭了，哄了许多苍蝇。本来我也应该被杀，我也曾给小麻子捏过脚。但临行刑时，刽子手袁哨见我可怜，与小安子说话，救了我。他说：

“这个小孩，别看人小，心却狠毒，以后可做我的帮手。”

小安子一笑，勾了勾手指头，就把我从死刑犯中勾了出来。从此我成了袁哨行刑的帮凶。他杀人，我托一个盘子，等待落下的人头。一开始有些害怕，后来成了职业，就像火葬场的工人一样，无所谓了。我也曾请教袁大叔经验，为何您老杀人，能面不改色心不跳？

袁：凡是杀的人，没有好人，好人能被官府杀？官府是百姓的官府，官府不杀好人，但并不是说不杀人，坏人还是要杀的。不杀坏人，好人就活不好。所以，咱们这个职业还是很高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再用盘子接人头，就不害怕了。如同接一个狗脑袋或猪脑袋。

众人杀过，开始车裂假太后沈姓小寡妇。其实这时车裂不车裂沉，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沉当年捡草时，除了眼睛，头脑还清醒，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自从做了太后，脾气古怪，满眼蝴蝶，恢复了当年的贵族脾气。发展到现在，已经头脑昏聩，神志不清了。但她罪大恶极，竟敢冒充太后，虽然已神志不清，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不与她计较，但小安子不依不饶，说我侍候太后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太后，如这样的人也敢称太后，我这太监不也成了劊猪杀狗之徒了吗？执意要车裂。车裂沉我倒没什么，只是想起以前她满眼蝴蝶时，我们曾出动几十万人到田野上去捕捉；这轰轰烈烈的场面，仍留在我的脑海里。车裂老太太那天，我莫名其妙地流下了泪。老太太这时已神志不清。绳索分五处拴到她身上，她的蝴蝶病又犯了，眼前的世界，一片蝴蝶。她在那里喊：“我身为太后，为何没人来与我捕捉？”众人都笑。车裂后，从车裂的沉的缝隙处，骨樑处，血肉断裂处，翻飞出无数色彩斑斓的蝴蝶，在空中飞舞，车裂老太太我悲伤，但在接着杀小麻子时，我却丝毫不心慈手软。小麻子比众人多活了一个月。因为奏章报到北京，请示他该死的地点，是让他死在北京还是死在延津，柿饼脸太后态度一直不明。在等待期间，小安子不甘寂寞，又把小麻子的新娘兔妞，跟县官韩搞过一夜风流的姑娘地包天，还有经曹成手选过的美人，一律调到县城，给她们训话，说按她们的罪行也属小麻子帮凶，也一律当斩，但法不责众，选美你们也是被动的，现在只斩一个兔妞和地包天，其余你们听我的话，就可免除你们的罪行。然后一挥手，让袁哨斩了兔妞和地包天，将人头提给众美人看。众美人慌忙伏到地上：不要杀我们，我们听您老人家的话。这时小安子“哈哈”大笑，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鬼子一样，笼起一堆火，让这些美人脱光衣服，每人奶头上插两个铜铃，围着火堆跳舞。他搬来一把椅子坐下，捧一紫砂茶壶喝水，看众人跳，笑。看众人跳过舞，北京太后圣旨终于到了。对小麻子陈玉成的指示是“就地处斩”。这样，小麻子陈玉成，就从容就义在我们延津。杀小麻子那天，袁哨执刀，我捧盘子。执行这天，延津这些匪民全县出动围观，人山人海，看着这场面笑。“杀小麻子了，杀小麻子了！”争相传言。战争厮杀，短短时间，已被人忘到脑后，现在是处理战争祸首。凡是在战争中剩下的人，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杖来看。小安子主持公审大会，历数小麻子的种种罪恶，动乱、灾祸、战争、对人民的残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又掏出太后懿旨，当众读了一遍。接着又盛赞柿饼脸太后的大德，把我们这些普通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众人听后，觉得小安子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上了小麻子的当，被他残害许多，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他罪恶这么大，不杀如何了得？又赞太后对我们的解救。于是一件悲壮之事，变成一桩喜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大家不是来哀悼或悲伤，是而来看笑话。临刑前，人们都探头探脑，许多人搭起人梯，想看一看小麻子受刑的滑稽模样。喝过就义酒，小安子问：

“麻子，还有什么话说？”

这时的小麻子，也被众人的情绪给感染了。怕仍然怕，紧张仍是紧张，但仍从容，镇定，见大家欢乐，情绪也乐观许多，说：

“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

小安子：

“现在后悔也晚了，谁让你调皮捣蛋，参加太平天国，与太后作对？”

小麻子：

“不是后悔参加，而是后悔调皮不够。过去我小时候，十分会调皮；一当了大王，不知

怎么调皮不到地方了。据说历史上许多皇上，贵族出身，十四五岁上台，就会捉弄大臣，在大臣的肚皮上画上箭靶射着玩；我到底是瘟疫之中产物，贫民子弟，咱不会玩这个。就听了贵族曹成建议，选了一次美，也没选出什么乐子！下次再这样，一定学得调皮一些！”

小安子一笑：

“你哪里会调皮，你哪里懂政治！”

然后指着小麻子问众人：

“听他讲的话，还嫌祸国殃民不够，他该杀不该杀？”

众人声如怒潮：

“该杀！”

小安子一挥手，袁哨拴着红绸布的大刀迎面就上去了，小麻子脑袋被劈成两半，一半仍留在腔子上，一半落到了我盘子里。事后，袁哨一个劲后悔：

“这次没劈好，这次没劈好！”

小麻子被杀，人竟不倒，腔子里冒出许多黑烟。黑烟成瘴气，向四处弥漫。很快，漫得刑场对面看不见人，气味似大葱，大蒜，臭狗和臭狗屎。离他近的，很快昏倒，离他远的，争相逃命。逃命过程中，呼爹喊娘，寻子觅爷，相互践踏，死者无数。等大家掩埋这些死者的尸体时，又一次大骂小麻子，骂他死了也不给人民安宁，继续祸害百姓。于是将小麻子暴尸数日，以解民恨。

然后

一九九〇年，延津给陈玉成修了个纪念塔；在当年慈禧下榻处，重修了一个行宫。后人对这两个人感激不尽，多亏他们在大清王朝这段历史，延津才不致有空白。现在有人到延津来，现在的领导人便向人介绍：一、慈禧某年某月到这里来过；二、这里是陈玉成就义处。有了行宫和纪念塔，来延津视察的领导人，又多了一个可以参观的去处。

[返回上层目录](#)

故乡相处流传一第四段 六〇年随姥姥进城（作者：刘震云）

一

舅舅自当了村的支部书记，一扫多少年的愤懑之气，在村里耀武扬威。本来不识几个字，但穿著一身列宁服，挎一杆塑料大头帽钢笔。当然，刚当支书时，平易近人，不耻下问。常说：

“其实我在这位置上也不一定合适，还不是时代使之然？”

但当着当着，就有些支书的样子了。他说：“天转地转，没想到还有今天。”

或说：

“妈拉个x，不行挖个坑埋了你！”

曹成、袁哨等封建地主分子，见了腿就打飘。娘们小孩见了他也不敢仰脸说话。舅舅说：

“你可别真惹急了我，现在不比往常，现在我说挖个坑埋了你，真埋了你！”

舅舅当支书三年，额头正中央起了个大疱。一开始不是大疱，是个红点，舅舅没有在意；后来红点发展成红豆，小疱，大疱，大若核桃；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据说，里边藏的全是飞蛾，何时红肿处一破，小白蛾就从里边飞了出来。听到这种谣传，舅舅十分生气。一次村里放电影，放电影之前，舅舅讲话：

“妈拉个x，说我脑门上这个疙瘩里有飞蛾，有什么飞蛾？你觉得是飞蛾，它就是飞蛾？疙瘩长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你倒知道了？凡是大人物，身上总有些异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明确告诉你们，里边藏的不是飞蛾，是智能，是马列，是搞好延津和咱们村的一整套办法！”

会后舅舅与我走到一起，还气恨恨的。我问他：

“头上这大疱，到底疼不疼？”

舅舅说：

“疼倒不疼，就是时常有些痒。”

舅舅知道我在历史上曾给人捏过脚，触类旁通，便时常叫我去给他捏大疱。一开始捏不到痒处，舅舅有些发急，后来总结出规律，才使舅舅安心。捏脚气主要是捏、搓、挤；捏大疱主要是摸、搔，或用手指头弹。我给舅舅摸大疱，舅舅头冲外在大炕上躺下，倒栽葱，将头搭拉在炕沿上，将大疱亮在明处，让我摸。摸一阵，舅舅舒服地哼哼，这时舅舅说：

“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对###就是它。”

有时怕我不耐烦，还说：

“放心捏，别以为吃亏，不是什么人，我都让他捏的。”

我说：

“舅舅，我没有嫌吃亏。”

后来到了六〇年，因为闹饥荒，全村饿死许多人，因我以前给舅舅摸过大疱，舅舅给了我一团生面吃#我因此没有饿死。所以我当时捏得很用功，很起劲。与领导在一起，只要用劲卖力，最后总吃不了亏。当时与我竞争想给舅舅捏疱的，有好几位：剃头匠六指，他说他多生的一根指头，就是专为领导搔痒的，捏疱的，毛遂自荐，想给舅舅试试。封建地主曹成有一个女儿曹小娥，也跃跃欲试#仗着是个女的，有几分姿色，有事无事，常往舅舅身边蹭。另外还有沈姓小寡妇，白蚂蚁之子白石头（他说他也曾给将相们捏过脚，什么东西！）等等。我听到这些消息，有些紧张；舅舅见许多人争着干这差事，态度也不像以前了，我再给他摸疱时，不再与我聊天，说宽心话了，只是放心地、理所当然地闭目享受。一次还是我沉不住气，问：

“舅舅，听说有好多人都想来给你摸疱呢！”

舅舅半睁开一只眼，漫不经心地说：

“唔。”

不再说话，然后用一只眼睛瞄我，瞄得我心里很不踏实。后来大鸣大放时候，围着他要摸疱的人一哄而散，都转脸去揭露他；摸疱的只剩下我自己。舅舅这才有些感动，拍着我的肩膀说：

“老弟，我算认识你了！”

所以才有六〇年那团生面。

大鸣大放时，舅舅村支书已经当了七年。大家总结他七年，给他提了不少意见：一、七 years 长大疱，疱里到底是什么，直到现在不清楚。说里面是智能，谁个清楚？焉知里面不是阴谋？（袁峭在会场角落黑影里说：三国时魏延头上就长了一个大疱，就是反骨。）开会从来板着脸，与老婆同桌吃饭，都无笑脸，心里到底想的什么？老婆对你都有意见。二、当支书养成习惯，与人远，与鸡猫狗近；见人不说话，见了它们倒眉笑眼开，是什么阴暗心理？鸡猫狗不懂人性#知道什么？你刚给它们笑完，转脸就杀了它们煮煮吃；它们地下有灵，也不会饶你。哪天夜里你不折腾到两三点？将鸡鸭放到锅里游水，然后把人家煮了吃。三、村里不能放电影，一放电影你就讲话。一讲话就情绪激动。平时不讲话，一到放电影就讲，一讲就很长#就激动。心里到底想着谁，非在这场面讲？四、过去爱放屁，当支书以后本性不改，也爱放屁。当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没什么不可以；过去是被窝里放屁，独吞；现在呢？不同以前#觉得自己身价高了，屁也重要了，一放屁，就到裤裆里抓一把，把屁抓出来让别人闻；别人在你身边，不闻不好，闻也不好，使多少人为难；最后弄得你一到哪里去，人家都担心你放屁，弄得你身边不敢站人！五、在仓库里站着拉屎。六、在办事的地方当众撒尿。七、作风问题，村里到底搞过多少妇女？不清楚；为什么妇女见你就抹胭脂？谁家女人漂亮？地主家女人漂亮，你阶级立场难保多稳……

大鸣大放下来，把舅舅批得瘦了一圈。站在人前#天天流汗，最后患了尿频毛病。舅舅在大会上做检查，说一不会自杀，二承认事实。过去调皮一些，没想到积怨甚深。大疱问题，曾给县里韩书记汇报过。当时没讲反骨，只讲是不是飞蛾。韩说，延津这地方，盐碱沙滩，穷山恶水，历来不好呆，别说你，我身上也到处起大疱小疱；又问：我是外来的，水土不习惯，长疱不奇怪，你是本地人，土生土长#喝延津水长大的，怎么也长起大疱？我说：

我哪里是本地人，也是当年瘟疫之中从大槐树下迁徙过来的，当年你站在延津街头迎接，怎么给忘了？韩恍然大悟，摸了摸我的大疤，笑了。当时韩无责备，我也无在意，没想到里边除了飞蛾，还积了些民愤。下边有人喊：不要拿韩做挡箭牌，韩在县城，也正在被轰。舅舅答：这就对了，韩浑身长疤，正在被轰，我头上一个疤，轰一轰也没什么；说不定一被轰民愤泄尽，疤就下去了呢。大家笑了。放屁问题，承认做得过分。管天管地，管不住屁。放屁没错，场合不同，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份。要饭的放屁，别人无非是嗤笑，总统在出访答谢宴会上放屁，就造成不良的国际政治影响。身份不同，屁也不同，忘记了自己是一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与鸡猫狗亲近，与人疏远，是旧习难改。过去在历史上，并无当过支书，只是一个屠宰手。屠宰当然不能宰人，主要是宰动物。过去的习惯，宰动物之前，总要给动物说一些好话，一是使它温顺，冷不防给它刀子，在双方和睦的情况下，在使它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在使它痛苦小一些的情况下，将它送到极乐世界；二是请它原谅，死后到阴间不怪屠夫，只怪脱胎换骨不对。长年积习，一时难改，现在当了支书，还无改掉过去屠夫习性，所以一见动物，就上去温顺；承认这里温顺是不温顺，温顺里边有冷风，有冷气，有阴森森的东西。以此类推，也可以反证中我见了人横眉冷目，其实就是与人亲近，心里不包藏祸心。这是好心一片，天地可鉴，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见人不笑，说明心里是阳光，对大家满意，没有使坏，没想到招来大家的误会。怪我以前与人群相互通气不多，相互不了解，才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我。放电影讲话，心中无鬼。要说心中没想到其它娘们，这不现实。不想别的女人的男人，除非他有病。想都想，到具体干，就有个胆略、时间和责任心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干的比不干的好，干的比不干的光明，不干只是琢磨人家，心理更阴暗。我是属于后一种，如果说有什么阴暗的话，我在这点倒有点阴暗。舅舅母在下边听到舅舅时常想别的女人，哭了。舅舅说：小孩他娘你不要哭，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就没想过别的男人吗？包括你摸不着的电影男明星？舅舅母啐了一口唾沫，不再哭。至于女人为什么见我就抹香脂，原因不太清楚。也许是心里也琢磨过我吧？这个问题不该问我，该去问那些抹香脂的女同志。在仓库站着拉屎，在办公的地方当众撒尿，确有其事，承认，但是偶然，不是每天都在仓库办事地点拉屎撒尿。今后也保不准不拉不撒，尽量注意就是了。请大家原谅。

大家接着又一阵轰，舅舅又解释。这种会天天开到深夜。这天深夜，我又去给舅舅摸大疤。舅舅会上总出汗，身体越发见瘦，已瘦得像一把干柴；脸也显得瘦，把疤衬得更大。舅舅唉声叹气倒栽葱躺着，我给他摸疤。

我说：

“舅舅，你在检讨会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通过这种会，大家对你有重新认识，以前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好的口才！”

舅舅高兴了，爬起身说：

“哎，哎，你说我谈这几点，够不够上记者招待会的？你以前在曹丞相身边呆过，见过这场面。”

我说：

“够，够！世界上有些大人物，也就这样子了。”

舅舅自得地朝地上啐一口唾沫：

“这一帮鸡巴头脑，还不好对付？不能对付他们，我这十来年的支书是怎么当的！等着吧他们，有初一就有十五，初一不会老初一，十五不会老十五。啥时不鸣放了，不轰了，我再收拾你们这帮鬼东西。什么猪蛋，什么白蚂蚁，什么瞎鹿，什么白石头，包括地主分子曹成、袁哨之类，也蠢蠢欲动了，曹小娥街里见着我，也不抹香脂，也不掉屁股了。等着吧，有你们后悔那一天！”

我吃了一惊：

“舅舅，半天你在会上说的不是真心话？”

“你呀你呀，你真是个好孩子。如果我整天尽说真话，还搞什么政治？”

我点点头，觉得过去一个杀猪的舅舅，搞了几年政治，真是一切成熟粗通。看来搞政治也不在年龄，不在文化，不在以前从事的职业，曹丞相、刘邦、朱和尚、樊哙、张良，都不

是什么高贵出身。在我对舅舅赞叹时，舅舅这时又突然幼稚了，草鸡了，重新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叹一阵气，问：

“唉，我来问你，这么闹腾一阵，不会把我的支书闹腾掉吧？”

我：

“你怕闹掉？”

舅舅：

“怎么不怕，岗位一掉，任你万能，也是白搭，从此名不正言不顺。大臣怕皇上，不就这个道理？心里不见得服他。”

我：

“你的支书是谁任命的？”

舅舅：

“姓韩的！”

我拍了一下巴掌：

“是呀，既然你做支书是县里姓韩的任命的，不是村里几个毛人让你当的，现在几个毛人闹会能闹掉？”

舅舅恍然大悟，猛地从炕上爬起来，拍着我脑瓜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么多大事能考虑，这一点小弯弯怎么没想通呢？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明白放心了！看你小子只会摸个大疱，谁知心里也有些小毛贼！”

从些对我另眼相看。舅舅又逐渐精神起来，吃得下饭，睡得着觉。身体又有些见胖。鸣放的间隙，他抽空到县城找了一趟韩书记。韩书记也正在县城被人鸣放，身体瘦得像只剥皮鸡。据他说，大家鸣放他浪费的口水，攒在一起，可供全国人民喝一天了。他以为现在大家都不理他了，见舅舅仍来找他，心里有些感动。一感动，鸡又还原成没剥皮的样子，又在舅舅面前拿出了过去县领导人的架式。他害怕群众，不害怕自己的部属。他问：

“你来干什么？”

舅舅：

“我来看创你。”

韩心里一阵温暖。他掏出两支烟，递给舅舅一支，自己一支，两人燃着烟。舅舅：

“老韩，我来问你，他们轰我们到底有个完没有了？这样一来，谁高兴了，地主反动派，曹成、袁哨、小蛤蟆，这些人，蠢蠢欲动。”

韩用指头点着舅舅的头：

“脚下还是这片土地，头上还是这片蓝天，事情会起变化。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事情没有不变化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听明白了吗？老舅？”

舅舅没听得大明白，听得懵懵懂懂，但他点点头，吸着烟屁回了村。回去后虽然仍然挨轰，但知道事情肯定会起变化。

三个月后，事情果真起变化。以前鸣放放下不说，追查以前鸣放中的反革命语言、反革命分子、右派、右倾、反攻倒算分子。舅舅拍了一下大腿：真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舍得孩子找到狼。你们轰吧？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回头再跟你们算总帐。过去你们都围着我，头上一有大疱，什么六指，什么曹小娥，什么沈姓小寡妇，白蚂蚁之子白石头，都要给我摸。如果我不挨轰，真以为你们是一片好心；一轰才知道，原来你们是一帮子毒蛇，肚子时憋着一肚子坏水，不给你们一个倒肚子坏水的机会，不知道你们活得这么憋屈，现在全倒出来了，咱们一条一条理一理吧。原来你们×了我十几天娘，现在轮到我来×你们，要×足，×够，×个鲜亮和颜色给你们看创，还有地主分子曹成、袁哨，过去总以为你们老实了，改造了，原来你们贼心不死，没有一天不想翻天。你们翻天要翻到哪里去？要翻到三国吗？还当丞相做主公吗？县里韩书记这时也精神抖擞，曾坐小吉普车来了一次，见到舅舅就用手刮他鼻子：

“怎么样老舅，情况起变化了吗？”

舅舅不好意思笑：

“变化了，变化了！”

韩：

“我当初说的明白了？”

舅舅：

“明白了，明白了，再不变化，我就要上吊了！”

韩：

“不要上吊，上吊是白上吊。你上了吊，现在谁来给他们划右派？”

这时开始划右派，划右派有指针。本来韩书记给了舅舅两个指针，说：

“屁大一个村庄，给两个吧！”

舅舅专门上县纠缠韩：

“别看屁大一个村庄，坏人挺多，给六个吧！”

韩：

“这不是卖酱油，可以讨价还价。省里给我的指针也不多，也很紧张！”

舅舅：

“那就五个！”

韩：

“四个！”

舅舅：

“四个半！”

韩“嘿嘿”笑了：

“你呀你，四个半就四个半吧，半个为右倾分子，其实和右派一样，名称不一样罢了，谁还能把他当成人民内部，其实还是五个！”

舅舅领了四个半指针，兴高采烈回村。回来就开大会，发动群众，像以前鸣放一样，继续鸣放；无非以前是鸣放舅舅，这次是鸣放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曹小娥、沈姓小寡妇、白石头等。最后又加上一个猪蛋。本来没有猪蛋。猪蛋在上次鸣放时也没大的动作，只是随潮流提过几条意见。但舅舅说：

“把他加上，很难保证他在鸣放时没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就是没煽风点火，肚子里也对党不满。肚子里有，和说出来，其实是一样的，甚至比说出来的还坏，还阴暗。明枪好躲，暗箭难防。猪蛋比曹成、袁哨坏。当年我当支书，他拿着杀牛刀与我在街上追，抢这个位子。现在我坐了七年，虽说打发他到山上凉快，难保他肚子里不生蛆！”

于是，把猪蛋加上。动员会开过，开始白天黑夜开批判会。历数几个人的条条罪恶，要把我们重新推到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好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几个人加起来的罪恶，肯定比一个舅舅的罪恶大。群众倒了向，开始真心诚意地批判几个坏人。批判之后，开始落实四个半指针。曹成一个，袁哨一个，舅舅首先这么定。他们本来就是地主分子，现在再戴上一顶反攻倒算帽子，合情合理。何况作为地主分子，鸣放中也有言行，也猖狂反攻，你们不戴谁戴？但曹成、袁哨大叫委屈，说舅舅是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他们在鸣放中说话最少，现在说话多的还没戴帽，怎么说话少的倒戴上了？舅舅说，谁让你们是地主分子呢？地主分子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鸣放是让群众鸣放，是让你们鸣放吗？你们夹在中间鸣放什么？你们鸣放一句，就顶群众鸣放十句、一百句，将你们的话放大一百倍，会上数你们说话最多，就该先戴帽子。曹成说：

“老舅，不能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能你一得势，就把人往死里整。想当年我在县城当“选美办公室”主任时，是如何对待大家的？品肉，住宾馆，剃头，搔痒，捏脚，吹喇叭抬轿子，都想着大家。现在你一得势，如何对我这样？我当年是如何对待你的？”

舅舅不吃这一套：

“当年，当年你也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把我们当成劳工出卖，你里边就没有私心？背后就没吃回扣？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我认识得很清楚，表面忠厚老实相，其实心中藏奸；表面为了群众，心中打自己的小九九。你的女儿曹小娥，也不是什么东西，当初掉着屁股要给我摸大疱，鸣放一开始，见面连人也不理，不是右派是什么？这次你不当也行，

让你女儿曹小娥当吧！”

曹成忙说：

“我当我当。她一个闺女家，如果一当这个，今后如何嫁人？”

曹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时袁哨又提出：

“老舜，咱们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我的情况跟曹成不一样，不能和曹成一个待遇。”

舜舅：

“怎么不一样，鸣放时你不也很积极？”

袁哨：

“鸣放时我是说过几句错话，但我的阶级和曹成不一样。当年土改划成分时，就把我给划错了！”

舜舅：

“怎么划错，你还不是地主？走遍天下都知道你袁哨，现在还想逃脱？”

袁哨：

“在大清王朝时，我是一个刽子手；一个刽子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杀人吃碗饭，应该算无产阶级，如何把我划成地主？这是一个历史误会！”

舜舅想了想，觉得袁哨说得有道理。但又说：

“你是当过刽子手，但也当过主公呀！现在咱们按主公那一段说，不说刽子手那一段。”

又拍拍袁哨肩膀：

“老袁，既然已经是地主分子了，再加一顶反攻倒算帽子，也没什么，虱多身不痒，还不就是那么回事。放心，我心里的重点不在你！”

连哄带劝，将这顶帽子给袁哨戴上。接下去两顶半帽子，白石头一顶，六指一顶，猪蛋半顶。本来舜舅想给猪蛋一顶，六指半顶，但猪蛋犯了混，拿着牛刀在街上追人，好说歹说，只好给他换成半顶。白石头、六指是右派，猪是右倾。这时舜舅感叹，主要是指针不够，不然瞎鹿、白蚂蚁、曹小娥、沈姓小寡妇，也都该戴一顶。既然该戴而没有戴，这些人自然对舜舅感恩戴德。曹小娥当天晚上抹了一脸香脂，就往舜舅身上蹭，想看一看能否再让她捏大疱，正好被舜舅母撞上，兜头吐了她一脸口水。对四个半戴了帽子的，舜舅开始实行管制，叫木匠做了一个五斗橱，让五个人每天下午往五斗橱里钻，一个屈格一个。屈格的面积与一个人大小相等，像当年舜舅埋人挖的坑一样，坐不能坐，蹲不能蹲，只能像狗一样蜷缩着。人不是狗，腰肢没那么柔软，一个小时蜷缩下来，出一身淋漓的臭汗。猪蛋钻了两次，开始拿牛刀不钻。其它四个就有意见。舜舅看着猪蛋手里的牛刀，劝其它四人：他是右倾，你们是右派、反攻倒算分子，不能同等对待；他可以不钻，你们必须钻。又说，你们钻不钻？你们不钻，我就让木匠再做四个猴箱让你们钻。猴箱更小。盖上盖子伸手不见五指。几个人忙说，我钻，我钻。从此四个人钻，一个月下来钻得骨散筋软。一见橱子就毛骨悚然。不但见到特制的五斗橱怕，从此见到所有有格子的东西都怕。舜舅何时不顺心，一指五斗橱，几个人像猴子见了耍猴人的皮鞭一样害怕。对鸣放中一般提意见的群众，舜舅与对待四个半人不同，一律采取宽怀大谅、既往不咎的方针。人民内部矛盾，毕竟与敌我矛盾不同嘛。凡是提过意见的，每人踢一下屁股，就可以过关。大家在打谷场上排队，撅着屁股争抢让舜舅踢。舜舅踢不过来，就让我帮着踢。我专拣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屁股踢。也许踢得有趣，逗得大姑娘小媳妇掩面“咕咕”乱笑。说：

“这小鸡巴玩意！”

踢完屁股，大家解散。这时舜舅突发奇想，让大家又重新排队。他从踢屁股中得到启发，要给大家量嘴。刚才踢屁股像军队一样站成方队，现在量嘴变成一排，全村男女老少，一共站了五六里路。量嘴时嘴要抵着，不能打哈欠。量嘴用木匠的墨线和软尺。量了三天，量完。加在一起，换算成米、公里、市里，共有一点五公里，三里。舜舅拿着市里数，知道全村一千多口子嘴的长度总和。于是召开群众大会，讲话：

“妈拉个x，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原来全村人光嘴接起来，有三里地长。三里地的嘴，每天扒开眊目糊就要要吃的，我这个支书是好当的吗？”

大家想了想，三里地长的一片嘴，整天张开嘴就让舜舅做主管饭吃，是不容易。这时大

家才明白自己的无理，惭愧，对不住舅舅，才明白舅舅每日为大家奔波的辛苦和不容易。于是心里感动，齐声大喊：

“不好当！”

舅舅：

“容易吗？”

大家：

“不容易！”

舅舅：

“既然知道不容易，鸣放时还上敌人的当，要把我鸣放死。三里地长的大嘴巴，你们就是各吐一口唾沫，也能把我淹死；我没被你们淹死，真是万幸。如把我淹死，看你们找谁去！曹成、袁哨能管你们吃喝吗？”

大家明白，曹、袁不能管大家吃喝，仓库钥匙在舅舅屁股上挂着。大家忙惭愧地说：

“老舅，不要生气了，怪我们上敌人的当，今后不再这样了！”

舅舅指着自已头上大疤问：

“还怀疑我的大疤吗？”

大家：

“不怀疑了！”

舅舅：

“我跟猪狗亲近，不嫉妒吗？”

大家：

“不嫉妒了！”

舅舅：

“还怪我抓屁吗？”

大家：

“不怪了！”

舅舅：

“还说我撒尿拉屎吗？”

大家：

“不说了！”

舅舅：

“还怪妇女抹香脂吗？”

大家：

“不怪了！”

舅舅这才舒畅地笑了：

“这就对了。大家今后要这么心齐，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事情。我早就说过，群众都是好群众，看我们怎么引导。”

摘下屁股后裤腰带上的钥匙，扔给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去把仓库的大门打开，每人发给一把黄豆，让大家磨磨做豆腐吃。”

问了半天话，最后落脚到领黄豆上，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众人反应过来，开始欢呼。舅舅挥了挥手，众人便兴高采烈、前呼后拥地随我去领黄豆。当天晚上，黄豆都变成了豆腐。大家吃着白嫩的豆腐，共庆舅舅的生日。大家说：

“老舅这人还是不错的，心里有大家。我们批评他半天，他还给我们发黄豆，让大家吃豆腐。”

接着便有人给舅舅的生日写赞美诗。对这些赞美诗，舅舅倒是一笑了之。看了两篇，就不再看了，继续倒栽葱，让我给他摸疤。

二

小蛤蟆说，他会炼钢。县上韩书记说：

“我清朝当县官时，你就在我身边，我可没听说你会炼钢！”

小蛤蟆说：

“俺家祖上就是铁匠。俺爷、俺爹都打过铁。过去县衙大铁门的乳钉，就是俺爷给打的！”

韩犹豫一下说：

“就是你会炼铁，也不一定会炼钢，炼铁炼钢可不一样，炼铁就是炼铁，炼钢就是炼钢，你没听说恨铁不成钢？”

小蛤蟆：

“怎么不一样，钢铁不同，程序一样，没听说钢铁钢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韩笑了，于是让他炼钢。

舜、猪二人当年为谁当村负责人，矛盾很深。舜当了，猪就当不成。于是结了矛盾，曾拿刀在街上追过。猪一有机会，仍跳出来犯上作乱。一次因为一件毛巾被，两人又发生冲突。舜舅对人大喊：

“妈拉个×，别让我真急了，我支书都当上了，还怕你一个屠宰手？看在以前多年是朋友的面上，平时我让你几分，如真急了我，我真挖个坑埋了你！”

没想这次真把猪给镇住了。猪只狠狠瞪了舜一眼，没有往外掏刀子。

为响应号召炼钢，舜舅在村里召开动员大会。舜在会上说，英、美有钢铁，我为何没钢铁？于是比赛，十年超英美。他现在虽钢铁比我多，但人无我多；架不住我人多；咱人多的一齐炼钢，还超不过人少的？到处小高炉，村村架炉，处处冒烟，看一年下来能炼多少钢！锅是铁的，门环是铁的，钉是铁的，娘们头上的簪子是铁的，锅、门环、钉、簪子家家有，人人有，往一块一集合，扔到炉子里就是钢。大家听说后无不同意炼钢。有人提出大家炼钢误了庄稼，舜舅瞪大眼珠说：误了庄稼是一季子，误了钢铁就又要让英美超了一截。不能让帝国主义喘这口气。这时猪蛋躲在黑影里说：

“老舜这样的人会炼钢？他要会炼钢，蚂蚁都会把窝建成钢筋混凝土的！”

舜舅又立即大怒，借着上次的威风一步蹿到猪蛋跟前，立马就要把他打成反革命。群众也冲上去，要揪猪蛋。右派分子白石头，这时反戈一击，也冲上去大骂猪蛋，说：

“他怀疑咱们钢，等钢铁炉点起来，咱先炼炼他！”

舜舅马上同意：

“对，一点高炉就先炼他！让他到钢铁中去见识见识，看咱到底会不会炼钢！出什么问题，我兜着！民兵，把他给我捆起来！”

立即有民兵上去，去捆猪蛋。白石头也上去当帮手。众人有向猪蛋吐口水的，有扔砖头蛋瓦片的。这时猪蛋害了怕。一个舜舅，猪蛋不害怕，他又叉腰，他也敢叉腰；他弄他，他敢拿牛刀；但现在看到群众起来了，他有些怯阵。一个不怕，众怒难犯。一个兔子急了不怕，众兔子急了，不是闹着玩的。他看着民兵手中的绳子，忙红头涨脸说：

“我说错了，怪我年轻不懂事，不会说话。老舜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舜舅见他这样说话，心里才顺过劲来，也是在众人面前挣了一次面子。过去老说老舜是老头吃柿子，拣软的捏；现在不是把硬的也捏了？这才挥了挥手，让猪蛋滚回去，听候处理，说何时不如意，仍炼他钢。众人仍对猪蛋吐口水。顶着一头口水，猪蛋狼狈逃窜。众人大笑。大笑之后，舜舅发动大家展开大讨论，看炼钢到底难不难，咱们炼得炼不了？大家说，炼得了，炼得了。这时右派分子白石头又站起积极发言，说过去的锡匠田鼠，是个呆子，跟一个烂眼圈师傅学了几年，居然都学会了炼锡，给他几个锡碗，他会给你打成一个夜壶；给他一只夜壶，他会给你打成几个锡碗。呆子田鼠都会炼锡，我们不呆不傻，不会炼钢？舜舅对白石头的发言很满意，会散后摸着白石头的脑袋说：

“你有时候还懂事，知道反戈一击，是一个好孩子。何时摘右派帽子时，我先给你摘了。”

白石头非常高兴，向舜舅讨好地吐了吐舌头，跑起来像兔子翻花，一溜烟而去。舜舅说：

“炼钢是可以炼钢，连右派白石头的积极性都调起来了，还不可以炼钢？”

第二天，县上小蛤蟆到来，指挥大家炼钢。这时大家以炼钢为荣，以炼钢为时髦；张口闭口谈炼钢。所以小蛤蟆十分吃香。他架个墨镜，戴个安全帽，每到一处，都被前呼后拥。蛤蟆指指点点。大家按照小蛤蟆的布置，开始在田野上连成片，筑造小高炉。挖坑，筑灶，安炉，拉煤，运炭，收集破铜烂铁，收集铁锅、门环、铁钉、铁铲子、女人头上的铁簪子。小蛤蟆揷着电喇叭，到处宣传：不要怕，不要怕，真金不怕火炼，是铁不怕炼钢，你是只铁锅，炼出来就是钢锅；你是只铁钉，炼出来就是只钢钉；你是只铁铲子，炼出来就是钢铲子；你是只铁簪子，炼出来就是只钢簪子。在小蛤蟆的鼓励下，大家都踊跃交集铁锅和头上的簪子。到腊月三十，田野上铁炉建成，煤炭运来，破铜烂铁全部收齐，这时小蛤蟆一声令下，延津所有高炉点了火。一村一炉，延津共一千〇八个村；田野上一千〇八个高炉，皆一次点火成功；顷刻间，过去的铁锅、门环、女人头上的簪子，都化为乌有。到了晚上，全县一千〇八个高炉一齐喷火，在延津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蔚为壮观。几十万男女老少，像蚂蚁一样穿梭在喷火的高炉之间。人们在炉火光的映照下，个个精神振奋，红彤彤的脸膛上，一珠珠汗儿往下流。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千〇八个高炉之间，展开了竞赛。大家联合起来赛英美，自己之间又有竞赛。姓韩的与小蛤蟆，负责大家的评比。舅舅一心想争先，争个第一，村里有人不争气，个别娘们把自己家的瓦盆，也涂上锅灰当成了废铁交到炉子上；炉子烧到一半，里边“劈啪”乱响，像有人在里边放鞭炮。全村一千多口子，围着炉子傻了眼。大家傻眼，猪蛋这时又在一边偷笑。这偷笑被白石头看到，报告舅舅，舅舅气愤地说，以为他检查老实了，谁知还偷笑，一会把他仍到炉子里。猪蛋听说，连夜逃跑。最后我们炉炼了一炉废铁，得了倒数第一。韩书记在大会上批评了舅舅。舅舅眼泪汪汪，像霜打的笊子一样，蔫着脖子。当然，最后全延津一千〇八个高炉，都炼成废铁，炼成一团铁蛋，铁疙瘩，灭了火在那里扔着。但这不要紧，这时炼钢作为一种运动，已经过去了，大家也就不把这当回事了，离开田野回家。只有一千〇八个废高炉，仍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屹立，瞪着眼睛看着天空。冬天萧杀的日子里看上去，也颇有味道。

废炉停止时，舅舅和韩书记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却是全村和全县一千多口人和几十万人如何做饭吃的问题。因锅都炼成了钢，成千上万户无法做吃的。几十万人站在原野上，一人一双筷子，一个瓷碗，用筷子敲着碗，唱着歌：

用筷子 敲着碗
等待吃饭
不吃饭 就饿死
那可不沾
想吃饭 没有锅
有米难成
急坏了 俺娘们
小子丫环
韩书记 老舅舅
快想办法
好书记 好舅舅
民以食为天

.....

唱得颇有章法，歌声震天。我村人又自动将自己的嘴巴连起来，接成三里路，单独唱给舅舅：

刘小舜 想当年
杀猪宰羊
到如今 成头头
治民有方
搞鸣放 量嘴巴
三里路长

三里长 长三里
多大的饥荒

.....

唱得韩书记、舜舅哭笑不得，心慌意乱。这时小蛤蟆上前，又献一计。在前几天的炼钢中，小蛤蟆是炼钢总指挥，为炼钢失败，炼成一片废炉，已挨了韩书记几巴掌。你说你祖上是铁匠，懂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怎么炼了一千〇八个废炉？回去就关你的监狱。袁哨呢？袁哨哪里去了？袁哨不应打成右派，还应恢复他刽子手的职务，让他回去把小蛤蟆的头砍下来当球踢。把小蛤蟆吓坏了。现在也是将功补过，建议在废炉上支起一块块瓦片，用滚烫的瓦片崩爆米花吃。不要小看玉米花，现今的美国人，最爱吃这种粗粮加工的膨化食品。我们炼钢上虽一时赶不上英美，但在吃爆米花上，却可以一步赶上。韩书记事到如今，觉得小蛤蟆说的也有道理，于是决定予以采纳，动员人民用瓦碴在高炉上崩玉米花。之后，大家一人一小碗雪白金黄的玉米花，捧着蹲在田埂上尝吃。

钢铁炼过，延津又开始放卫星。比赛高炉旁边的田地，谁家的亩产高。一九五九年是个大丰收，高粱长得像娃屯头，谷子长得像狼尾巴，玉米、麦穗长得像个小宝塔。大家都去炼钢，田地成了猪、羊、鸡、鸭的世界，它们随意漫步在田间，许多动物都吃得撑死了。有的猪拱花生吃，吃得躺在地不动，屁股眼里往外流油。大荒洼隐藏的一些残狼，据说也跑出来与猪、羊为伍。狼来了，猪、羊、鸡、鸭才销声匿迹。现在高炉不炼了，人民又回到田地，赶走了动物和狼，开始在这里放卫星。不过具体放卫星不在田间，而是在韩书记的办公室里；后来人盛不下，又搬到县剧院。全县一千〇八个村的头头，在这里放卫星。上次炼钢，因为个别娘们不自觉炼钢炼出瓦盆，俺村得了倒数第一，使大家脸上无光；现在放卫星，舜舅接受教训，决心得个正数第一。上次是娘们不自觉，现在剧院里没有娘们，再不得个第一，最后还怪谁去？有钢怎么了，没钢怎么了？我们钢不如人，但粮食呢？可以放卫星。钢铁只能看，不能吃，人离了钢铁可以活，人离了粮食一刻也活不成。帝国主义可以不给我们钢铁，我们饿不死；我们不给帝国主义粮食，一个个饿死他们孙子。大家欢呼，于是放了起来。开始放卫星时，舜舅第一个站起来，说俺村范家坟有一块地，亩产五百斤。马上又有别的村的头头站起来，说他村李家洼有一块地，亩产六百斤。又有人站起，说他村贾山坡有一块地，亩产八百斤。又有人站起，于是一千斤，三千斤，八千斤，一万斤，三万斤，八万斤，往上长。韩书记和小蛤蟆在主席台上，小蛤蟆负责会场记录。韩书记站起身，激动地看大家，问：还有没有，没有就这样，八万斤，我看也可以了。这时舜舅又站起，搞掉热气腾腾的狗皮帽子（白蚂蚁之子白石头送给他的），一把摔在地上：

“日你娘，俺村双井有块地，亩产十万斤！”

到此为止，延津有块地亩产十万斤，延津亩产十万斤。果然，一个星期后，上了报纸。众人又欢呼，盛赞舜舅做了一件大好事，为村争了光，一扫上次炼钢落下的晦气。村里几个棒小伙，把舜舅抬起往天上抛。

但接着传下一个消息，又让舜舅和我们村措手不及，即大家通过报纸知道我们双井有亩产十万斤田，要来参观。这下让我们抓了瞎。但县上已经下来通知，说从五天以后起，开始接待，县里拨给一万元接待费。有一万元接待费固然好。但亩产十万斤从哪里来呢？舜舅这时着了急，抖着身子在街上乱跑，跑到一个地方停住，抖着双手说：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原想拉屎拉个痛快，谁知还得自己给自己擦屁股，这屁股沾满屎，这屁股如何擦？”

又说：

“如果人家来参观，我就上吊！”

众人也是干着急，跟着他嚼牙花子，也准备上吊。这时右派分子曹成摆出顾命老臣的架势，让他女儿曹小娥传出话来，说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对他来说易如反掌。本来他不想管这种乱七八糟的事，自己是一个右派，天塌也砸不着自己，管它干什么？但看到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领导（指舜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想着上吊，他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只要舜舅能屈驾到他家向他请教，他就可献出锦囊妙计，保大家平安过关。大家闻知，都劝舜舅上门讨教。舜舅一开始不同意，想着一个右派，动不动就关他五斗橱，能有什么好主

意？再说他是右派分子，自己上门去讨教他，也失身份。有了此先例，今后如何对别人？于是憋着不去。但后来日子越逼越紧，外边大队人马马上来参观；人家一来参观，自己与大伙就要上吊，权衡轻重，只好委屈自己，扭扭捏捏上了曹家门。曹成这时正在家中天井里泡着乌龙茶、煮着青梅酒在独自品尝。见到舜舅进来，也不起身，只是说：

“知道你早晚要来！”

把舜舅憋得脸上一赤一白，禁不住说：

“现在是紧急时刻，要在平时，看我不关你五斗橱！”

曹成“嘿嘿”笑了。

舜舅：

“老曹，说吧，有什么好主意？”

曹成：

“不急，不急，先喝盅酒，咱们煮梅论英雄。老舜，你说当今天下英雄是谁？”

舜舅：

“不论英雄，先说办法！”

曹：

“那个不难，那个不难。”

舜舅：

“怎么不难？好好一亩地，现在离参观剩下两天，怎么能使一亩地打十万斤粮食？看来我是要率先上吊了！”

曹：

“你不要怕，喝下这壶酒，保你明天亩产十万斤！”

事到如今，舜舅只好喝下。但这英雄酒喝下，头脑立即发大，晕晕忽忽。这时眼泪汪汪，混淆了是非，开始与曹称兄道弟，说：

“曹老兄曹老兄，事情难办。都觉得当人物头是好事，现在我才觉得不是好事！”

曹也眼泪汪汪，与舜搂着膀子：

“这我知道，我也干过这个。当时的摊子比你还大！”

舜舅承认：

“那是，那是。”

从清早八点喝到太阳偏西，两人喝得烂醉如泥。这时曹才趴到舜的耳边，说出了拯救万民与舜舅的方针大计。舜舅听了，如梦方醒，立即从酒中醒来。仔细想想，仍觉得曹成说的不错。这时虽然清醒了，知道拉开自己与曹成的身份区别，但仍禁不住拍了一下曹的肩膀：

“老曹，老曹，你真是个干过政治的人！”

曹“嘿嘿”笑，说：

“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什么锦囊妙计？曹只问舜舅一些话，就将问题解决。曹问：

“你说，亩产十万斤，可有可能？”

舜：

“狗屁，根本不可能！”

曹：

“这话要是别人说你，你信不信？”

舜笑着摇头。

曹：

“你说别人，别人可信？”

舜：

“大家都种庄稼，谁信这×话！”

曹：

“韩书记信？”

舜挠着手：

“韩无种过庄稼，不知信不信。”

曹啐了一口唾沫：

“别说韩，就是×也不信。一亩地十万斤，十万斤雪白的大米，堆到一亩地里，看能堆几楼高？你不信，我不信，大家不信，大家又这样搞，这就是政治。明白了吗？老舜！”

老舜没明白，坐在那里纳闷：

“既然大家都不信，大家又这么搞，这能起个什么作用呢？”

曹：

“起个引导作用，给人一个理想。有理想我们才觉得有奔头，我当年怎么搞的‘望梅止渴’？”

舜舅恍然大悟，拍了一下脑门，“哈哈”笑了。可忽然又犯愁：

“这我明白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后天来人参观，我怎么应付！”

曹叹口气：

“你到底年轻。道理都明白了，道理之下还不知道办法吗？”

舜舅窘迫地摇摇头。

曹愤怒：

“一亩地产不了十万斤，还堆不了十万斤吗？”

舜又恍然大悟，猛拍自己脑门，“哈哈”大笑：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当是过一回家家吧！”

然后在曹额头上亲了一下，回来开始发动群众，往双井那亩地上堆粮食，堆麦、堆谷、堆雪白的大米。群众见拿粮食堆家家，也觉得好玩，于是像当年支前和土改时分地主家财一样，大家喜气洋洋，齐心从村中仓库往双井堆粮食。全村一千多口子，男女老少，挑的挑，背的背，抱的抱，搂的搂，推的推，拉的拉，还有老太太把粮食放到自己的小脚背上。人在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像成群结队的蚂蚁搬家。舜舅站在土岗上看队伍，拿草帽扇风，说：

“亩产是不是真的，这干劲总是真的！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引导作用是有了！”

然后表情严肃。突然又灵机一动，跳下土岗，指挥大家在双井堆粮时，把五谷杂粮堆成五颜六色的图案。雪白的大米衬底，上边是黄的玉米，红的高粱，绿的绿豆，紫的芝麻，红的红花，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苏联产的黄油，拼摊成许多美丽的图案：五角星、红旗、国徽、玉米穗等。一亩方圆、三层楼高，看上去像一个嫩黄、松软、可口的大蛋糕，颇为壮观。这蛋糕用秤一称，整整十万斤。从第三天起，邻县、邻省、邻国的人都来参观。小蛤蟆摇身一变，由过去的炼钢总指挥，成为现在的卫星总指挥，一扫过去的晦气，喜气洋洋地跟在旁边。大家看了大蛋糕，都精神振奋，赞不绝口，都说，照这样闹下去，闹不了几年，也就共产主义了。世界上就没有苦难、剥削和压迫了。为表彰舜舅卫星放得好，韩书记评舜舅为劳动模范，授予他模范村长、群众的好带头、模范党员等称号，并授予他一个三级劳动勋章。舜舅将这些奖章、奖状，都挂在胸前，整天迎接来参观的人群。一个月下来，把舜舅累坏了，人瘦了一圈。一天晚上，参观人散尽，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倒栽葱躺在炕上，让我给他摸大疱，他闭着眼睛说：

“看来当模范并不难！”

又说：

“看来当模范也不易，累死我了。我现在明白了，像韩书记往上的人，整天为群众操劳有多累了！”

三

白蚂蚁，曹小娥，成了我们村的炊事员。村里弄过大蛋糕，开始办大锅饭。亩产十万斤，还不办大锅饭吗？据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政治比作大蛋糕，一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党派，各种人物头，几亿人，一个麦一道缝，一个芝麻三道棱，一个人一个禀性，利益点各不相同，要把大家拢在一起，不出事，长治久安，就要搞一个大蛋糕。蛋糕大了，利益就好分割，方方面面都好照顾；蛋糕小了，横切竖切，大家的利益都满足不了，大家就会有意

见，就会闹事，就要眼红，就要造反，就要闹革命；反革命当权，革命是革反革命，革命者当权，再闹革命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就像俺们村，双井有现成的万斤重的大蛋糕，香甜可口；这时不办大锅饭还等什么？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谁想吃哪一块，就切哪一块，大家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更能提高觉悟和交流感情。吃了饭拍拍肚皮，就可以像野狗一样四处转游，没有家务，没有负担；因为没有家务和负担，家庭中没有经济利益，夫妻、妯娌、公婆儿媳之间，都失去矛盾点，家庭中也其乐融融，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当然，作为一个家庭，家庭中的妇女们，一下失去矛盾点，没得可闹，反倒感到寂寞和无聊，不习惯，不适应；但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也就只好这么活下去。总之，一切都来自大蛋糕，一个大蛋糕，可以解决诸多思想的、情感的、理论的、现实的问题。一九九五年秋天，两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的洋人，看了这本《故乡相处流传》，出于对延津的好奇，探头探脑用公费来延津看一下，以解任何人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好奇心。他们来到我们村里，舅舅、猪蛋、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沈姓寡妇、曹小娥、白石头、白蚂蚁等，围着与他们说话。他们先问了一些人间趣事，然后大家开始问英国人。曹成问：英国最近怎么样，还是梅杰花心在哪里搞吗？他们说：还是他们在那里搞。这时瞎鹿提出一个问题：六〇年时，英国是否也合了大伙？两位英国人对问题的跳跃和转向有些措手不及，迷茫地摇了摇头。瞎鹿不解：那时毛主席让合大伙，你们怎么不合大伙？弄得两位英国人也糊涂了：是呀，我们怎么不合大伙？

大伙建在村正中路南牛家祠堂里。一个百米大锅，里边每天熬着热呼呼的大米粥。方圆百米的大米粥里，到处在冒着气泡。大伙房旁边，是一个有名的臭水坑。臭水坑有一亩半大，水很深，很黑，很臭，上边常漂浮些死狗、死猫、死猪的泡得发涨或腐去半边身肉的尸体。一九六〇年这年，我两岁，因去看大伙房做饭，不小心曾掉到这坑里被淹死过一次。至今记得我那死去的灵魂，与一帮死猫死狗死猪的灵魂挤在一起，不舒服极了。大伙房除了熬粥，也做干饭、馍馍、枣糕、豆饼、捞面条、烙火烧、包子、饺子、馄饨等，但是每顿都有腌萝卜条。饭就是这些饭，但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一到开饭打钟，大家听到钟声，每人拿一个碗盆，排队领饭。领了饭蹲在臭水坑旁边“稀溜稀溜”吃。大家吃饭时，伙夫白蚂蚁常用围裙擦着手，来到大家中间：味道怎么样呀？大家说：不错呀白蚂蚁。这时地主分子袁哨用讨好的口气说：

“这疙瘩汤是怎么做的，面筋甩得像鸡蛋花，个个不沾连！”

白蚂蚁：

“别管怎么做的，反正是利口呗。”

袁哨：

“就是利口呀白师傅。”

大家对白蚂蚁比较满意。但我一次偷看白蚂蚁做饭，发现他一边揉面甩面，一边拔自己的胡子，把胡子都插到面里了。另一个伙夫曹小娥，青春年华，长得如花似玉。她那鹅黄般嫩的脸，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九九二年这年，我利用公出私自拐到家乡一趟，在臭水坑边，又见到了曹小娥。我以为她已变得徐娘半老，皮肉松弛，口中有臭味，嗓子沙哑，谁知她仍是那样鹅黄般的白嫩，让我吃了一惊。这青春不老的阿物。对白蚂蚁去食堂，大家没有议论。因为白蚂蚁说，他家祖上，曾有做饭的，手艺是祖传，看这疙瘩汤做的。就像小蛤蟆说他家祖上炼过铁一样，一说祖传，大家立即信服；但对曹小娥去食堂，大家议论比较大。有人说是曹小娥父亲曹成上次双井大蛋糕献计的结果，有人说是曹小娥本人偷偷给舅舅摸疤的结果，议论不一。当然，计也献了，疤也摸了。不知从哪天起，我再去舅舅家给他摸疤，发现曹小娥已羞羞答答在门板上倚着，舅舅母在一旁红着桃样的眼睛垂泪。舅舅倒栽葱在炕沿躺着，见我去了，说：

“你回去歇歇吧。”

又对曹小娥说：

“不要羞答，不要怕她，上来摸吧。现在不比往常，她再捣乱，我也头栽葱把她吊起来。要求一个挂满胸章的领导人，能跟要求一个普通群众一样吗？只要他能把事情办好，管谁给他摸疤哩！”

于是，曹小娥就上去捏，我就尴尬地回去歇着。说来也怪，过去曹小娥倒是一个憔悴少女，自给舅舅捏疤，才开始变得如花似玉。后来曹小娥便当了炊事员，我便成了偷看炊事员做饭的一个黑孩。对于曹小娥当炊事员，大家有议论，舅舅说：

“议论就让他议论。议论有两种，一种是善意，一种是恶意；前一种可以接受，从善如流；后一种就要坚决打回去，当它在摇篮里往外爬时，就上去掐死它！”

于是在一次村里放电影之前，公开讲话：

“妈拉个x，又想犯我时候的毛病吗？头上长个大疱，找人摸一摸，又成问题了。大疱问题，不是已经澄清了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怎么现在又出问题了？是谁在煽阴风点鬼火？大疱是正确的，找人摸摸就犯了法吗？你有本事，我犯法你给我铐起来，我跟着你走；你把我铐不起来，我就要继续让人摸。还想轰我吗？还想让我再造几个五斗橱吗？”

又说：

“再说炊事员问题，让谁去当炊事员，是个工作安排问题，人家当炊事员不合适，你当就合适了？指责别人不合适的人，本身就是拈轻怕重。这事允许议论，但再议论也是白议论；我当支书做不了这个主，我还当它干个鸡巴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就是这样！”

大家见舅舅发了火，都发了慌，风向又倒过来，包括一些议论过此事的人，也纷纷上去劝舅舅：

“算了老舅，没人议论！”

“议论也是瞎议论！”

“顶多也就是开玩笑！”

“不能再做五斗橱！”

舅舅这才消了点气，说：

“一口铁锅一千多人吃，一千多人的嘴巴三里地长，老子一人为你们张罗，现在摸个疤安排个炊事员成事了！再闹，我把食堂解散了，不替你们操这份心了！”

大家说：

“有什么大家检讨，食堂不能解散。”

舅舅为曹小娥平议论，曹小娥并没有喜形于色。只是在那里站着，倒是他父亲曹成，这时有些洋洋得意。自从上次放卫星献计，女儿摸疤，他已好长时间没随袁哨、六指等人钻五斗橱了。别人钻，他可以不钻。他觉得自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现在见舅舅为他女儿平议论，即使有些得意忘形，也可以理解。这时另一个右派分子六指受曹成启发，也站起献计。但他一到说话，就像吞了一个热薯的狗，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半天才说：

“我赞成老舅与曹小娥好，干脆，把事情公开，纳她个小算了！我不赞成大伙，我赞成老舅！”

六指一片好心，舅舅勃然大怒：

“什么，赞成我不赞成大伙，这不是把我和大伙对立了吗？我就是大伙，大伙就是我！什么公开，什么跟曹小娥好，跟她好你看见了？你这不是诬蔑、陷害、捉弄我吗？当初打右派，有的可能打错了，但总有一个是打对的，那就是你！真是六个指头搔痒，哪里多你这一道！”

接着，不顾可怜的六指苦苦哀求，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楚，越描越黑），当即把他关进了五斗橱。

曹小娥稳稳当当做了炊事员。每天五更鸡叫，起来洗脸，抹香脂，梳辫子，然后翻墙头跑到伙房与白蚂蚁做饭。后来又传出曹小娥与白蚂蚁有沾连的说法，但都不足为凭，大家没有在意，舅舅也没有在意。曹、白做饭，曹管红案，白管白案。另有几个小猴子负责从双井往大食堂搬运东西，将那五颜六色的十万斤的图案，一刀子一刀子切割下来，搬运回来，供曹、白在百米大锅里把它们变成吃食，然后由一千多张口将吃食“稀溜稀溜”吸进肚，在肚子里舒畅、消化、加工、排泄，直至变成各家各户茅户中的粪便。至于每天吃什么，拉什么，全看白蚂蚁和曹小娥的安排。他们让吃什么，大家就吃什么，拉什么。白蚂蚁做饭手艺高超，疙瘩汤做得不错，得到大家的共同称赞，曹小娥一开始不行，管红案就会做个萝卜炖

肉。一次萝卜炖肉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不行了，大家就有意见了。只能萝卜炖肉？炖肉只能萝卜？白菜、芹菜、菠菜、裙带菜、豆腐、粉条、冬瓜、丝瓜、番瓜、北瓜、西瓜、黄瓜、茄子、辣椒、豆角、元白菜，就不能炖了吗？可炖的名堂多得很，为什么非揪住萝卜不放？对曹的不受欢迎，正受欢迎的白蚂蚁有些幸灾乐祸。曹小娥这时有些惭愧，一次炖完萝卜肉，吃完萝卜肉，涮完萝卜锅，解下围裙，又到舅舅家去给舅舅摸大疱。这时两人自然不只摸大疱。舅舅说：你摸我一个大疱，我摸你两个大疱。曹小娥一来，舅舅就把舅舅母撵走；舅舅母一包眼泪，躲在窗户下偷听。这天两人摸过三个大疱，解衣宽怀，同枕共眠。被窝里两个赤身子拥着，曹小娥谈起了工作的苦恼，说：

“舜哥，看来我到食堂是真不合适，只会做个萝卜炖肉。”

舅舅正在上边得趣，边动作边说：

“什么萝卜炖肉，我就爱吃萝卜炖肉，这不也是萝卜炖肉？”

两人“咕咕”而笑，曹小娥拧舅舅的脸。后来，几个月食堂做下来，曹小娥做饭水平大有提高。舅舅又送她到县上烹调班学习一月。这时不但会萝卜炖肉，还另会炖很多东西，炖鸡，炖鸭，炖狗，炖猫，炖鱼，炖虾，炖螃蟹，炖蚂蚱，炖老鼠，都可以弄出个不同的滋味。一次韩书记到村上检查大食堂，与民同乐，吃了几筷子曹小娥的炖猫，直说不错，让人将曹小娥从灶后叫出来，以长辈身份，拍了拍曹小娥的脸蛋，说她“不错”。村里一千多口子喝着白蚂蚁的不沾连疙瘩汤，吃着曹小娥的多种炖菜，个个体重增加，红光满面。曹的技术提高，白也另眼相看，不再幸灾乐祸，倒责备这“小丫挺的”学得这么快，祖上也没做饭的。但两人也能和平相处，共同做饭。对他们早起晚归一起做饭，耳鬓厮磨，外边虽有一些说法，但两个人之间既然有矛盾，就不至于闹出什么，大家放心。

大食堂吃了半年，双井地的蛋糕越切越少，这时大家才有些着急：有朝一日，蛋糕切完怎么办呢？蛋糕大各方面利益好分配，蛋糕完了各方面不要爆炸？大家见蛋糕越来越小，倒是肚皮变得越来越大，每顿饭都疯了一样，拼命往肚子里吃，害怕有朝一日蛋糕没了，再吃不着。何况蛋糕是人家的，肚子是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于是，吃。蛋糕越小越害怕，越害怕越拼命吃，当蛋糕只剩下一个糕角时，遇上过一个什么节，大食堂改善生活，炖整牛，这顿饭吃下去，一下撑死十个人。这些撑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娘们小孩，平时胃没有那么大，现在见蛋糕小了，拼命吃。牛煮得也有点咸，饱后又喝水，肚子里发酵，膨胀，将胃撑破，痛苦地死去。吃饭时，许多娘们小孩相互使眼色，招呼自己亲人多吃，吃到肚子里就是赚下的；现在在那里撑得原地嚎叫，走又走不了，爬又爬不得，一动胃就疼；将手伸到嗓子眼里，想将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但胃已经开始消化了，已经晚了；最后七窍流血，痛苦地死去。没死的亲人，帮也帮不上忙，挽也挽不住，眼睁睁地看他在那里死，不禁大哭。民间艺人、漏划右派、沈姓小寡妇的丈夫瞎鹿，也在这次吃牛中撑死。自上次右派漏划，他一直存侥幸和感激心理。他与老婆沈姓小寡妇自结婚以来，一直面和心不和，有个儿子小麻子也远走高飞。上次沈姓小寡妇差点被划右派，他还有些幸灾乐祸，岂不知自己也是漏划。他的琴弦如命运，好长时间不拉了；后来自己右派漏划，心情舒畅，常把落满尘埃的琴弦拿起，重新弹唱。瞎鹿虽然人品不好，但人品归人品，文人历来无行，可他的技艺还是超众的，绝伦的：一曲终了，常使村人停下手中正忙的牛套、纺车、稻草绳和玉米秸，想起满腹心事。如果是晚上拉，往往拉得月亮都低了。但艺人也要吃饭，一到蛋糕少时，艺人也原形毕露，没头没脑，与人抢牛吃。正常吃饭知饥饱，饱了饱了，就抹抹嘴不吃了；但与人抢吃，就没有饱不饱一说，拼命往肚子里填，能填多少是多少，后来觉得撑着了，后悔也已经晚了。但艺人毕竟是艺人，别人临死时，都不顾体面在那里嚎叫，七窍流血；瞎鹿一开始是嚎叫，最后临死倒平静了，躺在地上，忽闪着眼睛，随着嘴角流出的血说：

“我死倒没有什么，就是这技艺，从此恐怕就要失传了。”

让大家觉得好笑。

舅舅母没有出息，也在这次撑死的运动中给撑死了。别人撑死可以理解，她也跟着撑死，让人感到不可理解。别人拼命吃是怕蛋糕越来越小，你身为舅舅的老婆，村里的第一夫人，就是全村剩下碗大一块糕，也会有舅舅和你的份，你跟着别人起哄干什么？这不是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吗？这不就不自尊，不自爱，不自强自立，有失身份了吗？也有人从

这件事出发，看出舅舅和舅母的关系破裂得非同一般，舅母看出舅舅依靠不得，所以才这么拼吃。女人活到这份上，也有些可怜。于是就有人谴责吹事员曹小娥，说她是第三者插足，把一个有家有口的女人整成这个狼狈样子。也有人谴责舅舅，舅母再不合意，也是结发夫妻，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过日子还是结发妻；跟你跟了这么多年，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人家人老珠黄，你就找第三者，良心何在？为了一个曹小娥，撑死结发妻，对群众，对后人如何交待？现在人家捂着肚子像生孩子生不下来一样痛苦地上下流血地死去，你遂了心、如愿以偿了吧？但大家猜错了，舅舅听说舅母撑死了，当时赶到现场，除了责骂她没出息，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外，还滴了两眼泪，说：

“孩他娘，你其实不懂我的心！”

这话被当时站在旁边的一个浑身泥汗、远看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污秽的光屁股小孩听到；这小孩后来考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继承了瞎鹿的衣钵。大学毕业，出来成了作曲家。作曲家一天正在睡觉，突然忆起儿时的旧事，想起舅母撑死时舅舅说的这一句伤心话，立即灵感大发，乐思如泉涌。从床上爬起来，带倒了台灯，然后颤抖着身子和手，写下一首曲子：“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后成了流行歌曲，轰动全国。要说舅母死得有什么价值，就在这一点上，还有点价值。

右派分子袁哨，也差点在这次吃牛中加入撑死的行列。但他吃了饭没有喝水，虽然胃也胀，也撑，也出血，口渴难耐，直想喝下一瓢水死也心甘，但袁哨没喝水，最后只是胃出血，而无丧性命。他不同别的被撑的人，他撑了以后还可以走动，于是在食堂墙外的野地里到处走动。想拉屎，空一空肚子；但因吃得太饱，蹲不下。这时另一个右派分子曹成也来拉屎，见袁哨这尴尬样子，不禁说，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哪里像个主公？一千多年前我看不起你，现在我仍看不起你。这句话像一千多年前一样，又激起袁哨的愤怒，不顾肚子撑得难受，上去揪住曹成就打。嘴里骂曹成丧权辱国，把女儿送给一个街头无赖舅舅，因此当上炊事员，做牛毒害革命干部；又说曹成你当然不会撑死，你有个小×做靠山，第一夫人已经死了，她将来就是第一夫人，蛋糕剩碗大，就有她吃的，有她吃的就有你吃的，没有你哪有她，所以你当然不着急了；我们没得小×可靠，当然吃得没出息，这也值得笑话吗？该耻笑的是你自己。曹成骂：早就看出，你是个穷小子，贱骨头，死到临头，还头肉发痒、浪费爷的时间教训你。两人打了半天，各头破血流。这时袁哨突然觉得忘我地挥发一阵力气，肚子有些空了；因打架使劲，突然一下屎也能拉得出来了。虽然一拉一裤裆，把正在打架的曹成给臭跑了，但袁哨因此可以活命了。也是激动自己又得到第二次生命，而这第二次生命是因为曹成与自己辱骂和打架而获得的，所以对曹成也有些感激；不顾裤裆里的屎，绞着两腿跑上去，要与曹成握手，嘴里喊着：

“老曹，谢谢你！”

四

大水来了。延津一马平川，大水到来之前，延津没见过什么水。就是有些沟沟岔岔，水也泛黄无力，里边养不住鱼，养不住虾，只能生存一些癞蛤蟆，浮一些有气无力的精瘦的旱鸭。再就是坑坑洼洼，下雨积些雨水，时间一长就发臭，像食堂前边那个大水坑，里面就飘了死猪，死狗和我的灵魂。我们一见到水，就感到既欣喜又恐惧。我们个个活得没水分。记得我六岁那年，有一次，随舅舅去串干亲。串亲之前下了场大雨，串亲这天却万里无云。到得串亲这村边，一条大河横在面前；过去这里滴水不沾，现在里边浪涛滚滚。所有串亲的人都害怕了，过不去河，与对岸的亲戚隔河相望，大呼小叫。这时舅舅十分勇敢，跳下河，与对岸干亲一起，将一个架子车抬了过去。我就坐在这架子车上。他们这勇敢行动，博得河流两岸人民的齐声喝彩。我坐在架子车上，也觉得骄傲无比。但等过了河，舅舅说，水只没到大腿根，不到裤裆，一切不耽误。这件过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舅舅尚存，那位干亲老头子已经逝世三周年。那是一个和蔼但古板的老人，据说年轻时也英勇无比，当过一段保甲长，会吹笛子；常躺在柳树下的草苫上吹笛。但他七十岁以后，众叛亲离，过得满目凄凉。一次我回去，又与舅舅谈起那次过河，没想到他也记得，说：那次确实没有没到腿根。你看，这么一条小河，这样的水，都在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延津是个缺水的地

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河。我们这里无江无河。但到了一九六〇年，大水终于来了。大雨下了三十天二十九夜，延津一片汪洋。过去没有的鱼、虾、螃蟹，都回来了；天上不时下些尺把长的大鱼，在院子里水中跳。蛙声四起，过去是癞蛤蟆，现在也有了好蛤蟆，癞蛤蟆好蛤蟆，声音杂糅到一起，彻夜不断。大水冲塌了房屋，淹死了猫狗、瘪嘴啰嗦的老太太和天真无邪的娃娃。当然，也有些行为不端的年轻人。过去我们没见过大水，现在大水来了，我们马上学游泳可是来不及。最后大水把我们逼到村西一块土岗上。舅舅、猪蛋、白蚂蚁、曹小娥、曹成、袁哨、六指、沈姓小寡妇、白石头、我，都成了落汤鸡。大家哆嗦着堆在一起，也忘记了各自的身份与性别。舅舅说：

“大水说不来就不来，一来这么大！”

大水之中，右倾分子猪蛋也敢跟舅舅开玩笑，他说：

“这次没到裤裆了吧？”

舅舅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要照过去，定要用关五斗橱吓唬他，但现在五斗橱被大水冲跑了，到哪里关去？这时曹成叹气：

“就等着解放军的飞机了！”

大雨终于停了。

但水还没退，大家仍呆在土岗上。

这时飞来满天蚂蚱。黑蚂蚱一队，红蚂蚱一队，白蚂蚱一队，绿蚂蚱一队，在大水之上的万里晴空中，飞身展翅，遮盖了天空，把天空映得五颜六色。我们站在土岗上，仰脸看蚂蚱。这时穿著学生装的白石头打着拍子，我们齐声唱起了歌：

红蚂蚱 绿蚂蚱

你从哪里来

来这干啥

人都饿肚皮

哪里有好果子

黑蚂蚱 白蚂蚱

请到土岗耍一耍

弄把柴火烧熟你

吃一口

香掉牙

……

许多蚂蚱便落下来。大家赶紧弄柴火，点燃；柴火湿，烧得“劈里啪啦”的。将蚂蚱烧熟，烧焦，果然青香焦脆。大家在土岗上饿了二三十天，一下吃到腥荤，口腔、肠胃一下舒服得受不了，许多人当场昏了过去。舅舅就昏了过去。

蚂蚱过后，接着飞来臭虫。臭虫不能吃。又飞来一队队蜻蜓。蜻蜓像是身上涂了香油，金闪闪，亮晶晶，满世界油香，大家又烧飞舞的蜻蜓。蜻蜓薄薄的羽翼，烧得红里透绿，像乳猪的焦皮一样喷香酥软，一到口就化。一九九一年，一次会议上，一位自视甚高、别人看他也不低的人，把自己比作飞舞的蜻蜓，议论他的人无非是大头钉，我不禁当众大笑。笑后，我觉出自己的不恭，他也愠怒。会一散，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我：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我忙正色说：

“对。”

他：

“那你笑什么？”

我：

“我想起了一九六〇年。”

他一愣，说：

“你什么意思！”

从此不再理我。这是一九六〇年的后遗症。蜻蜓过后，是一群编好队的苍绳。苍绳飞得

低低，透着刚在大便上吸吮过的屎臭味，（哪里来的大便呢？）像低空轰炸机，编着队，滚着蛋蛋，“嗡嗡”地掠过我们的头顶飞去。苍绳过后，竟是满天的烧狗，在夕阳下闪光。

大水终于退去了。田野成了一片沼泽。大家从土岗上下来，各自恢复身份，回村清查自己，看被水冲塌的房屋，冲走的猪狗，失散的娘们和小孩。清点完毕，这时大伙突然感到肚子很饿，各家又无粮食，村里正吃大伙，所以，不约而同聚集到舅舅家门前，请求他早点开伙。舅舅这时不同土岗上的舅舅，可以随便让人开玩笑，大家请愿半天，舅舅才披着褂子从家里走出来，站在门前台阶上，看着众人：

“都饿了？”

大伙：

“都饿了老舅！”

舅舅：

“饿了就知道找我了？”

大伙：

“你是一村之主！”

舅舅：

“现在嘴巴接起来有多长？”

大伙：

“现在嘴巴饿得瘪瘪的，接起来肯定比三里路长！”

舅舅狰狞地一笑，扭头问木匠：

“五斗橱还在吗？”

木匠：

“五斗橱被大水冲跑了！”

舅舅：

“先打五斗橱，再开伙！”

众人只好等木匠打五斗橱，木料不够，大家争着把自己家的门板摘下往街上送。街上响起“劈里啪啦”的打五斗橱声音。残余的右派分子，听到这声音，哆嗦着身子，吓得肚子饿都忘了。众人眼巴巴着木匠打橱。木匠也是一月没吃饭，打得有气无力。众人等得焦急，都迁怒于钻五斗橱的残余右派。但终于打好。众人又去舅舅家请舅舅。舅舅出来，看了看五斗橱，“嗯”了一声，说了一句：

“妈拉个×，一看发了大水，就没王法了！你们的嘴接起来，比三里地还长！看我饿死你们，看我让你们钻五斗橱！”

众人听这话的意思，似乎新五斗橱不只针对右派，还针对众人，都吓了一跳。舅舅又说：

“我怕什么，我老婆都没有了，我怕什么！”

大家更加Du惶，似乎舅舅母的不存在也与大家有关。舅舅见大家脸色Du惶，才满意地叫上炊事员白蚂蚁、曹小娥，向食堂走去。这时大家一阵欢呼，欢呼舅舅终于开恩，让大家吃饭。但真到做饭，才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做饭没有材料，双井十万产量田上屹立的大蛋糕残角，已经让大水给冲跑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又有些慌乱，又开始想乱辈分和次序。有人当场就又跳到舅舅面前“×你妈，没有了蛋糕，让我们吃什么？”

舅舅也有些着慌，忘记了刚做好的新五斗橱；等到想起，抬过来，才将众人镇住。这时舅舅说：

“大家饿肚子，有意见，可以理解，但也不能因此上某些捣乱分子的当。蛋糕角没有了，我也很急，我问大家，这蛋糕角是我吃了么？”

大家回答：

“不是！”

舅舅：

“是俺老婆偷吃了么？”

舅舅老婆已经撑死了，众人说：

“不是！”

舅舅：

“是曹小娥偷吃了么？”

众人：

“不是！”

舅舅：

“对啦，既然不是我及我的人偷吃了，是大水冲跑了，全村三里长的嘴，冲我嚷嚷就不对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我不当负责人，换任何一位，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好办法吗？”

众人想了想，换谁也没有好办法。于是默默无言。舅舅这时厉声说：

“再嚷嚷肚子饿，就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我就把他关到五斗橱里，看不先饿死他！”

众人悚然。

这时舅舅又脸转笑容，说：

“当然啦，我也尽力给大家想办法，白蚂蚁、曹小娥！”

白蚂蚁曹小娥答：

“到！”

舅舅：

“到仓库扫扫仓底，看地缝里还有什么粮食没有，有什么，做什么，熬一锅稀粥给大家喝！”

众人欢呼。这时都觉得舅舅这人通情达理，觉得刚才的愤怒没有道理，闹的人都有些惭愧，纷纷说：

“老舅，刚才我们说的不对，怪我们年轻不懂事，您老人家不要计较！”

舅舅：

“没什么，没什么！大家放心，不会让大家饿死！抬五斗橱我也是开开玩笑。那东西能让大家钻？那是给几个残存的右派分子预备的！”

大家放心，簇拥着舅舅，向他说着好话。

白蚂蚁、曹小娥从仓库地缝里扫出八斤在大水中发芽的巴豆。当晚便熬了一锅巴豆汤。巴豆少，只好拼命往锅里加水。盛出的巴豆汤，照得出月亮。一千多只碗，一千多个月亮，上下颠簸着往人肚子里去。大水冲巴豆，巴豆发了芽，大家都盼自己碗中的巴豆多发芽，发好芽，一层层飘在月亮上。巴豆通气，喝下巴豆汤当晚，全村各家各户，屁声不断，像战场上密集不断的枪声。

这时，县上韩书民来了，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大家收集猪尾巴往上交。谁要猪尾巴？苏联。苏联是老大哥，现在翻了脸，趁我们大水刚过，缺吃少喝之时，向我们要猪尾巴。大家都很气愤，说苏联这人太不仗义，趁人之危。但韩又说：宁肯饿死，也不欠人债，不在敌人面前没有面子。当然，也有一些人发生疑问：当初向苏联借债，并不是我们的主意呀，现在怎么要饿着我们交猪尾巴？立即遭到大家的批判。那么多领导人，还替你拿不得主意了？老舅，搬五斗橱！大家思想便统一了。统一之后，便饿着肚子找猪尾巴。但大水刚过，猪全被冲走，猪不在，猪尾巴焉存？于是大家到大水刚过的沼泽地去找。当然，这等于大海里捞针，碰到碰不到全在运气。这时舅舅规定：找到一根猪尾巴，发一颗巴豆。又说，找到死猪，猪尾巴上交，猪肉咱们吃了。大家拼命找猪。最后竟在沼泽中找出十来头。当然，其中有五头像猪，又好象不是猪；从头和身躯看，不是；从尾巴看，是。舅舅说，只要尾巴像，就算它是。于是，割下十条猪尾巴，让白石头星夜赶到县城去上缴，十头没有尾巴的大死猪，便放在大伙房食堂去炖。当晚满村一片飘香。众人兴奋，激动，热情难捺。捧着碗挤在食堂门口，相互问肉熟了没有。舅舅从伙房出来，许多人讨好地说：“老舅，熟了没有，你先尝尝，你尝我们放心！”

舅舅说：

“尝我是要尝的！”

又不失时机地说：

“吃了猪肉，大家不能忘本，要想着感谢一个人！”

大家说：

“知道！”

舅舅说：

“知道？我问你们，到底感谢谁？”

大家齐声：

“感谢老舅！”

舅舅摇摇头。大家不解，这时舅舅说：

“感谢苏联人。他不要猪尾巴，我们哪里有猪肉吃！”

大家哄堂大笑，便又敲着碗等吃猪肉。到晚霞消失在西山的时候，白蚂蚁一声口哨，猪肉终于炖熟了。大家一人一碗猪肉，捧在怀里吃，相互比肉的肥瘦程度。这天天上没有月亮，碗中也无月亮。本来一人一碗肉不算太多，但这天又有十几个给撑死了。人们把撑死人的尸体抬到舅舅跟前，问舅舅怎么办，舅舅啐了一口唾沫：

“妈拉个x，尽是些没皮没脸的家伙；把他们扔到野地里喂狗！”

于是把这些人扔到野地里喂狗。

吃过猪肉以后，韩书记传下指示，说以后不要再吃猪肉了，为渡过灾荒，要粗粮细做，瓜菜代粮；早晚吃稀的，上下午要干活，中午吃一顿干的。接着，韩用马车运还来一车糠皮、麸皮的黄色混合物，让大家粗粮细做。从此，大家早晚吃稀的，喝糠麸稀粥，一人一碗；中午吃干的，吃糠麸窝窝头，一人一个。为了粗粮细做，糠麸中又搀了许多稻草和树叶。袁哨吃着说：

“比日本人配给的混合面还难吃！”

立即被人批斗一顿，舅舅又把他关进五斗橱一天。这细做的粗粮吃下去不消化，在胃里凝固成实蛋蛋，下边拉不出来。有时需要父子、母女、夫妻相互往下扣挤。因为拉屎，常有肛裂的。那些肛裂了，扣了、挤了仍拉不出来者，就被活活地憋死了。六指的干爹大六指，就在这次粗粮细做中憋死了。临死时对六指叹息：

“儿呀，我可真后悔。”

六指：

“干爹，你后悔什么？”

大六指：

“我后悔自己的脱生，我不应该生成人，应该生成一匹马！”

六指吓了一跳，以为干爹临死时昏迷说胡话，就问：

“马比人好？马不愿脱人，现在人愿脱马？”

大六指点点头，说：

“我要脱马。如果我是马，吃了这稻草肯定能拉得出来，现在就因为是人，才活活地让憋死了。”

六指觉得干爹说得有道理，点点头。大六指见自己的观点得到人赞同，高兴地放心地死去。他生前没有脱成马，死后身子、面容一阵抽搐，变形，最后变成一匹马相，才不抽搐了。这时又有人说，变马是一种办法，如果这时有瓶香油，憋得厉害时，喝一口香油，肠胃润滑了，肯定能通下去，拉出来。可现在糠麸都日渐减少，哪里还有香油？不过香油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许多娘们小孩临憋死时，嘴里都喊着：“香油，香油！”

但糠麸也有别的粮食如麦子（多香的麦子呀）、玉米、大豆、高粱所没有的好处，即它在做饭食时，比别的粮食下去得慢。虽然憋死一些人，但没有憋死余下的人，看着仓库还有积存，伙房还在冒烟，心里总踏实许多。大家在吃了糠麸之后，开始瓜菜代粮。舅舅亲自指挥，让大家在退水后的沼泽地里寻找瓜菜。但大水刚过，哪里还有瓜菜？没有瓜菜，有些死猫、老鼠也行啊。但死猫、老鼠也没有，能在沼泽的稀泥中寻出十头大肥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千把口子人只找到些毛草、毛根和已经被淹死的毛毛虫。最令人惊喜的收获，是在大荒洼一个人烟罕至的臭水潭上，捉到几十只已经腐烂的西葫芦。毛根、毛草，舅舅让在石磨上磨了磨，像糠麸一样熬稀粥或是蒸窝窝头。毛粥、毛窝头虽然没有糠麸顶饥，

但是它发甜，而且吃下去不在胃里团成蛋蛋，可以顺利排泄下去。因此人们说，还是毛饭好。毛毛虫好办，用大火一烧，毛没了，成了一团结实收缩的肉条，吃下去，肠胃立即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和舒服。可惜毛毛虫不多，都被舜舅关到了仓库，说肉食平常不吃，据说领导人都不吃肉了，我们也不吃，等着过春节时再吃。几十个腐烂的西葫芦，也被舜舅关到了仓房，他一个人拿着钥匙。几天之后，有人反映说，毛毛虫大伙不吃，西葫芦大家不吃，但有人发现夜半时分，舜舅常一个人躲在仓房自己偷偷吃。大家群情激奋，都对舜舅有意见，说他身为支书，大家的带头人，生死时刻，大家的命运你手里攥着，这时你不替大家考虑，反倒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吃毛毛虫，是何居心？有没有良心？这样大家如何信得过你？今后还如何跟你前进？你今后还如何开展工作？舜舅听了，十分气愤，一天对我说：

“我就是吃了毛毛虫，怎么了？”

接着激动出眼泪。这时我同情舜舅，知道他的苦衷。原来上次在吃糠麸中，他也差点在胃里结成蛋蛋给憋死。何况舜舅母已经死了，没人给他从下边往外掏。本来我给他摸过大疱，可以给他掏；曹小娥给他摸过大疱，是他情妇，可以给他掏；但他一开始没有叫我们俩，自己在那里鼓捣。鼓捣不成，又叫我们俩，这时肛已四分五裂，血肉模糊，一塌糊涂，无从下手。所以再不敢吃糠麸。现在有了毛毛虫和西葫芦，所以偷吃一些，防止再憋，也使下边休养生息。

我看这时的舜舅，也瘦成一根麻杆，就不再说什么。这时传出，说揭发舜舅偷吃毛毛虫的，是伙夫白蚂蚁。因为仓库离食堂最近，只有白蚂蚁半夜起来到食堂做饭，才能发现舜舅偷吃仓库的毛毛虫。舜舅听说此消息，立即撤了白蚂蚁的炊事员。白蚂蚁痛哭流涕，跪下给舜舅磕头求饶，说自己没有揭发舜舅；自己的炊事员就是舜舅给安排的，还能不知个好歹？又说就是不是自己揭发的，以后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后再不胡说八道；有嘴就当无嘴，保证平均一天不说到一句话。接着又是打自己的脸，又是撕自己的嘴，说：

“老舜，还让我干炊事员吧，不然我就没有活命了！”

但舜舅一点不同情，说：

“就是你没说，炊事员也当不成了！”

白蚂蚁问：

“我不当炊事员，让谁当？”

舜舅：

“我，我当。”

这时白蚂蚁大眼瞪小眼，再说不出话。于是，村里从此舜舅亲自兼炊事员，炊事员就成了舜舅和曹小娥。舜舅半夜起来，跳过墙头，与曹小娥一起给大家熬糠麸粥抑或是毛根粥。这时有人又说，今后舜舅偷吃毛毛虫，更方便了。又有人说，何止偷吃毛毛虫，过去白蚂蚁和曹小娥共同做饭，大家还有议论：这老舜和曹小娥本来就有一腿，现在一起半夜做饭，更是稀粥灶下乱七八糟了。没想到过了几天，舜舅把曹小娥的炊事员也给撸了，村里的炊事员只剩下舜舅自己。从此半夜起来做饭，只有舜舅一个人。这时大家觉得舜舅有些不仗义，说撤掉白蚂蚁的炊事员大家可以理解，但曹小娥跟你好了这么长时间，突然又把人家撤了，不像个男子汉所为。一次我也这样问舜舅，从问他为什么当炊事员开始，支书都已经当上了，何必还当炊事员？炊事员还不是听支书的？这时舜舅刚涮完锅，一个人躺在灶怀里剔牙。他听了我的话，淡淡一笑，说：

“看，瘦得像麻杆了！”

我说：

“再麻杆也是支书，何必当炊事员！”

舜舅：

“再支书也是间接，不如直接当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我明白了这道理。也倒吸一口冷气，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但又说：

“就算你当炊事员是对的，但撤白蚂蚁可以，为何还撤曹小娥？她可跟你在一个被窝睡过！”

舅舅：

“睡过是睡过，但现在不是没力量睡了？当初让她当炊事员是为了睡觉，现在睡不动了，还让她当干什么？”

我这时才明白舅舅的阴险。也才明白民以食为天。虽然食色，性也，但到最后时刻，食比色还大。但舅舅对我还不错。说完这些话，从口袋摸出一条毛毛虫给我吃。这时我知道舅舅真在吃大伙的毛毛虫，且将其装在口袋里。毛毛虫味道不错，虽然有舅舅身上的汗腥味。这时舅舅感叹，大家不懂，民众素质低，动不动就想闹绝对平均主义；长官骑马，士兵也想骑马；长官吃毛毛虫，士兵也都想吃毛毛虫。大家分工不同，对不对？他问我。我点点头。以后大家再在一起议论舅舅，说他有多吃多占，不顾全村一千口子人的死活，我就不以为然。虽然他不顾一千口子人，但他也是一千口子的支书呀！就是憋死、饿死全村，他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呀。总不能大家还活着，先把他给饿死、憋死吧？天下知道了，大家怎么看我们？记得小时候看电影《上甘岭》，大家憋在一个山洞里，渴死许多人；师长派他的炊事员去看望大家，还特意给连长——他过去的通讯员带去了一个苹果。连长很感动，你能要求师长给每一个士兵都带一只国光苹果吗？

五

猪蛋领人发动了一次暴动，把舅舅关到了五斗橱里。这些天我琢磨村里要出事，大家进进出出，气氛不大对头嘛。现在果然出事了。也是舅舅麻痹大意，以为自己有五斗橱，可以放心吃毛毛虫，没想到大意失荆州，被一群饥民发动了暴乱，把他关进了五斗橱。舅舅那天半夜正常起床，翻过墙头，到大食堂给大家熬早粥——当然还是糠麸粥。熬粥之前，他先点了一堆稻草火，一个人蹲在火旁烤手取暖。烤完火，又打开仓库取糠麸。取糠麸之前，照例吃了几个毛毛虫、八分之一烂西葫芦。吃过，抹抹嘴，放了两只屁，端着糠麸盆去大食堂做饭。正要出仓库门口，听人发一声喊，舅舅被一条绳索绊倒在地。这时涌上几个黑衣人，将舅舅摔在地上；舅舅要喊，嘴里立即被塞进一个臭袜子；舅舅要反抗，立即被人捆了一个猪肚。接着这帮黑衣人将舅舅抬到大食堂的臭水坑前，又从舅舅家的门口抬过来五斗橱，“一、二、三”，将舅舅不解绑地投到了五斗橱里，然后关上了抽屉门，落了锁。这时几个黑衣人揭下蒙在脸上的黑布，露出眼睛。领头的是猪蛋，协从有曹成、白蚂蚁、六指及村里其它几个刁民。舅舅被活捉到五斗橱以后，立即有人点起灯笼火把，全村一千口子人，都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庆活捉舅舅的胜利。这时猪蛋站在五斗橱上，跺着脚，向村民宣布，舅舅已被活捉了，关在猪蛋脚下的五斗橱里。舅舅为非作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村里的政权，已从暴君手中夺得，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接着列数舅舅的罪状：欺压百姓、强占民女、大灾大难之年，偷吃百姓食粮，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等等。接着又把过去的历史老帐翻出来，即大家在鸣放中给舅舅提的意见：如大庖问题，与猫狗亲近问题，抓屁问题，在仓房办公室撒尿拉屎问题等等，都又重新抖落一遍。接着又说起跃进时为了一个升官得道，讨好领导，虚报产量，堆双井蛋糕，蛋糕角又被大水冲去，才有今天大家饿肚子局面。大家饿肚子，他丝毫不反省，反倒不管大家死活，自己在那里偷吃毛毛虫和西葫芦，你看他心有多狠，多黑！饿着肚子、憋着肚子的千把口人，听了猪蛋的发言，群情激奋；过去有粮吃的时候，大家原谅过你一次；堆蛋糕冲蛋糕也原谅；现在又一个人偷吃毛毛虫和西葫芦，绝对不能原谅。这次控诉，与以前鸣放时不同，那时舅舅可以辩解，现在被人关在五斗橱，嘴里塞着臭袜子，有话说不出。既然有话说不出，就等于没话，等于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时猪蛋又让人把仓库的毛毛虫和西葫芦抬出来，让大家参观。说：看，西葫芦都烂了，他宁肯让西葫芦烂下去，也不让大家吃。大家更愤怒了。这时猪蛋问：

“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

大家异口同声喊：

“不能！”

猪蛋：

“他实际等于在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我们能让他再吃喝下去吗？”

众人：

“不能！”

“他现在在五斗橱里，大家说怎么办？”

疯了的民呐喊：

“砸死他！”

猪蛋这时笑着摆手：

“砸死我也想砸死，别说砸死，就是抽了他的筋，剥了他的皮我都不解恨。只是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还得讲政策，从今往后，就让他五斗橱里呆着吧！”

处理完舅舅，村里就该成立暴动后的新政权。大家感激猪蛋在关键时候为民除害，除害又是他带的头，自然选举他为支书兼炊事员。这时猪蛋谦虚，看着在五斗橱旁边拿梭标的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说：

“我就不要当了吧？还是选曹成、白蚂蚁和六指吧。我可以跟着打打杂。”

曹成等人抖着梭标说：

“你就不要谦虚了，我们只是协从，何况有的还是右派，不适合当支书，你就当了吧！”

于是猪蛋不再推让，当了支书兼炊事员。他当炊事员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当早的稀粥里，放进五条毛毛虫和三只透烂的西葫芦。可大家毕竟从稀粥中嗅到肉和代粮的瓜菜的新鲜味道。于是大家敲着碗欢呼，欢呼推翻一个暴君，新上台一个替大家考虑、替大家做主的人。这天吃完饭，我在臭水坑旁碰到猪蛋。猪蛋看我眼泪汪汪的，便用身子堵住我问：

“我把老舅关起来，你不高兴了吧？”

我忙垂手答道：

“老猪叔，我没有不高兴。”

他问：

“那么什么眼泪汪汪的？”

我答：

“刚才站在风地里，是风迷了眼睛。”

猪蛋狡黠地围着我转，又趴到我眼上看，突然，用手拔下我一根眼睫毛，说：

“风迷了眼，胡说，我刚才也在风地里站着，怎么不迷眼？分明是你舅舅下了台，你心里不好受吧？”

我说：

“舅舅罪大恶极，组织对他的处理很合适！”

猪蛋指着我对身边的白蚂蚁、六指说：

“看看，这么个小鸡巴孩，就这么不老实，耍两面派，不说实话！把他给我也关进五斗橱，看他说不说实话！”

白蚂蚁、六指上来就扭我胳膊，把我往五斗橱方向拽。一看到五斗橱，我吓坏了，赶忙说：

“老猪叔，别关我五斗橱，我现在就说实话！”

猪蛋用手止住白蚂蚁和六指：

“说吧，说了实话，就不关你五斗橱了！”

我说：

“把舅舅赶下台，我是有些伤心。”

猪蛋对白蚂蚁、六指眨眨眼睛，又问：

“为什么伤心？”

我说：

“过去他当权时，偷偷给过我一个毛毛虫吃。现在你把他关到五斗橱里，今后就没人给我毛毛虫了！”

接着伤心地哭起来。

猪蛋见我哭了。开始搓手。这时说：

“这算是实话，这算是实话！”

接着从口袋掏出一个毛毛虫，一分三半，给六指一个头，给白蚂蚁一个身，给我一个尾

巴。说：

“我这就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又问：

“老舜对你放过什么毒？”

我吃着猪蛋的毛毛虫尾巴，努力去想舜舅放毒。可一时竟想不出来有什么毒；又一想，毒很多，到处是毒，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想起他说过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便说：

“他说过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毛毛虫只能我吃，别人不能吃！”

猪蛋又看六指和白蚂蚁：

“看看，老舜舅有多坏，不打倒行吗？按他说的，毛毛虫只能我吃，你们两个不能吃！”

白蚂蚁和六指正抱着怀里的梭标，埋头吃自己的那份毛毛虫，嘴里忙乱地说：

“老舜舅该打倒，不能批绝对平均主义！”

说完这些，猪蛋不再与我为难，带着白蚂蚁、六指走了。后来我才知道，猪蛋要推翻舜舅，蓄谋已久，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时机。本来猪蛋、舜舅是好朋友，两人联手，曾在历史上干过不少事情。但自从舜舅当了支书以后，两人之间就出现明显的裂痕。原因很简单，过去在历史上干事情时，都是猪蛋排在前，舜舅随其后；现在天转地转，闹土改时，一次偶然的机，舜舅的发言受到县上韩书记的赏识，舜舅便一步登天，成了村里的头头，把猪蛋给拉下了。猪蛋不服气，拿刀子在街上追。追不逞，便开始在下边泄私愤，图报复，处处与舜舅为难。舜舅看在历史的份上，一开始原谅他，宽容他；后来看他实在不象话，才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给猪蛋戴了半个右派帽子。不过舜舅仍是不敢将猪蛋头上箍得太紧了，就像弓上的弦不敢绷得太紧，怕一下弄不好给绷断了。弦一绷断，敌我不分，是非混淆，猪蛋那样鲁莽无文化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但猪蛋往往把舜舅这点宽容，看成是软弱可欺，动不动与舜舅犯刺，炼钢时，曾严重捣乱过。舜舅一气之下，曾差点把猪蛋扔到炼钢炉子里，把猪蛋给吓坏了。看来再恶再霸的人，也怕在高炉里炼化；以恶制恶，是对付恶人的最好办法；将毒蛇揣在怀里，最后只会被苏醒的毒蛇给咬上一口；打蛇要打七寸，蝎子要打心。自从出现扔高炉事件，猪蛋显得老实多了。除了发大水在村西土岗上躲水时，与舜舅开过一个并不善意的玩笑，其它没有出现什么反革命活动。舜舅以为猪蛋老实了，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他整日考虑的是如何消灭绝对平均主义，于是把白蚂蚁、曹小娥的炊事员给撤了，自己当炊事员，安心吃毛毛虫虫和西葫芦。没想到猪蛋在大灾大难之年，突然显露英雄本色，突然发动了政变，把舜舅关到了五斗橱里，自己出马当了头头，搞政变得聚集一帮政治力量，他考虑第一个联合的对象，就是曹成。从客观讲，曹成被舜舅多次压迫过，把他划成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分子，又睡了他女儿，虽然后来舜舅把他女儿安排成炊事员，但现在又把他女儿的炊事员给撤了，这就谁也不欠谁了。从主观上讲，曹在历史上曾有过作为，在政治上有一套办法，可以让他出主意，是个联合对象。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提了半瓶酒（现在哪来的酒？可见猪蛋头脑并不简单，为这次政变做着长期的准备），来到曹成家。猪蛋是聪明人，不拐弯抹角，把真实目的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曹一见酒，眼睛当时就发亮，说：

“不见此物，已多日矣。我说我脑子有些木，有些迟钝，有些跟不上形势，就是多日不沾此物的原因。搁在三国时候，哪天不喝它能过去呢？还记得我的诗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猪蛋不懂诗，但忙点头说：

“记得记得。”

接着又说自己的政变计划。曹爱酒，但一听说要政变，他立即警惕，说：

“这是掉脑袋的事，最好不要拉我入伙。”

又说：

“再说，我与老舜处得也不错，大炼钢铁时，我还给他出过主意！”

猪蛋有些着急，说：

“现在不是大炼钢铁的时候了。现在只说大食堂。你看，小娥在食堂干得好妹的，老舜把她给撤了，这你不恨？”

曹摆手：

“到了这时候，换了我，也会撤人，亲自当炊事员。”

猪蛋挑拨：

“他可睡过你女儿！”

曹是大政治家，不以为然：

“早晚不得让人睡？何况不是亲女儿。”

猪蛋急了，一急，倒找到一个新角度：

“好，你大方，你是个良民，但我问你，你家中粮食还有多少？”

曹：

“自实行大食堂，家里颗粒无有。”

猪：

“家中无粮，依靠食堂，你看食堂的糠麸和毛毛虫能支撑多长时间？”

曹：

“能撑半个月。”

猪拍了一下巴掌：

“你还蒙在鼓里，这不是三国时你骗人军粮时了。告诉你，最多能撑五天！”

曹倒惊了：

“啊？”

猪：

“大伙只能撑五天，老舜却自己在那里吃毛毛虫、西葫芦，最后大家死光了，只剩下他自己。现在的情况，有点像东胜、吴广那时期，赶到长城是死，赶不到也是死，既然都是死，大丈夫何不为干一番事业死？不干肯定是死，干了倒不一定死，咱把老舜关起来，把他的毛毛虫、西葫芦抢过来，分了吃了，还能多活几天。所以，咱们反了吧！”

一说陈胜、吴广，曹这时想通了。小的道理他不同意反，毛毛虫西葫芦他倒不在乎。但大的道理，为了做一世英雄，他同意反。他将这道理向猪蛋说了，以示自己与大家的不同。猪蛋很高兴，忙着点头：

“早知老叔是个胸有大志的人，才第一个与你商量！”

曹感叹：

“我也是没有办法，比如一只老虎，落到了高粱地里，与猫狗为伍，只能听猫狗的使唤了！”

猪：

“那是，那是，你老委屈一次，当一次猫狗吧。你想，你在老舜手下，不也是个地主反攻倒算分子？”

曹感叹不已。这时猪提出曹为政变出谋划策，曹也答应了。

做完曹的工作，猪蛋又去找白蚂蚁。做通曹成工作是用大道理，做通白蚂蚁工作，则是以切身利益为诱饵。人的境界不同，做工作的方法就不能相同。白蚂蚁自被舜舅撤了炊事员，一肚子委屈。后来见曹小娥也被撤了下来，心里才稍安。现在猪蛋来，历数舜舅罪行，又将白蚂蚁的大火给点起来。白蚂蚁：

“我炊事员当得不错，四方八邻，都知我的疙瘩汤做得好吃，为什么把我撤了？就是把曹小娥撤了，也不该把我撤了！她会干些什么？”

猪蛋：

“那是那是，所以咱们才要造反。毛主席这个人不管怎么样吧，但一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就是‘革命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白蚂蚁歪着脖子说：

“但我革命有个条件！”

猪蛋：

“什么条件？”

白蚂蚁：

“革命成功，还得让我当炊事员！”

猪蛋拍着屁股说：

“就是准备让你当炊事员，才革这场命呀。老叔做饭有名气，大家佩服，自把你撤下台，大家都有意见，现在革命，拥你上台当炊事员，也是大家的民意！”

白蚂蚁：

“民意不民意我不在乎，只要让我继续当炊事员！”

猪蛋：

“可以当炊事员，可以当炊事员！”

于是白蚂蚁高高兴兴参加。等参加，革命，革命成功，最后白蚂蚁并没有当上炊事员，炊事员猪蛋自个儿当了。只是给参加革命的人，每人发了几条毛毛虫和半个烂西葫芦。再就是跟猪蛋旁边，时不时还可吃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猪蛋口袋里的毛毛虫。这时白蚂蚁有了委屈和意见。一次他跟猪蛋两人在一起，他撅着嘴说：

“猪蛋，你说话不算话！”

这时的猪蛋已经当上村头，已经换了副面孔，和革命之前的面孔大不一样，板着脸问：

“怎么不算话？”

白蚂蚁：

“早先你不是说等革命成功，还让我当炊事员吗？”

猪蛋：

“早先？早先是早先，现在是现在。革命形势变了，政策也应允许改变。我来问你，你当炊事员会干什么？”

白蚂蚁：

“我会做疙瘩汤！”

猪蛋：

“疙瘩汤是什么做的？”

白蚂蚁：

“糯米和面筋。”

猪蛋：

“现在有糯米和面筋吗？”

白蚂蚁摇摇头：

“没有。”

猪蛋拍了一下巴掌：

“这不结了，你会做疙瘩汤，但现在没有做疙瘩汤的条件，现在只有糠麸和毛根，糠麸和毛根能做疙瘩汤吗？”

白蚂蚁：

“不能！”

猪蛋：

“不能做疙瘩汤，你当炊事员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这件要做的事失去意义，还做它干什么呢？既然这无意义的事你不能做，现在由我来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吗？”

白蚂蚁被这一番道理和思想给绕到了里边，自己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最后只好说：

“可以。”

猪蛋：

“既然你自己说可以，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你虽然参加革命，但革命也给了你报酬，吃毛毛虫和西葫芦。不然，现在你可能就饿死了呢。你总得到革命的好处。”

白蚂蚁想了想，是这个道理，不参加革命，就分不到毛毛虫和西葫芦。于是从此安心当猪蛋随从，不再计较非当炊事员。有时又想：炊事员虽然没有当上，但经过革命总当上了随从，这也算个人物头；与过去相比，总是进步了。心理上得到满足。

跟猪蛋一起造反的，还有六指等人。猪蛋动员六指，也像动员白蚂蚁一样，比较容易。因为六指剃头，现在大饥，人的毛发自然脱落，他已经失业，成了流氓无产阶级。惟一挂在

心头的，仍是那张柿饼脸。猪蛋找他时，他已饥肠辘辘，饿得头脑发昏。发昏之中，猪蛋劝他革命，他念叨自己的柿饼脸，各说各的话题。最后猪蛋说，参加革命吧，革命成功，帮你找柿饼脸。于是六指就参加了。猪蛋还找过袁哨，像找曹成一样，用大道理打动他，说他过去身为“主公”，现在久居人下，挨饥受饿，就这么甘心下去吗？古今中外，大饥之年，历来是烈火燎原、革命成功的最好时机，劝他加入进来，共创一番大业。但袁哨拍了拍自己的腿，又扯开补丁擦补丁的裤子给猪蛋看，腿已经肿得像水牛的肚子了，说：

“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但腿不行了，跑不动了。”

猪蛋看他革命能力确已丧失，就丢手作罢。他要走，袁哨又叫住他，这时换了一副平庸小市民的巴结口气，讨好神色：

“老猪大哥，革命成功，别忘了分我一杯羹！”

猪蛋朝他屋里啐了一口唾沫，扭头而去。既然已丧失革命能力，还盼着革命成功得好处吗？于是，猪蛋撤下袁哨，带领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发动革命。革命的具体步骤，怎么半夜行动、绊绳、活捉，是曹成的主意；活捉后关五斗橱，是猪蛋自己的主意。最后，革命成功，将舜舅如愿活捉，关五斗橱，猪蛋成了支书和炊事员；毛毛虫和西葫芦，熬到粥里几条，几个；革命参加者分了几条，几个；剩下的，仍然在仓房，钥匙由猪蛋拿着。革命之后，曹成有些后怕，回家对曹小娥说：

“我革命一番，就为了几条毛毛虫和西葫芦吗？大道理哪里去了？”

曹小娥正在自己掩面涕哭。过去她跟舜舅好，也是半推半就，半个被迫无奈。后来舜舅忘恩负义，撤了她炊事员，将她打入冷宫，现在听说舜舅被捉，关进五斗橱，她一开始是高兴，后来想起来事情前前后后，百感交集，于是啼哭。现在听干爹这样说话，不禁愤从悲来，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革命，还不都是他妈的为了上下两张嘴！到了这时候，还说大道理！要说大道理，过去你还怂恿我跟老舜舅好，还不是为了你能跟着得到些好处？”

把干爹曹成吓一跳。干女过去是温顺的，现在怎么变成了狮子？但想想前后，觉得干女说得也对，也无非是这么回事，不必讲大道理。于是一边朝嘴里又扔了一个毛毛虫，一边抬着脸“嘻嘻”笑，掏出一条毛毛虫给曹小娥：

“你不吃一个？”

舜舅被关进五斗橱，苦不堪言。臭袜子塞着嘴，蜷缩着身子，他没想到钻五斗橱，是这么难受的滋味。看来以前几个右派分子也不容易。但过去的右派分子被关，还有家属送水。现在舜舅被关，舜舅母已死，无人给他送水。至于群众，群众见他成了落汤鸡，不再是村头，不再是炊事员，墙倒众人推，躲闪还唯恐不及，哪个会主动去给送水？所以舜舅比过去的右派还苦。但他毕竟当时吃了不少毛毛虫和西葫芦，所以才有体力和精神支撑下来。但他感到干渴难耐。这个渴不是湿渴，如干完一场活后大汗淋漓的渴，而是干渴、燥渴、窝囊的渴、有气发不出来的渴，嗓子像冒烟，身子像着了火，有点像上甘岭。他想如果他在这五斗橱里死去，首先不是像在五斗橱之外的许多人那样饿死、憋死，而肯定是渴死。过去觉得饿死、憋死很难受，现在一体会，渴死肯定比饿死、憋死更难受。饿死、憋死是如何来的？是因为发了大水，而在发大水之时，舜舅却要渴死，心中不禁感到窝囊和荒唐。这时他盼着天能下雨，再来一场大水，使五斗橱泡大水里，使他喝水喝个饱。干渴之中，想起政变的前前后后，又觉像做了一个梦。这时怪自己有些大意，低估了阶级敌人的反扑力量。危难之中，让他们政变成功。但舜舅这次没怪别人，只怪自己粗心大意。过去看着猪蛋、曹成、白蚂蚁都已经老实了，没想到他们表面老实，贼心不死，过去老实是大势所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磨刀霍霍。还是革命警惕性不高哇。但最后舜舅又想通了，历史上自己和猪蛋都是平起平坐的人，猪蛋有时还排在自己前边，曹成当过丞相，白蚂蚁在大清王朝也当过村长，他们硬是被自己统治了十来年，有的还给他们打成了右派，时常关他们的五斗橱。自己关了人家十来年，现在让人家关一次，也是应该的。历史总是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千秋万代的江山。这时就心平气和，不再生政治上的气，只是感到生理上的干渴。正在舜舅渴得眼看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大胆喂了舜舅几瓦片水，救了他的性命。本来我也没有胆子给舜舅送水喝，只是这天晚上，我吃了糠麸粥，肚子里结成一团，下边肛裂，拉

不下去，憋得要死，躺在床上十分痛苦，便捂着肚子往街里转游。本来我以前拉得下来，不肛裂，那是因为舅舅当着支书、炊事员，时常给我吃条毛毛虫、西葫芦，润润肠子；现在舅舅不当支书和炊事员了，我跟大家一起吃糠麸，所以也跟大家一样干结。捂着肚子在街上转游半天，不注意转游到大食堂臭水坑前。这时舅舅饥饿难当，已经把嘴里的臭袜子当干粮嚼巴嚼巴咽下去了。他从大橱柜的缝隙中看到我，压成女嗓小声呼唤我。我看四周无人，也是一时胆大，就走了过去。走过去，舅舅说：

“渴，渴，赶紧从臭水坑舀瓢水让我喝！”

我看了看四周：

“我不敢！”

舅舅：

“这又没人，有什么不敢的？等什么时候我出来了，平息了他们，还让你吃毛毛虫！”

提起毛毛虫，我想起以前舅舅对我的照顾，于是说：

“我给你舀水喝，你别揭发我。别说是我舀的水！”

于是我用一个破瓦片，从飘荡猫狗和我的精灵的臭水坑里，舀上来一瓦片水，从五斗橱的缝隙中灌进去，舅舅在里边用嘴接着喝。舅舅边喝边说：

“如饮甘霖，如饮甘霖。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再给我舀一瓦片。”

我又给他舀一瓦片。一共舀了十瓦片，舅舅才止住渴。舅舅之后能活下来，与我这十瓦片臭水大有关系。所以舅舅在获得新生之后，经常在大会上指着我说：

“我所以能活下来，就是因为他！”

接着回忆艰难当年，让大家沉浸其中，最后舅舅眼泪汪汪，使大家十分感动，心肠变软和变得慈善。

给舅舅舀完水，我也感到口渴，我也从臭水坑中舀出一瓦片水，喝下去。谁知喝下去这坑的水，连我也给解救了。本来干结，这时突然感到想拉屎，一蹲下，屎润滑地就出来了。这时肚子一场空，何等舒服。这坑的水，到底有我的精灵存在。第二天上午，猪蛋带着白蚂蚁、六指来到坑前，看到我拉下的那泡湿润的屎，都禁不住说：

“这是谁拉的？不像大灾大难的屎嘛！”

以后我只要干结，就去喝臭水。一喝准能拉下。但我没有把这奇妙的方法告诉别的乡亲。后来，乡亲因干结又死了几十，当时我有些居高临下的幸灾乐祸；现在想起来，心里十分内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怎么私自谋害了几十个乡亲呢？

舅舅喝水之后，新村头、新炊事员猪蛋在村里的位置也出现坍动和裂隙。千把口子群众，开始对猪蛋也有意见。政变刚过，大家比较拥护猪蛋，痛恨前暴君、只顾自己吃毛毛虫、不顾大家死活的舅舅。那时猪蛋把夺回来的毛毛虫和西葫芦，除了分一些给直接革命者曹成、白蚂蚁和六指（对分给他们胜利果实，大家没有意见；人家出生入死半天，多分点是应该的），还将几条、几个毛毛虫和西葫芦，熬在大家的稀粥里。这令大家很感动，大家噙着眼说：猪蛋好，舅舅该下台，舅舅眼里没群众，猪蛋心中有大家。群众对头人的要求并不高，不是要求像雷锋、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大家，唯独没有他自己，而是要求：心中装着他自己，也顺便装着大家就行了。这时猪蛋呼声比较高。但等猪蛋支书、炊事员做了几天，位置做稳以后，就有些懒散、懒惰，对大家不在意了。这时他不再往稀粥里扔毛毛虫和西葫芦，而是将它们锁到仓房里，仅供自己享受；大不了有时高兴，再给身边亲信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条。群众有了意见，猪蛋便在大会上批判绝对平均主义。这时群众感到气愤：

“这不和老舜一样了！”

还说：

“他原来也这样！”

大家拿他和舅舅对比，这时倒又想起舅舅以前当村头，也不是没给大家办过一件好事。面对新坏蛋猪蛋，大家不禁又有些怀念起舅舅，觉得老头头、老炊事员还比猪蛋强些。但大家已经在新头头的领导下，也是敢怒不敢言，但据说，夜里已有人偷偷给舅舅送水。大家不知道送水者是我，以为是一个民心向背的问题。有时历史的发展也很有意思，一个偶然的个人的小举动，也能拨动民众心理的杠杆。但从这民心向背的改变中，我知道猪蛋的倒台，已

是势所必然。

终于，猪蛋倒台，舜舅从五斗橱中被解放出来，又重新上台。县上韩书记带一排兵过来，只用了十分钟，就将叛乱的主谋猪蛋及协从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抓了起来。猪蛋虽然在我们面前英勇无比，动不动就亮杀牛的刀，但在一排兵面前，失魂落魄，束手就擒。曹成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现在也只有感叹的份。他说：“早知这事干不得，到头来还是干不得！”

抓六指白蚂蚁时，两人马上痛哭流涕，说上了猪蛋的大当，现在成了犯人。六指还对士兵们说自己特别吃亏，原说革命成功可以当炊事员，后来炊事员也没当上，现在革命失败，他跟着吃挂落，多么不合算。但群众却不这么认为，有人愤怒地喊：

“你总吃了几条毛毛虫。”

韩书记看着将他们几个抓起来，说：平息你们，不费吹灰之力。又说：主要现在是大饥之年，人们走不动，信息传得慢，不知道这村发生叛乱，才使非法政权存在半个月。如果及时知道，早就像摧破草房一样把他们摧毁了。但最后这信息到底是怎样传到县上的，他没有说，只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摧毁猪蛋、曹成等人之后，韩书记把舜舅放了出来。这时的舜舅，已像缚了很久的小鸡，站立不住，走路不知迈腿，说话不知张口，胳膊不知如何动弹，本来应该看着韩书记哭，他却望着韩傻笑。韩没有在意，接着开群众大会，历数猪蛋反革命政变的罪恶，这时群众早已对猪蛋有意见，有民愤，现在墙倒众人推，振臂声讨猪蛋的喊声，比当初声讨舜舅的声音还大。还有人站起揭发，说猪蛋统治村子这半个月，政治如何黑暗，经济如何不清，如何和亲信在一起吃毛毛虫，吃西葫芦；还有人揭发，猪蛋作风也难保多清，当了头头，有几次去找曹小娥；现在饿成这样，他还有力气想那种事，可见是独夫民贼。批完猪蛋，又见舜舅在五斗橱被关成鸡样、猴样，不禁又同情地流下眼泪，说以前跟着反革命闹暴动真是心血来潮，胡涂油蒙了心；还是舜舅好，还是舜舅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此这般，声讨会开过，韩书记宣布，逮捕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关进县监狱；舜舅仍是村里的头头和炊事员。众人欢呼。这时又成为头头的舜舅，已逐渐恢复成正常人的模样，胳膊腿可以动弹了，缚久的鸡又知道张开翅膀。但一开始仍走不好路，走路不知先迈哪只脚好，走起来胳膊与腿成了一顺儿。他一会走路，先一头扎到臭水坑里饮了个饱，然后一顺儿地蹒跚到韩书记面前，说：

“不要关猪蛋几个人大狱了！”

韩感到奇怪，问：

“怎么不关他们？”

舜：

“要关他们，还不如关我！”

韩：

“老舜，你被关了半个月，头脑仍在发昏吧？为什么不关他们，反倒关你？”

舜：

“你想，他们当政半个月，毛毛虫、西葫芦全吃光了；你不关他们，接着饿死人就该轮着他们；你现在把他们关到监狱，监狱犯人有饭吃，反倒饿不死；这不正中他们下怀？”

韩想了想，觉得舜舅说的有道理，觉得他头脑没有发昏，便问：

“那你说怎么办？”

舜：

“就放他们在村里吧。现在群众认清了他们，想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在群众的专政下，这大饥之年，反倒比在监狱改造得快！”

韩明白舜的意见，觉得舜舅当头头多年，现在考虑问题有长远头脑，于是佩服地说：

“那好，就听你的，不关他们大狱，就放到你手下吧！不管怎样，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说完，韩带着一排兵走了。韩一走，舜走马上任当支书和炊事员。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民兵将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一人塞一嘴臭袜子，给送进了五斗橱，舜舅说：

“这不比县里的大狱来劲？”

六

曹小娥偷吃猪尾巴，被乱棒打死。自此，曹家父女名声扫地。曹成刚参加暴动，被舅舅关到五斗橱里，又出现曹小娥偷吃猪尾巴事件。据曹小娥事后讲，她偷吃猪尾巴，主要是感到自己怀孕了，嘴里老想吐酸水，想吃杏、李子等酸物，但现在到哪里去找李杏？这时她听说咬猪尾巴可以治流涎水，就产生偷猪尾巴的念头。其实这根猪尾巴，已没有猪尾巴的模样。那是苏联人当时要猪尾巴时，缴上去十根，被苏联人淘汰打回的一根，细小如黄毛丫头的小辫子，被当时的炊事员白蚂蚁挂在大伙房屋檐下，当一个食堂的幌子。曹小娥也当过炊事员，知道这里有一根猪尾巴，故而想偷。但猪尾巴挂了一年多，早已风干，收缩成一根干巴巴的柴草一样的小硬棍了。但曹小娥涎水不止，看到这样的猪尾巴，已经觉得是根人参样的宝贝了，想上去衔着唆一唆。红红的嘴唇，咬一根猪尾巴，也景象可现。至于她肚子为什么怀孕，怀的谁的孕，不得而知。按说她以前与舅舅过从甚密，应是舅舅的。但据舅舅说，自从撤了她的炊事员，自己取而代之，双方就无来往，加上怀孕的潜伏期，日子肯定不够。除了舅舅，村子里有力气干这事情的，已是不多。猪蛋倒是政变成功一段，取代舅舅当过一阵头头，吃了几天毛毛虫，是不是连头头的情人也给继承下来了，值得怀疑。马上有人站出来揭发，说亲眼看见猪蛋倒吊着大枪，去找过曹小娥。不过据袁哨分析，找归找，但与猪蛋一同政变者，即有曹成，曹成是曹小娥的义父；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多的是，猪蛋兜里装着毛毛虫，如果想搞的话，什么人搞不到，何必非去搞老战友的女儿？大家觉得他说的有理，就把猪蛋排除掉。这时又想到小蛤蟆，处理政变时，他随韩来过一趟，小蛤蟆喜好此道，是不是他干的，也未可料定。但小蛤蟆喜好的是小羊，并不是女人。所以也给排除掉了。到底是谁干的？在捉住曹小娥之后，大家追查她这一点，比追查她为什么偷猪尾巴还要积极。但曹小娥是在偷到猪尾巴还没来得及用嘴唆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所以两眼仍盯着猪尾巴，满脸干渴，口吐涎水，对肚子里到底怀的是谁的孩子，已经稀里糊涂。但既然被捉住，就不能稀里糊涂过去。舅舅精神抖擞，严加追查。心里当然还有些醋意。曹小娥这时孤立无援，他的爹爹曹成，正被关在五斗橱中。经舅舅一番盘问，曹小娥头脑越发糊涂，一开始是随口乱说，张三李四，村中所有的男人都说了个遍，弄得所有的男人都暴跳如雷，所有男人的老婆都上去抓自己丈夫的脸；后来又闭口不说，直到死，没有盘问出她肚子里到底是谁的孩子，就像当年大迁徙时瘟疫中的沈姓小寡妇，不知小麻子的爹到底是谁一样。这时袁哨总结道，看来一到瘟疫，一到大饥，一到灾害，就容易出些不明不白的孩子。袁对这桩事情，是有些幸灾乐祸。因为他和曹成，总有些面和心不和。盘问过曹小娥孩子，大家开始关心她偷的那根猪尾巴。这时大家又有些奇怪，大饥大灾之年，眼前有一根猪尾巴，我们怎么都给忘记了呢？但这时猪尾巴已被重新上台的舅舅给没收了，揣在了他的怀里。大家不敢责怪舅舅，又把怒气迁到曹小娥身上。都说这淫妇困难时期偷人不说，还偷猪尾巴，现又到处陷害人，留她干什么，活该用乱棍打死。接着一人发一声喊，众人一起上，可怜一如花似玉、屈生延津的美丽少女，就这样死在延津粗野的棍棒之下。舅舅还念旧情，要上前阻拦，但已经来不及，地下已变成一堆肉酱。看着肉酱，舅舅觉得可惜；但待去掏怀里的猪尾巴，舅舅更觉得可惜：原来风干的猪尾巴，现在一经胸中的热气，竟像古墓中扒出的死人，刚扒出头脸栩栩如生，一见空气和阳光，立即随风而散，成了一撮尘埃。现在留在舅舅怀中的，就是这样一条尘埃。舅舅大喊晦气，知其这样，不如早一点填到口中唆了它。

乱棒打死曹小娥之后，大规模的饿死人开始了。村里到了最严峻的时刻。舅舅重新上台十天之后，人们不愿吃的糠麸也没有了，毛根草也没有了。大锅饭关张了，一天三顿没有炊烟。八九百口子人，嘴接起来没有三里长，也剩下二里半，一天三顿饭不沾牙，大家缩成一团，成了一群饥饿的殍鬼。食堂不开张以后，舅舅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五斗橱中的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从五斗橱出来，也成了四只不会迈脚步的缚鸡。十天下来，他们已被渴饿得头脑失灵，见了舅舅，早已忘记以前与舅舅的前因后果，阶级仇恨；看着五斗橱，不知自己如何被关到这里边，以为不是别人关的，而是自己喝醉酒爬进去的；现在把舅舅当成了来搭救他们、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好朋

友。当然，他们每人先扎到臭水坑里饱饮一番，然后乱扯犨舅裤脚：

“饿，饿。”

犨舅兜头吐了他们一人一脸唾沫，骂道：

“妈拉个×，你们也知道饿？现在你们还搞叛乱不搞了？”

这时他们才恍惚记得自己似乎犯过什么事，好象搞过叛乱；但当时为什么搞叛乱，已经记不清了。但一齐顺着犨舅说：

“不搞叛乱了。饿！老犨，赶紧让人到食堂给拿点吃的。糠麸也行，能吃糠麸，就是上天堂了！”

犨舅：

“糠麸？有糠麸我还不放你们！明白告诉你们，食堂关张了。你们也狗舔鸡巴，各人顾各人吧。看你们各人折腾，也是个乐子。能找到吃的，算你们命大；找不到吃的饿死你们，也是活该，总不算关五斗橱关死你们，落到我手上四条人命！”

猪蛋几个人这时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处境和待遇。四个人脸上都露出惶惑和凄凉。其它三个人，便开始埋怨猪蛋：

“都是你搞的，让我们叛乱。现在落到这步天地。”

猪蛋：

“过去的事不说了，赶紧爬着去找吃的吧，不然停一会儿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了。”

于是几个告别犨舅，像蝎子一样爬着身子，四处探头去找吃食。犨舅看着他们几个在地上爬，“咕咕”地捂着肚子笑，边笑边对身边的我说：

“怎么样？好玩不好玩？”

我却没笑，没笑并不是这情景不可笑，而是我也没了笑的力气。我说：

“犨舅，我也饿得快这么爬了！”

犨舅拍着我的脑袋：

“不怕，不怕，你跟我到我家，我给你吃个东西！”

一说吃东西，我浑身长了精神，便跟犨舅到他家。犨舅家犨舅母已死，家里一团杂乱，屋里一股猥猫癞狗的气味。到了他家中，屋里，他又问：

“屋外没人吧？”

我伸头看了看：

“没有。”

犨舅这时伸手到一个壁洞里，竟抓出一团发霉的生面。生面虽然发了霉，但它毕竟是面啊。我两眼放光。我到犨舅家，原来只指望能吃上一耳勺糠麸，就不错了，没想到还能吃到生面。我理解犨舅为什么现在还有精神“咕咕”地笑。犨舅从那团生面上，揪下了鸽蛋般大一团东西，递给我。我赶忙放到嘴里，面立即就化了。那时的感觉，如同现在饥饿时吃了奶酪、酥油、烤乳猪、屎壳螂等等，一进嘴就化。嗓子没觉动，就进了肠胃。立即，我就也有了精神，对着犨舅“嘻嘻”地笑。笑过，又涎着脸说：

“再给我一块。”

犨舅马上将面收回去：

“一共就这么多，你吃光了，我怎么活命？知道你是这种人，我就不带你来。”

不高兴地撅嘴，坐在那里。

我忙不好意思地说：

“那算了，那算了，犨舅别生气。”

犨舅就不生气了，神秘地问：

“味道怎么样？”

我说：

“不错呀。”

这时又发生疑问：

“犨舅，现在糠麸都没有了，这生面你从哪搞到的？”

犨舅说：

“你别管，反正有生面给你就是了。”

这事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那时连糠麸都没有，舅舅从哪里搞到一团生面？叛乱之前，舅舅当头头兼炊事员，也只是吃个毛毛虫和西葫芦；后来叛乱，敌伪当权，一切皆无，现在如何又出来生面？这成了一个缠人、让人苦恼的难解之谜。舅舅当头头的才能我佩服，但在佩服之外，我更佩服这难解之谜。正是有了这难解之谜，舅舅给掐了一团生面，润了我的肠胃，我才活到今天。直到现在，有人常指责我像六指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是个难解之谜。一听到这话，我脸红，不反驳，有时在特定的环境下，还会潸然泪下。这时我就想起了舅舅和那团发霉的生面。

在我和舅舅偷吃生面的时候，村里人也有所发现，他们在糠麸之外，又发现一可以果腹的物品：地皮。什么是地皮？地皮就是大水退后留在地头地脑的大水冲积物，晒干成块状，里边是些草丝、尿沫和盐土。发涩、发咸、发苦、发甜、发晕、发蓝。为舅舅和我所不齿。但这物体救了不少延津人。没有这物体，就没有今天的延津。我们全是地皮的后代。地皮可吃到底是谁发现的，也成了难解之谜。但当时一天之内，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地皮可吃。大家争先恐后，跑着、跳着、蹦着、爬着、立着、走着，纷纷到地里去抢拾地皮。人多，地皮少，为争一块地皮，拳脚相加，死了几十人。那时的饿人单薄，不经打，几拳下去，不用出血，人就死去。不沾染地面，不影响其它地皮。抢到地皮的，就拼命吃，当时又撑死几十人。吃下去，愁肠百结，像吃糠麸一样拉不下来，憋死几十人。剩下的，地皮已被揭光，再无处可揭，瞪着两眼看着没有了皮的大地。不但没有地皮，树皮、墙皮也没有了。据说袁哨曾哭着说：现在有皮的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人皮。这时就传说有人吃人皮。做爹娘的，将孩子互换一下，把死孩子用坛子腌起来，慢慢吃。后来我就怀疑，凡是能从六〇年坚持活下来的，必是吃过死孩子。我甚至怀疑我爹当时也动过腌我吃我的念头。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絮絮叨叨地说，过去我给丞相捏脚时，他吃过猪尾巴，后来苏联人吃猪尾巴，然后两眼发直，紧盯着我看。盯得我发毛。我忙说，爹###我没有长尾巴。后来爹叹口气，不再盯我。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一幕，我也感到后怕，脊梁发凉，出冷汗。我想这是爹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刻。但他到底是我爹，最后竟没有像别的爹一样吃了自己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他老人家的非常人之处。

地皮吃过，孩子吃过，延津开始批量死人。村中一批死一百〇五人，死了七批。最后剩下几十人。整个延津剩下几千人。参加暴动的，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都死在第一批。猪蛋没说什么，临死时拿着一只袜子当烙饼，嘴里咬着说“好香”，目光怪怪陆离。这时舅舅刚吃过拇指肚大一团生面，来到他身边。怪怪陆离的猪蛋，看着精神不倒的舅舅，嘴角流涎，手点舅舅，嘴张了张，已说不出话。舅舅看他难受样子，说：

“该走就走吧，别落得难受。你不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后悔叛乱了，对不对？”

猪蛋摇摇头。

舅舅：

“恨我，对不对？”

猪蛋摇摇头。

舅舅不知他要说什么。这时猪蛋用力指了指舅舅心口，又捣了捣自己心口。舅舅突然心动，说：

“你说咱俩是朋友，过心，不恨我，对不对？”

猪蛋点点头，然后脸变笑容，撒手而去。这时舅舅一步冲上去，怀抱老战友的尸体，大放悲声，“呜呜”哭着流泪。他说：

“除非上次我老婆死时，我才这么难受。”

又说：

“我以为朋友是朋友，谁知敌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白蚂蚁、六指，死时都原形毕露，委琐窝囊，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说什么不头一批死，要拖到第二批，对批苦苦哀求。批奇怪：

“你们不饿吗？如饿，不如早死，早死早不饿，早死早脱生。”

白蚂蚁、六指：

“饿也不想死，饿也不说饿，让我们拖到第二批。”

批不耐烦：

“让你们拖到第二批，你们又想第三批。定了的事，就不能打乱次序。再说你们一开头，别人怎么办？”

然后不由分说，将饥饿不堪的白蚂蚁、六指收了回去。白蚂蚁、六指直到灵魂出窍，还以为是自己显出饿相，才被批收。所以嘴里喊着“大爷，不饿，不饿”，离开人寰。

曹成死时，没怎么闹。只是流着泪说：

“如果搁在三国，就是全国剩一碗饭，也得先给我端过去呀。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岁岁花不同。我无话矣。”

然后蹬腿而去。虽然他话说得很有感情，但在大饥之年，人的感情都饥得粗拉拉的，没有人有工夫听他的废话。所以，他事后说，他六〇年死时，灵魂是孤寂的。

第一批死光，开始第二批。因为大家都这么过，第二批后有第三批。早死晚死是一样，第二批已不像第一批那么啰嗦。第二批中有袁哨、沈姓小寡妇、白石头诸人。袁哨胖，死在最后。临死前，拖着一身空皮囊，在食堂后的空场上转游。想寻找一坨干屎，放到嘴里消化。但这时吃了死孩子的不拉屎，不吃死孩子的没得吃，哪里来的人屎？他找找无望，碰到已死的曹成的灵魂，也来这里转游，两人相见，都笑了。曹点着袁说：

“上次苏联要猪尾巴，大食堂吃红烧肉，你差点撑死，拉屎蹲不下，就来这里转；现在饿得死到临头，又来转什么？”

袁哨到底当过主公，不好明说自己转游是找干屎，只是说：

“不如上次吃红烧肉时给撑死了，死了落个饱鬼；现在死了也成饿死鬼，下辈子脱生，也带个吃不饱的毛病！”

曹抚掌大笑，点着手说袁哨糊涂。然后又趴到袁耳朵上密语。密语半天，密得袁哨似乎豁然开朗，连说：

“知道了，知道了。”

两人一齐说：

“就等二十一世纪！”

然后一同扯手，飘然而去。袁的空皮囊，就倒在食堂后的空地上。因这时饿得没有苍蝇、蚊子，无东西在尸体上下蛆，所以袁哨身体在太阳下晒三十天，没有变化，最后晒成一具木乃伊。三十天后，被人盗走。是吃是煮，不知用途。

二批过后，是第三批、四批到七批。七批过后，延津剩下两种人无死，一种是韩书记、小蛤蟆、孬舅之类。他们没有死，是因为他们都变成了炊事员。我因是孬舅的亲戚，捎带着也没饿死。第二类没饿死的，便是监狱里的犯人。犯人历来吃大锅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外边的大锅饭砸了锅，但犯人的大锅饭仍保留着。虽然也有饿死的，但整体上，作为“犯人”，还保留了下来。所以我又怀疑，凡是能从六〇年活下来的，要么是贵族的子孙，要么是“犯人”的后代。从此，我见了贵族和“犯人”，都格外地尊敬。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前辈呀。

附录

一位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领导人来延津这天，我正好随姥姥进城。到了一九六〇年，我所以能活下来，当然一方面是孬舅的一团生面。但生面有，并不是每天都有；日常活下，主要是靠我老姥姥碗底下的豆粿。这期间，我曾随姥姥进过几趟延津城，去寻找在破烂厂抻布条的母亲。其中还在城里住过一段。住这一段，三人的主要活法是：一、母亲五更天去破烂厂上班，路上有煤车路过，常有炭块落下，母亲将炭块捡起，挖坑埋了；晚上下班时，再刨出带回家；二、姥姥采柳叶蒸成菜团子，在大街上出卖；三、姥姥给一董姓人家挑水，桶到井里，不会摆翻，一过路人教一办法，将一砖头绑在桶檐一端，桶到井底，会自动翻转；挑一担水，董家给一个铜板。就这样，祖孙三人活下。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这天，我又随姥姥进城。当时我仅两岁，只听见车轮“噶噶咋咋”响，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姥姥也不知。这天延津正在第七批批量死人。前些批死的，后些批的，新鲜的尸体，陈旧的尸体，横七竖八，已摆满了原野。我跟姥姥这次进城，没有在城里住下，四十华里路程，上午去，

下午回。据姥娘说，上午去时，见人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躺倒在路边休息，用草帽把脸盖上。姥娘背着我，我趴在姥娘肩上，姥娘对躺倒的人说：

“大哥，别在地上躺，地上凉。”

等下午回来，一片片的人，草帽盖着脸，仍在路边躺。姥娘上前揭开一个草帽，人已死了。再揭一个草帽，人又死了。姥娘摘不完，把我从肩上放下，让我帮着她摘。祖孙俩摘草帽摘到夕阳西下，草帽撂起来有打谷场那么大，那么多，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草帽。我年仅两岁，像望着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嘴里间无师自通地骂道：

“妈的！”

领导人从专列上走下，穿著打补丁的睡衣。领导人这天清早喝的麦片粥，中午吃的红烧肉。领导人下火车之前，让卫士给梳了梳头。韩书记、小蛤蟆等人，都候在火车旁，等着领导人召见，向他汇报工作。现在见领导人没召他们上车，他自己倒下了车，脸上都有些尴尬。韩心里仍在背诵提问回答。假如上了火车，在领导人身边的沙发上坐下，领导人问他：

“今年工作怎么样啊？”

韩：

“工作在努力做，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领导人“嗯”了一声：

“今年产量如何啊？”

韩：

“今年丰收。”

领导人：

“大家吃得饱吗？”

韩：

“都吃得饱。”

领导人：

“大食堂没有解散吧？”

韩：

“没有解散。”

领导人：

“没有饿死人吧？”

韩：

“旧社会才饿死人，新社会哪里会饿死人？”

韩还从监狱弄了几个由胖饿瘦但离死还差一段距离的延津人，准备充当不胖不瘦的正常普通人，以防检查。但领导人没有听他们的汇报，也没检查，也不管韩、小蛤蟆等人的尴尬，径直下车，在火车旁的小路上散步。打着补丁的睡衣，在晚风中飘动。这时韩蹭着脚步上去，想主动汇报。领导人用手止住他。领导人只是自己抽烟，也不让韩。领导人抽着烟，看到满地的捡不完的草帽，看到一个低矮干瘦的老太婆，背着一个搭拉着脖子毫无生气的小孩子，他流下了泪。卫士将老太婆和孩子叫到他的身边。小孩子的手，黑脏得像老鹅爪子。领导人像转地球仪一样，转了转小孩子的头。然后问老太婆多大了。老太婆答：六十。领导人说：还没我大。但他喊老太婆为“大娘”。问：

“大娘，村里还有什么人？”

老太指着我：

“还有他舅舅！”

领导人：

“村里死了谁？”

韩书记向老太婆摆手，但老太婆已饿昏了头，不知韩什么意思，以为是让快些，便说：

“白蚂蚁、白石头、猪蛋、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沈姓小寡妇、曹小娥...”

领导人沈吟半天：

“这些人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他们临死时都说什么？”

老太婆：

“他们想吃红烧肉。”

领导人感到一阵反胃，转身上火车，说：

“开车！”

车子马上就开了，把韩、小蛤蟆、老太婆、小孩子都扔在车下。

从些，领导人不吃肉。

[返回上层目录](#)